



天下霸唱 作品

云谲波诡的史诗之作

# 第一卷 林老鬼 第一话 狗碰头

话说当年有个金棺村，为什么叫这名呢？只因自古以来，皇帝的棺槨叫“梓宫”，贵妃的棺槨则称“金棺”。传说当年有位贵妃生前受宠，但得罪了太后，被赐银铃金挂，也就是拿绳给活活勒死了。由于这位贵妃死得冤枉，太后和皇帝晚上一闭眼就看见她身穿红裙前来索命，为了安抚她的亡灵，就远远地修了座墓，将这贵妃的尸骨埋了进去。

在下葬之前，贵妃的金棺被攒停在了这村中的一座古寺之中，后来连村子带寺庙都改了名，村叫金棺村，寺叫金棺寺。但是否真有这么一回事，连村里最年长的老人也说不清楚了。那屈死的贵妃埋香地下千百年，丘垄早平，已经没人知道这座古墓究竟在什么地方了。只有这金棺村的村名，以及村中那座破旧不堪、随时都可能倒塌的破庙为证，残砖败瓦似乎在默默述说着过去的岁月里的确有过这么一段往事。

到了清朝末年，爆发了席卷大半个天下的太平天国起义。由于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是广东人，这场农民起义又起自粤东桂西，也就是两广之地，所以在当时也被称为“粤寇之乱”。

战乱持续了将近二十年，金棺村一带的百姓深受其苦，官军与义军之间各有攻守，杀伐甚重。战事过后，往往殍尸遍野，大部分尸体都没人处理，附近的老百姓就算想埋也埋不过来，死的人实



在是太多了，无数血肉之躯就这么扔在荒郊野外，任凭乌鸦和野狗随便啃啄。

吃死人的不仅是野狗和乌鸦，就连村中人家所养的家狗和猪也跟着一起吃。经常啃吃死人的猪绝不同于一般的猪，这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啃过死人的猪肥得吓人，毛光皮亮，就连看人的眼神都冒着凶光。这些猪虽然肥，但知道怎么回事的人，可一辈子都不敢再吃猪肉了，而且看见别人吃猪肉自己就忍不住想吐。

金棺村里有个孤儿，姓张，排行第三，两个姐姐都早早夭折了，他自称张三。也不知他大号叫做什么，因为头发天生又稀又黄，到了十五六岁，这辫子仍是留不起来，只好用草绳随便扎了个狗尾似的小辫，凡是识得他的人，都以“张小辫”相称。

张小辫穷得连半间房子都没有，平时就住在金棺寺那座破庙里。他推倒了庙中的泥塑神像，铺些乱草睡在泥台上，白天到各家各户帮忙挑几桶水，干点杂活什么的，干完了活讨口饭吃。他也曾跟棺材铺的师傅当过学徒，还拜过算卦的老道为师。但由于年景不好，师傅都快活不下去了，哪还养得了徒弟，所以这几样营生他都没学到底。有时候生活艰难，他一连几天都没东西吃，就只好到了晚上靠偷鸡摸狗充饥。他知道自己家道中落，祖上曾是京城里的大官，内心深处仍拿自己当爷，对自己偷鸡深以为耻。可兵荒马乱的年月里混口饭吃谈何容易，饿急了就什么都顾不上，还管什么出身门庭。

近年天灾人祸不断，村里的粮食不如往年那般富裕，连讨口吃的都不大容易。这天夜里，张小辫饿得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他横躺在神坛上跷着二郎腿，望着从破屋顶上漏将下来的月光，心里琢磨着得弄点什么吃的充饥，不然实在挨不过去了。这些年来他最拿手的就是偷鸡，村里养鸡的人多，隔三差五地偷上一两只，这么多回从来没失过手。从不失手并非走运，只因他自己摸索出了一套独门的偷鸡绝技。



打定主意，张小辫就借着月黑风高，摸到了村中王寡妇母女的院子外边。这家没男人也没养狗，门墙又低，而且张小辫对各家鸡窝的位置了如指掌，没费什么力气就翻过墙头，发现鸡窝里的老母鸡睡得正熟。

张小辫看得明白，但他没有直接探手去抓，而是悄悄把手伸进鸡窝里，施展独门绝技，轻轻地去搔那老母鸡的腹部。不管是有人偷鸡还是黄鼠狼钻鸡窝，窝里的鸡必定会扑腾鸣叫，那样主人就会被惊动起来。可张小辫自有他的办法，只轻轻搔得几下，鸡窝里的老母鸡不仅没扑腾乱叫，反而露出一副惬意的神态，似很享受有人替它搔痒。

张小辫心中窃喜，只要第一下没失手，这只鸡就算是偷到手了。看着那母鸡，他心中发狠：“我不能白伺候你，等会儿到破庙里拔鸡毛的时候，你就没这么舒服了。”他心中高兴，手底下也没闲着，一只手不断替那老母鸡解痒，另一只手揭掉鸡窝顶棚，打算把老母鸡从上边抱出来。可大概是因为有一段时间没偷鸡了，手艺生疏，也可能是连饿了好几顿，反正手底下发虚，竟然把老母鸡抱到鸡窝顶的时候，一个没抱住，将它摔在了地上。

老母鸡半睡半醒，迷迷糊糊地正惬意间，忽然啪嚓掉了下来，立时从美梦中惊醒了。它大概也明白这是有贼偷鸡，哪肯甘休，耷着鸡翅扑腾了起来，闹得动静很大，果然惊动了家中的主人。就听窗户里的王寡妇骂道：“哪个小贼又到老娘门上偷鸡，肯定是住棺材庙那挨干刀的张小辫。老娘就剩这一只下蛋的老母鸡了，你也不肯放过……”说话声中就见纸窗一抬，一个尿盆从屋内飞了出来。

张小辫见黑糊糊一物从屋里掷出，急忙低头躲闪，那尿盆本就没有准头，当的一声砸在了院墙上，臭液哗啦四溅。他心道不妙，想不到三爷名声在外，那王寡妇一听母鸡扑腾就知道是三爷在此，而且兜头将一个又臊又臭的尿盆打将下来，被她拿住了少不得一顿好打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现在不



走，更待何时？

想到这，张小辫不敢怠慢，翻身跳出院墙，耳中还听得院中王寡妇的叫骂声不断，似乎在招呼她的女儿小凤去邻居家借狗追贼。张小辫心中暗骂：“好你个王寡妇，都说寡妇门前是非多，此言果是不假。偷你只鸡又没得手，犯得上赶尽杀绝吗？等将来三爷发了迹，赔你个紫金尿盆……”

虽然嘴上不服软，但毕竟做贼心虚。四邻家中有养狗的，这时也都被王寡妇那盖尿盆打在墙上的动静惊了起来，一时之间到处鸡鸣狗叫，整个村子乱成一片，人们都以为是山贼进来劫村了。这回娄子捅大了，张小辫知道必须得出去避两天，否则人人知道他夜宿金棺庙，一旦被堵到那破庙里，可就插翅难逃了，于是在夜色中一路狂奔，逃出了村子。

最后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才停住脚步，村里的人声狗吠都已远不可闻，张小辫心里的一块石头方才落地，连呼哧带喘举目四望，想看看跑到了什么地方。只见月冷星稀，枯树荒草，草丛间坟丘起伏，石碑嶙峋，刚才慌不择路，却是逃进了村后的坟茔之中。

这片坟地据说是块风水宝地，而且此地无主，十里八乡死了人都往这埋，无数坟丘是一个紧挨着一个，封土新鲜光洁的是近年新坟，长满了荒草的老坟更是多得数不清。前些时候有数股粤寇在这一带出没，跟官兵恶战了几场，才刚刚退去，战场上积尸数千。来不及掩埋的尸体腐烂发臭，引发了一场不小的疫情，所以最近这周围的百姓死得比以往多出许多，这片坟地也随之添了许多坟丘。家境稍微富裕的都有碑有棺，那些穷苦人家就没那么走运了，临死混上口薄棺就不错了，或者干脆直接拿麻席一卷胡乱刨坑埋了，坟包也小得可怜，至于石碑更是能省就省，或是插块木牌树枝代替。那些没有了记号的新坟，很快就成了无主的孤坟。

到了晚上，乌云遮月的时候，坟地里鬼火闪动，偶尔有一两只野猫从草间蹿出，还有些不知道是鬼哭还是狼嚎的怪异响动，不时从坟地深处传来，听得人肌肤起栗。

张小辫一向胆大包天，反正是贱命一条，活着也是吃苦受罪，扔在哪不是扔，所以他向来豁得出去，从不忌鬼避神，要没有这种胆量，又如何敢一个人晚上住在那神佛狰狞的破庙之中。不过一看自己跑到了这片坟地，他心里还真有点打怵，赶紧对四周的墓碑坟丘作了个罗圈揖：“各位大哥大姐，小人张三不敢造次，无心惊扰，得罪勿怪，得罪勿怪……”

说着话他转身就要离去，正在这时，忽听身后的一个坟丘里面传来一阵嘭、嘭、嘭的声音，听上去好像是有人在使劲撞木板门。不过这乱坟茔子里哪有人家的门户，这声音必定是在撞棺材盖子。

正值中夜，四下里静得出奇，显得这撞棺材盖子的声音格外惊心动魄。张小辫觉得自己脑袋后边拖着的小辫子都竖起来了，但他并没有立刻逃跑。刚才他跑过了劲喘个不停，加上肚里又没食，实在是迈不开腿了，当下用衣袖抹了抹鼻涕，打量着四周的坟茔，心想这是哪路死鬼跟你家三爷做要？三爷不是给你们作过揖了吗，怎么还不依不饶的，想吓得三爷磕头求饶不成？

可那坟中撞击棺材的声音越来越大，张小辫猜想许不是有盗墓掘冢之辈在撬棺材？定要看看是什么作怪。要是真有挖坟掘墓的，三爷就吓他一吓，给他来个贼喊捉贼，卷了他的脏物，这叫贼吃贼越吃越肥。

他三两步转到坟后，只见这是一座无主新坟，土丘下被人掏了个大窟窿，那嘭、嘭、嘭的怪声，正是从那窟窿深处发出来的。他刚走到近前，就听那坟侧的窟窿里一阵巨响，一张满面流血、红毛丛生的大脸从窟窿里探了出来。那张脸的脑门上生了一个椭圆形的大肉瘤，吐着鲜红的舌头，嘴边牙齿上还挂着血迹，双眼凶光四射，恶狠狠地盯着张小辫。

张小辫心中叫苦，怎么就没想起来是这个东西！现在想起来也晚了，只好转身落荒而逃。

原来早年间的野狗和现代的野狗大不同，有些野狗的种类在解放后社会稳定下来就逐渐绝迹





了。乱世之中人命如同草芥，因为死的人太多，暴尸于荒野的情形到处都有，所以吃死人的东西也就多了。乡下山野间有种专吃死人的野狗，能闻着死人的臭味在坟上刨洞，刨到棺材了，就用脑袋撞破棺材挡板，然后把棺中死尸拖出来吃肚肠子。这种野狗体形巨大，生性凶残，吃多了死人的肠子它就不想再吃别的东西了，有时候碰上落单势孤的活人，也往往直接扑过去咬死。长着血瘤的野狗常年吃死人肉，身上尸气重，牙齿带有尸毒，被它咬到了就别想活。它的特征是脑袋上长了一个血红的大瘤子，这瘤子比铁锤都硬。穷人的廉价薄棺，最好的不过是“三寸柏木板”，棺板被这狗头撞不了几下就能撞穿。这种简易的棺材有个俗名就叫“狗碰头”，这意思再明显不过了，死者家人买了副“狗碰头”回去，将死者尸体盛殓下葬了，家人也就算尽到心了，然后棺材里这位您就等着喂野狗吧。可在当时，就连这种三寸板的“狗碰头”还都供不应求。

这正是：“人无伤犬心，狗有屠人意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卷 林是老鬼 第二话 猫哭坟

书接前文，说的是张小辫半夜偷鸡不成，误走荒坟，不料惊动了一只在掏死人的野狗。那只野狗掏了座新坟，刚刚撞开了棺板，咬得棺中死尸开膛破肚，正要往外拖拽肚肠，忽听背后有动静，立刻打坟中钻了出来。它也是饥火中烧，加之又刚舔了些人肉尸血，此时一见单个孤丁堵着洞口，那双布满红丝的狗眼顿时凶光毕露，“嗷”的一嗓子从坟墓里蹿了出来，奔着来人便咬。

张小辫一看大事不好，叫了声：“有种的别追来……”话音未落，扭头便跑，本来明明跑不动了，但惊慌之下也不知是哪来的力气，撒开两条腿飞似的就在坟地里跑开了。他心知肚明，要是这么跑下去，不出十步就得让那野狗扑住扯出肠子，灵机一动，脚下疾停，躲开背后野狗扑咬之势，斜刺里跑向坟地深处，借着墓碑闪躲逃避。

野狗猛扑了一空，不禁恼羞成怒，随即一拨狗头，抖了抖脑门上那颗血红的大肉瘤，也是一头斜撞出去，紧追着张小辫乱咬。张小辫在坟丘和墓碑之间东一头、西一头地乱钻，坟茔间地势高低错落，挡住了野狗狂追的去路。这一人一狗就围着几座坟墓兜开了圈子，那野狗虽是猛恶凶残，眼看到嘴的活肉，却一时难以扑住。

最后这野狗终于明白过味儿来了，它不再跟张小辫在坟茔地里乱钻，而是一个虎跳，跃上一座





高大的坟头，想要居高临下，直接跳下去吃人，这就叫“狗急跳墙”。其实就算它不这么干，那位张三爷也快跑不动了，他此刻吁吁气喘，胸膛都好似要炸开了来。

但狗急跳墙，人急也能生智，张小辫眼见自己陷入绝境，这厮胆子倒也真大，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干脆弯腰蹲在地上不再逃了。自古兵不厌诈，三爷这招也绝非是匹夫之勇。

在乡下走夜路，难免会遇到豺狼野狗，老百姓们在吸取了无数血的教训之后，逐渐摸索出了一些防身之道，有句话说得好：“狗怕弯腰，狼怕捣鼓。”

豺狼野狗再怎么凶残，也自有它的弱点，狼的疑心最重，如果一个人在晚上遇狼，难免胆战心惊，可要转身一跑，十有八九就被狼追上吃了。倘若当时能够沉得住气，假装对恶狼视而不见，在口袋里东翻西翻，做出一些连你自己都不明白的动作，那狼就不敢轻易过来咬你，它疑心你这是设计要收拾它。而野狗就怕人弯腰，它担心人一弯腰，是打算捡棒子打它；甭管多凶恶的狗，天生就对棍棒有种极强的畏惧之意。叫花子都带打狗棒，正是出于此因。

可也该着张小辫走背字，他大概偷鸡摸狗的事做多了，时常显得贼眉鼠眼，身上正气不足，此时把腰弯了假装要捡棍棒打狗，那野狗却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从坟丘上顺势跃下，重重扑到了张小辫身上。

张小辫叫了一声命苦，还以为自己要丧身在此，没想到他身后坟丘土垄下有个裂缝，缝隙宽大处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洞口，那洞口都被荒蒿乱草掩盖了，即使走到近前也是看不分明，此刻他被那恶犬一扑倒地，连人带狗都落进了坟窟。

那坟地土垄下的裂缝虽深，颈口处却是好生狭窄。张小辫身子骨单薄，顺着裂缝斜刺里滚了下去，可那野狗常年吃死人肚肠，生得似马驹牛犊般壮大，硬生生卡在窄处，揉做了一团，进退不得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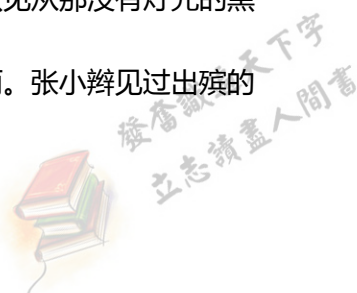
张小辫捡了条命，也顾不得身上摔得疼痛，此时落在地缝深处，四周皆是伸手不见五指，根本不知自己究竟身在何方。他使劲揉了揉眼睛，望见远处忽明忽暗的似有灯光，于是打点精神摸将过去。

无多时，土垄岩层已尽，他摸至一道寒气逼人的石壁，触手所感石壁之砖奇大，凛冽之气透人骨髓。那壁上裂开一缝，穿过缝隙便能见到壁后是间石殿，墙上钉了一盏命灯如豆，明暗恍惚，张小辫哪知其中厉害，见有灯光，便从墙缝间挤身而入，待看冥殿中情形，更是觉得诧异莫名。

但见那石殿命灯下摆着享桌，享桌是种青石棺床，其上停着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，年纪约莫十八九岁，身上殓凶衣嵌金戴银好是阔绰。看服色绝非近代之人，可这年轻女子云鬓雪脂，眉目清丽脱俗，又哪里像是故去千百年的死人。张小辫害怕归害怕，不过眼下生计没有着落，正穷得揭不开锅，见命灯下珠光宝气，如何能不动心。

殿内还摆有许多造型诡异的纸人纸马，死者身旁更有一池碧水晶莹清澈。张小辫刚才逃得口干舌燥，当下用手掬了几捧水喝了个痛快，只觉甘甜胜于仙露，不过仙露到底什么滋味他却从没尝过。喝完水，脑子就灵活了些许，他心想这世道撑死胆大的，饿死胆小的，命苦之人是怕穷不怕死，于是狠一狠心，凑到女尸近前，拔金钗、褪玉镯、拽香鞋.....把值钱的东西全扒取了下来，又脱下那女子一件殓服打了个包裹，边忙边对那女尸说话给自己壮胆：“看你这小娘子穿金戴玉，生前想必是位受用过的贵人，小人却是生来命苦，早已三月不知肉味。而今生计无着，不得不借小娘子些零碎事物换些米面粮油为生，还望小娘子莫怪，日后若让小人有出头的时日，再来烧纸上香还你些人情.....”

正当张小辫掠取金玉之时，忽听石殿角落里一声猫叫，连忙转头一看，只见从那没有灯光的黑处爬出一只大花猫。出人意料的是，那花猫竟作人声悲鸣哀号，哭得凄风惨雨。张小辫见过出殡的



哭孝子，这只花猫怎么就如同是在给死者哭坟吊丧，这老猫岂不是成了妖怪吗？

那只大花猫对张小辫视若无睹，瞪着两盏红灯般的眼睛悲哀哭号。猫哭之声在这寂静的地下格外凄厉刺耳，张小辫不免从心底里生出一股厌恶之情。这老猫也来装神弄鬼，他心中不由得动了杀机。

想到这，他趁那花猫不备，用裹着金银之物的殓服突然将其按住，只觉那大花猫挣扎了几下，就被活活憋死了。张小辫心想现在饿得走回金棺村都走不动了，三爷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吃了你这成精的老猫祭祭五脏庙，看看到底是你这鬼猫的道行大，还是你家三爷道行深。

张小辫胆大包天，仗着以前跟老道学过画符捉鬼，半点也不把幽冥之事放在心上。他把这好大一只花猫剥皮开膛，胡乱收拾一番，拔下石壁上的命灯，在殿中找些纸马香镬拢起堆火来，就将那猫肉在火上翻翻回回地烧烤。不承想手艺不济，却把那猫肉烧焦了，外边黑糊糊地烧成了一层黑炭。但张小辫饿得紧了，饥不择食，闻了闻还挺香，也不觉得有多糊，张口就想去咬那烤猫。忽然一双冰冷如钩的手从背后掐住了他的脖子，就听背后有个阴森森的声音在问：“小厮，可见我宫里的花皮猫去了哪里？嗯……你这短命小鬼烤的是什么东西？”

张小辫惊得魂不附体，胆子再大也撑不住了，想画符念咒但脑子里一片空白，只好随口应道：“没……没见，这烤的是……是烤鸡。”只觉身后一股凉气吹来，他全身战栗，汗毛孔都好似结出一层冰霜，背后那女子的声音再次逼问道：“烤鸡怎么会有四条腿？”张小辫兀自硬着头皮辩道：“三爷烤的这是两只鸡，两只烤鸡四条腿……”

有分教：“阎罗殿上充好汉，怨魂缠腿怎得脱？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再说。



## 第一卷 林是老鬼 第三话 凤尸

且说张小辫懵懵糟糟闯入一座古墓，见有一只老猫哭坟，便以为是妖，当即下手害了那猫性命，剥了猫皮在火上细细地烤，不想惹出墓中屈死的厉鬼前来寻猫。张小辫被那鬼从身后掐住脖子逼问情由，他兀自强辩烧糊的这物是鸡非猫。

身后那鬼如何肯信，钢爪般也似的一双冰冷大手，恶狠狠地锁住他的哽嗓咽喉。张小辫只觉颈中吃紧，赶忙去掰那鬼手，但他身单力薄，又饿了数日，哪里挣脱得开，顿时翻起白眼吐出舌头，正是无常二鬼索命来，哪管你阳世难割舍。眼瞅着张小辫被掐得三魂七魄离壳，就要去到那枉死城中做个怨魂。

正在生死相分之际，忽闻霹雳一声，石殿内飞沙走石，身后石墙被土炮从外打破了一个窟窿，张小辫被烟尘碎土一呛，涕泪横流，耳朵震得嗡嗡轰鸣，脖子上的鬼手也就此消失无踪。但听得被土炮打破的砖墙后有人声响动，张小辫立时翻倒在地装死。他飘零江湖日久，也好个急智，明白这是有贼人前来盗墓，若被他们撞见多余的活人在这石殿里，自己必被贼寇害了性命，事急从权，只好躺在石墙破损的瓦砾堆中纹丝不动。这几年兵祸横生，到处都是死人，横死惨死无人收尸者屡见不鲜，所以他装起死人来几可乱真。

所谓无巧不成书，还真就让张小辫给猜着了，原来是有两个盗墓贼，早就打听的金棺村坟茔地下有前朝古墓，踩盘子认泥痕，反复勘验之后挖掘盗洞。盗墓是暗地里偷摸之道，半分急切不得，非只是三两日的工夫，只在夜晚才肯勾当，直用了半月有余，方始发至墓砖。

今夜三更，两个贼人携带工具再次潜入盗洞，以土炮破了墓墙，见冥殿中命灯仍亮着，料定殿中并无瘴疔之气，当即拢烛而入。其中一贼身披蓑草长衣，当先进了石殿。他见盗洞口躺着个皮包骨头的少年，灰头土脸面目难辨，且一动不动是个死人，那贼禁不住奇道：“咦……这贵妃娘娘的金棺墓里，却也有个殉葬的接引童子，不过这童儿怎地恁般大了？人殉的童儿不都是十龄以下为佳？”

他身后那贼却催道：“是殉死的小太监亦未可知。贤弟也休要多问，这冥殿中最忌好奇二字，快取了明器回去，时辰若早时，还能连夜到城里观花楼找个小相好亲热亲热。”

两个盗墓贼发财心切，自是没心思仔细打量装死的张小辫，先绕殿一周，见后壁有个被地震震开的裂缝，成年人钻不进来，并未在意，随后径直来到棺床前，见并无棺槨，一具年轻女子的尸体，素衣无饰直挺挺躺在其上。二贼见此情形都惊诧莫名，惊的是这女尸保存如此完好，竟似活人入睡，稍不留意就能惊醒了她。人死不朽不枯，一是怨念难消，二是已成僵人，三是死得不明不白，沉冤待雪，不知这贵妃却是有何古怪？诧的是一无棺槨，二无明器。相传当年有纸棺纸衣的薄葬之人，也许年久纸棺纸槨都已消解尽了，但没有殉葬的明器着实令人恼怒，费了这么大劲，难不成空手而回？

张小辫躺在地上听到那两个贼人破口大骂，心想：“二贼有所不知，那一包金银首饰都被你家三爷卷包收了，正压在身下，你们既然扑了个空，就别赖在此地不走，快走快走快走……”他之所以如此盼着那两个贼人速速离开，实是装死装得太久，在碎石尘土里全身生疼，想大口喘气也是不敢，再难坚持下去。



可有道是贼不走空，那二贼怎肯甘休，俩人一瞧贵妃身上还有几件衣服，当下协力用绳索套了凤尸，将衣衫一件件尽数除了。可怜那贵妃含恨而死，埋香地下尚未化去形骸，到头来又被两个贼人剥得精赤条条，身上连一丝线头也没剩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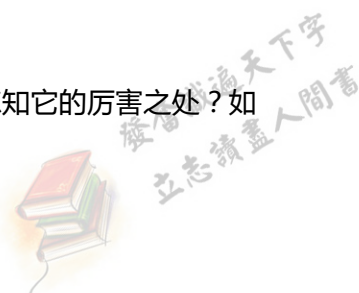
二贼裹了贵妃的衣服，又自尸身上抠取了适才张小辫没拿的屁塞和口含，正待离去，但见到脱了个溜光的凤尸，真是好端端一床美色，怎么看也不像是个死人，不由得全身燥热，淫心大盛，生起了奸尸的邪恶念头。二人往常盗掘古墓，从没发过什么大财，见到棺材中的那些死人，无不又臭又烂，或是朽得仅剩几块骨头，但这贵妃是什么人？那是皇上才能睡的女人，今夜天赐良机，何不尝尝当皇帝老儿究竟是什么滋味？

越想越觉得全身发热口干舌燥，俩人随手掬了几捧玉池中的清水，想让清凉之意压一压心头欲火。毕竟奸尸这事从没干过，不过酒气财色四面墙，不是神仙跳不出，艳尸摆在眼前，喝了凉水也不济事，反倒把淫心撩拨得旺了。万事都有个开头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还犹豫什么。

秀才见面讲书，屠户见面说猪，俩盗墓的贼人在一起能商量什么好事？俩贼人互相壮了壮胆，为了防止凤尸诈了，用麻绳先把它脖子吊住，双手扎了，随后二贼奸笑着爬上棺床，要图一番皇帝老儿般的风流快活.....

张小辫躺在殿角正撑得难耐，听那俩盗墓贼嘻嘻笑着去奸那凤尸，心中也是有些好奇，可不敢轻举妄动，唯恐惊动了那俩贼。但听得片刻，这墓室中竟然没了动静，那对盗墓贼就好像突然消失了，他不禁又惊又疑，又苦等了好一阵子，石殿里仍没动静，这才悄悄侧过头偷眼观瞧。只见两个贼人趴在贵妃赤裸的凤尸旁，各自提了一把尖刀，互相刺入对方胸膛，脸上还都保持着僵硬的淫笑，血流满地，竟已死去多时。

书中暗表，冥殿里的“金池玉液”，正是一个索命的机关，寻常之辈，怎知它的厉害之处？如



饮此水，必癫狂至死，被怨魂缠身。

张小辫哪知其中缘故，但坐起来一看地上却无烤糊的老猫，也猜到了一两分，那鬼水不能轻易就饮，饮后有恶鬼缠身。他大吃一惊，一激灵从地上跳起身来，想要抄起那包明器夺路而逃，不料伸手一探，没有摸到明器，却摸到了毛茸茸一堆活物，殿中命灯恍惚欲灭，一声阴森的猫叫从他身后传来。

这正是：“不进阴曹地府门，哪知活人多舒服。” 毕竟不知金棺坟又出何等变故，且留下次分说。





##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四话 林中老鬼

张小辫摸得毛茸茸的一只老猫，只听那猫叫声凄惨悲厉犹如鬼判催命，不禁暗骂一声：“石头发芽，公鸡下蛋，许是前世不修？怎的天底下的怪事都叫三爷撞上了。我日你死猫的先人，休要冤魂不散再来缠我……”心中虽是骂个不休，实则惊惧已极，三魂悠悠着地滚，七魄渺渺满天飞，恨不得脚下生风赶紧开溜，但是连惊带吓，加上腹中五脏庙久未享受供奉，虽是想逃，却只有心无力。

心神恍惚之际，张三爷就感觉一只大花猫爬上了自己的头顶，他以为这猫是鬼变的，又哪里敢去动它分毫，任凭那花猫在自己头顶肩膀之间，蹿上跳下地遛了几个来回。

张小辫暗骂死猫欺人太甚，偏又发作不得，就在这时候，墓室角落中蓦地站起一个人来。这屈死贵妃的金棺墓中，四个角落阴晦积郁，暗不见物，张小辫何曾想到那里会藏得有人，而且此人定是在自己和两个盗墓贼之前进来的，天知道来者是人是鬼，惊奇骇异，全然不知该做何理会，只好呆坐在原地看那人意欲何为。他陷入眼下这般境地，接下来不管是死是活，也只有听天由命了。

只见那人身材瘦小，佝偻着身子，看样子像是个上了年纪的老者，身穿一袭破旧不堪的灰色布袍，脸上遮了块黑布，也瞧不出他有多大岁数，只露出两只精光闪闪的眼睛，怎么看都不像是活人。

张小辫看了这人长相，心道不好，怪不得贵妃小娘子没有棺材，尸体直挺挺地撂在床上，原来



那棺材板修炼成精了，变做个干瘦老头。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赶这当口出来，怕是要去三爷。

可从墙角走出来的那个精瘦老头，并没有理会张小辫，他径直走到墓床前对着凤尸行了一礼，随后给墙上那盏命灯添了些灯油，把墓室中的情形照得更加明亮，随后又去那两个倒霉的盗墓贼尸体怀中摸索了一番，搜到一包干粮。

老头捧了干粮，这才颤颤悠悠地走到张小辫面前，把干粮面饼扔在他面前，然后一言不发地瞪着张小辫仔细打量。他那对精光闪现的眸子，好像能看透人的骨髓血脉，瞧得张小辫肌肤起栗，全身都不自在。

张小辫头上顶着只猫，看了看对面的老头，又瞧了瞧扔在地上的干粮，不禁饥火中烧。他人穷志短，这老棺材精把干粮放在这里，八成就是让张三爷吃的，人在矮檐下又怎好不低头，他赶紧伸手抓过面饼，胡乱往嘴里塞着，那饼子干得都打裂了，但张小辫知道古墓里的泉水活人不能随便喝，于是翻着白眼硬往肚里咽。

他一面狼吞虎咽，一面以“人莫与命争”来开解自己。看来三爷眼下还要再艰难困顿些个时日，俗话说“莫欺少年穷”，这人若年少，便是来日方长，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指不定哪天就轮到张三爷时来运转，到时候天天大块吃肉……

张小辫也不顾那老头盯着他看，只顾填饱肚子，可忽然想到：“糟糕，老棺材成精那是要吃人喝血的，难不成它瞧我身子单薄瘦弱，便要先喂得我肥胖了再吃？”想到此节，他神色愕然，看着面前那蒙着脸的老者，嘴里含着几大块干面饼，硬是不敢再继续咀嚼了。

那老头忽然对张小辫说：“后生且休要惊慌，你可知老夫我是何许人也？”他说话的声音犹如锯木头一般，说不出的诡异古怪。



张小辫一看棺材精开口说话，心想若能套上交情，此事八成还有转机。他常年流落四方，目睹世上现状，多少知道些世态炎凉的道理，阿谀奉承那套也都明白，见人就说人话，遇鬼需说鬼话，加上他言语便给，嘴皮子好使，此时听那老头一问，赶紧使劲咽下口中食物，答道：“小人张三，虽不知老前辈是何许人也，不过义气之情见于眉宇，想来定是当今世上的一方豪杰……”

那老头闻言，已然明了张小辫不知他的来历，当即点了点头，引着张小辫来到一面墓墙边，用衣袖抹去墙上灰尘，露出大片古彩斑斑的壁画。画上是数不清的猫，花猫、白猫、黑猫……或憨睡，或嬉戏，或扑捉鸟雀，猫的种类姿态五花八门，虽是神态各异，却无不栩栩如生，原来是一幅惟妙惟肖的百猫图。

张小辫暗自吐了吐舌头，敢情贵妃小娘子在宫里养过这许多老猫？死后也要将它们画在墓中相伴，但不知这老头到底是何居心，让三爷观看这群猫图想做什么？

心下正自狐疑，就听那老者在他身后低声说道：“想办法数清画中究竟有多少只猫，若数错一只，你这辈子就要跟我一样留在金棺墓里，永远都别想重见天日了。”

张小辫闻听此言大惊失色，他向来知道幽冥之事绝非虚妄之说，何况刚刚这墓中闹鬼他是亲身经历，事到如今也不由得不信了，难道这老者同样被墓中怨魂困住脱身不得？

那老头木雕泥塑般丝毫不动生色，蒙住的脸上仅露出两只无神的眼睛，见张小辫惊得蔫呆呆不知所措，只好对他说出一番话来，让他得知其中根苗。

原来金棺坟中的贵妃，生前嗜好养猫，爱猫成癖，常蓄佳猫过百，并给它们精制小床榻及锦绣帷帐等诸多玩物。仗着皇帝对她的宠爱，她俨然将戒备森严的禁中大内，当做了猫园猫圃。然而她养的这些猫皆是珍品，屡显灵异，结果惊了太后，她也被逼银铃吊挂而死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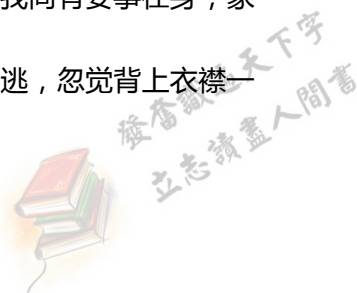
贵妃含恨而死，被葬在金棺坟中，太后狠毒，又将她养的百余只猫，无论良贱尽数绞死埋在墓室金井之下。金井中一股清泉，皆为死猫怨气所化，有误饮此泉之辈，则必见厉鬼。刚才算是张小辫命大，被盗墓贼的土炮震昏了片刻，否则此时早已到森罗殿上标名挂号去了。

张小辫听到此处险些落下泪来，哽咽着对那老头说道：“想小人张三怎么地如此命蹇？被恶狗所逐误入此地，又不曾伤损了贵妃娘娘的风尸分毫，竟会鬼催般喝了几口泉水，惹来祸事上身……想来这位老前辈也是同样遭遇。前辈都未曾数清墙上绘了多少只猫，小人年轻识浅，恐怕更没指望了……敢问前辈高名大姓，仙乡何处？又怎会对金棺坟中的掌故，所知如此周详？”他盼着跟那老头同病相连，万一自己出不去了要在古墓中过活，还指望那老头能给些照应，于是连忙套近乎，但他心中尚有三分疑虑，说到最后不免要探探对方的口风。

那老头似乎已有些不耐烦了，冷哼了一声，说道：“老夫云游四海，到处为家，活得年头多了，连自己的名字也记不得了。如今世上识得老夫的，都以林中老鬼相称。我在这金棺坟里苦候了多年，没日没夜不分黑白地为贵妃娘娘守陵，只为等来一个能数清百猫迷魂图的福大命大之人……”说到这，老者锯木头般地干笑两声，似是不怀好意地盯住张小辫：“嘿嘿……就不知这人会不会是你张三？”

张小辫大吃一惊，眼见墓室中命灯昏黄、鬼气迷漫，越发觉得这蒙着脸的老头不是活人，何况连他自己都自称是什么“林中老鬼”，只怕唤作“墓中老鬼”才更恰当。这老鬼既非盗墓贼，也不是像自己这般“一身撞开是非门”误入此地，听他言下之意，已在墓中等了不知有多少年月，鬼知道究竟是有何图谋？往深处想想，不免令人觉得头发根发痒。

想到此处，张小辫有心想逃，口中应付道：“原来老先生是在等人，小的我尚有要事在身，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娘等着抓药，可就恕不奉陪了……”说着话脚下生风转身便逃，忽觉背上衣襟一



紧，已被那自称林中老鬼的老头一把揪住，拎小鸡似的将他掣到墓墙前：“天亮前若是数不清楚，可休怪老夫无情。”

张小辫被捏得痛入骨髓，这时是叫天天不应，唤地地不灵，只有任人摆布，被逼着去数《百猫迷魂图》。初时只是走马观花地粗略一看，此时定了定神再细加分辨，只见墓墙上的群猫分布有致，其中似是大有名堂。

往日里，张小辫所见之猫，大多长得不怎么招人待见。当时养猫为嬉都是京中王公贵族们茶余饭后的消遣，一只没有杂毛的纯白狮猫或波斯大猫等佳品，往往在京城中要价极昂；而在寻常州府的乡间坊里，则多是些脏兮兮的贼猫野猫，即便偶有家猫也是毛色灰暗，品相不佳。

反观金棺坟里的百猫图，上半部分尽是猫中佳品，面圆齿锐，体丰神定，黑者如乌云盖雪，白者如银钩玉瓶，虎纹斑斓者如同团滚绣球。而中部所绘之猫略次，越是接近墙根，壁画上的猫越是低劣。

最底部是四只一模一样的精瘦小猫，唯独目光炯炯，不失神采。这四只小猫像是一胎所产，张小辫记得在金棺村里曾见到有只野猫一胎同产四猫，村中有懂猫的老人看过后说，猫以每胎少生为贵，一贵、二笨、三贱，一胎所产四猫，唤作“抬轿子”，分文不值，而且也活不长久，必定早夭。

张小辫看到此处，心下寻思：“想必是皇帝老子伤心他这美貌妃子惨遭横死，寻了巧手匠人将她养的猫都绘在金棺坟中相伴。从图中所观，那贵妃小娘子生前倒是不分贵贱，什么猫都养，可眼下三爷的小命，却还不如四只抬轿的小猫，稍有大意就要被那老鬼去了。你们这些猫祖猫仙若是在天有灵，务必要保佑三爷别出差错，今后若还有命在，必使钱请和尚法师来做道场周全你们早日升天。”



他一边暗地里祈祷，一边细数壁画上所绘群猫，反反复复数了六七遍，越数越是头晕眼花，好像百猫图中的猫都是活的，看似一动不动，实则东躲西藏，一眼盯不住，画中就起了变化，每数一遭，数目都是不同，数来数去只知画中之猫约略有百十来只，但到底有多少只，却根本数不出来。

张小辫越发心慌，六神无主地还想再数，却听身后墓室里响声有异，急忙回头一望，只见那死而不化的贵妃尸身虽然未动，但它双手指甲突然暴长，僵硬的指节正“嘎嘎”作响……

始终站在张小辫身后盯着他的老头，也听见响动，冷冰冰地看了一眼凤尸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那两个蠢贼既有挖坟掘墓的手段，就不知僵尸的压口之物拿不得吗？掏去了口含还想奸尸，真是找死……”随后抬手揪住张小辫的肩膀，逼问道：“今夜时辰不善，切莫惊动了正主儿，快说墓墙上有多少只猫？”

有道是：“片言能惹塌天祸，语不三思莫出口。”生死一线，谁又敢信口雌黄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五话 瓮冢山

且说一老一少两个，在古墓中反身看那贵妃的凤尸，早被那对意图奸尸的盗墓贼缚住了，尸体骨节作响，却十分令人心慌。那老头翻出压口的玉含重新纳入贵妃口中，再次催着张小辫快些数猫，时辰等不得人。

张小辫在那老者催逼之下，生出一股急智，眼见图中群猫看似杂乱无章，实则环合排比，暗呈九宫之势，哪里是什么百猫图，分明是道镇墓压胜的符篆。他曾跟随一位云游扯卦的老道为徒，识得些画符念咒骗取钱财的术士伎俩，九宫八卦早看得熟了，认出壁画中暗藏符门，心中先有了些计较，定睛再看时，才瞧出此图厉害，恐怕图中藏符是用以镇压墓中邪祟，一旦道破玄机，解开此符，却不知会惹出什么弥天大祸？

但张小辫此刻被逼不过，只求保住小命要紧，指着墓墙上的百猫图道：“这百猫图实际上是镇墓的古咒，十阳之下乃余孤，七相八壮九为玄，按九宫图中五雷总摄之势排列，小人斗胆以此度测，图中之猫共计一百二十有四……”说完赶紧去看那老者的反应，暗中担心蒙错了数目，立刻就要命丧当场。

只见那自称林中老鬼的蒙面老者，露出的两眼中枯无神采，丝毫没有喜怒之色，若不是还能开





口说话，张小辫准会以为那是具刚从泥土中刨出来的干尸。等了半晌，那老者才缓缓点了点头，将掐住张小辫脖子的手放开，对他说出一番话来。

林中老鬼自称能推会算，推算出在误闯金棺坟的人中，会有一个能数清百猫图的奇人。此人不仅命大，而且造化极大，命中注定要有巨万之富，所以在古墓中苦等多年想要成全他一场，如今终于把张小辫等来了，这正是：万事天注定，浮生空自忙。

张小辫闻听此言，心想：“这都让三爷蒙上了？看来该着是我时来运转，竟然命中注定有此际遇。”不过他这些年极贫极苦，步步不着，处处难依，虽常以人生功名富贵都有天数来劝慰自己，但也不免怀疑这辈子能否还有飞黄腾达的时日，向上的心早已有些冷了。何况在古墓中遇到的这个老头，处处透着古怪诡异，他说的话让人如何能信？

林中老鬼见张小辫目瞪口呆，便又道：“试看古往今来，有多少人争名逐利？其中又有多少人，有命无福，该他富的不富、该他贵的不贵，你张三虽是一身黄金骨，但无高人指点迷津也是枉然。若能信得过老夫，愿意周全你一世大富大贵。老夫别无所求，只是与你有缘，不忍看你抱着黄金碗做叫花子，故此点拨你一场，也好种些善因。”

张小辫想做财主的心思早有多时，听到此处，先是信了七分，纳头拜倒，连称：“多谢老前辈成全。若真能让小人有住黄金屋、娶颜如玉的福分，生生世世也不敢忘此大恩大德，定给您老人家建座生祠，月月烧香、年年上供。”

林中老鬼干笑几声：“张三啊张三，老夫可不贪图你小子造的生祠，你想要黄金屋、颜如玉，嘿嘿……这又有何难，你且休要性急，人生在世须有一技傍身，才能立身处世，否则即便是家中财过北斗，也早晚会有坐吃山空的日子。今夜老夫先授你一套秘术，你一生无穷无尽的财爻①都在其中了。”



张小辫欣喜欲狂，赶紧又给那老头磕了几个响头。林中老鬼当下就在古墓中授了一套奇术予他，这是套什么奇术？尽是些“分猫辨狗、识鱼认鸟”的秘要诀窍。乾坤中的星土云物变化无穷，万人有万张脸面，千人有千般性格，所以自古有算命看相的；天地间分布着山川河流，动静之理、风水之道，所以也有那相地相水看阴阳宅的；日月轮转星辰变幻，天象能昭示吉凶，所以也有星官相识天星推断福祸，可从未听说有将相猫相狗之术聚于一道的方技。

列位看官有所不知，世上万种生灵，世人往往管中窥豹，只识得其一斑。虽也知道“雀衔书、犬识字、鹦鹉能言、猩猩善醉”，那些都是善通人性的灵物，却不懂纵然普通如鸡犬猫鼠之辈中，也时常会藏有凤麟异属的神俊之物。

比如马匹之中向来有优劣之别，至者乃千里良驹，可怎样才能从中辨出玉花骝、云烟豹？老鼠中有丧门灰、棺材嘴；猫鼬中又有碧啸烟、焦足虎……林中老鬼就传授了张小辫这么一套分辨猫狗虫鱼的《云物通载》异术，先是细细分说一遍，然后连图册带口诀一并都给了他。

张小辫满以为会学一套点石成金、化铅为银的发财秘术，谁知竟只是些猫狗之道，既不当吃，又不顶穿，不由得好生恼怒，八成是让这老棺材精给骗了，凭空欢喜了一场，可也不敢在嘴上明说，只得唯唯诺诺地暂且学了。

随后那形如枯木的林中老鬼，又让张小辫将贵妃娘娘身上的金玉首饰，从包裹中一一取出来，给凤尸重新穿戴齐整。他告诉张小辫：“非是不肯给你这些金玉之物，只是你这副破衣烂衫的模样，拿了大内皇宫之物，进到省城也无处销赃，没的被城中做公的捕快拿了，问你个盗发古墓的罪责。”说罢只将两个盗墓贼子身上的干粮和散碎银钱，裹起来给张小辫随身带上。

张小辫眼见丢个西瓜捡了芝麻，心中一百个不情愿，磨磨蹭蹭地将首饰珠宝物归原主。



书中代言，这世上之事，都有个机缘因果，绝没有无因无由的起处，任你翻来覆去、倒横竖直，都脱不开前因后果。那林中老鬼与张小辫一不沾亲、二不带故，又不曾亏欠他，为何愿以秘术相授？原来确是有他不可告人的非分妄意图谋，非是要种善因，实乃深埋祸机，十句话中倒有八句是虚，只把贪图富贵的张小辫蒙在鼓里，不过此乃后话，暂且不表。

等安置妥了凤尸身上诸般殓服首饰，林中老鬼便将张小辫带到墓道前，用枯柴般的声音说道：“老夫也知你眼下生计无着，不过只须依我指点，再忍上几天，把那星土云物之道仔细揣摩，眼看着就能时来运转。离金棺村不远有座荒山，名为瓮冢山，一两天之内此地必有大雷雨，雨住后村里人都要上山，届时你要如此这般、这般如此……切记、切记！现在时辰不早，坟茔地中不宜久留，你我就此作别，今后你有马高镫短的时日，老夫一定再来相助，保你荣华富贵，平步青云。”

张小辫欲待再问，却被那老头从背后一推，踉跄着出了盗墓贼挖掘的盗洞，到得外边回视身后，正在乱葬岗内一株歪脖子老树底下。这时遥听金棺村中鸡鸣四起，东方白矣。

张小辫失魂落魄地摸回村中古寺，想起自己在那渺渺茫茫连做梦也梦不到的古墓里，撞上一番没头没脑的遭遇，可见福祸无门，并不由人计较。他连夜未睡，困得紧了，又吃了一场惊吓，神困体虚，倒在佛龕里睡了个天昏地暗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忽地里雷声大作，老天爷好一番行云布雨，大雨震雷，直下了一昼夜方止。方圆几十里内山洪陡涨，但金棺村里的百姓却是人人面有喜色。原来农作物历来有个春种秋收的时令，在当地有句民谚，神仙难过二八月，这时节正是地里青黄不接的日子，加上战祸连年，田亩禾垄早就荒了大半，就算往日里的富足之家，如今也大多没有隔夜之粮，普通的百姓更是吃了上顿愁下顿，断炊实属寻常。但离村不远的瓮冢山里，有几道淤泥河，每当暴雨之后，山上便有许多大虾蟆为了躲避洪水，都从淤泥河里逃上山坡。



当地人说的“虾蟆”，就是咱们所说的蛤蟆。淤泥河中的蛤蟆，借着水草丰厚，都生得又肥又大。雨后大群蛤蟆窜上山坡，正是村民们解决粮食的大好时机。一个人拎几个麻袋上山，随手去抓蛤蟆，一天下来，能装满几大口袋，家中吃不了这许多，便趁着蛤蟆兀自鲜活，尚未憋闷而死的时候，运到城里换些油盐茶叶。城中酒楼饭馆里有讲究的做法，放在沙锅里用花雕煨了，文火慢炖，加入冬菇、火腿、笋片等物相佐，整治得香熏可口、五味调和，专给那些使得起钱的达官贵人享用，也算是道上册在谱的名菜。

这日大雨过后，天刚放晴，村中各家各户就纷纷遣出人丁，结伴进山抓蛤蟆，就连王寡妇也顾不上追查偷鸡的贼人了，赶忙给她女儿小凤准备麻袋、干粮，让她到瓮冢山上多捉蛤蟆。同去的一千人等，无非是村里相熟的刘二、李四、孙大麻子，张小辫自然也混在其中。

一路赶去，到了瓮冢山，好座大荒山，只因山体臃肿，形如葬人的瓮棺，是以得名。村民里年岁大的，便赶着驴车在山口等候，其余手脚灵便的，都各携麻袋木棍，寻着能落脚的野径攀上荒山。

张小辫并无心思跟着村民们捉蛤蟆，他只是寻思着古墓中那老头嘱咐的事情，如今下雨上山的事情无不——应验，看来此番离发财暴富已不远了，心中窃喜，攀藤附葛走上山来。

瓮冢山是片荒山野岭，山势十分平缓，但山下荒草蔓延，没有路径可走。张小辫仗着腿脚利落，在乱草中走得极快，正行得起劲，忽然耳朵被人扯住，剧疼之下，咧着嘴停下脚步，转身一看，却是王寡妇家的小凤。

小凤倒竖柳眉，揪住张小辫的耳朵，叫道：“张小辫，是你这小贼常在我家偷鸡吧，害得我娘险些被你气得中了风。要帮我捉五麻袋虾蟆，才肯饶你。”

张小辫大怒，小凤这丫头片子，怎的同你那寡妇老娘一般泼辣蛮横，张三爷到你家偷鸡又不曾



失手被你们母女当场拿住，现在却来凭空栽赃，真是岂有此理。可他刚要发作，小凤手上忽然加劲，狠狠扭他耳朵，把张小辫疼得哇哇大叫，想要挣扎，又怕被小凤把耳朵撕破，毁了他大富大贵的福相。他好汉不吃眼前亏，只好连声答应：“怜你家中只有母女两个，又没半个男丁，今天帮你捉五大麻袋蛤蟆便是……”

小凤知道这张三只是嘴皮子上伶俐，掉过头去就不认账，便招呼村中同来的其余伙伴，让张小辫在众人面前答应了，这才放手。张小辫还打算暂时在金棺村里混些时日，自然不肯被人看做是言而无信出尔反尔之徒，只好自认倒霉，没来由地给小凤家当了短工，不免在心中暗自发狠，将来发了大财之后，就使钱把小凤买走，卖到青楼里接客，那时才让你知道三爷的厉害。

他胡思乱想之下，早已被小凤捉着，同数十个村民一同上到山坡。这里荒草渐稀，大伙用手中的棍子在地上乱拨，将那些伏着的蛤蟆都惊动起来，霎时间，成千上万的大蛤蟆逃窜开来，颇为壮观，看得人眼也花了。众人见竟有如此多的蛤蟆，往年绝无这等景象，当下无不喜出望外，口中呼喝叫嚷着分头去捉。

四下里的蛤蟆都是蠢物，漫山遍野地乱蹦乱窜，被众人像捡石头似的一只只轻易拿住了，扔进麻袋里面，装满了便一袋袋拖下山去，交给看管驴车的人装载捆缚起来。赶到后来，山上的蛤蟆都被赶入了山坳，村民们捉蛤蟆捉得兴起，但一到山坳处，却都停下脚步，虽是心有不甘，却都不敢再往里面走了。

村民中为首的孙大麻子，指着山坳对大伙说：“眼前那片去处，便是瓮冢山里的美人坑，地势险要，向来人迹难至，故老相传，说里面藏了个妖怪，常常要吃活人脑髓，我等切莫再往前走半步了。”

张小辫心中却早有计较，正要去美人坑里走上一遭，听孙大麻子说要回转去，那如何使得？急



忙攆掇众人：“山坳里淤泥河是积水积泥之地，正是虾蟆最多处。大麻脸兀是不知，就休要胡说涣散人心，美人坑里……自然是有美人，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我等有几十号人，又何惧之有？”

小凤奇道：“张三你怎知那里有什么美貌的娘子？我听我娘说过，那坑里只是有个吃人心肝的僵尸美人……”

张小辫唯恐被小凤坏了大事，不等她把话说完，便急忙按住她的嘴，招呼众人道：“只捉了百十麻袋，如何够分？想多捉虾蟆的好汉子，都跟我进去。”说罢背起绳索口袋，拽着小凤，抬足便向着荒山深处行去。

正是：“只缘山中有猛虎，故此扮做采樵人。”欲知张小辫等人在山中有哪般奇遇，且留下次分说。



##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六话 僵尸美人

张小辫撺掇众人一同进深山里捉蛤蟆。金棺村里的人们见了山中蛤蟆极多，眼下正在闹粮荒，好多家都已揭不开锅了，众人贪心起处，便是十万金刚也降压不住，早把那美人坑里闹僵尸的传说，丢到爪哇国里去了，纷纷收拾家伙，要跟随张小辫进山坳里寻找淤泥河的源头。

张小辫是村里人尽皆知的“张大胆”。他平素里一个人住在破庙里，根本不屑鬼神，加上言语便给，凡是游侠作耍的事端，向来少不得他，在村里同辈人中，人缘颇为不错。一前来捉蛤蟆的村民，大多都是村里同年生、并时长的年纪相仿之辈，其中的孙大麻子，生得最是高大魁梧，会些个枪棒拳脚，为人忠厚憨直，所以众人向来以他为首，想不到他此番被张小辫抢了风头，心中愤愤不平，当下便虎了大麻脸，拎着条杆棒，拦住众人去路。

张小辫惯会见风使舵，自知若来硬的，绝不是孙大麻子这等糙人的对手，急忙转头对众人说道：“咱们村中的大麻脸兄长，身手是如此英雄，举止是恁般贤明，有他这样擎天的好汉跟咱们同去捉蛤蟆，真乃如虎添翼，天塌下来也不怕了。”

孙大麻子听张小辫说自己是“英雄身手，贤明举止”，心中好生受用，也真就拿自己当根葱了，顿时咧开大嘴傻笑起来，说道：“三弟言之有理，深山里面纵有凶险，只要俺有这条棒子在手，料





也无妨。不过现在日已过午，我等忙了半日，还未曾祭过五脏庙，不如下山埋锅造饭，等吃饱喝足了，再到美人坑里去捉虾蟆，赶在天黑前回转了去。”

众人忙碌许久，也都饿了，闻言齐声称是，匆匆回到山脚，看守驴车的村民们，早将带来的锅灶埋下，又把各家带来的一些萝卜土豆切成大块，连同清水倾入锅中，胡乱兑些调味的野草香料，缓缓烧得半沸。

候到捉蛤蟆的人都下山来了，才添加火柴，煮得锅中水滚沸起来，将那些活生生的肥大蛤蟆，并不宰杀洗剥，趁着活蹦乱跳猛性不消，直接抛进滚烫的水里，不等它们跳出锅来，就用锅盖压住。这时就听蛤蟆们在锅中挣扎扑腾不休，须臾之间，热水滚开起来，锅里异香扑鼻，揭盖看时，被活活煮熟的蛤蟆，每只都是张口瞪目，紧紧抱住一块土豆或萝卜。盖因蛤蟆在锅里被水火煎熬，死前痛不可忍，有万般苦楚，只好拼命抱住了土豆萝卜，至死不放。

乡间吃煮蛤蟆，惯常都使这般残忍的法子。将热腾腾的熟蛤蟆拎出锅来，连同它怀中的土豆萝卜一起啃吃，味道鲜美胜似肥鸡。近年来一直没有大雨水，又逢地里青黄不接，平常一天两顿饭，连土豆萝卜都不能管饱。村民们久未开荤，闻得肉香，都不禁食指大动，当即狼吞虎咽吃了个风卷残云，一扫而空。

愚民们将暴雨后到山上捉蛤蟆的举动，视为丰收节庆的日子一般，却不知天道循环，报应不爽，先不说冥冥中有没有“今生你吃蛤蟆，来世蛤蟆吃你”的往复因果，眼下就有一场塌天大祸已是迫在眉睫，众村民现在只顾大快朵颐，兀不知自身早就在劫难逃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等人饱餐一顿，个个吃得肚圆，回味良久，都觉人生在世，如果能常常吃上一锅煮蛤蟆，也真不枉活这一遭了，看看天色正好，摩拳擦掌再次上山，要将躲进山坳里的蛤蟆捉尽。



瓮冢山的后山更是荒凉，山洪过后，大水从山上流下来汇入淤泥河主道，其余的几条山沟就没了，如今山坳里满是淤泥，混合着齐膝高的烂草，一步一滑，几无落脚之地。众人艰难跋涉，转过山坳，眼前豁然有个大泥坑，这就是传说中的“美人坑”了。据说烂泥里有具成精的僵尸，虽是红日当头的时辰，但人们站到了荒山深坑之侧，仍是觉得阴气森森，腥臭扑鼻。

只见坑中有许多被山洪冲击后留下的烂泥，数不清的大小蛤蟆，层层叠叠堆在里面，怕不下数万之众，日头光照之下，密密麻麻地充在眼里，使人看得头皮子好一阵发麻。孙大麻子等人无不大喜，这回可真来着了，他们是人心不足蛇吞象，只担心麻袋数量不够，擒了后装不得这许多蛤蟆。

众人当即一声招呼，就在泥坑边散开，各自用长竿和棍子驱赶蛤蟆，坑中顿时一阵大乱，蛤蟆们不知畏人，受到惊动后夺路逃窜出来，便被人捉了扔进麻袋。几十人同时动手，顷刻间就已捉了上千只蛤蟆。

无数蛤蟆散去之后，众人就陆续将麻袋搬出山去，由于捉得蛤蟆太多，一两次怕是搬运不完，孙大麻子只好带了几个留下守候，张小辫趁机跟着留下，在四周找了几圈，终于发现泥坑边缘露出一片石壁。

壁上有古砖甚巨，工整平滑，看样子像是城墙隧道之类。张小辫见了心中暗喜，急忙招呼孙大麻子和小凤等人，一并过去看个究竟。石壁中间是座倒塌的石门，足有丈许宽，石门后的洞口，正在阳光照不到的背阴处，里面潮湿湿、冷森森的黑暗难辨，奈何都不曾带着寸磷火石，没办法取亮照明。

小凤心中栗六，不想多惹事端，猜测道：“这洞中许不会是僵尸老妖的藏身之地？快用石头堵上才妥当。”



张小辫胡言捏造道：“你们也该知道，我张家祖上是京里的锦衣卫军官，了解不少前朝秘闻的底细，今日便给你们泄个实底。这个所在非同小可，明末巨寇张献忠曾在此藏宝，里面的宝货价值巨万，后来被乾隆年间的白莲教匪挖去起事，闹得天下震动。如今只留下这个石洞，要是没有暴雨引得山洪冲动，原也不易得见，不知那里面是不是还剩下些没被盗去的行货，若让咱们有幸拾得几件，恰好是一桩天上掉下来的财爻。”

孙大麻子等人一辈子没离开过金棺村，哪里听得出张小辫这厮是信口开河，当即信以为真。孙大麻子对众人道：“前些时日，村中来了个瞽目的卦师，俺用一个大钱向他扯了一卦，问问财气兴衰。那卦师说俺孙大麻子最近财爻大动，正是要交一路时运，想不到应在此处了！”

众人好奇心起，又闻财起意，便由孙大麻子带头，将手中长竿探进石洞戳了几下，想要探探深浅，不料棍子前边触到了软绵绵的一团事物，似是戳在了什么人的身上。忽然从洞里发出怪异的声音，好像有人在里面咳嗽，孙大麻子吓得手中一软，险些将长竿掉落，却听洞中的咳声竟是愈来愈烈。

张小辫听到洞中有咳声甚剧，也是吃了一惊。怎的到了此处，却与林中老鬼所言不符？他可没说洞里会有活物，难道那老棺材板心怀不轨，想要诈张三爷来此送死？心下疑窦丛生，一时也吃不准了。

众人在旁都道：“定是有僵尸在洞中藏了，快扔下装蛤蟆的袋子一发逃命去吧。”可那孙大麻子此时却偏偏不怕了，挠了挠头，说道：“僵尸岂会作咳？俺常闻老刺猬惯会在黑处学人咳嗽，定是有只老刺猬躲在里面。”

他自恃力勇，又有心要在众人面前卖弄些“英雄的身手、贤明的举动”，瞪了豹子眼，绷起麻虎脸，便再去探看洞中情形，以便穷尽其异。可刚到洞口，蓦地里一声闷响如雷，从漆黑潮湿的洞



内，接连跃出百十只大青蛙，从众人身边连蹦带跳地蹿了过去。

张小辫等人都会被吓了一跳，见只是青蛙，就抡起棍棒，没头没脑地一通乱打，顿时在棍下砸扁了几只，将其余那些青蛙驱散开来。混乱中忽听小凤惊叫一声，连着退了数步，一跤坐倒在泥中，被吓得战栗不住。原来洞中竟探出个斗大的蛙头来，朝着小凤怒目瞪视而鸣。

最后出现的这只大青蛙，体大有如磨盘，背上颜色已由碧绿转为深黄，生着许多黑色的圆斑，乍一看去，还以为是千百只眼睛。巨蛙挺着雪白的肚腹，虎视眈眈地蹲伏在石门前，口中“咕咕咯咯”作响，如同皮鼓轰鸣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这伙人，只怕吃人心肝的僵尸，平时经常捉蛙捕蛤，怎会惧怕蛤蟆青蛙这些东西？但见这青蛙大得异，知道此非常蛙，恐怕杀之招祸，就打算用竿子将它赶开，不料长竿击处，都被巨蛙用前肢格开。它后足蹬在洞口石壁上撑据，任凭竿子不断攒刺，兀自不肯退让半步。

这一来众人更觉有异，好像巨蛙守着石门不让众人进去，洞中八成真有什么巨寇埋藏的金珠宝货，于是争相击之。巨蛙渐渐抵挡不住，怒瞪双目，忽地张口吐出血红的长舌，去如流星般快，把坐在地上小凤纤腰卷个正着，猛地向后一拖。几十斤重的大姑娘落在它口中，恰似卷食飞蝗蚊虫般轻易，倏然间缩身入洞，躲进了黑处。

众人骇然失色，虽然村中的王寡妇刻薄无比，又兼蛮恶成性名声不好，可他家毕竟只有小凤一个女儿，与张小辫等人又是自幼在一起玩耍的同伴，怎能眼睁睁看着她被巨蛙拖进洞里吃了。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二人见势不妙，急忙掣起身形，在洞口处做一声喊，一起打将进去夺人。

张小辫头脑一热，撞进了腥臭潮湿的山洞里，黑暗中目不能视，只好和孙大麻子两人不管不顾地随手乱抓，岂知刚抬起手来，就摸到一头女子的秀发，摸到脸上时冷冰冰的不知生死。张小辫赶



紧使出力气，揪着那头发，舍命往洞外拽去，洞外还有其余的同伴相帮，看他钻出半个身子，就一齐动手协助，把张小辫从石门中扯了出来。

张小辫一见光亮，赶紧坐起来看去，这才发现手里揪住的女人，哪里是小凤，却是从洞里倒拖出一具身着前朝衣装的女子僵尸。那明代女尸周身上下如木雕泥塑一般僵硬，虽是全身裹着绿苔泥水，但死不瞑目的容颜尚能辨认，看起来颇为秀丽端正。头上挽着快被扯散了的双鬟，只是下巴不翼而飞，上嘴唇下边是黑漆漆一个大窟窿，豁然将脸孔拉得长了许多，说不出的狰狞可怖。身上服饰已都被潮气浸得朽烂，荒芜的野草丛间有阵阵山风吹过，衣衫瞬间就化为布条碎片，在风中飘散消失。

其余的人皆是惊骇欲死，叫苦不迭，要是王寡妇家的小凤被巨蛙吃在洞里，想来命该如此，也没奈何了，可张小辫逞能进去救人，却拖出来一具形貌如此恐怖的古尸，看来瓮冢山里有僵尸的传说确实不虚，此番谁也别想活了。

张小辫更是张大了嘴，好半天都没合拢来，浑忘了孙大麻子和小凤还在洞里生死未卜，只是直勾勾盯着那没下巴的僵尸，脑中只剩一个念头：“那林中老鬼料事如神，僵尸美人果真藏在瓮冢山里。张三爷一生一世吃穿不尽的荣华富贵，都着落在这美人身上了。”

正所谓：“命衰时黄金褪色，运旺处干尸生辉。”欲知张小辫、孙大麻子等人福祸如何，留待下次再说。



##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七话 雨蛙

张小辫从洞中拖出一具没有下巴的女尸，周围同来捉蛤蟆的人们见了，尽皆惊得魂不附体，全身上下颤个不住。在乡下最是盛行那些“鬼狐尸怪”的野谈，愚民愚众见此情形如何能不害怕？这伙人当即连滚带爬，飞也似的逃了个精光。

深山里就只剩下张小辫抱着僵尸发愣，在他眼中，这古尸正是一场烜天赫地的富贵。想不到张三爷这百年穷神，竟也能“脱穷胎、换贵骨”，眼下终于要有番大请大受的光景了。

此时忽听蛤蟆坑的洞中一阵混乱，孙大麻子正拽着小凤从里边爬将出来，洞内那只巨蛙咬住了他手中杆棒牢牢不放。两下里各自较住力气，都不肯有半分放松。

那孙大麻子确是有膀子没处豁的傻力气，只见他一手夹了小凤，一手倒拖了棒子，使个猛虎硬爬山的弓字步，出死力向洞外挪动，额头上青筋都突了起来，却不知撒手扔掉棒子甩落巨蛙，看张小辫正在洞外泥地上坐着发呆，便赶紧招呼他过来相助。

张小辫被他一喊，随即回过神来。他脑筋热了，便上前同孙大麻子一齐用力，竟将那蛙从洞里拽了出来，二人见巨蛙咬住木棒死不松口，两腮更是接连鼓动鸣响，瞪目视人，显得神情极是愤怒。看其形状绝非常蛙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胆子虽壮，却也不敢轻易动手加害。

俩人见旁边就是淤泥沟，干脆来个一不做、二不休，当下横着胆子，顺势将那巨蛙拖到泥沟旁，在后边连推带踹，把遍体黄绿斑斑的老蛙推落沟内。淤泥沟中两侧都是烂泥，中间还有山洪过后留



下的积水河道，只见那蛙被推进烂泥中，忽地放开木棍，鼓着腮呱呱大叫几声，一蹿就是数丈开外，扑通一声跳进了河道里。等飞溅的水花落下来，早已在水里不见了那蛙的踪影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累得呼呼直喘，心说总算打发走了这位虾蟆祖宗，再看看四周，同来的村民们已逃得一个不剩了。小凤虽没大碍，却也惊得“顶门上失去三魂，脚底下丢掉七魄”，坐在洞边牙齿捉对儿厮打，口中是一个字也说不出。荒山野岭里残阳西下，就只剩得这三个人了。

孙大麻子抱怨先逃的那伙人不讲义气，真是“世情看冷暖，人面逐高低”。平日在村中都是称兄道弟地厮混在一处，可当真有人遇着些个危难困厄，需要有兄弟们来帮衬时，却无一个小子肯出来同担风险，惹得孙大麻子好一肚皮鸟气，扬言等回了金棺村再收拾他们。他又对张小辫说：“还是俺三弟最有义气，说话做事俱是一身正直胆略，从不去学那小家小户的腔派，只有这样的好汉子，才能见得些真实阵势。”

张小辫脸皮厚得锥子都锥不透，对此毫不谦逊，正要自吹自擂，同时对孙大麻子吹嘘一番豪杰的见解，却见山里的天空突然暗了下来。一阵风过处，天昏地黑，半空里几道闪电矫似惊龙，雷声隆隆响起，震荡了四野，雨水瓢泼落下。这瓮冢山北高南低，一落暴雨就会引发山洪，山坳河道里顷刻注满了雨水，浊流顺着山势滚滚涌动，山洪奔腾，咆哮之声如雷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见大雨山洪来得好快，不由得脸上变色，急忙拖了小凤退入蛙洞里躲雨。这时小凤也终于还了阳，想起适才的经过，仍是心有余悸。

再看洞外暴雨如注，山洪陡涨，把出山的道路都淹没了，三人叫苦不迭。山里常有蛙神司掌雨水的传说，刚刚怕是惊动了雨蛙，惹出这场洪水。瓮冢山地域近年干旱，裂地百里，以前却常有山洪发生，洪水出了山就分入各条河道，幸好从来威胁不到田亩民居。





唯独苦了张小辫三人，都被暴雨困在山上，不等洪水过净了，就没办法出山。看这场雨水恰似天河倾覆，不下上一整夜怕是不会止歇，只得拣处高燥的所在，夜宿在山洞之中，等明天雨停了再离山回村。

张小辫猛然想起那具女尸还在洞外，连忙冒雨出去，连拖带拽地把女尸搬入洞内。孙大麻子和小凤都看不懂他的举动，这女尸下巴也没了，奇形怪状的好生狰狞，将它放在洞里这一夜难免提心吊胆，便问张小辫：“你留这死人做什么？不如也推到河里去来得妥当，否则半夜里电闪雷鸣，惹得它诈尸起来扑人，可不得了……”

张小辫自然难以答应，不过倘若以实情相告，想想换作自己也未必能够信服，好在他扯惯了大谎，便又顺口胡编：“麻子哥，小凤姐，你们别看我张三孤苦伶仃，眼下连几块容身的破砖烂瓦都没有，可张三自小也读过几行书，好赖还知道些礼义廉耻的道理。想这女尸一直藏在山洞里，并不曾招惹过旁人，若不是咱们到此捉虾蟆，它就不会暴尸荒野。于情于理都是咱们惊扰了这位先人，如何能再为了一己之私，将这尸体抛进河里被洪水冲走？再说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在上，你们真以为满天神佛都是没有眼睛的吗？这等欺心之事是万万做不得的，要做你两个自己去做，可别算我的份。”

那孙大麻子是个实心眼儿的粗人，而小凤更是乡下丫头，长这么大不曾见过什么世面，哪经得住张小辫连蒙带唬，顿时他俩都信以为真，幸得有张小辫这等明事理的人在旁，否则定要铸下大错。他二人不住口地念了几遍“南无灵感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”，恭恭敬敬地把女尸摆到洞中。但尸身上的衣衫早已朽烂，又被大雨淋了一阵，看上去颇为不雅，最要命的是女尸没下巴的那张脸，虽然洞中昏黑，可只要一想那副脸孔无遮无拦地就在近前，还是忍不住心中发毛。无奈之下，孙大麻子只好把装虾蟆的麻袋子给尸体套上两条，这才觉得心中略微安稳了些。



张小辫暗中好笑，装模作样地帮孙大麻子给女尸套上麻袋，顺手在洞里乱摸，想找找看有没有什么值钱的宝货，口里还叨咕着：“钱是阳间的钱，物是人间的物，先借些来用用，大不了将来等小凤到了下边之后，再让她连本带利地还给你……”

可张小辫找了半天，满洞都是青蛙留下的黏液，腥臭污秽，哪有什么多余的东西，只得罢了这念头，扯了几条麻袋片铺在地下，躺在上面听着洞外风急雨骤，脑子里反反复复回想着林中老鬼指点的各处细节。在深山里奔忙了一天，他也当真累得很了，不多时便沉沉入睡。

孙大麻子和小凤不像张小辫，他二人从没住过破庙荒山一类的地方，在这又臭又湿的山洞里难以成眠，而且只要一闭眼，不是梦到那没嘴的女僵尸，就是梦见村中的亲人邻居一个个全身是血站在自己面前。二人一次次从梦中惊醒，身上都被冷汗浸透了。

心惊肉跳之下，他们自己也知多半是什么不祥之兆，苦苦挨到天明云开雨住，收拾起那份抓心挠肝的焦躁情状，待到山洪稍退，就要匆匆忙忙觅路下山。

张小辫趁机说既然赶着回去，也不可将这女尸抛下，理应抬回金棺坟的乱葬岗中埋了，哪怕是给它卷条草席，这也是积阴德的善举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

孙大麻子和小凤发了一夜噩梦，正是心中虚得没底，见有积阴德的善事，当然更无二话，便和张小辫抬了女尸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泥涉水，径从山上下来。一路回转，等走到村口就觉不对，到处都是死人，血腥之气冲天扑面，只见整座村庄都被乱兵毁了，横尸遍地，满目疮痍。

原来数股粤寇潜至，围攻灵州城甚急，但灵州重地守御森严，一时环城急攻不下，四处援军蜂起赶来会战。有各地增援灵州城防的官兵团勇，也有前去并力拔城的粤寇，好几路兵马在夜间疾进，不期撞到了一处，激战殃及了金棺村。血战过后，已将这村子夷为了平地。当时大多数村民们正在



夜中熟睡，还有些人商议着进山去寻失踪的孙大麻子和小凤等人，忽听刀兵铙炮之声大作，开门想逃时，却早被四面八方拥来的乱军裹住，满村男女老幼，不曾走脱了一个。

张小辫三人因遇山洪被阻隔在山上，是以免于此难。他们若同进山捉虾蟆的村民一同归来，也已横遭兵祸多时了。眼见亲朋乡邻死了个尽绝，房屋田地一发毁了，孙大麻子和小凤当场眼前发黑晕倒在地。

张小辫也愣了半天，心想我佛慈悲，要不是得那墓中的老神仙指点三爷一场，便有十条性命怕也躲不过此劫。只见满村的死尸多半正被乌鸦野狗争食，这情形惨不忍睹，看了几眼便觉得后脊梁直冒寒气，转头一看孙大麻子和小凤昏倒在地，赶紧过去摇醒了他们。他们两个醒过来后抢天喊地地大放悲声，直哭得“满天星宿都落泪，乾坤日月也叹息”。

等到哭得筋疲力尽了，这才想起来要收殓亲属遗骸，拿着砖头木棍驱赶野狗乌鸦。但死人太多，最后也只找到王寡妇和孙大麻子的一个妹妹，在附近刨个坑将尸首埋了，其余的人实在是埋不过来，只能任凭野狗啃成白骨。两人又在坟前大哭了一场。

张小辫抬头看了看日影，见日头已经偏了，留在这化做一片废墟的金棺村里，终究不是道理。大战过后，附近的贼盗响马多半会趁乱在晚上出没洗劫，纵然是家园故土，也非是久恋之所了，就问孙大麻子和小凤今后有何打算。

孙大麻子说：“虽在外省有几门远亲，但早都没了来往，眼下真个是无家无业了。好在身上气力过人，又会些枪棒拳脚，有从军杀贼之志，说不定能在刀枪丛里挣些个功名利禄出来，恢复俺老孙家的门户。”他又劝张小辫也同去投军。如今正逢天下大乱，灵州城里每日都在募集团勇，即便做不成军官，至少也能混口饭吃，总好过流落四乡乞讨为生。



张小辫心想：“好男不当兵，好铁不打钉。最近粤寇锐气正盛，扑灭了一股，又冒出两股。朝廷调来的大队官军都难以遏制，一场场恶战下来，无论谁胜谁败，双方都是死伤累累，难不成张三爷傻到去给他们冲头阵、垫刀头吗？”便即摇了摇头，不肯答应。

孙大麻子劝张小辫同去投军不果，又见那边小凤还在呜呜哭个不停，就对她道：“小凤妹子，不知你打算投奔何处？想这兵荒马乱的，你一个姑娘家如何在路上行走？咱们乡里乡亲的同村住着，俺和张三愿意先送你过去。”

张小辫不等小凤说话，就插口道：“她能有什么去处？还不就是去投灵州城里，王寡妇生前曾有些老相好的，要是他们念些旧日情分，说不定就肯收留了她女儿。”

小凤闻言哭得又险些背过气去，大骂张三这短命小贼是缺德带冒烟了。她外边再无亲人，要是去城里投奔那些趋利附势之徒，肯定会被卖进青楼为娼，赶上在这种乱世投胎做人，实在没什么滋味，还不如自己了断了，跟娘一起埋在坟里，也胜似孤零零一个人活在世上苦熬。

张小辫虽听小凤骂他，却并未像往常一般动怒，心中有些恻然。他深知无依无靠四处流浪的苦楚，眼见孙大麻子和小凤二人，在一夜之间竟也成了无家可归之人，不禁很是同情他们，心想：“当今的世道出去做乞丐讨饭都不容易，这两个又不会偷鸡摸狗的手段，任由他们自投生路，必定是一个死在乱军之中，另一个不是饿死就是被拐进娼馆。张三爷眼看着就要置办下雁飞不过的田宅、贼搬不空的家产，何不接济他们些许？想那孙大麻子膀大腰圆，正好可以给三爷做个看宅护院的保镖，小凤嘛……生火、烧饭、扫地、洗衣、砍柴、喂狗，此等粗活自然都要交给她做，做不完就不给她饭吃。他奶奶个爪爬子的，不将她卖到窑子里去，三爷就已经是大人有大量的菩萨心肠了。”

想到此处，张小辫便把他在金棺坟里，如何撞见贼人盗墓，又是如何遇到林是老鬼，被他逼着数猫的情由通说了一遍：“那林是老鬼神机妙算，若没他老人家的点拨，我等必然躲不过昨夜的刀



兵之劫。他还说张三爷命里注定，要有场财过北斗的通天荣华，故此特意指点出一条大富大贵的路途。三爷平生最是心善，专肯扶持好人，念咱们同乡一场，你二人要是愿意出力帮我得了这场富贵，当可共享其成。”

孙大麻子初时想去充做团勇，实属无奈之举，谁不知道兵凶战危的艰险。此时间听张小辫所言，前后加以印证，自己这条性命果然是捡回来的，况且前不久算卦的时候，卦师也曾算出他孙大麻子财爻正旺，至此更是深信不疑，抱拳道：“全仗贤弟提携则个，但不知究竟是哪条大富大贵的通天路途？”

张小辫指着那装在麻袋里的女尸，故弄玄虚地说道：“富贵都在其中了，不过天机不可泄露，你们也不要多问，只管放仔细些，随我前去见机行事便了。”

有分教：“路上青龙白虎同行，此去吉凶全然难料。”欲知三人命运怎样，且听下回分说。



## 第一卷 林中老鬼 第八话 灵州城

且说金棺村在一夜之间毁于兵祸，孙大麻子和小凤虽得幸免，却都是家破人亡、飘零无依，心中方寸早已乱了，值此水深火热之乱世，哪里才有生计可寻？

忽听张小辫愿意带着他们去寻一场大富大贵，简直犹如死囚临刑时接着一纸九重恩赦，好不庆幸，当下对张小辫之言从骨子里信从了。孙大麻子更是感激涕零：“常听俺爹说，世上的人最愿意锦上添花，绝少人肯去雪中送炭。俺这辈子能结识到如此义气的兄弟，也真不枉人生一世了。”

张小辫心知此时此地不便多说，便对他二人道：“要求那场富贵，尚有几件大事要做，眼看日头往西坠了，咱们切莫延误，早早动身上路才是。”说罢让孙大麻子和小凤抹去泪水，三人强打着精神在死人堆里翻找了一些吃食财物，裹将起来带在身上，以充路资之用。

张小辫又说接下来首要之事，就是把僵尸美人偷偷运进灵州城里。孙大麻子心想，既然此乃得道仙人专为周济贫苦才泄露的天机，我辈世俗中人拙知愚见，谁又参悟得透其中道理？干脆不去多想，只管照做就好，反正张小辫得了真传指点，他怎么说就怎么是了。

于是一同动起手来，把那具没有下巴的僵尸美人套在麻袋里藏了，寻得一辆没套牲口的空驴车装载，由孙大麻子在前倒拖了木车，张小辫和小凤在后帮忙推着，沿着道路走上村后山坡，至此不



由得同时停下脚步，又回首看了看残垣断壁的昔日故里，方才强忍着悲伤洒泪离去。

离村不久，就听得前面人喊马嘶，轰隆隆的军旅之声逐渐逼近，似有大军经过。三人大吃一惊，急忙伏在山梁后偷眼观瞧。

血染般的残阳之下，只见一队队头裹红巾的太平军，正在从灵州城方向败退。鏖战之后的军卒，个个血染征衣，刀矛之上还有血迹未干，旗帜袍服上满是烟火熏灼之痕。逶迤而行的队伍见头不见尾，长枪如林，弯刀似草，密密麻麻遮蔽了山野，大军过处，踏得地动山摇，天地间都化做了一片浓重腥红的血色。

直到天色黑得透了，山下的人马才陆续过尽，远处都是无数支火把组成的条条火龙，还在不断向西移动。张小辫等人遥遥望见粤寇终于去得远了，不禁暗暗咂舌，他们长这么大都不曾见过如此大队的人马。

三人看那贼势极盛，虽败不乱，不久定会卷土重来，不知灵州城还能守到几时，又恐撞上乱军山贼，哪里还敢去走大路，专拣些荒山野径而行，各村各寨早已是十处空了九处，沿路走去，更无半点人烟灯火。

摸着黑推车走到天色微明，慌乱中不辨东西南北，正不知走到了何处，忽见前面林中横七竖八倒着许多死尸，足有数百具之多。看服色都是附近村庄的百姓，恐怕也是逃难时撞见乱军惨遭屠戮。张小辫三人已是惊弓之鸟，在荒山里见到大批身首异处、肚破肠流的尸体，不免相顾骇然，只想尽快绕路离开。

不料只远远地看了几眼，竟觉得那些死尸有异，原来每具尸体不论男女老少，皆被褪去了裤子，下身裸露朝天，两腿间血肉模糊，显然是被人用刀割过。其状惨不可言，小凤赶紧捂住了眼睛不敢



再看。

孙大麻子也看得心中跳成了一团，低声问张小辫道：“我说三弟，难不成粤寇杀了人后……还要割去命根子不成？为何连女子阴户也给割去了？手段竟如此残忍，这天底下幽有神诛、明有王法，如此作为就不怕遭天谴吗……”

张小辫在外闯荡过几年，见识远比孙大麻子广博，壮着胆子向林子里张了几眼，已猜出个大概，故作老成地吁道：“此等作为，不像是寻常贼寇的手段，听我那驾鹤西游的老道师傅说过，世间曾有一门修炼金刚禅的邪教，这个教门诡秘无比，却是男女都有习它的。这伙人是专割死人那话儿的，男尸去势、女尸去幽，男女配成一副，再加上汞砂异草，就是一味丹药了，服之能成大道。官府拿到炼此邪术之徒都要在市曹千刀活剐，却始终屡禁不止。看此情形，可能又有奸人趁此战乱偷做那种无德的勾当了。这些死尸身上刀痕宛然如新，只怕那伙强人并未去远，若被他们撞见，免不了要遭其毒手，咱们三十六策，还是赶快走为上策。”

孙大麻子闻言面如土色，吐了吐舌头：“俺的娘，死人身上的败肉也吃得？”连忙同张小辫拉了驴车，拽着小凤往密林深处逃去。

又走了半晌，抬眼看时，林外是座大山，竟是转回了先前捉虾蟆的瓮冢山。头天夜里一场暴雨山洪，又赶出了许多虾蟆，漫山遍野地乱蹦乱跳。

张小辫正发愁怎么把僵尸运到灵州城里，见了山上无数虾蟆，双眼一转，顿时计上心来，哈哈一笑，叫道：“不怕没来运，就怕运才来！”立刻让小凤看住驴车，他和孙大麻子两人挽起裤管衣袖，跋泥涉浆地爬到山上，捉了满满一麻袋活蹦乱跳的大虾蟆回来，这才找准了路径直奔灵州而行。

一行三人凄凄惶惶，饥啃干粮，渴饮山泉，躲躲藏藏好不容易挨到灵州城外，找了一处僻静的

土地庙歇了脚。先由张小辫到城门处探上一探，看看能否入城。这座灵州城规模浩大，兵多粮广，地处水陆要冲，士农工商五行八作极众，城内颇多繁华所在，乃是鱼龙变化之乡，更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。城防坚固无比，内外两道城墙，四门各设炮台，筑有坚固的敌楼箭塔，此时城头上剑拔弩张，戒备格外森严。

自粤寇来犯，就是起心要打这座城池，早在灵州附近形成合围之势，水路交通都已隔绝，有许多行商和难民都避在城内，远遁不得。前两天守军击溃了攻城的粤寇，料定贼兵新败，其主力又缺少粮草接济，短时之内必然不会再来，便趁着白昼开了半道城门，使百姓往来通行，只是各门都有把总亲自督率兵勇，严格盘查出入之人。但不知是何缘故，进去的还好说，出城之人，却无不被门军从头到脚搜个仔细。

张小辫躲在城外偷眼看了个遍，心中有了底，估摸着能混进城去，便匆匆回去找到孙大麻子和小凤，把僵尸美人身上涂满了烂泥，和上百只大虾蟆塞进同一个麻袋里，推在空驴车上。三人探头探脑地混在入城的贩夫之间，慢慢走向城门。

孙大麻子和张小辫都是胆大妄为之辈，此事既然横下心来要做，只要把脑袋当做白捡来的一般也就罢了。可小凤却是提心吊胆，越接近城门越是觉得脚软，心想：“这毕竟是藏着具前朝古尸入城，万一把门的兵勇有些眼明手快的，难免被其识破被当场拿住，我一个姑娘家，又没什么见识，如何经得起公门中三推六问的千般锻炼？”

又想：“更何况就算被带到衙门里遭了大刑，也不知如何招供，这些勾当都是张三那厮的鬼主意，天知道他千方百计地要把僵尸运到城里想做什么……”她心中虚到了极点，身形脚步也都不稳了。

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，此时即便想回转了去，也都已来不及了。驴车上鼓鼓囊囊的麻袋和



这三人虚头巴脑的模样，早已引起了守城兵勇的注意。领队的军官凶神恶煞般握住腰刀点手喝问：

“你三个都给老子站下了，进城想做什么？麻袋里又装了些什么？”

张小辫见状暗暗叫苦：“此番真被王寡妇的贱女儿害死了。”亏他好生急智，又有一副泼胆，急忙伸手架住小凤胳膊，堆着满脸无辜对那走过来的几名团勇拜道：“军爷辛苦，小的们给军爷请安了。我等都是瓮冢山附近的百姓，昨天趁着雨水大，便到山中捉了许多虾蟆，恰逢小人的姐姐染了风寒病，眼见是病入膏肓不能活了，就想进城将这些鲜活虾蟆换些诊金，带我家姐姐去郎中处把个脉，讨几帖药来治病，还望军爷通融则个。”

说着话，张小辫手中悄悄使劲，用力去捏小凤的手臂，小凤正自魂不附体，脸色苍白全身发抖，额上都是冷汗，又兼臂上吃痛，忍不住咬着嘴唇蹙起眉头，果然是一副病体憔悴的模样。

那些把守城门的兵勇，上上下下打量了张小辫三人一番，看他们都只十六七岁的年纪，破衣烂衫，直如乞儿一般，并不像是粤寇派来的探子，又伸手在麻袋上按了几按，提刀拨开麻袋口来看了一看，里面腥气扑鼻，确是活生生的虾蟆。

张小辫担心再被翻下去露了马脚，就偷着对孙大麻子连使眼色，那孙大麻子虽是心直，终究不是傻子，也知此事做不来耍的，连忙从麻袋里抓出一只肥大的虾蟆，臭烘烘的半死不活，举在手里要递与其中的军官：“官长老爷杀贼杀得辛苦，吃了虾蟆补身，滋阴壮阳，上下通气……”

那带队的旗人军官立刻捂着鼻子挥了挥手：“好腌臢的奴才，当真不懂好歹，谁他妈要你的臭虾蟆，弄脏了爷的官服，就拿你的人头来赔。别堵着城门啰唆了，快滚快滚……”说着在孙大麻子屁股上踢了一脚，骂声：“聒噪！”便把三人放入了城中不再理会，自行带着手下挨个去搜查盘问出城的百姓。



张小辫这三人，恰似漏网之鱼，慌里慌张地混入城中。大战刚过，民居城墙上皆是弹痕，由此可见日前战况之激烈程度，但老百姓还是要维持生计互通有无，买卖铺户多半照常开着，街上熙熙攘攘的人流有来有往。

张小辫担心城中人多眼杂坏了大事，不敢在人多处行走，只找没人的小巷子走。七转八绕行过几条穷街陋巷，前路却被高墙封死，是条死路，两边都无门户，路径狭窄，驴车掉转不得，三人又惊又累，只得暂且坐在巷子里歇歇腿脚。

孙大麻子正想问张小辫冒死将古尸运进城里究竟是要做什么勾当，还没等开口动问，就见两边墙头上有黑影晃动，他还以为是有贼偷逾墙而走，忙捏着拳头跳起身来，定睛看时，立时出了一身冷汗：“进了猫巷不成？哪里来的这许多猫？”

原来墙头巷角处，不知几时钻出几百只野猫来，一只只脏兮兮的瘦骨嶙峋，眯着猫眼围着张小辫他们打转，不知怀着什么鬼胎，神色极是不善。

书中暗表：这座灵州城是处古城，已历千年，自唐代以来，多产花猫，故又有“猫儿城”的别名。城中流浪无主的野猫极多，盘街踞巷，数以万计，城中至今还有旧时猫祠古迹，颇多灵验，所以虽然常有野猫偷鱼窃肉，当地的居民却无人敢去开罪那些猫爷猫奶。

张小辫见状也知不妙，忙低声招呼孙大麻子和小凤：“快把麻袋里的女尸拖出来喂猫啊！”那两个听得此言都怔在当场，没口地叫冤：“千辛万苦把那僵尸美人偷运入灵州城来，一路上担了多少风险，受了多少惊吓，竟是要喂这群贼猫？”

有道是：“量大福也大，机深祸也深。”毕竟不知林中老鬼吩咐张小辫进城意欲何为，且听下回分说。



##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一话 金玉奴

话说张小辫这三人，不知天有多高地有多厚，带着僵尸美人混入了灵州城，结果刚一进城，就在纵横交错的巷子里迷了路。谁承想这条荒僻幽暗的老街旧巷，竟有一大群野猫盘踞，三人顿时被群猫团团围住，别看一两只猫不吓人，可一旦成群结队地蜂拥而来，那情形也着实教人心惊。

灵州这座猫儿城里，最是盛产花猫。所谓花猫，身上皮毛并非五颜六色，那些黑白相间，又或是黄白相间的杂色之猫，皆属花皮，倘若有遍体一色之猫，则必定是从城外来的，城内之猫，绝无纯粹一色的皮毛。

此事在当地无人不知，张小辫多次进过灵州城，故此知道一二。他晓得这条全是野猫的巷子在这城里叫做猫儿巷，挡住去路的那堵高墙，想必就是传说中极具灵异的猫仙祠后墙了。附近百姓不供狐仙、白仙，却专喜欢去求猫仙爷保佑自家添福、添寿、添人丁，遇到大事小情，必到祠中祈求许愿。这也是本处风俗使然，常常都有人把鱼肉馒头扔到祠后巷中喂猫，以求善果，灵州城里的和尚道士都不如野猫们受人待见。

久而久之，那些无家无主满城流浪的馋猫、懒猫，就逐渐聚集在猫仙祠周围，平时睡懒觉晒太阳，醒了就去吃那些善男信女供神用的鱼肉果子。这些猫大都被愚夫愚妇们给惯坏了，结果满城当



中，再无一只花猫肯在夜里去捉老鼠，所以灵州城里除了猫多，老鼠更多，鼠患已然有成灾之势。

可常言道“世事有一兴，则必有一衰”，近年来天灾连着兵祸，人心丧乱，世风不古，大多数老百姓衣不遮体，食不充口，吃了早起的，就愁那晚上的，有几个还顾得上孝敬它们这些猫爷猫奶？祠庙道观里的香火，都已惨淡得今非昔比了。

这只苦了古祠堂里这群好吃懒做的大小馋猫，一个个饿得眼珠子发蓝，伏墙卧檐喵喵惨叫，好不容易见有三个人推了辆驴车进来，便以为又有善人前来烧香许愿。按惯例，稍后免不了要发上一番利市，让它们这伙猫仙爷的重子重孙们饱餐一顿。

奈何那三个家伙太不懂事，进来了半天，干坐着不动，也不见取出什么糕饼肉脯来，群猫不由得好生着恼，心头起火、口中流涎，攒着脚步朝驴车越逼越近。

张小辫心中八百多个转轴，油滑灵光，见机何等之快，眼瞅着大群野猫来者不善，又想起平时在城里听到的传说，就知道十有八九，这伙馋猫都是来索要吃喝的。此时若不把它们打发了，一旦闹出什么动静，必被城中巡逻的团勇发现，他这三人藏带着一具古尸入城，即便不被官府当做粤寇的细作，也得被看成挖坟穴陵的盗贼。到时候被揪到衙门里过回热堂，就算张三爷满身是嘴，怕也辩白不清了。

心念一动，立刻想到麻袋中那些大虾蟆，忙不迭地招呼孙大麻子和小凤。他本想说：快把驴车上的虾蟆拿出来喂猫！但脑子里只惦着能换下半世大富大贵的僵尸美人，情急之下竟说成了：快把驴车上的女尸拖出来喂猫啊！

孙大麻子和小凤还以为要用僵尸喂猫。僵尸的肉叫“闷香”，据说世上还真有人吃过，却没听说猫儿也吃僵尸，何况担着天大干系把僵尸美人运到城里，都是听了张小辫的花言巧语，实不知他



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，心慌意乱之下，都呆呆地愣在当场，不知该当如何理会才好。

张小辫见这两个笨货不济事了，急得跳起脚来。还得三爷亲自动手，他蹿上驴车揪开麻袋，将那些闷得半死不活的肥大虾蟆抖在巷中。群猫闻得有腥，顿时眼中放光，龇起猫牙呼啦啦向上一拥，按住了虾蟆乱啃乱咬。

趁着群猫大吃虾蟆，张小辫把那僵尸重新套上麻袋，让孙大麻子扛在肩头，拽了小凤就往巷外溜去，驴车也不要了。他们唯恐踩到那些闷头吃蛤蟆的野猫，只得提起脚步，贴着墙边而行，刚走了几步，就见猫群里走出一只黄白斑斓的猫来，蹲坐在地上一动不动地注视着他们三人。

张小辫等人心知古怪，忍不住多看了那只花猫两眼，只见那花猫不比寻常野猫，年齿也不算大，皮毛光滑，双眼炯炯，极有神采，举止气度都显得雍容不凡，看起来竟是这群野猫的首领。

张小辫猛然想起那套观猫辨狗的法子，仔细一看，此猫双耳浑圆，异于常猫，应是古籍有载的“金玉奴”，黄斑如真金，白斑似美玉，自汉代有猫以来，便是世间稀罕的品种。他人穷志短，不由自主动了邪念，心想：“倘若把这金玉奴贩到京城，那些嗜玩的贝勒王爷们少不了有识货之人，说不定能……”

张小辫脑袋里正在打歪主意，却见猫群中的那只金玉奴，忽然抬起头来，眯着猫眼嘴角上翘，竟是冲他三人微微一笑。这一笑险些吓得张小辫等人魂飞魄扬，盖因从古到今，普天下之猫绝无笑颜，谁要是看过猫子会笑，那可真教撞见妖物了。

张小辫看见那猫笑得诡异，顿时想起先前在金棺坟里数猫的遭遇，心中打了个突，再也不敢朝那金玉奴瞧上一眼，脚底下生风，一溜烟似的逃出了窄巷。

孙大麻子和小凤也都吃了一惊，跟在张小辫后面逃了出来。三人转过一条巷，到了一处有人行





走的街角，方才停住脚步，呼哧呼喘作了一团，心中多是惊慌，半晌做不得声。

孙大麻子把扛在肩头的僵尸美人放到地上，喘了片刻，问张小辫道：“邪门了，俺长这么大，平日里家猫野猫见过无数，可从没见过有猫儿能笑。听说猫不会笑，是因它们脸上没有喜筋，刚才所见，定是古祠中的妖怪无疑了，须请个法师收服它才是，免得日久为祸，害了无辜性命。”

小凤却说：“想必是猫祠中久无香火供奉，咱们喂了野猫许多虾蟆，让它们不至挨饿，猫仙爷心中高兴，这才显出灵异。小三你说是不是这样？”

张小辫道：“你们没见过世面，又懂得什么了？这世上的猫虽是到处皆有，愚俗之人自以为熟识了，却并不真正知道它们的底细。三爷我可不是吓唬你二人，别说猫会笑了，它们还能背地里偷说人语。无论是黑猫白猫还是花猫，皆可口出人言，只不过这些举动犯忌，故不肯说，唯有在避人耳目之处才做。”

小凤和孙大麻子皆是摇头不信：“你说的是鹦鹉，却不是猫，谁个见过猫儿能口吐人言？”

张小辫故弄玄虚地低声说道：“有一古法，可逼迫猫儿当着人面说话，你得先抓来一只牡猫，于满月之时把它锁在镜前……”

孙大麻子是个直心眼，没见过的便以为多是妄言，不等张小辫说完，已是老大不耐烦了，只顾着问他偷运古尸进城，究竟所为何来，为此吃了不少惊吓，若再不坦言相告，可有些不仗义了。

张小辫被问得紧了，又思量暂且不可将实情全盘托出，只好晓之以理，动之以情。他念过两年私塾，说起话来半文半俗，再加上嘴皮子好使，一番话倒真说得入情入理，直听得孙大麻子和小凤连连点头。

只听张小辫随口胡诌道：“天不生无禄之人，地不长无根之草，你们看这城内南来北往的，有



多少穿着绫罗绸缎之辈，与咱们一般都是安眉带眼。我等也不比旁人少了些什么，为何他们吃得饱着得暖，而咱们却要家破人亡，穷得身无分文衣不遮身？你二人祖上怎样我是不知，但想我张家祖上，三代无犯法之男，六代无再嫁之女，最是积德行善的好心人家。难不成传到张三爷这代便要整日忍饥挨饿，到处受别人三般两样的冷落，如此岂不是老天爷无眼？却不然，有道是‘人善人欺天不欺’，原来就真有一心广济穷苦的神仙，要救我等出苦海得荣华，这才在古墓中指点了三爷一条金银成山的路途，可你们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一句话——命是天注定，事在人作为。那一生一世吃不穷花不尽的大富贵，又怎会得来全不费工夫？其中必定要担些风险，遇些波折，否则人人可为，世上便再也没有穷汉了。”

张小辫又把林中老鬼嘱咐之事，掐头去尾地吐露了一些，说是偷运女尸入城，是要寻得一间“松鹤堂”的老字号铺户。倘若真找到这处所在，那金山银山也差不多就在眼前了，至于松鹤堂是做什么生意的，又是在城中什么地方？张小辫就不得而知了。

孙大麻子和小凤恍然大悟，三人找僻静地方一商量，猜测那僵尸美人是件瓮冢山里的古物，松鹤堂则是个收售古董玩器的铺子，单听这字号也是古香古色的，想来多半该是如此了，却苦于不知这店铺开在哪条大街。

好在鼻子底下有嘴，便分头出去打听，谁知找到城里人一问古玩铺松鹤堂，个个都是摇头，“盛世古董，乱世黄金”，如今天下盗贼蜂起，除了北京城，哪里还有贩古的？以前的古玩铺子多是关门大吉了，最后只有一个在城中寺庙挂单的和尚，告诉张小辫等人：“灵州城绝无松鹤堂古玩铺，不过却有家松鹤堂药铺老字号，就在城北青石街，街上全是青石板铺就，最大的一家店铺就是，离着几百步远就能看见他家招牌，极是显眼。”

张小辫三人面面相觑，先前想差了，八成就是那家名为松鹤堂的药铺了，难不成药铺里收购古



尸合药饵？如此可是犯禁的勾当，心中不禁忐忑起来，但又一想既来之、则安之，且去了再说，大不了撒腿就逃。

当下横了心，绕小巷子躲过城中巡逻的团勇，到得青石街，果然有偌大一个药铺，离得老远就闻得药草香气扑鼻。但见那老铺门前，高挂金字招牌，招牌上有“松鹤堂”三个大字龙飞凤舞，内衬“悬壶济世”的古匾，三层两楹的楼阁好不气派。

药铺店门大开，堂内堂外洒扫得一尘不染，进进出出的人流络绎不绝。一层是抓药的地方，排着一架架高耸如墙的明漆药柜，柜上除了正副扎柜，还有许多伙计学徒忙前忙后，边厢的大屏风前，另有一套桌椅，一个专门坐堂诊脉写方子的白胡子郎中，坐在那正给病人把脉。

张小辫见药铺里的人多，哪敢轻易进去，在街角隐蔽处躲到将至掌灯时分，眼看松鹤堂里开始上板关门了，又瞅见左近没有团勇官兵经过，这才让小凤独个等在外边，他和孙大麻子抬了僵尸美人，快步溜到门前。

松鹤堂内的伙计正在忙碌，看有两个衣衫褴褛的家伙突然跑了过来，还以为是讨饭的乞儿，就横眉瞪眼地倒攥了鸡毛掸子打将出来，要将他们赶开。

张小辫忙抱拳扯谎道：“我们是贩珍异药材的，有件行货要拿与你家掌柜瞧瞧。”

谁知那伙计是做惯了势力腔眼的学徒，眼孔最小，怎会把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这等破落之人放在眼里，举着鸡毛掸子骂道：“你们两个没眼的龟孙子是从哪来的？竟敢在松鹤堂门前聒噪。爷爷手中的这件行货，先拿来与你瞧瞧！”说着话，就把手中鸡毛掸子没头没脑地狠狠抽打过去。

孙大麻子平日专好弄拳使棍，多少有两下子把势，又兼血气方刚，怎肯吃他乱打，抬手抄住那伙计手腕，绷着脸怒道：“俺是来贩药材的，又不是偷城劫寨的响马贼，怎好不问青红皂白地让你



打？须教你这厮知道俺拳头的厉害……”

那伙计被孙大麻子捏得腕子疼痛，杀猪般叫了起来，惊动了店内诸人，立即有几人拎着门闩、扫帚、条凳冲将出来相助，张小辫叫声：“苦也，阎王好求，小鬼难缠，还没等见着掌柜的，就要先被擒住了，此番定要被扭送到公堂上乱棍打死，也不知小凤那丫头有没有良心来为我二人收尸。”

孙大麻子也是火往上撞，拉开架势就要上前厮打，不料此时却惊动了松鹤堂里的铁掌柜。书中代言，这铁掌柜，是灵州当地出了名的吝啬奸商，一文不使，两文不用，钱物大秤进小秤出，多要他一文大钱，直如挑他一根大筋，又生得一双斗鸡眼，故此得了个诨号“铁公鸡”。

铁公鸡跟官面上素有勾结。他是唯利是图的贪婪小人，千方百计把城中同行挤对得关门大吉，如今满城经营药材的大小商号都是姓铁，又趁着天灾人祸疫病横生的机会，大发横财。平民百姓正受倒悬之苦，有小病都自行忍了撑着，到这来讨方子买药的，都是急等着救命之人，任凭他铁公鸡漫天要价，也只好认了。在他这几帖中药上倾家荡产卖儿卖女的穷人，已不可计数了。

越是如此刻薄奸猾的商人，越是逐利的先锋，听到门外吵闹，出来一问，才知道是有两个人声称有珍异药材想要出售，而店中伙计看他们衣衫破烂，便看做了是两个没三没四到此耍闲的。铁公鸡本拿着架子，一脸冷淡的神态，听到“珍异药材”四字，顿时眼珠子一转，那对斗鸡眼刚好落在了张小辫带来的麻袋上，立即露出一丝奸笑。

虽然那麻袋脏兮兮的几乎都和地皮一色了，但里面鼓鼓囊囊，好似装着什么东西。铁公鸡白手起家，最初发财，就是凭借无意间得了几株成形的老参。他知道那些山民虽然贫困，可常在深山老林里谋生，掘得奇花异草的机会还是有的，只此一节绝不可以貌取人。管这两个小厮贩的是真药假药，拿出来看看也不亏本，倘若是两个骗子，再命人棍棒相加不迟。

这念头一动，铁公鸡就喝退了手下的一众伙计，阴阳怪气地嘿嘿一笑，命人把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请到内堂叙话。

铁公鸡带着心腹账房先生，引着张小辫二人到得堂中，命其余的人都在门外候着，进去关上门来自行坐下，连杯热茶都不招呼，便斜着眼盯着那大麻袋，对张小辫道：“还愣着干什么呀？这里边装的是什么货色？赶紧打开来看看吧。”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虽是心中打鼓，但此时是有进无退了，硬着头皮扯开麻袋，露出里面赤身裸体没有下巴的一具女尸来，说道：“您老请过目……”

那账房先生站得离麻袋最近，他是个老花眼，初时还没瞧清楚，奇道“好大一株人参”，忙举起单片花镜来凑近了细观，一看之下惊得把镜片都扔到了半空：“娘的娘我的姥姥哦，是……是僵尸！”随即叫道，“定是从古坟里刨出来的，好晦气！掌柜的，我这就吩咐伙计们拿绳子，把这两个挖坟穴陵的贼子捆绑了送到衙门发落！”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见大事不好，正要转身破门而逃，却见那铁公鸡并未如那账房先生一般大惊小怪，反而脸上神色变幻不定，忽地站起身来扒开麻袋，上上下下看了看那古尸的体态面容。他虽是昧心的奸狡小人，但医药之道却是通晓精熟，多记得古方，是个识货的行家，看罢点头道：“这是前朝的美人孟呀，你两个如实说，究竟是从何处得来此物？”

张小辫哪懂什么是美人孟，只好一口咬定，是从自家后院里掘出来的，并不知晓来历。村里有博物之人说这是名贵药材，所以才大老远地抬到城里，久闻松鹤堂字号响亮，仁心仁术，童叟无欺……

不等张小辫说完，铁公鸡便“哼”地冷笑一声，笑骂：“一派胡言，瓮冢山附近都是穷乡僻壤，鸟不拉屎的荒凉地界，除了坟头就是坟头，哪会有什么珍贵药材？这分明就是一具前朝古尸。不过



此虽是一件传古的奇物，但值不得什么银钱，灵州地面上除我之外，再没第二个人能识得它。你们能找上门来，也是机巧不过的缘分，所以我就不加隐瞒了，旁的都不提了，不防就此还你们一个公道价钱，谈得拢了，好教你二人得知此物来历……”

孙大麻子还以为铁公鸡肯出大笔银子，心中大喜，也顾不得听他开价，当即就要应允。此时张小辫脑中一闪，想起林中老鬼所说之言：“把古尸运到松鹤堂中，不管他开出多少价钱，都绝不可要，切莫为蝇头小利动心，只讨了他松鹤堂后院的那只黑猫回去便可。埋在灵州城里的金山银山，没有此猫便取不得分毫，松鹤堂里养的黑猫，就是开启灵州秘宝的一把钥匙。”

这正是：“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只言片语，暗藏玄机，信与不信，命从此分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二话 美人孟

且说孙大麻子正要就地要价，把那具僵尸卖与松鹤堂药铺掌柜铁公鸡，却被张小辫当场拦了下来，没让他开口要钱。

张小辫嘻嘻一笑，对铁公鸡说道：“我家这大麻脸兄弟一身顽赖皮肉，掌柜的千万别把他的话当真，小人们每每听说松鹤堂布医施药，以种种善举广济世间的穷人，今日侥幸得了这名贵的美……美……美人孟，收集整理正所谓物归其主，理应拱手献上，又怎敢问铁掌柜要钱。”

铁公鸡是十足吝啬之辈，从不肯轻用一厘一毫的银钱，正筹算着要想个法子谋害掉二人性命，空手得了他们这件“美人孟”，便是一个大钱也不打算给的，此时听张小辫说不要银钱，不觉奇怪万分，他以己度人，越想越是不解，思量着天底下怎会有这等不使本钱的生意？既不开价求财，定是另有所图。

张小辫道：“铁掌柜果然料事如神，您老公平买卖童叟无欺，自是不肯平白收货，可小人们脸皮再厚，也不能昧着良心伸手接您的银子，只好斗胆求取贵宅一件物事。”

铁公鸡眉头一蹙，狠狠盯着张小辫道：“要钱要物还不都是一回子事？你们用不着跟本掌柜兜圈子，有话在此直说，有屁滚到外边去放，想要什么不妨明说。”





张小辫的谎言瞎话张口就来，想也不用去想，当即捏造出一番说辞来，声称在老家瓮冢山一带鼠患成灾，鼠夹鼠药也灭不尽那许多硕鼠，现如今正值战乱，百姓们大多食不裹腹，仅有的一点粮食，还要整天提防被老鼠偷啃了，日子过得苦不堪言。

自古以来，猫鼠便是天敌，居家防鼠多是养猫护宅，但此城方圆数百里的猫儿，皆是灵州花猫，它们都借了老祖宗猫仙爷所留的荫福，一贯好吃懒做，从来不肯捕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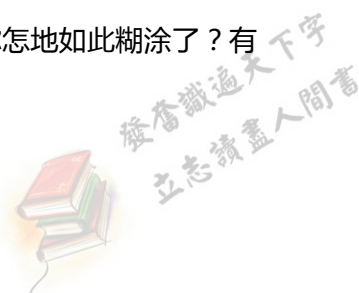
张小辫说他多曾听闻，在松鹤堂药铺后院，养了一只黑猫，通体滚碳绸缎般的乌黑，精神非凡，擅能捕鼠，而且终日不倦，民谚有云“好狗护三邻，佳猫镇三宅”，这黑猫绝不是本地所产花猫之辈可比，他兄妹三人为了清除村中硕鼠之灾，才冒死将“美人孟”带入城内，想以此物换了那只黑猫回去。

原来铁公鸡自家宅中，这些年被老鼠闹得伤神，确实是养了一只黑猫，本意是想让它逮耗子，谁知此猫只爱吃鸟雀，每日里爬树上房去掏鸟窝，从不理会在厨房廊下招摇横行的老鼠。

那黑猫的举动，常常气得铁公鸡翻白了他那对母狗眼，后来找到会相猫的术士一看，才知这黑猫从两眼到猫尾巴尖当中藏有一条金线，只有在星月清光之下方可得见，乃是《猫谱》中有名有号的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，正因有此金线相贯，所以这黑猫并不是纯色一体的黑猫，而是一只正宗的两色灵州花猫。

铁公鸡自打知道此事以后，早就有心打发了这只不中用的黑猫，这时见张小辫愿意用“美人孟”换猫，不免正中下怀，只要是不掏自家腰包使钱，他铁掌柜又何乐而不为？惟恐张小辫变卦反悔，当即便立了契约，命帐房先生到后院去抱了黑猫出来交换。

孙大麻子见状，急得额上青筋突突跳动，把张小辫扯在一旁道：“老三你怎地如此糊涂了？有



道是好男不养猫，好女不养狗，男子养猫不免消减阳刚之气，而女子养犬则添厉气而少柔顺，为何咱们放着现成的真金白银不要，却偏偏讨他药铺里的黑猫？”

可是如今张小辫满身的精神命脉，一发倾注在松鹤堂后院的黑猫之上，认定要得大富大贵，须是忍得这一时刻，岂能象孙大麻子似的受穷等不到天亮？这时候更是心硬如铁，莫说是孙大麻子，纵然观士音菩萨下凡，也劝不得他回头了。

此时帐房先生早已将后院里的黑猫抱了出来，张小辫急忙把眼看去，只见那小黑猫虽是满身疲倦之态，显得不甚机灵，但若以高明的相猫之法细观此猫，自可辨其出众之处。

何以见得此猫出众？有赞为证，真乃“乌龙入眼穿金线，黑云罩体似墨染；爪藏锋锐能翻瓦，尾分七节会掉风”，是灵州花猫中极为罕见的“金丝虎”。

张小辫按捺住心中的狂喜之情，从帐房先生手中接过了黑猫，使出相猫的手段，揪猫耳朵、拽猫尾巴、捏猫骨、数猫坎。他鬼迷心窍，自认为得了此猫，灵州城中那桩奢遮的富贵，定是非他莫属了，却不敢在铁公鸡面前显山露水，只是没口子的称谢不已，假意要带这黑猫回村去捉老鼠，说着话便要辞别离去。

铁公鸡拿黑猫换了美人，也倒是件不费本钱力气的美事。他有心让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回乡后，再多寻几件此等的行货偷运进城，所以并不急于送客，竟然破例命人斟上一壶“高沫”款待，并对他二人说起这美人孟的来历。

一说之下，满座皆惊，你道为何吃惊？原来美人孟是前朝所留，并非本朝之物。这前朝便是明代，说起这明朝，自打洪武皇帝开国定基以来，一度国泰民安，四海升平。传至明朝后期，合该是朱家气数将尽，圣听闭塞，不用贤能，有许多奸臣宦官趁机掌权得势。



朝中的宦官阉党无休无止地搜刮民财，由于这些人都是没有子孙的绝户，所以挥霍受用起来变本加厉，格外丧心病狂。为了满足他们畸形病态的精神需求，发明出了许多穷奢极欲的享乐方式，美人孟便是其中之一。

何为美人孟？顾名思义，这是一件用活人做的痰盂。从使钱买来的奴婢中，选那年轻貌美的，令她终日跪在房中伺候，什么时候听主子一咳嗽，美人立刻张开樱桃小口，接住从主子嘴里吐出去的浓痰，强忍着恶心咽进肚里，这就叫美人孟。

当时的豪族富户对此争相效仿，谁家权势熏天财大气粗，谁家就要摆个活生生的美人做孟。那“美人孟”越是光鲜漂亮，越能显得主人身份显赫，这种风气一直延续到阉党失势，才逐渐废除。

铁公鸡虽然人品卑劣，可他识得历代方物，知道瓮冢山里曾经有前朝的墓葬，明末清初之际被贼人盗发过。他一看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背来的女尸，形态非常奇异，跪地仰首还没下巴，料想是临死前用器械把嘴撬开所致，便估计是墓中陪葬的美人孟。

最近几年，铁公鸡正千方百计收集生前含恨屈死的古尸，见了美人孟，正如苍蝇集腥、恶犬见血一般，但他并非想用僵尸肉制药，而是和张小辫一样心怀鬼胎，表面开药铺，私底下另有许多不能见人的隐秘勾当，怎肯轻易把自家底细和盘托出？他说到后来便有所隐瞒，只告诉他二人：“美人孟其实是具前朝古尸，盗发损毁皆为刑律所禁，咱们寻常百姓要它更是无用。可本掌柜懂得古方，正好要用其肉入药救人，甘愿替你们两个担了这天大的干系。你们切记守口如瓶，回去之后千万不要走漏半点风声，否则免不了要吃官司。”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终于知道了美人孟是件什么东西，心下一阵悚栗，好生作呕，对铁公鸡后边那些话，都听得有几分恍恍惚惚，并未上心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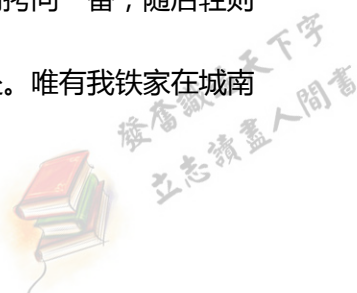
铁公鸡又唠叨了一阵，无外乎是些兜圈子的车轱辘话，张小辫支应了几句。他得了灵州黑猫，不想再在松鹤堂里久留，抱着黑猫又要告辞，临走前向铁公鸡打听了一件事情：“听说灵州城以前有户姓娄的大贵人，娄家的宅子里种了许多槐树，有个别名叫槐园。自打娄家衰败之后，槐园也随着荒废了，想跟您打听打听这座宅子现在还有没有？”

铁公鸡闻言一怔：“娄家后人穷困潦倒，早已将祖宅转卖，槐园如今是我铁家的产业了。你这穷小子打听此地想做什么？”

张小辫只记得林中老鬼嘱咐的事情，是先用瓮冢山里的古尸换猫，然后再到槐园中寻宝，却未曾想到娄氏槐园已然换了主家。他灵机一动，借着铁公鸡的话头说：“眼瞅着天色全黑，城门都已关了，城中又要宵禁戒严，小的们在此无亲无故，只想寻个破庙荒宅对付一夜，挨到天明再做理会。想起听人说起过有座槐园荒宅古旧破败，这才动了念头前去，不承想竟然是您铁掌柜的产业。”

槐园是处古宅，亭廊院落精致典雅，内部多有石、泉、花、木组成的园林景观作为点缀，在当地极具盛名。铁公鸡前几年看中了槐园，巧取豪夺占了此宅，谁想那宅中闹鬼，根本容不得活人居住，偌大的宅院荒废至今。

铁公鸡处处都想占人便宜，他翻了翻眼珠子，心想那槐园凶宅空着也是空着，这几年连打更守夜的都不敢从边上过，更别提再转手倒卖给哪个倒霉鬼了。还不如让张小辫这伙不知情的外来人进去住一住，要是他们命大没死在里边，凶宅的恶名自然是不攻自破，万一被厉鬼索了命去，也只不过是件无头公案。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里，死几个穷小子又算得了什么大事。打定了主意，便大大方方地取出一串钥匙来丢在桌上说：“各道城门早就闭了，掌灯后即便在破庙旧祠周围，也常有兵勇巡逻，如果遇到流民乞丐，多是不分良贱好坏地拿住，先是要当做细作严刑拷问一番，随后轻则丢进深牢大狱，重则当堂毙在杖下。别看灵州城虽大，却哪有容人留宿的去处。唯有我铁家在城南



的槐园大宅，是个人去楼空的荒废所在，里面没甚值钱物事，只是常年无人打扫，有些.....有些个不太干净，你们要是不嫌弃，倒是可以在里边将就过夜。”

张小辫闻言，连忙抓起钥匙道：“不嫌不嫌，我们一向是犯法的不做，犯歹的不吃。倘若在夜里没头没脑地被官军抓住下狱，岂不冤杀了我等安分守己之人，恐怕死后也没处叫这撞天的屈。”他表面上是对铁公鸡一番千恩万谢，心中却偷笑：“别看你铁掌柜奸似鬼，今日却成了张三爷发财登天的垫脚石，现下是一石二鸟，正好带着黑猫进槐园寻宝。”

张小辫心里的如意算盘虽然打得好，但他毕竟没有未卜先知的法子。如果身边真有个能掐会算之人，知道他在槐园中会遇到什么事端，此时肯定要把他拦腰抱住，舍命阻拦。只因他不去则可，这一去就要闯出一场塌天的大祸，直教灵州城里血流成河，城郊野外又添无数坟丘。

欲知槐园凶宅详情如何，留待下回分说。



##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三话 仙祠逸事

话说世间造化变移，兴衰起伏，沧海可以变为桑田，这人活一辈子，他究竟是贫贱还是富贵？从来就没个定数。所以常有许多心怀不足的人，巴盼着撞上一注横财陡然暴富，却不知天底下好人也有穷到底的，倒不如安分守己，随缘度日，图个清静平安。

张小辫偏偏就有些短薄见识，专爱做些小便宜勾当，他发财心切，换取了药铺中的黑猫之后，自以为得计，只道好事全教他一个人赶上了，急于想去“槐园”寻宝，哪还管得了是什么凶宅鬼宅，接了钥匙在手，谢过铁公鸡留宿之恩，便推说天色晚了，和孙大麻子两人匆匆告辞离开。

灵州城在入夜后，便严禁百姓们出门走动，大街小巷里，都有一队队官兵团勇往来巡防。当时城中守军不足，各家各户都要抽丁助防，铁家有一个老仆，被调去充做了老军，专司打更报时，此人熟知城中地形，可以避过夜间盘查，受铁掌柜吩咐，就由他引着张小辫等人前往槐园。

先不说铁公鸡如何处置那具僵尸，单表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抱上黑猫，到药铺外边接了小凤，三人慌里慌张地跟在巡夜老军身后，在夜色中穿街绕巷而行。张小辫嘴皮子油滑，胡乱搭上几句话，就与那老军熟络了，一打听才知道，原来老军随了主家的姓氏，姓铁名忠，从他祖上八代开始数，全是灵州本地人。



铁忠老汉五十来岁，言不惊人，貌不动众，一看就是个忠厚老实的仆役，他穿了一件破旧褴褛的号坎，手里提着灯笼，身上挂着铜锣和梆子，边走边么喝：“平安无事喽……小心火烛呦……”

众人走到一条黑漆漆的巷子中，看似快到地方了，铁忠老汉却忽然停下脚步，告诉张小辫三人：“不是我吓唬你们，灵州城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槐园中确实有厉鬼出没，不知害掉了多少人的性命，四邻街坊无不惧怕这座凶宅，早都搬了一空，这一带除了野猫和老鼠，再没别的活物出没。到了夜间，就连巡逻的团勇们都不敢从周围经过，老汉我说句不中听的，你们几个后生，万一今夜撞上鬼死在槐园里，想找个给你们收尸的人都难。若是听我良言相劝，就趁早去投别的宿处。”

张小辫满不在乎，根本没把他的话说进耳朵里，心想三爷有个浑号唤作“张大胆”，可不是平空搏来的虚名，这些年破庙荒祠没少住过，怎么会怕城里的一处宅院？就对铁忠老汉说：“多谢您老人家好心指点，可是这深更半夜的，城中哪还有别的地方能容我等落脚？小人张三又是个破落户，鬼神不收的贱命一条，所以胆气极壮，随他千妖百怪，我是绝不怕的。”

孙大麻子专爱听这些卖弄豪杰事物的大话，当下也说道：“人怕鬼三分，鬼怕人七分，我辈大丈夫，气吞湖海，一向是行得正、坐得端，胸中又有得是胆量，世间即便真有鬼物，按道理也该是它怕我们。”

小凤自打进城以来，始终担惊受怕，但乡下丫头，也没什么见识，遇到生人时开口说话都难，她看眼前这一片街巷宅院，全是悄无人声，而且黑压压的没有灯火，不由得胆寒起来，正想劝众人别去凶宅，这时忽听得身后屋顶上发出“喵呜”一声猫叫，好不耸人毛骨，吓得小凤险些瘫坐在地，幸亏被铁忠老汉扶住。

张小辫左右一打量，黑夜中却难辨野猫踪迹，只见周围街巷院墙颇有些眼熟，猛然想起来，原来此地正在先前到过的“猫儿巷”附近。





铁忠老汉对小凤说：“莫怕，城里野猫多，尤其是在猫仙祠左近，你们胆大包天竟敢夜宿凶宅，绝不是作耍可以了帐的事。奈何我一介打更巡夜的，口中讲不出什么真实道理，看来是劝不住你们，但眼下正好路此间，总该进仙祠去给猫仙爷磕几个头，让他老人家保佑你们一夜平安。”

灵州有拜猫仙爷的古风，张小辫这三人十分信服，也为了壮些胆色，当下齐声称是，顺路进了古祠，见那堂中神龕里有尊泥塑的神像，青袍长髯，慈眉善目，是个饱学儒者的模样，看神位不是别个，正是在当地屡显灵异的“猫仙爷”。

张小辫等人虽然久闻猫仙爷的大名，却不知这些古迹的来历出处，也从没进仙祠里烧过香，还以为大仙是只得道的老猫。此时一见，不免觉得诧异，但不敢怠慢，恭恭敬敬跪地磕头，在神位前许愿道“小人们都是善男信女，求大仙爷务必保佑弟子们逢凶化吉、遇难呈祥。今后如有寸进，能得些小富小贵，肯定不忘买些咸鱼馒头布施庙中野猫；倘若是猫仙爷开恩，能保佑弟子们有场大富贵，那就要给您老重塑金身、造寺建塔，心意至真至诚，还求仙爷灵验感应。”

拜罢了猫仙爷，张小辫心中好奇，想问个究竟，就跟铁忠老汉打听起来：“小人们一向只听说猫仙是灵州城里的神明，却不知大仙爷得道的这段事迹，到底是出在什么人家？又是怎的起头，怎的了结？”

铁忠老汉自幼就把猫仙当作菩萨佛祖一般来信，见张小辫等人竟不知大仙来历，便责怪道：“你们这些只顾吃闲饭找闲事的光棍没头鬼，空在祠中拜了一回，怎么连猫仙爷他老人家的事也不清楚？”

铁老汉随即讲起经过来，传说都是几百年前的旧事了，早在那时候灵州城里就以猫多闻名，在城外有“鄱雷寺”古刹，乃是南北朝时期所建，多次毁于战火，但事后又都被重建修筑，规模是越来越大，寺中历代都有高僧住持，香火极盛。



曾有一位高僧法号“昙真”，这老和尚活了一百多岁，虽年事已衰，但畅晓佛理禅机，能知过去未来之事，讲经说法时妙语无边，有如口吐莲花，上至达官贵人，下至士农百姓，都将其视为鄮雷寺里的活佛，昙真老和尚不理俗务，每天只在庙堂里焚香诵经。

鄮雷寺庙前有个放生池，当地百姓称其为“鄮雷塘”，是个千年不枯的古潭，绿水幽深，不论天气如何炎热，鄮雷塘附近也是凉意森森。凡是大一点的寺庙里都有放生池，里面养着龟鱼之属，放生池一来有佛法好生之意，二来池中蓄水可以防火，池塘的大小则取决于寺庙规模。常有灵州城里的大猫小猫们来到池前看鱼，猫不会水，它们看着池塘里的游鱼，只能图个水边凉爽，空流馋涎过过瘾，所以鄮雷寺前多有野猫出没，寺中僧人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。

又因庙里的和尚们都吃素，故此附近的野猫只在鄮雷塘前游荡，极少进寺，唯有一只满身生赖起疮的老猫，一连数年，整天整夜地徘徊在这座寺庙里。

扫地的小和尚心善，见到这老猫，就寻些草药给它治疗身上的赖疮，谁知药不对症，猫疮更加窥烂流脓，变得腥臭无比，不用草药倒还好些，那小和尚也就只好不敢再管它了。

这天早上，昙真老和尚在佛堂前讲罢了南无妙法，唤过扫地的小和尚，对他点手指了指伏在对面墙檐上的赖疮老猫，说道：“此物不可再留，你行个方便，替它寻个了断之处去罢。”这意思就是让小和尚找个地方，把老猫宰了，而且还吩咐要在明天天亮之前料理干净，死猫尸体可以埋在后山密林。

扫地小和尚一听吓了一跳，心想师傅一贯慈悲为本，善念为怀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那老猫虽然肮脏邋遢，却不曾惹出祸事，出家人最戒杀生，如何对它下得去手？想要再问端睨，昙真老和尚却闭上双目入了定。



师命难违，小和尚不敢多言，爬到墙上捉了老猫下来，想用手掐死它或是棍棒打死，可都下不了手，最后想来想去，就将老猫抱到放生池边，打算将它扔进水里溺死，犹豫再三，仍然狠不下心肠，他是胎里素，蝼蚁也不肯踩死一只，在心里打定了主意：“佛门静地，岂容杀生害命？”就偷着把猫撵到寺外，见它去得远了，方才回去复命。

等到昙真法师出了定，就在佛堂上召来小和尚，把那老猫之事相问。小和尚谎称已将老猫淹死在鄮雷塘中了。昙真法师斥道：“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当着佛祖的面怎敢口出虚言？”

小和尚大惊，忙在佛前叩头称罪不已，昙真法师道：“你速去捉了那只老猫回来，倘若天亮前还不能将它打发了，你我师徒都要凭添一场孽业……”随后念出四句偈语来，说是“世间万物藏因果，大海浮萍有偶然；生死来去君莫怨，电光石火梦中身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四话 闹宅童子

且说扫地的小和尚领了法旨，匆匆出了山门，一直找到后半夜，总算寻得了那只癞疮老猫，将它抱至鄱雷塘边，叹道：“叵耐①你这业畜不晓事，不知怎的得罪了老禅师，却要着落在小僧身上，今夜不得不结果了你的性命，这就念经超度你去往西天极乐世界了……”随即硬起心肠，将老猫投入潭中溺死，又捞出死猫尸体，埋在了后山密林，这才回转寺庙，向昙真长老复命。

常言道“入门休问枯荣事，观看颜色便得知”。昙真长老一看小和尚的神色，就知他已将事办妥。他见此时光光大亮了，就问小和尚是如何将猫了断，当时是否天色未明？

扫地的小和尚破了杀戒，心中多是恍恍惚惚的，隐约记得淹死老猫之时，似乎是东方刚动，城门也还未开，当着昙真长老面前，不敢再有什么隐瞒，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。

昙真长老听罢，心想“看来此乃天意，人力不可强求了”。此前只因禅机不可明言，难以对扫地小和尚直说，所以不能如实相告。原来佛家讲个因果循环，那只满身癞疮的老猫虽是坠在畜生道里，但它生来带有道行。每到鄱雷寺中有僧人焚香诵经，敲木鱼的声音一响，老猫必定闻声而至，伏在堂前檐下聆听经文。

昙真长老慧眼相看，知道此猫是一身道骨，成不了佛，但佛道众生，皆是眷属，它听经多年



早晚会有一段善果，只不过还要投胎在人间有些作为才能得大道。正值头天夜里，灵州城有位产妇临盆，胎儿横生倒长，产妇性命垂危，眼瞅着就要呜呼哀哉一尸两命了。接生婆和乳医束手无策，空自焦急。

外人不明就里，只有昙真长老一人清楚，此猫不死，彼妇不产。这才命小和尚与那老猫行个方便，但是未承想，阴错阳差地误了时辰，如今只能看这老猫自己的造化了。

当天早上果然有谭员外家喜得贵子，取名为“百徵”。谭家是灵州城中有名的书香门第，到了谭公子这代，已是人丁不旺，千顷地里只有他一根苗。谁知这小公子自生下来起，就全身生疮，遍求名医也难以治愈。好在此人生来聪颖，读书过目不忘，年轻时有意考取功名，但他学问虽然到了，福气却不到，任凭胸中锦绣，笔走龙蛇，总是没有登科之命，每次皆是名落孙山，好在家产殷厚，不必为生计担忧。

谭公子有一个怪癖，他平生酷爱养猫，各种《猫经》、《猫谱》从不离手，还常常花大价钱，从两粤之地请人过来相猫。他在功名场上屡试不中，心意渐渐淡薄了，此后更是将全部精神命脉，都倾注在了养猫这一件事上。他散尽家财，整日与群猫为伍。

灵州自古便有老猫能通人言的传说，谭公子逢猫就问：“汝能言否？”看到屋顶有野猫经过，也要追着问：“瓦上郎君留步，你可能通人语？”可不论家猫、野猫，向来没有一只肯理睬谭公子。他的这些怪异举止，被邻居家人看在眼里，也多以为谭公子是失心疯魔不可救药了。

有一年谭公子在城郊野外闲走，遇到一只形态罕见的四耳花猫，正伏在树杈上呼呼大睡。此猫全身酒气冲天，似乎是刚从什么地方偷酒喝过，醉卧在此。谭公子擅能相猫，一眼就瞧出此猫绝然非凡，似乎是只脱化来的四耳仙猫，不知何以如此。他看得好奇，就坐在树下想要看个究竟，直等到夕阳西下，那只四耳猫方才醒了酒，对树下的谭公子看也不看，打个哈欠溜下树来，摇摇摆摆地



径自去了。

谭公子跟在四耳猫身后进了深山，这一去就是十几年，外人都道此人早已死了。谁知谭公子在山里却有一场奇遇，至于他究竟遇到了什么，却极少有人知道。只知他从山里出来之后，身边就带着一只四耳花猫，时常呼朋引类，聚集大群野猫招摇过市，沿街叫卖“猫儿药”，号称能治百病。

世人多将他看做疯子，谁肯吃他的野药？但也有些行讨的乞丐，病入膏肓却无钱看病，只好拿他的猫儿药来吃，总强过活活等死做了“路倒”。谁知竟然是药到病除，被他治好了许多疑难杂症，活人无算，一时间声名大著，远近相闻。

那一年灵州城发生了百年不遇的大旱，土焦田裂，河港枯竭，不仅河里没水，水井也多是枯的。百姓们为了取水，把井打到十几丈深，都见不到一丝潮气，天空上一轮红日炎炎相照，毒火相逼，不知渴死了多少穷苦人，酷暑更使尸瘟蔓延。原本的富贵盛地、繁华之乡，在旱灾中几乎变为了一座死城。

满城的官吏百姓，都聚集在龙王庙前祈雨，那庙里虽然供养着五湖四海的行雨龙王，却没一个显灵落雨。这时谭公子带着群猫来到龙王庙前，告诉众人，龙王庙大殿梁柱中生有“火蚕”，吸干了地脉中的水气，若不拆毁庙堂，旱情便不会缓解。

灵州军民虽是求雨若渴，却哪敢做此亵渎神明之举，谭公子之言触了众怒，被逐出城去。当夜，城中龙王庙发生大火，被烧了个片瓦无存。有人见到是几只野猫推翻了庙中的灯台，引起火头，料来也是出于谭公子的指使，正要将他绑到衙门里问罪，谁知蓦地里一声惊雷，四野阴云聚合，从空中降下一场甘霖。

众人这才知道旱祸果真起自龙王庙，先前是错怪好人了，此后更是将谭公子视做活神仙一般。



灵州城内不分男女老少、贫富贵贱，人人争服谭家猫儿药，以求延年益寿、家门平安。除却行医施药之外，还有人问他休咎祸福，所问之事，无不奇中。又过了数年，谭公子带着四耳猫离开灵州城出外云游，最后不知所终。

灵州百姓都说他得道成仙去了，就在城里建造仙祠供养灵州花猫。自打猫仙祠建成后，香火旺盛，数百年不衰，常常都显出许多灵异，当地拜猫之风从此兴起，因此留下这段逸事至今。猫仙古迹，真真假假，奇奇怪怪，当世罕闻，各地少见，虽是说来好听，却未必都是属实，传说中涉及了“释、道、儒”三教六众，也是本地民风使然。

老军铁忠对此深信不疑，他指着巷子深处说：“槐园老宅就是在龙王庙旧址上所建，向来是处凶宅鬼府。你们前去过夜，务必多加小心，但盼着猫仙爷显灵，保佑你等平安无事。我是年老胆薄，不敢再往前边相送了，咱们就此别过。”说罢，他借了一只灯笼给张小辫三人，就佝偻着身子转身离去了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都是有些泼皮胆量、泼皮手段的人，满脑子想着到槐园中发笔横财，根本不肯将铁忠的话放在心上，带上小凤和黑猫，提着灯笼放开脚步，径直来到槐园门前，取出钥匙开了大锁。只见里面好大一座园子，门第森严，屋宇连绵，虽非天上神仙府，也是人间富贵家。

天黑后的槐园中静夜沉沉，四周皆是悄然无声，唯见头顶明月高悬，脚下银光泻地，园中的庭廊水榭、楼台花木，在月影之中看起来显得分外清冷凄凉。张小辫到得此处，心中也自打鼓，林中老鬼只说带黑猫进这凶宅，就能挖出金山银山，其余细节却未做交代。不知究竟要如何作为才能取了那桩富贵。此行是凶是吉，还要全看张三爷自己的造化。

眼见这座槐园楼阁院落众多，不知该从何处着手，只得先打开正堂屋门落脚。但见楼中蛛网闭户，灰尘满布，是个久无人登的所在。房里的家具摆设，早被搬了一空，三人找个角落，胡乱收拾





扫抹了一番，就在屋中分吃剩下的几块干粮，想要先填了肚子，再到园中各处巡视。

白天奔波多时，三人都已饿得很了，此时狼吞虎咽，谁也顾不上说话，正吃着半截，就听后宅里传来一阵孩童啼哭之声。哭声凄惨飘忽，时远时近，那黑猫极是警觉，它原本蜷伏在地，此刻听到响声，猫耳朵一动，噌地蹿了起来，猫眼充血。它如临大敌，显得十分惧怕。

张小辫听得真切，又是出乎意料，不免又惊又奇，险些被嘴里的干粮一口噎死。他翻着白眼好不容易才强咽下去，暗骂一声作怪了，在这荒园废宅里，怎会有小孩哭泣？

小凤被那阵揪人心肺的哭声所吓，惊道：“莫非是凶宅里有小鬼作祟？”张小辫抱起黑猫来，对小凤说道：“怕什么？黑猫、白狗专能辟邪。纵然是厉鬼，也要惧怕它们几分。听这哭声有异，也说不定是园中埋藏的银子成精了。”

孙大麻子说：“世上之所以会有鬼魅妖邪之物，多是因为人心不平。所谓一正压百邪，倘若问心无愧，就算真是闹鬼又有什么可怕？”说话声中，他便抄起杆棒在手，壮起一身虎胆，当先循着哭声找向后院。

后院是片荒废园林，种有数百株刺槐，如今这些槐树多半都已枯死了。枯树在月光下枝杈戟张，犹如一片片狰狞的鬼影。满院子全是没膝深的荒草，草窠墙缝中没有任何蛙鸣蚓叫之声。一派死寂中，只有那断断续续的小孩啼哭声，不时从草木深处传来。

早年间曾有许多埋银化物的传说，说是大户人家深宅大院，地下常会藏有隐秘的银窖，埋下许多金银财宝，以防后世子孙坐吃山空。但是把银子埋得年头太久了，物老生变，就会变化成人形作祟，民间称之为“银魄”。张小辫财迷心窍，认准了凶宅藏银、荒园埋宝，思量着那哭声定是积银之兆，挑起灯笼，放开脚步拨草折枝，径向槐树丛中走去。



孙大麻子也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糙人，仗着会些拳脚，抡着杆棒同张小辫并肩上前，正待打它个“棒开方舒五内愤，棍发助得一身威”。谁知拨开面前一片枯枝败叶，却见到古槐丛中竟有一座两层的木楼，碧瓦朱漆，楼阁玲珑，门窗却都不全，显得破败颓废。小儿啼哭之声正是从此楼中传出。

三人在楼前站定了脚步，耳听哭声甚近，触人心神，皆是又惊又疑，正拿不定主意，是否要闯进去看个究竟，就见楼中黑暗处，有团白花花影子在缓缓蠕动，恰好是月光照不到的所在，看不清是个什么事物。

有道是财迷人眼色乱心，张三爷是穷神转世，眼里只认得一个财字，哪里晓得此间厉害，问声：“谁家孩儿死得苦恼，在此哭闹不休？”举着灯笼往前一照，三人都借着灯光看得真真切切，不看万事皆休，一眼看见了，顿时惊得心酥脚麻，不知自家身子是横是竖了。

原来黑洞洞的楼阁中，哪里有什么银精银魄，只趴着一个白白胖胖的童子，仅有八九个月大，全身上下一丝不挂，在脖子上吊了个长命银锁。那童子正自号啕大哭，嗓子都哭哑了。它见灯笼晃动，立即转悲为喜，竟然“咯咯咯”地怪笑起来，一阵风似的朝着楼口爬将过来，须臾之间便已到了张小辫三人面前。

有道是：“娄氏槐园藏凶灵，三更半夜索命急。”欲知张小辫等人在槐园中有哪些险恶遭遇，且留待下回分说。



##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五话 筷子楼

有道是“从来人死魂不散，何况死得有冤屈”。且说正值深更半夜，却从槐园孤楼中爬出一个头扎红绳、颈挂银锁的童子，张小辫三人好生吃惊，目瞪口呆地怔在当场，魂魄都从躯壳中蹿蹦出来，不知飞往哪里去了。

这时那黑猫似乎也有感应，突然“喵呜呜”叫了几声，黑夜里一对猫眼精光暴增，闪烁如炬。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正没摆布处，听到旁边猫叫，直如雪水兜头泼身，当即回过神来，心道娄氏槐园果然是个极凶险的所在，若被屈死的小鬼缠上，恐怕这辈子再无翻身出头之日。

灵州当地是十里不同乡、五里不同俗，但黑猫辟邪驱鬼的风俗却是自古已有，无人不知。张小辫念及此节，正想把黑猫扔出去抵挡，一不做二不休，这叫做先打后商量。可是却见眼前一花，那全身光溜溜的孩子从面前一闪而过，转瞬间踪迹全无。楼堂深处黑漆漆的暗不见物，竟不知躲去了什么地方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又惊又奇，不知是什么直娘狗日的邪祟事物如此作怪，凶宅里还真有鬼魅不成？但他们心中认定在槐园中埋着金银财宝，正在兴头上，人住马不住，如何肯善罢甘休？当下挑起灯笼，要壮着胆子去楼中一探究竟。



小凤可没他俩这等泼皮的胆识，见楼中闹起鬼来，先自慌了手脚，加上终日里担惊受怕，又不曾吃过什么正经东西，身子极是虚弱，顿时一头栽倒，人事不省了。

孙大麻子是个仗义的人，见小凤倒地不醒，赶紧回身把她架住，招呼张小辫道：“三弟，小凤这妮子吃不起惊吓，再不管她可就要出人命了。”

张小辫跺足骂道：“这寡妇偷汉养出的贼妮子，专坏三爷的好事！”但他见槐园中凄风凛冽，怨气弥天，心中不禁发毛，独自一人万万不敢涉险进楼，只好和孙大麻子抬了小凤，一道烟似的往门外便跑。

谁想这一跑就成了热地上的蝼蚁——半刻也立脚不住。但见天上已是黑云遮月，四下里阴风飒然，那荒废寂静的槐园之中，枯枝乱杈摇晃作响，深夜听来，好似有无数小孩子躲在各处角落里不住啼哭。偌大的一座姜氏废园，竟没半个安稳去处，只得夺路出了大门，直逃至街首的猫仙祠才停下脚步。

夜深后，这古祠中常有大群野猫聚集。野猫们伏在梁檐屋瓦上，好奇地打量着三个不速之客。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搭着手，把小凤抬到积满灰尘的供桌上，又是掐捏人中，又是顺气活血，好一番忙活，才算把她救得醒转过来。

小凤仍是面无人色，刚醒来就哭道：“你们两个都被鬼迷了心窍了？那座大宅子里也不知出过什么血案，使得阴魂缠绕不散，竟至显出如此凶相来。如今留下性命逃出来便好，千万别再回去找什么金银财宝了。”

孙大麻子说道：“看来阴魂厉鬼果真是有的，而且那小孩子死得煞是不平，恐怕也没个亲人得知，使它至今不得超度，说不定有什么滔天大变千古奇冤在内。既然令我等撞见了，自然要还它一



个清平公道，岂能袖手旁观？小凤妹子你是个女子，不必担这样的风险，只须留在此地等候，待俺同张三弟再去探个究竟。”

张小辫虽比那二人小了一两岁，但论起看景生情、随机应变的见识和急智，却远远胜过同辈许多，常有些自作聪明的念头。他此时细细回想，除了在孤楼中见到一个童子，槐园中好似还有许多小鬼夜哭，动静极不寻常。若说凶宅中闹鬼，那也是在情理之内，但槐树丛中死了这么多小孩，就显得大有古怪了。

按道门里的讲头，童子闹宅乃是家破人亡的兆头，不过槐园之事大有蹊跷。张小辫幼年时曾随一位老道云游卖卜，自小耳闻目染，知道许多方外之言，又对金棺墓中遇仙之事深信不疑，连做梦都想在槐园中得上一注横财。

灵州是有千年历史的繁华古城，自古便有许多奢遮的富商大户，因为在旧社会，许多财主都有埋金藏银的习惯，所以老宅埋钱的传说数不胜数。金银埋在地下年头多了，就会结成精怪，所谓物有其主，也只有遇到真正有命收这笔钱财的人，才会显出灵异。

据传在前朝永乐年间，灵州城里也有一座闹鬼的荒宅。有个外省来的落第秀才，身家贫寒落魄，又无从投奔，整天只能依靠替人写信为生。一天天降暴雨，穷秀才无意中躲进鬼宅。他初到此地，自然不知厉害，见房舍齐整，就夜宿于此。

谁知到了晚上屋里就开始闹鬼，床头的蜡烛无缘无故就亮了起来，从门缝里钻进一群满身素服的小人儿，身高尚且不足一寸，男男女女皆有，前呼后拥地抬了一口小棺材，敲锣打鼓地边哭边行，正从秀才床头经过。

那秀才见状惊得呆了，不知是什么怪物，只得侧卧在床上不敢稍动。却见一众出殡发丧的小人



儿走到床头，忽然停下脚步止住悲声，一个个挤眉弄眼，凑到一处嘀咕起来。秀才听在耳中，好像是他们在问：“今天这屋里怎么有生人气？”

秀才正自惊骇莫名，忽见人丛中走出一个披麻戴孝的小妇人，虽只盈盈寸许，但浓妆艳抹，身态婀娜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谁知她爬到床上，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当即指着秀才鼻子破口大骂，污言秽语句句歹毒。

秀才向来文弱，虽然莫名其妙地被骂了个狗血淋头，却根本不敢还口，只顾求饶讨命。一众小人都上前来，七嘴八舌地放出狠话，声称这仙宅岂是凡夫俗子能随便进出的所在，非要把秀才生吞活剥了才算解气。

在秀才苦苦哀求之下，才有人说：“想活着回去原也不难，只是我家主子日前驾鹤西游了，现在发送的灵柩在此，你这穷酸到棺前磕几个响头，再喊两声好听顺耳的称呼，逗得咱家主母一笑，就先饶了你的性命，只痛打一回了账，权且寄存你这颗驴头在颈上。”

秀才见有活路，哪敢不遵，当即起身对着小棺材恭恭敬敬地磕头，口称：“大仙爷爷。”

一众戴孝的小人儿似乎有意刁难，连连摇头道：“咱家本就是神仙，大仙的称呼虽然尊贵，却一向听得腻了，没什么新鲜。”

秀才唯恐它们反悔了要生吞活剥自己，赶紧又改口拜道：“贤大王灵柩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”

发丧的小人儿们顿时大怒：“称大王绝然不妥，大王之尊尚不如大仙，你这穷酸敢欺吾辈无知？”

正所谓“运倒奴欺主，时衰鬼弄人”。那秀才一向是窝窝囊囊逆来顺受，被别人欺辱时从不敢说半个不字，只好再次告饶道：“列位仙家恕罪则个，小可实在想不出别的称呼了，难道……难道竟要称万岁爷才合心意？”



那些穷凶极恶的小人儿们仍然不依不饶，纷纷说：“万岁爷是皇上的称呼，吾等位列仙班，怎会喜欢俗世君王的名号。看你这厮倒不像是个不可救药的\*虫，如今教你一个乖，不妨尊我家主子一声至圣至贤老夫子。”

这回轮到秀才生气了，原来他读书读得迂腐了，不懂世故高低，只知尊师重道，把圣贤书看得比自家性命要重万倍，先前苟且求饶也就罢了，一群妖物怎敢妄充儒道圣贤？他闻听此言，当时就火撞顶梁门，心中动了无名之怒，一跳蹦起多高，脱下鞋子擎在手里，骂道：“我日你们先人，真是有辱斯文！”喝骂声中抬手抡起破鞋来，往着人堆儿里便砸，把棺材灵幡多打散了，那位为首的主母，当场被烂鞋底子拍作了一团肉饼。

那些抬棺哭丧的小人儿大惊失色，同时奔向门缝往外逃窜。秀才恼得很了，莫道老实人好欺负，把老实人逼急了更可怕。只见这秀才真似困水蛟龙遇云雨，狰狞虎豹露爪牙，发疯一般追在后面只顾打，直赶到厨房灶间，就见那些小人儿，都钻进一口水缸的裂缝里不见了踪影。

秀才打得顺了手，就势砸破水缸，却见缸底早已漏了，缸内空然无物，只接着下边藏的一个地窖，里面装满了金元宝。再回刚才睡觉的房间去看，也多是黄白之物，这才晓得是金银之魄物老成精作怪。他记得孔子曾曰“物老为怪”，自己每每难解其意，原来真有此理的。看来古人诚不欺我，合该他命中容得下横财，也算物遇其主，最后竟借此得以暴富。

这件事在灵州城里广为流传。张小辫此时说将出来，只道那槐园中出现的异状，多半同属此类，也是埋了什么财帛，却不知是何等珍异宝货，竟能化为童子模样在夜间出没，再不赶去将它掘出来，怕是早晚便要成仙成魔，可就再也无迹可寻了。

孙大麻子性急，恨不得立刻探明真相，张小辫更是受穷等不到天亮的脾气，二人都觉得小凤是天生贫贱之命，命薄之人纳不得大财，就将她独自一个留在庙中等候，然后收拾灯火，把正同野猫





们厮耍的月影金丝虎捉在身边，两人一猫再次回去槐园寻藏掘宝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狠下心肠甩脱了包袱。估摸着快到四更天了，天亮后铁掌柜必然要来收钥匙，容不得再多耽搁，真是“心急忙似箭，足底快如风”，二人当下一溜小跑着回到槐园旧宅门前，按原路找到后宅树丛中的孤楼。那楼中此时是鸦雀无声，也不见半个人影。

二人一前一后提灯摸进楼中，就觉落足处不太对劲，像是有什么东西硌脚，按下灯笼来一看，就见房中地上散落着许多筷子。这些筷子杂乱无章，不仅有新有旧，更是根根不同，连双成对的都找不出来。有平民百姓家粗糙简朴的，也有那富绅大户家精制考究的，只粗略一看，就有犀角的、乌木的、竹子的、象牙的、包银的种种材质。

张小辫心下惊疑起来，槐园中怎有这许多乱箭般的百家筷子？一时不得要领，只是隐约觉得不妙，便举灯笼在周围照看。这时忽听得身后有一阵小孩子的哭泣之声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全没料到，不禁有些吃惊，急忙循声去看身后，一看更是惊奇。原来门后角落里有个地洞，洞口宽可容人，里面深不见底，把手往近前一探，冷飕飕的阴风袭人，哭声就从洞中断断续续地传将上来。

张小辫紧紧抱住黑猫凑到洞口向底下张望，这孤楼中格外黑暗，若不走到近处，就不会轻易发现门后地上有个大窟窿。黑猫到了洞前越发显得不安，猫尾巴上的绒毛都竖了起来，“呜呜”低叫着想挣脱下来远远逃开。张孙二人却未留心于此，反倒在想：“先前那光屁股的小孩儿，可能就钻到地洞里去了，此间究竟是个什么所在？”又寻思：“男儿若无富贵志，空负堂堂七尺身，如今说不得了，这里边就是森罗阎魔的鬼殿，也要先进去探它一遭再做道理。”

他们这等穷怕了的人，以为有桩富贵近在眼前，那就如同是苍蝇逐臭，心里动了大火，还有什么事是不敢做的？“生死”二字早已置之度外了，立即循着哭声，提灯钻进洞中，却不知这一去，竟是“自找吊客凶神难，身陷丧门白虎灾”。



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六话 猫儿眼

书接上文，话续前言，说的是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这两家伙，都是胆大顽赖的游侠之徒，向来不知天高地厚。他们见楼内地面上有个黑洞洞的大窟窿，便以为是找到了槐园中埋藏金银珠宝的密室暗道，忍不住心中窃喜，哪还管它什么七长八短三七二十一，当下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，挑着灯笼摸进了地洞。

地洞下果然是处宽阔曲折的暗道，遍地都是碎土烂泥，还有许多到处散落的筷子，周围又有无数大小各异的洞穴交错相连，洞壁上凹凸不平，走势高低起伏，忽宽忽窄，挖掘得甚是粗糙简陋，毫无章法可言。

张小辫见槐园下边有如此一处迷宫般的所在，不禁暗暗咂舌，低声对孙大麻子说：“多半是娄家老宅底下埋藏的珍宝年头太久，才使得它成精成怪，变成了光屁股童子，在楼根里乱刨乱钻。听我以前的老道师傅说过，那一千载的枸杞根须能变做小狗，长了一万年的人参可化为女子，却不知槐园里究竟藏了何等奢遮的宝物，竟能有这般灵异？要是能教咱们兄弟找出来，你我二人可就是当今灵州城里的邓通和沈万三了。”

孙大麻子喜道：“邓通和沈万三可不得了，俺也多曾听说过他们两家财过北斗，乃是富甲天下



闻名四方的古人。咱只要能及得上沈老爷家底的一半，每天都有烧鸡和猪蹄子啃，就该心满意足了。”

张小辫笑道：“麻子你这真是寒酸的见识，只晓得啃烧鸡啃猪脚。咱们要是能有沈万三的一半家业，便是让你整日龙肝凤胆的大吃，也花销不尽那许多钱财。”

别看孙大麻子大字不识几个，但他和张小辫平时喜欢跟着草台班子听书看戏，没事自己还喜欢哼哼两句，一肚子民间小唱本。当时的地方戏文里，有一出戏叫《招财进宝》，演起来很是热闹，表的是各朝各代的降世财神，凡是逢年过节或是喜庆摆设，需要找彩头的场合，都会请戏班子来演这出戏文。

那邓通是汉代的人物，曾被皇帝封赏铜山，可以自行采铜铸钱，有道是“多少金钱满天下，不知更有邓通城”，说的就是此人铸钱之地。沈万三则是元末明初时期的江南巨富，传说明太祖朱元璋开国建都，都要向沈老爷借钱造城，真正是一位富可敌国的大财主。

这两位古人，历来被老百姓看做是财神爷投胎转世下凡尘，要是拿现代的话来说，就是被视为发财致富的偶像了。所以即便是孙大麻子和张小辫这等无家可归到处乱撞的穷小子，也对邓沈二公在戏文评弹中的演义事迹耳熟能详。他们连做梦都想当一回同样的豪富人家，却不知那邓通、沈万三两人，到最后都是没得着好结果的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各念了几遍“猫仙爷和各路财神老爷们保佑弟子大富大贵……”当下抖擞精神就要寻宝，奈何楼根暗道里的洞口极多，看得人眼花缭乱，一时竟不知该向哪里寻找，正没举措之际，隐隐听到深处有孩儿啼哭之声。二人听到动静，赶紧矮身钻洞，循着哭声向前找去。

张小辫虽然财迷心窍，但他毕竟是偷鸡摸狗的老手，端的有些个贼智和贼见识，晓得要给自己留下后路以备脱身溜撤。他见槐园下边的暗道错综复杂，就先将那只黑猫揣在自己怀里，让孙大麻

子用短棒挑了灯笼在前开路，他则跟在后头，手掌和膝盖撑着地，边爬边把地上散落的筷子收拢起来，顺手铺排成一字长蛇之形当做路标，以防回来时找不到路困死在地底。

那只黑猫的胆子不大，不知被什么东西吓得瑟瑟发抖，似乎预感到大祸临头，此时蜷缩在张小辫怀中一声不出，仅露出两个精光闪烁的猫眼，惊恐地盯着四周。

张小辫暗自抱怨从药铺中换来的这黑猫没用。《云物通载》遍述世间万种生灵，正所谓猫有猫谱、犬有犬经，其中的《猫谱》一篇里写得十分清楚，古时灵州产黑猫极佳，名为“月影乌瞳金丝猫”。这种黑猫金丝穿眼，全身柔若无骨、轻如御风，能够翻瓦跃墙，是爬壁上树、捕蝶捉雀的能手，更可以入户进宅偷金窃玉。此猫行动之际，敏捷轻盈如风，即便是光天化日里在众人面前来来去去，人们也仅见其影，不见其形。

但灵州城有拜猫仙的风俗已久，所以当地的猫儿，不论家猫、野猫，尽是又馋又懒。张小辫千辛万苦找来的这只黑猫，就是一只名副其实的懒猫。虽然身为罕见的纯种月影乌瞳金丝猫，但它祖宗早在几百年前著称于世的那套本领，到它这早已全部失传了，只留下些爬树捉雀儿的微末能耐。

张小辫还记得前些天在金棺坟贵妃墓里，林中老鬼曾嘱咐他道：“你想到槐园凶宅里取桩大富贵，必须先到松鹤堂里，用僵尸美人换来他家养的那只月影乌瞳金丝猫。没有此猫相助，槐园中所藏的金山银山就拿不到一厘一毫，切记，切记。”这些话早被张小辫当做圣旨箴言一般，牢牢印在脑中，在睡梦中尚且不忘反复念叨。如今黑猫和槐园里的暗道都找着了，但林中老鬼当初却没说究竟如何用黑猫取宝。

张小辫心想，所谓天机不可明言，即便是遇到仙人指路，他们给凡人指出来的道路，也多是在云里雾里，还要靠自己参悟破解才能领会。他胸中见识毕竟有限，连日里搜肠刮肚，也只推想出八成是要用黑猫的“猫儿眼”辟妖克邪。此猫虽然懒散，取宝时也未必没有它的用武之地，眼下尚未



探明槐园地下究竟藏了什么事，自然不肯轻易放黑猫逃回去。

他心中胡思乱想，在狭窄的暗道里钻出数丈，忽听前边水流轻响。孙大麻子也停了下来，原来洞穴走势虽然逐渐宽阔起来，延伸到一处大空洞里，但前边有条深不可测的阴河拦住了去路。槐园中造有大片景致巧妙的亭廊水榭、楼台殿阁，如今园内的几座水池泉眼虽已干涸了，但地下水脉尚存，而那孩儿的呜呜啼哭之声，就从阴河对面的黑暗处传来。

地底洞窟的暗河两侧阴风凜然，小孩的哭声断断续续，好像离得并不太远。张小辫长这么大，从没听过如此凄惨的哭声，听起来喉咙多半都哭破流血了，心下不禁发虚，为了给自己壮壮胆子，就朝着对面的黑暗处骂道：“操你们祖宗十八代，可听过你家张三爷张大胆的名头？想是你们这些金精银魄有了几分道行，竟然知道今晚要被三爷挖回去，就躲在黑处鬼哭神号地吓人，却不知你家张三爷是铁石心肠的狠角色，岂能怕了你们这点小动静。”说罢他就伸手去揪怀中黑猫的尾巴，想让黑猫在此处叫唤几声，把那些金银财宝变异出的妖物吓回原形。

孙大麻子心中正直，见不得天下有不平之事，听到哭声泣血，显得好生可怜，不像是有意吓人的动静，便拦住张小辫说：“不对啊，三弟你仔细听听，这分明是小孩子在哭，莫非真有鬼魂诉冤？要托咱们替它洗刷生前冤屈……”

张小辫道：“一两岁大的小孩儿能有什么冤情？肯定是有件珍宝聚住了天地间的五行灵气，又躲在地下千年百年，才炼成了孩童之形。这会儿子趁它道行不深，还只会啼哭爬行，正可抓住它换桩富贵回来，否则再等些年，让它得了大道，咱们哪里还寻得到它的踪迹？”

孙大麻子摇头不信：“这小孩也许是被人抛弃饿死在地洞里的……”他一琢磨推测得不对，又说，“可是颈中挂着银锁，也不像是穷人家的孩子。那多半是被谋夺他家产的奸人偷拐到这里害死的，自然是有满腔怨恨。想不到天底下竟有如此不平的事，真教人气炸了胸膛，总之你我兄弟二人绝不



能袖手旁观。”他本就是不信邪的莽撞人，自道“身正不怕影子歪，脚正不怕鞋歪”，而且深信“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夜半不怕鬼叫门”之理，所以向来不惧鬼怪，这时犯了牛脾气，把麻虎脸一绷，硬说那小孩的哭声是鬼魂申诉冤屈。

张小辫嘴皮子虽然滑溜，却也说不过他，心想：“不管它是鬼是怪，还是什么宝物成精，反正都得等到近前才能看个清楚，此刻同孙大傻子在这掰扯不清又有何用？”当下也不再多说了，见阴河水深难涉，二人只好想办法绕路过去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打算找个水流狭窄的地方，然后纵身跳过去，当下沿着河水又走出数丈，就觉得脚下筷子越来越多，借灯笼的光亮往四周照，凹凸起伏的地面上，同样散落着许多杂乱无章的筷子。

木筷、竹筷都是居家过日子最寻常不过的事物，寻常到什么地步呢？就好比有飞贼走千家过百户，行偷窃的勾当，一天误入了一户穷人家，发现四壁陡然、缸中无米，根本没有东西可偷，但贼不走空的规矩不能坏了，只好抽几根炕席里的烂稻草偷走。即便如此，梁上君子们都绝不会去拿人家碗柜里的筷子，因为干稻草能保暖，凑多了还可换钱换物，却从没听说有人肯出钱，来买穷人家用过多年的几根破烂筷子。

洞窟里的筷子各式各样，显然不是一家之物，乱箭般的也不知有几千几万支，谁会吃饱了撑的把这些筷子拿到地洞里？张小辫想破了脑袋也猜不出其中名堂，只好见怪不怪。他又向前探了几步，却见地洞深处的水面上，横跨着一座桥梁。

那桥通体都用筷子搭成，虽然筷子有长有短，材料新旧各不相同，但粘合得甚是坚固平整，桥面微成拱行，宽不足两尺。挑起灯笼来照向筷子桥对面，原来黑暗处还藏有一座城门楼子，也是全部用筷子拼造而成，显得极不工整，可是形神兼备，也有城门、城楼，那敌楼上竟然还留有数十处





观敌的箭窗，两侧都是由无数筷子搭建的城墙。

这座筷子城和城前的筷子桥，远比真正的城楼桥梁微小得多。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提住一口气踩着筷子桥，能够勉强过河通行，但到了城楼下，才发现那城门根本就不是给人走的，城门洞比起狗洞来也大不了多少。

筷子城城门大开，只闻一股股刺鼻的腥风从中飘出，异臭扑面触脑。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赶紧扯块衣襟，裹住口鼻，遮掩了呼吸，再看那无数筷子搭建的城楼子底下，遍地都是残骨狼藉，都被啃得稀碎干净，白花花的没剩半丝皮肉，分不清是人骨还是兽骨。二人心下大惊：“姜氏槐园底下究竟是个什么所在？怎会有如此奇怪的一座城子？筷子城里住的又是哪个？”

此事完全出乎意料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虽然胆大，也不敢立刻轻举妄动，屏住呼吸趴在城门洞前，偷眼向里边张望。只见那筷子城中灯火通明，一排排屋宇连绵不绝，全是用五花八门的筷子搭成的房屋建筑，阴森的街道又宽又深，可城中的楼阁房舍都是小门小户，虽和人间无异，却也只有猫儿能住，那小孩的哇哇大哭之声就从中不断发出。不祥的哭泣声诡异莫名，听得这二人一猫的全身皮肤上，都立刻结出一片片毛栗子来。筷子城中的情形非同小可。

这正是：“听来惊破英雄胆，看去吓残壮士心。”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七话 清蒸活人

上一回正说到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人，夜探槐园的地下暗道，在洞窟深处发现了一座全部用筷子搭造的城门楼子，他们心中惊疑不定，便拿衣服遮掩了口鼻，哈着个腰，蹲在筷子城的城门洞前，偷眼窥探那城中的动静。

张小辫裹在怀中的那只黑猫，虽然胆小，却也好奇地探出脑袋来，一对猫眼滴溜溜乱转，同它的两个主子一起，打量着筷子城里的情形。

只见那城中街巷房舍的格局，都与灵州城没什么区别，只是尺寸极其微小，活像小孩子玩家家酒的摆设。也不知使用了人间的多少筷子，才搭造出了这座筷子城。

再看城中街市上，更是一派灯火阑珊的景象，在街头巷尾点了许多蜡烛，灯光朦胧恍惚，照得层层叠叠的筷子楼阁分外阴森，烛光中就见有无数大大小小的老鼠，在高低错落的房舍门窗之间爬进爬出。

因为本地花猫从不捕鼠，使得灵州地区的鼠患已经延续了近百年，始终难以根治。虽然群鼠常常在灵州城中招摇过市，但是出于天性，它们仍是有几分怕人怕猫，可这座筷子城里的大群老鼠，却一个个目露凶光，根本不把城门处的二人一猫放在眼里。有许多明目张胆的硕鼠，就在张小辫和



孙大麻子眼前来来回回地爬动。

张小辫看得直吐舌头，抡起手来赶开了身前的几只大老鼠，暗道：“哪来的这许多大耗子，莫非是进了灵州耗子的老窝？”

常言道“天上没云不下雨，世间无理不成事”，在乡下多有老鼠嫁女、老鼠出殡的民间传说，但谁又曾亲眼见过？耗子们怎么可能做出人的举动来？一想到群鼠竟然偷窃了千家万户的筷子，在地洞中筑造城池，并且在里面学着人的模样起居过活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人皆是不寒而栗，脑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——岂有此理。

张小辫心说这世道可真是要天下大乱了，难不成老鼠们也要学着粤寇的样子起兵造反——在地洞中自立一个朝廷？可老鼠只是搬仓窃粮之物，哪会有筑造城池的心智？看情形多半是天地间反常之兆，不知又要有什么大灾难降临了，乱世之中保身为上，等三爷得上一注横财，就赶紧卷了金银远远躲开才是。

这时孙大麻子忍不住惊呼一声，指着城中对张小辫叫道：“三弟你快往里边瞧，耗子们可不是只偷筷子，你瞧你瞧……它们竟然还偷小孩子。这群大耗子成精了！”

张小辫往前一张，果然在正对着城门的一条街巷当中，有那么数百只大老鼠，乌泱乌泱地聚做一团，正托着一个全身光溜溜的小孩往深处挪动。那小孩哇哇大哭，手脚乱蹬着不停挣扎。

那群偷小孩的老鼠当中，为首有一只老耗子，全身皮毛斑秃泛白，眯着一双狡黠异常的小眼睛，不时爬到小孩身上，用它的老鼠尾巴尖挠那小孩的痒。光屁股小孩大概只有一岁左右，时而大哭大闹，时而又被鼠尾搔得咿呀而笑，想必群鼠正是用这种手段止住哭闹声，把小孩子从别人家中偷运至此。



张小辫看得明白，不胜惊奇，低声骂道：“这群死不绝的鼠辈，怎把你家三爷偷鸡的手艺都学去了！”

孙大麻子对张小辫道：“听说灵州城总丢小孩，常常闹得满城风雨，都道拍花子的手段厉害。俺还以为是街中的谣传，原来祸根却在这槐园底下的‘筷子城’里。那个不知是谁家的孩儿，被群鼠们偷进了城中哪里还能活命，咱俩得赶紧把他救出来才是。”

张小辫虽不知群鼠偷来小孩想做什么，但料来不是好事，以他的性子，头一件是好利，其次就是好事，平时见着个风吹草动，就立刻削尖脑袋钻了进去凑些热闹，又常自夸胆识过人，性喜任侠，凡是路见不平，锄强扶弱的勾当，就没有他张小辫不想掺和的。此时他激于一时意气用事，要充英雄好汉，便把到槐园里寻求大富贵的事端撂在了脑后，打算钻进城门洞里，去救那被老鼠偷拐来的小孩。

谁知筷子城的城门洞太过狭窄，张小辫身子骨虽然瘦小，却也钻不得，眼睁睁看着群鼠将小孩越带越远，很快消失在了城内，不多时连哭闹之声也全都没有了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二人见失了先机，便想用蛮力拆掉城门楼子破墙而入。谁知那些筷子间都用鳔胶粘得牢了，虽不比砖石坚固，可只凭他们两个，手中又没有锹镐之类的利器，要拆毁推倒却也十分费力。

张小辫心中焦躁，猛然一拍自己脑门，心道：“可真是急得糊涂了，何不翻城进去？”想到这里，他急忙挑灯去照城头，只见整座筷子城都藏在地洞里，城墙与上边的岩层间果然留有一大块缝隙。

张小辫拽起孙大麻子，向上打个手势，当下里二人手脚并用，攀着半人多高的筷子墙翻入城中。



落脚处“吱吱”几声惨叫，俩人提起灯笼低头看看脚底下，原来一窝刚离娘胎的小耗子都被他们两人的鞋底子踏作了肉饼，血肉模糊烂成一团。张小辫赶紧抬脚把鞋子在旁边的筷子墙上蹭了几蹭，口中叫道：“莫怪莫怪，要怪也只能怪母耗子没把你们生对地方。”

孙大麻子也抡棒子在地上乱敲，把四周的老鼠都驱散赶开，二人在城中放眼打量。群鼠盘踞的“筷子城”里，每幢房屋楼阁中都躲着几只老鼠，满坑满谷的难以计数，低矮的房舍似是绵延无际，星星点点燃着不知多少灯台和残蜡，可深远处烛光微弱，看不清筷子城究竟有多大规模。

两人一时不知该向哪里去找那个被群鼠偷去的小孩，只好往着城池深处屋宇密集的地方而行。张小辫发现躲在怀中的黑猫吓得全身颤抖，不免心觉古怪。群鼠偷筷子筑城已是物性反常的天下奇闻，想不到连灵州的猫儿都惧怕老鼠，这老鼠城里莫非还有什么凶险尚未显露不成？如此境界，不得不仔细提防些个，可别让三爷“吃不成羊肉惹身膻”，到头来不但没能发财暴富，反倒折了老本，把自己的小命都搭进去，想到此处，不由得放慢了脚步。

二人在两侧筷子房舍林立的狭窄街市中朝前走了几步，忽然迎面一阵阴风吹至，随风飘来一股异香，味道浓浓厚厚，与地洞里阴冷腥秽的气息截然不同。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虽用衣服遮了口鼻，仍是挡不住香气冲入脑中，两人同时把蒙面的衣襟放下，猛用鼻子嗅了两嗅：“似乎是炖肉的香气啊，可炖的什么肉这么香？牛肉还是狗肉？”

他们俩许久未曾动过正荤，连那炖牛肉究竟是什么味道都快忘掉了，腹中正是匮乏时节，闻到城中肉香扑鼻，不禁被勾得食指大动，连忙吞了吞口水，用破袖子抹去嘴角流下来的馋涎，不知不觉就举步朝着前边肉香最浓处走去。

转了两个弯子，就来到一座高大异常的筷子楼前。这座楼阁高约一丈开外，搭建在十字街心，周围的房屋都比它矮许多，楼中灯火全无。用筷子拼凑成的门窗紧紧闭着，楼门前边的街上摆着好



大一口蒸锅，锅底下是个下陷的灶坑，也不知那锅里装的什么，从虚掩的锅盖缝隙里，呼呼地往外冒着热气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只用鼻子一闻，便已知道满城飘散的肉香正是来自这口锅中，心想：“这是谁在炖肉？难道筷子城里除了大群老鼠，竟然还有别的人居住？”锅中肉香难以抵挡，二人也顾不上多想，看四周除了老鼠就是老鼠，再没别的异状，就紧走几步来到蒸锅近前。

张小辫把鼻子凑在锅前，深深嗅了一嗅，眉飞色舞地赞道：“好香好香！众所周知，在灵州城里，最有名的馆子是八仙楼，可八仙楼的厨子虽然惯做南北大菜，却也未必整治得出如此一锅好肉。”说着话忍不住就伸手去揭锅盖。管它是谁家的锅，先吃个痛快再说。

孙大麻子拦住他说：“咱们都是清白汉子，岂能吃这没来路的东西？”

张小辫道：“咱们兄弟自然是明人不做暗事，虽然不知究竟是谁在筷子城里居住，可也不能白吃人家的……”他边说边在身上一通乱摸。在金棺村被兵火毁掉之后，他们曾在废墟和死人堆里，找了些干粮和盘缠，此时还剩下两枚老钱，就顺手掏出一枚来摆在灶旁，对孙大麻子道：“现下给过钱了，又如何说？”

孙大麻子嘴上虽然用强，但肚子里咕咕作响，口水早已流下半尺多长，也不问一个老钱能值什么，咧着大嘴叫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自是再没什么好说……”话音未落，就迫不及待地用棍子挑开锅盖，想同张小辫二人大快朵颐。

任凭是铁打的汉子也难忍腹中饥饿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被锅中肉香吸引，把别的事情统统扔在了脑后，等把锅盖揭开来，拨散热腾腾的白汽看去，只往锅里瞧了这一眼，二人就险些把肚子里隔年的饭食都呕出来。原来那锅里蒸熟了光溜溜的四个肥嫩小孩，看样子都只一两岁大，全是童男童



女。

正所谓“难躲的是债，怕见的是怪”，孙大麻子长这么大，仗着胆壮心直，又有一身武艺，从没真正怕过什么，这回可是真从心底里怕了，寒意透骨，从顶阳骨直凉到了脚底板，吓得他赶紧一缩手把锅盖子扔回去：“俺的娘啊，这是清蒸活人！谁敢吃？”

张小辫心道：“别看锅里的东西又能当菜又能当饭，可绝不是给活人吃的，多半是槐园凶宅里藏着些不得了的东西，多年来修炼成精，竟能役使群鼠到城里去偷小孩子。咱爷们儿身上纵有些奢遮的手段，恐怕也不是它的对手，趁着正主儿还没现身，再不逃命，更待何时？”对孙大麻子使个眼色，两人当下就想脚底抹油开溜，但此时再想逃出筷子城，却已经来不及了。

这正是：“飞蛾扑火谁相救，釜底穷鱼怎逃生？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留下回分说。





##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八话 怪僧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误入筷子城，发现这城中古怪颇多，在一座筷子楼前的大锅里，竟然蒸熟了四个白花花的大胖小子，小衣服小鞋扔了一地，吓得二人魂魄飞扬，这才觉得锅中热腾腾的肉香格外恶心，险些将苦胆都呕了出来。

两人正要逃出城去，却听筷子楼后哐唧唧一阵锁链声响，似是有什么庞然大物蠢蠢蠕动，自远而近，来得好快。锅灶四周聚集的大群老鼠，也纷纷躲入街道两侧的房舍之中。

张小辫常做偷鸡吊狗的勾当，贼智向来机敏，见状不妙，立刻吹熄了手中提的灯笼，同孙大麻子两人俯身藏在一排低矮的楼阁后面。那些用各种筷子搭造的房屋高低错落，恰好遮住了他们的身形，又可以从间隙中偷眼窥探前边街上的动静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知道眼下生死攸关，容不得做耍了，虽然屏住呼吸潜伏不动，但仍止不住心脏怦怦地狂跳，同时更有几分好奇，想看看是谁躲在筷子城里吃孩子肉。

此时那城中的老鼠们，也都在探头缩脑地向外张望着。四下里一时寂然无声，随着铁链拖地的声音越来越近，就从那座筷子楼后爬出黑糊糊一团事物，附近烛光昏暗，也看不十分真切，好半天都没瞧出来究竟是个什么东西。



张小辫揉了揉眼睛再仔细去看，原来在那零星星的残烛灯影笼罩下，出现了一个身裹鼠皮的怪人，身前身后如众星捧月似的簇拥着许多大老鼠。那人秃着头，额头上边有戒疤的痕迹，看来像是个僧人。

这僧人生得好似肉碾子一般，胖得连脖子都没了，一颗倒三角形的大秃脑袋上，只有头顶有一绺头发，扎成了一个童子般的发髻儿，胡乱缠着几圈红线绳，从后脑勺看整个儿就像颗大鸭儿梨，却又像个道童，一张肥肥白白的大脸上小鼻子小眼，五官全都挤作了一堆儿，要不是在灯底下看去还有几分人模样，活脱就是一只成了精的大白耗子。

那和尚身裹一件倒打毛的火鼠皮袄，破破烂烂不知在地洞里钻了多少年月，皮毛都已磨得又秃又平了，里面则只挂了条极肥极宽的大红肚兜，上面绣着鲜艳活泼的鸳鸯戏水。也不知这人是怎么保养的，全身肌肤光润洁白，吹弹可破，好似能滴下水来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见是个胖大的僧人，提着的心先放下了一半，但看那僧人装束举止都格外诡异，僧不像僧，道不像道，又想到锅中的几个小孩，不免惧意又增，寻思这和尚多半是哪方妖物所化，莫非专吃人肉？灵州地面上多有“老鼠和尚吃人”的传说，未知真假，难道正是应在此间？

正诧异之际，就见那穿火鼠皮的僧人已爬到了筷子楼前，停下来趴在地上气喘吁吁。他似乎常年不见天日，身上裸露出的皮肉，白得没有半点血色。他身后像老鼠尾巴似的拖挂着几百条小孩子戴的长命锁，有铜的也有银的，稍微一动就哐啷哐啷地跟着乱响。

那人歇了好一阵子，缓缓起身，嘴里叽叽咕咕地念念有词，像是在学鼠叫般自言自语，同时用又短又粗的手指打开筷子楼的楼门。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藏在暗处偷眼张望，一看筷子楼中的事物，竟是一团珠光宝气，晃得人眼前发花，什么金锭银锭、玉石玛瑙，在那座楼中塞得满满当当。



这时恰有一群老鼠搬运银子过来。张小辫曾亲眼见过老鼠偷鸡蛋的情形：一只老鼠仰面倒地，用四个爪子把鸡蛋抱在怀中，别的老鼠衔住它的尾巴拖拽，如此一来，便可把鸡蛋运回鼠穴。此刻看在眼里，原来筷子城里的大群老鼠，正是用这法子偷运金银，将一锭锭大银送至楼下，都由那僧人拾起来纳入筷子楼里。

张小辫见财起意，便觉口干舌燥，看得心里动火，眼珠子发蓝，心想那林中老鬼果然没骗三爷，槐园里真有好一桩奢遮的富贵，只是如何才能取到手中？眼见现下时机未到，只得先行忍耐，继续躲在房舍后面静观其变。

那地洞里的僧人似乎能驱役老鼠，筷子城中的大小老鼠，无不听他指挥，一趟趟地往返奔走，不断运来银子和竹筷。那人每捡起一块银子，便在脸上反复摩擦，叽叽地偷笑一阵，然后才恋恋不舍地放进筷子楼里。那张怪脸上的神态极是贪婪可憎。

不久搬完了银子，重新关上楼门，又全神贯注地拿筷子堆砌楼阁。那人大概不会行走，只能和不会走路的孩子一样手足着地。过了好一阵子，他用手揉了揉肚子，似乎觉得有些饿了，便爬到蒸锅前，用鼻子猛嗅肉香，脸上喜动颜色，嘴边垂下一串馋涎。

那人揭开锅盖，从中拽出一个蒸熟的小孩，倒拎在手里看了看，随即扯胳膊拽大腿，把骨肉都扔在地上。四周的老鼠们纷纷从房舍中钻出来，扑过去争相夺食，那人咯咯怪笑了两声，把手中剩下的小孩脑壳捧住吸吮汁水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看得又是惊恐又是恶心，只好闭了眼不再去窥探，可那吸溜的嘍脑浆子声，以及群鼠嘁嘁喀喀啃咬人肉的响动，仍是不住地钻进二人耳朵里来。

张小辫只好用手去堵自己的耳朵，不料他躲得时间太久，又是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口，腿脚血脉

不畅，四肢多已麻木了，一抬手便使身体失去了重心，竟向前扑倒在地。他怀中藏的那只黑猫，本是吓得蜷成一团，这时正好被他拿压了一下，吃不住疼，立刻发出喵呜一声惨叫。

正在分吃死孩子的群鼠忽然听到猫叫，都是一怔，无数双鼠目齐刷刷盯了过来。那身裹火鼠皮袄不僧不道的怪人，也缓缓抬起头来，脸上神色木然，嘴角边挂着肉汁，两只小眼睛不住向四周打量。

张小辫暗暗叫苦：“乖乖不得了，这回泄露了踪迹，多半也得被抓到锅里活活清蒸了。老天爷不开眼，怎的偏让张三爷如此命蹙？”

孙大麻子见被破了行藏，仗着血勇之气，还欲做困兽之斗，握起手中棍棒想要上前放对，谁知那身穿火鼠袄的僧人，在喉头里发出咕咕咯咯一阵轻响，筷子城里的无数巨鼠倾巢而出，同时涌向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的藏身之处，围了个水泄不通。

常言道得好，“好汉难敌四手，好虎架不住群狼，耗子多了啃死猫”，那密密麻麻成群结队的大量老鼠环攻过来，岂是孙大麻子能招架得住的？

那妖僧见有生人进了筷子城，显得怒不可遏，不待群鼠围拢，便噌的一下当先蹿到近前。他那一身的肥肉足有两百多斤，压得房倒屋塌。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就觉腥风扑面，气为之窒，还来不及挣扎反抗，便已被摞倒在地。

张小辫自知命在顷刻，便将怀中的黑猫揪住，想投出去来个声东击西，以便趁机脱身。可那黑猫早吓坏了，缩在他怀里不肯出来。

张小辫没抓到猫尾巴，情急之下，两手各揪住一只猫耳朵，硬生生将黑猫拽起挡在身前。揪猫耳朵本是古代相猫术的一种手法，据说判断一只猫的筋骨如何，可以揪住两只猫耳把其拎在半空，



如是善能捕鼠的佳猫，它耳朵吃疼，就会缩起四个猫爪，猫尾巴卷上头顶，全身团成一个毛球，以此来减轻耳部的疼痛；反之如是懒猫，一旦被人揪住耳朵提起，则只能四爪乱蹬，龇牙咧嘴地惨叫，像这种猫就追不上老鼠。

讲到这插一句，有道是“说三国离不开诸葛亮，讲赵云离不开长坂坡”，咱们这回话本的名目是《贼猫》，《贼猫》必然离不开传古便有的相猫、纵猫之术。此乃咱们这部书的“书胆”，可这都是后话，暂且按下不表。

先说张小辫慌乱之中揪住黑猫的两只耳朵，将它拎到半空。那黑猫是家养之猫，比猫儿巷里的野猫更为懒散，借着猫仙爷的荫福，一直在灵州城里活得无忧无虑。虽有一身月影乌瞳金丝猫的上佳筋骨，却从未捉过老鼠偷过金银，平日只是上树登檐，以追捕鸟雀为戏，饿了就溜进厨房偷鱼偷馒头，此时一双耳朵受疼，便想学它老祖宗那套缩爪卷尾的法子，却奈何争气不来，猫尾巴刚卷到一半已到极限，四只猫爪更是只能在身前乱蹬乱挠。

恰好那僧人爬到张小辫跟前，冷不防凭空冒出一只黑猫来，正与他脸贴着脸，人眼猫眼四目相对，猫爪子全都挠在他的脸上，立刻抓得鲜血淋漓。那僧人本就容貌丑陋，满脸是血更是显得狰狞无比。他是吃惊不小，那黑猫更是害怕。灵州所产之猫，平时好端端的也就罢了，可它们一旦心觉恐怖，惧怕到了极点，双眼便会迅速充血变红，在月影乌瞳金丝猫那喵呜的惨叫声中，一双猫儿眼顿时变得血红血红，直如暗夜中的两盏红灯一般。

不到生死存亡地，哪得猫眼显奇踪？只因那怪僧被黑猫这双血眼一看，才使得“马上摔死英雄汉，河里淹死会水人”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九话 八仙楼

且说那只名贵异常的月影乌瞳金丝猫惊骇至极，被张小辫揪着猫耳朵拎在半空，恰好与那怪僧脸贴着脸，四目相对之际，两只猫儿眼充起血来，周身毛发森森俱竖，犹如被厉鬼所凭，与平日里判若两猫。

那能够驱役群鼠的怪僧，突然被一对充血的猫眼逼视，也自受惊不小，他猝不及防之下，猛然尖叫一声，仰面向后就倒。

也合该是猫鼠物性相克，加上此人天生惧怕黑猫，只见那怪僧倒在地上口吐白沫，短小粗壮的四肢不住抽搐，竟似发了羊癫一般，胸肺间的一口气息再也转不回来。

孙大麻子趁机从地上翻身跃起，抡起手中棍棒迎头砸落。他是虎力熊心之辈，一条棒子使得发了，卷得劲风呼啸，照着怪僧头顶砸个正着，直打得血肉横飞，将其当场毙在了棍下。

筷子城中的大群老鼠失了主子，顿时犹如大梦初醒，不待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动手，便已争先恐后地逃出城去，四下里鼠洞甚多，眨眼间就已逃了个干干净净。

张小辫惊魂初定，忙把黑猫抱在怀里，对孙大麻子说道：“此番真是造化了，全仗猫仙爷爷显灵保佑；也幸亏三爷急中生智，拿黑猫破了妖僧的邪术；又有麻子兄一身英雄的手段、豪杰的见识



相助，才得以将这老鼠和尚了账。”

孙大麻子抹了抹脸上迸溅的血水，对张小辫说：“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上头有满天神佛，当中有官道王法，底下还有阎罗鬼判，怎能全都是睁眼瞎？这老鼠和尚偷拐人家小孩来吃，实是天理难容，却原来不经打，俺只一棍子便结果了这厮的狗命，实在是太过便宜此贼了，就应该活捉了解送到衙门里发落，一场碎刷是免不了他的。”

张小辫道：“这厮死在此地，总算是报应不爽了。咱们兄弟则是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，如今筷子城中所藏的金银财宝，多已是咱们的囊中之物了。三爷从金棺坟遇鬼时起，千难万难，受了多少挫折，吃了多少惊吓，最后总算是得了正果，从今往后的日子苦尽甘来，就只剩吃香喝辣穿金戴银的受用了……”说到得意处，不禁忘乎所以，却不知世间之事，向来反复无常，命里得来非分内，终有一日要偿还。

二人想起这怪僧刚才吃清蒸活人的恶心情状，兀自有些恨意难消，又在那老鼠和尚的尸身上踢了几脚，随后摩拳擦掌来到筷子楼前。那楼中银积如山，端的是动人眼目。两个人四只手，如何搬得过来这许多银子，稍一商量，张小辫脑瓜一转，便想了个歪点子出来：估计这会子天快亮了，不如暂且回去，向铁掌柜交还了槐园的钥匙，同他扯个谎，说这凶宅里实是闹鬼闹得厉害，根本没敢进去过夜，然后等到晚上，推了驴车到后园门口，翻墙进来搬运银子。这条街根本没人居住，如此行事方是神不知鬼不觉的稳妥之策。

两人一拍即合，当即先裹了沉甸甸的一包银子带在身上，钻地洞从原路返回，又把槐园里的暗道口遮盖了。等都忙活完了，天上已经露出了鱼肚白，到了猫仙祠找到小凤，三人给猫仙爷重新叩了几个响头，就在巷口等候打更寻夜的老军铁忠。

小凤独自在破庙里提心吊胆地躲了半夜，又听二人添油加醋地说起槐园中老鼠筑城，偷小孩煮





来分食的种种诡异之事，不免更是心惊肉跳。三人都猜测不出那个能驱使群鼠偷银的怪僧究竟是什么来历。

按张小辫以前的性子，肯定会心存好奇，忍不住要搅些事端出来，但此一时彼一时，只道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因为现在张三爷的身价不同了，有钱人的命最是金贵，岂能再去涉险闯祸？如今那桩一等一的大富贵已然到手，此时该做的，只是想办法把大批银子带出城去远走高飞才是正理，再不肯旁生枝节。

三人在巷口嘀咕了许久，先商量今夜如何来运银子，又商量钱到手了如何花用，直商量到张小辫愿和孙大麻子要将这桩财富二八分账。因为张小辫在金棺坟幸遇林中老鬼，得了仙家的指点，才知灵州城槐园里埋着银钱。按理说这桩富贵都是张小辫一人的命中横财，可张小辫自称仗义，也承孙大麻子出力不小，便分给他两成。

孙大麻子感激不尽，对张小辫千恩万谢：“生在这天灾人祸不断的乱世中，每天能有口饱饭吃就心满意足了。承蒙贤弟不弃，周全了俺孙大麻子一场，今后愿意给张家牵马坠镫，贤弟但有哪厢使用，俺是全凭差遣，水火不辞。”

张小辫就爱听别人讲他义气，但对小凤却始终心有不平，一文钱也不想分给这拖后腿的乡下丫头。不过念在都是乡里乡亲，就让她今后给张三爷当个听使唤的下人，苦活累活都交给小凤来做，一天早晚两顿饭。逢年过节的时候，要是赶上三爷心气儿顺了，备不住一高兴还打赏她两件小花褂子穿。

小凤被他气得大哭了一场，越想越是委屈，这真是“得意的狐狸强似虎，败翎的凤凰不如鸡”，以前在金棺村里，谁将这偷鸡吊狗的张三小贼看在眼里。他一个没父没母的野孩子，还不是想打就打，想骂就骂，谁知今日此人摇身一变成了财主，连孙大麻子都成了他的狗腿子，自己却是家破人



亡无依无靠，将来只得忍气吞声地伺候张三爷了。

张小辫此前被王寡妇这对贼母女欺负得很了，如今才算出了这口恶气，正要让小凤给自己捶背捏腿，却忽然担心起来：“不好了，看天上日头出得比山高，为何打更的铁忠还不来拿钥匙？那老儿莫不是当做咱们已经死了？”

张小辫三人左等右等，就是不见铁忠老汉来取槐园的钥匙，只好亲自到松鹤堂药铺去还钥匙。谁知到了药铺前，发现店门上着板，都快晌午了也没开业，向店中伙计一打听，才知道早上起来就不见了铁掌柜的人影，铁家的老仆铁忠也一直没回来，松鹤堂药铺里乱做了一团，正忙着四处找人，店里的生意只好停了。

店里的伙计和查柜们议论纷纷，都说铁掌柜一向习惯在家守财，入夜后足不出户，现下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好生蹊跷，便有人主张去衙门报官。也有人认为可能铁掌柜夜里去寻哪个小相好的，宿醉未归，用不着大惊小怪，为此事报官不妥，众人人多嘴杂，乱糟糟的不得要领。

张小辫心中隐隐觉得不妙，铁公鸡好好在家待着，怎的就突然无影无踪下落不明了？许不是与他收了瓮冢山的僵尸美人有关？但此事隐情极深，张小辫根本不清楚铁公鸡要美人孟意欲何为，他便是猜破了脑袋也想不出究竟，只好不去理会，打算入夜后就去槐园搬运银子。

三人计议已定，就到街上估衣铺里买了几套新衣服，又到熟食铺里称了十几斤酱肉，回到猫仙祠，把身上肮脏不堪的破衣烂衫换了，将面饼卷肉吃了个饱，剩下的酱肉都分给庙里的野猫们吃了，随即躲在神龛后边，倒头便睡。

本想睡到晚上动手，可身上有钱了烧得难受，翻来覆去如睡针毡，只觉这一天过得异样漫长，太阳迟迟不肯落山，张小辫恨不得学做古时后羿，张弓搭箭，一箭将那天上的太阳射将下来，最后



实在耐不住性子了，便对孙大麻子他们说：“闲日难熬，反正咱们现在有的是银子，与其在庙里枯坐，不如让三爷带你们去八仙楼吃回大菜，吃饱喝足了，晚上好做活。”

孙大麻子和小凤连声称好，他们早就听过灵州八仙楼的名头，方圆几百里之内，谁不知那是城里最大最奢遮的酒楼。灵州是处千古繁华的名城，八仙楼也是几百年的老招牌老字号了，去那吃酒用饭的，多是达官贵人和南来北往的富商巨贾，他们乡下穷人哪里有福消受？连做梦都梦不到八仙楼里有些什么山珍海味。

三个人动了馋虫，也都想去顺便开开眼界，自然说走就走，于是带着黑猫，一路打听着前往八仙楼。那八仙楼位于城南最繁华的一条大街上，这条街的两边酒肆茶舍林立，灵州经商贩货之流最多，尽是些富室大户，虽然城外打着仗，此地依然是笙歌处处、热闹非凡。

张小辫耳朵尖，路上听到茶馆里有说书的声音，脚底下就挪不动了，看看天色尚早，去八仙楼吃饭还不是时候，就带着孙大麻子和小凤进了茶馆，点了上好的茶水点心，学着有钱人的模样，坐下喝茶听书。

馆中说书的先生，正讲着《水浒传》。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最喜欢听这套书，尤其是喜欢听打虎好汉武二郎的事迹，要是拿现在的话说，这俩人都是武松和燕青等好汉的“超级铁杆粉丝”。他们听到张都监陷害武松，英雄落难这一段，就气得咬牙切齿，拍桌子砸板凳；等听到武松大闹飞云浦，血溅鸳鸯楼，把仇人满门良贱杀得一个不剩，又同时抚掌称快，没口子地大声喝彩。

等听够了书，也快到饭口的时辰了，三人就直奔八仙楼，还没到门口，就已闻到楼中一阵阵酒肉混合的香气直往鼻子里钻。三人谁也没进过这么气派的酒楼，但囊中有钱，胆气就壮，迈步进去，立刻就有跑堂的伙计过来招呼。



那伙计专与客人打交道，看一个大麻脸和一个乡下丫头低着头四处乱看，好像眼睛都不够用了，而另一个小厮则是满脸泼皮无赖相，就知道多半是没见过世面的穷鬼，但又看三人虽是蓬头垢面，身上衣服却也整齐光鲜，不太像是要饭的乞丐，心想这时生意正好客人众多，犯不上连打带骂地将他们赶出去，吃过饭若是没钱结账，剥了他们身上这几件衣服也抵得过了。

于是那伙计招呼张小辫等人落了座，他是店大欺客，半没好气地问三位客官想吃些什么，又说咱这八仙楼可不卖阳春面的。

孙大麻子和小凤没进过大饭庄，他们自惭形秽，只顾四处打量，被跑堂的伙计问起，也不知该吃什么。只有张小辫是财大气粗，拍案骂道：“操你奶奶的，敢欺三爷囊中无钱是怎么着？三爷要吃清汤寡水的阳春素面岂能上你这店里来？”说着拍出两锭大银子，大咧咧地说：“今天三爷做东，请两个朋友吃饭，你个没带眼的力巴子，还不快给三爷报报你家店里都有什么拿手好菜。”

大凡做惯了迎来送往的店伙，多是见钱眼开的势利之徒。那伙计听张小辫开口就骂，正想动怒，却又见了银子，满腔火气顿消，立刻换了一副嘴脸，眯着眉眼赔笑道：“是是，您老教训的是，小子确是有眼无珠，还请贵客多多海涵。咱这八仙楼里，请的都是各地名厨，专做诸路南北大菜，号称千古名城第一楼。甭管是天上飞的、地上跑的、山里长的、水里游的，想吃什么有什么，那真是应有尽有，且听小子给三位报上菜名。”

自古道是“开店的不怕大肚子汉”，既然吃饭的有银子，那开店的绝没替他省钱的道理，只见跑堂的伙计忙前忙后斟茶倒水，然后站在旁边唱起一路路菜牌。

张小辫等人多没听过，也不知那些南北大菜都是什么，等把那伙计耍弄够了，最后才告诉他三爷吃饭从不问价钱，只管将八仙楼里拿手的好菜，掂配着上来十几道就是。不多时那跑堂的就将酒菜流水介传送上来，七大碟子八大碗，把桌上摆得满满当当，灵州八仙楼的菜肴名不虚传，果然是



色香味俱全。

张小辫三人撸胳膊挽袖子，举箸运气，正待放开手脚一通大吃海喝，但还没来得及动筷子，就忽听得八仙楼外一声呐喊，暴雷也似闯入几十名公差。这伙人行似虎、动如狼，进到酒楼中踢翻了几张桌案，更是不由分说，如鹰拿雀一般，将张小辫、孙大麻子、小凤三人按倒在地，抖出绳索来，捆成了四马倒全蹄。

张小辫大惊失色，忙叫道：“上下牌爷们高抬贵手，小人是进城来贩虾蟆的，并非粤寇的细作，可是拿错人了？”孙大麻子也大叫：“天大的冤枉！我等俱是良民！”

其中一个做公的捕快闻言大怒，抡起手来，左右开弓，各抽了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十几个耳光，打得二人天旋地转，眼冒金星，口鼻中都流下血来，牙齿也掉了几枚。

孙大麻子还想叫冤，却见那伙公人中为首的一位牌头点手喝骂道：“你们这三个杀剐不尽的贼人还敢多言？趁早闭了嘴，老老实实地跟爷爷们回去见官，还可少受些皮肉之苦。一场天字号的官司，够你们打得过了。”

这正是：“人心似铁非是铁，官法如炉真如炉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卷 槐园凶宅 第十话 造畜

上回说到张小辫三人在八仙楼中要酒要菜，正得意间，却闯进来一群如狼似虎的公差，不由分说，就将他们拿翻在地。一旁的那只黑猫见机不好，嘴里叼住桌上一条糖醋鲤鱼，一阵风也似的逃出门外，遁入了街巷深处。

众公差自不理睬那偷鱼的猫子，当场搜出白花花一包银子，公差里为首的牌头骂道：“天杀的贼徒，此乃朝廷押在藩库的银锭，如今人赃并获，还有何话说？”当即便命手下人等，将张小辫、孙大麻子和小凤三人绳捆索绑，押回去打入牢中，听候官家发落。

张小辫本以为林中老鬼指点给自己的一场富贵，乃是桩无主之财，从来没去琢磨筷子城中的大批银两究竟是什么来历。他这辈子，连散碎银子也没经过手，又不识得铸在藩库银锭上的花押，哪料到会惹上这么一场弥天大祸？直到被做公的牌头一语点破，才如大梦初醒，追悔莫及，自道这次实是引火烧身万劫不复了，真好似“分开八片顶阳骨，倾下半桶雪水来”，万念俱灰之余，还不忘在心中骂遍了林中老鬼的祖宗八代。

列位看官听说，原来灵州城地处水路要冲，又是南北商贾钱货往来集散之地，从清初便设有藩库，江南两省的税银钱粮，全都押在这座库中，到得限数再一并送往京城。灵州藩库所在的街巷，



名为银房街，居住的多是银匠。

原来税银收缴上来时，多是以毫、厘、钱、两为计的散银，等取到了藩库中，还要再行熔铸聚合。由于江南富庶，钱多粮广，收取上来的各项税赋，乃是朝廷的命脉所在，故此防卫格外森严，库中墙壁都是内外双层，造得坚厚异常，称作“虎墙”，并且铜门铁户、数重关锁，派有专门的库兵看管把守。

自太平军从粤东桂西两地起事，席卷北上，所到之处势如破竹，灵州城以南的各处重镇，尽数被粤寇陷落。几路兵马对灵州形成了合围包夹之势，藩库里押存的大批税银还没来得及运走，也同当地军民一并被粤寇困在城里。

灵州城是古来兵家必争之地，壕深墙高，固若金汤，而且城中商贾众多，他们不惜血本，出钱出粮帮着朝廷募集团勇；城里又有许多洋枪洋炮，火器不仅数量多，而且非常先进精良，所以太平军接连打了数次，却始终未能得手。但太平军的首领们，也知道灵州城中设有藩库，库中积银无算，虽是前几阵折损了不少人马，仍是欲得之而后快，随时都会再次卷土重来。

灵州藩库里的银子太多，难免动人眼目，不仅是大股的粤寇意欲相夺，更有许多飞贼大盗，也想趁着战乱从中捞上一票，这些人或是三五成群，或是独来独往，踪迹飘忽不定，最是难以防范。官府为了保住库银，派兵日夜巡逻防卫，银房街里的明哨暗岗下了无数。乱世要用重典，一旦抓着了意图盗银的贼人，立刻凌迟枭首，杀一儆百，决不宽容。

可纵然是如此看护，最近这库中银子仍是不断失窃，奇的是虎墙高耸，铁锁俨然，并不知是哪路贼人，又是使的什么手段神通，竟能在重兵把守之下，把白花花的银子偷出藩库，还不留一丝一毫的痕迹线索。





库银失窃非同小可，官府红了眼睛，凡是出城的，一律严加盘查，防止贼人运赃出城，并且下了死限，命捕盗衙门里的一众差役，在限期内缉拿贼人追缴赃物，否则使用全家老小抵罪。自古从来都说“官匪是一家”，寻捕官与城中的贼偷强盗向来多有勾结，公家擅能养贼，所以耳目最广，凡是地面上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没有他们打探不出来的。而且做公的眼睛最毒，让他们找寻为奸做贼之辈，便如同是仙鹤寻蛇穴，远远的占其风、望其气就能查知。

谁知多方打探下去，这桩天字一号的大案，竟没留下任何蛛丝马迹，只得胡乱抓了些草贼充数，虽是逼着屈打成招了，却仍在不断丢失库银，如何交得了差？

众差人正急得没处豁，捕盗衙门中的牌头忽然得着了一些风声，说是在沽衣铺里，有人用大锭银子买衣服，那银块底部正铸有灵州藩库的记印，线火子看得明白，再也不会差的。牌头当即撒出眼线，命手下在街上秘密寻访跟踪，最后在八仙楼里，将全伙贼人一举擒获。

灵州本来是个直隶州，但是因为附近城镇都已被粤寇攻陷，本省几位大员的脑袋多已搬了家，加之战时平乱所需，所以各道各司，乃至提督衙门和巡抚衙门这些全省的中枢机关，也都临时设在城中，现在的灵州城是督抚同城，并由治地内幸存下来的一众官吏们，协助巡抚马天锡，就地筹备钱粮，募集团勇守城。藩库失窃之事早就惊动了朝廷，巡抚马大人闻听拿到了飞贼，不敢稍有怠慢，当即传令连夜升堂，要亲自会同有司审问案情。

就见堂上灯火通明，诸般刑具陈列，衙鼓咚咚作响，差吏肃排两边，真是“胜似生死阎王殿，不输吓魂东岳台”。张小辫等三人跪在地上，看了这般阵势，早已惊得面如土色体如筛糠了，这正是“有翅膀的，你腾空飞上天；有爪子的，你刨地钻进洞。既无飞天遁地术，休惹官司到公堂”。

张小辫心知这回的事闹大了，事到如今只好竭力澄清，他惯会见风使舵顺口扯谎，也不等马大人动问，忙呼道：“不劳烦大刑伺候，爷爷青天神鉴，小人们不打自招。”



那马大人城府极深，为人阴狠果断，素来以折狱问案出名，知道凡是重大之狱，都需要三推六问，详细审辨。他见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人的形貌，便知是市井间游侠惹闲的顽赖泼皮，想那库银被窃，捕盗衙门多日里遍查无果，竟没一丝踪迹，如此手段，必不是等闲小可之贼能为。而堂下所跪的这三个人，看年纪都不过十六七岁，其中还有一个姑娘，只凭他们几个小角色，怎做得下如此遮天大案？但库银又确实是从他们身上搜出，看来其中必有曲折，须是察言观色明辨秋毫，问他们一个水落石出。当下一拍惊堂木，在灯下详细推问起来。

张小辫好不乖觉，问一答十，满脸无辜地把来龙去脉说了一遍，衙门里的规矩他是知道的，要先说名姓出身，可张小辫、孙大麻子三人都是乡下的光棍没头鬼，又有什么大号了？那小凤随她娘王寡妇的姓氏，就唤作王小凤；孙大麻子是家中老大，自小就满脸麻子，所以得了这么个诨号，从来没有大名。

张小辫祖籍并非是在金棺村，而是有些来历的世家，祖上曾做过京官，后来败了家流落至此。他是自幼就识得礼法，名字本是有的，只是那时年纪尚小，多已记不得了，现在细细回想，好像是叫做张什么贤，贤是圣贤书的贤，却不是管闲事的闲，中间那个字记不清了。后来流落江南，也不知是从哪论的，在金棺村里被排做了是“官老三”，叔叔大爷们见了就是“小三”，同辈之间称兄道弟的，无不以“三哥、三弟”来称呼他。

张小辫先把自己说得守法重道、知书识礼，并称将来还打算寒窗苦读，考取一场功名，图个光宗耀祖，也好为朝廷出力，为非作歹偷鸡摸狗之事是从不肯做的。可怎奈刀兵无眼，战火无情，使得金棺村毁于一旦，这才不得不和孙大麻子、小凤二人背井离乡，平时只好在山里捉些虾蟆，进城换些柴米度日。

只因最近鼠患猖獗，恰好前些天在山里挖到了一些稀罕的药材，就拿到灵州松鹤堂换了只擅能



捕鼠的黑猫，想带它回去看家镇鼠。但当时天色已晚，城门已经关了，又担心露宿街头被巡城的团勇当成细作，便向铁公鸡铁掌柜借了他家的槐园空宅过夜。

马大人听到这点了点头道：“嗯……槐园曾是姜氏老宅，早已空废多时了，据说宅中闹鬼，是个不干净的去处。”

张小辫道：“大人真是体察民情爱民如子的好官，连这等小事也了如指掌，那座槐园中果然是闹鬼闹得厉害。”随后将他们在槐园中，如何如何遇到老鼠偷运小孩，如何如何在地窖里发现筷子城，如何如何看见一个怪僧拿锅子活活煮了小孩来吃，他又是如何如何用黑猫吓得那怪僧抽了羊癫，才得以为民除害的经过说了一遍。

最后才说在筷子楼里找到大笔银子，并不知道是官府之物，自己这三人只不过是想得点小便宜，就随手拿了几块来花用，至于在金棺坟遇着林中老鬼，以及在瓮冢山里挖出僵尸的事情，则是只字未提。

马大人又分别审问另外两人，孙大麻子和小凤对整件事情并不完全知情，说起来前后多不囫圇，但大体也如张小辫所言。

马大人问到此处不禁暗暗吃惊，饶是他胸中渊博，遍通刑狱，也没料到库银一案竟然牵扯出这等异事。灵州城近年来常常有小孩丢失，始终没能破案，眼下粤寇大兵围城，官府哪还顾得上去抓拍花的拐子，想不到却与库银失窃有关，连忙派人到槐园之中搜查，并到松鹤堂拘来铁公鸡对证。

松鹤堂药铺的铁掌柜下落不明，至今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哪里带得到堂上？只把店中的伙计账房等人拿来盘问，果然都与张小辫交代的毫无出入。然而一众做公的差役捕快赶到槐园，从地窖下去找到筷子城，发现失窃的库银果然都在其中，更有许多民间的金饰珠玉等物，而且那和尚头上



中了一棍，却只是昏死过去，并没有断气，当即被拿到堂上。

马大人深知案情重大，不敢怠慢，会同了驻防灵州的旗人官员，继续挑灯夜审。那和尚过了一道热堂，却抵死不认，他也知道自己犯下的罪过非同一般，认下了就得受一场碎剐凌迟的极刑，还不如在堂上熬刑而死，倒还来得痛快些个。

马大人先命人打了老鼠和尚二十大板，见其冥顽不化，只称自己是云游化缘的和尚，便逼问道：“好个贼子，果然是不秃不毒，不毒不秃，想来杀人放火的勾当，正是你这等野僧的手段。现今刀兵四起，民不聊生，哪里有余粮斋僧，况且出家人吃斋念佛，以清贫淡薄为本，怎养得出你这一身肥厚的膏脂？必是吃人肉吃出来的，此等奸狞的恶贼，还敢在本官面前花言巧语？如此大罪，以为搪塞得过吗？”那老鼠和尚兀自浑辩道：“善哉善哉，只因我佛慈悲，贫僧是越饿越肥。”马大人知道此贼是想熬刑，心想：“本官倒要看看你是不是铜铸铁打的罗汉。”便喝令左右施以酷刑，却不可坏了老鼠和尚的性命。

官府中的刑吏是干什么吃的，自有对付这等恶贼的手段，也不对他用水火酷刑，只把他周身上下剥个精光，拿块污糟的黑布蒙住双眼，提在柱子上倒吊起来，再用滚热的蜡烛油慢慢滴他脚心，此法有个名目，唤做“步步生莲”。脚心穴道密集，是人体敏锐异常的所在，三五滴蜡油下去，足底尽是一片片紫泡，嘶喊出来的惨叫已全然不是人声，任你是金刚罗汉也熬受不得。

那和尚果然吃不住此刑，不得不招出口供。原来世上有一伙妖邪之徒，专会切割死人器官，合以五行药石，烧成丹头服食，称此法为金刚禅，练到高深处，须食胎男童子一百六，可成大道，这和尚就是此辈中人。

由于这伙人行事诡异，手段神秘，而且总带着各种生灵畜养在身边驱役，大到猪马牛羊，小到蝼蚁昆虫，无所不有。民间的百姓们不知其详，往往越传越邪，都说这是“造畜”，就是指有人会



妖术，能用药把人变成牲畜，借此拐卖人口牟取暴利。其实练金刚禅的人，主要是把死人肉烧炼药饵，喂给百兽生灵吞吃，那些个虫兽吃上瘾了，就会受制药者的驱使奴役。

以往的太平之日，守文的时节，找不到太多无主的死尸，所以就偷坟掘墓，挖出新入土的死人割肉剔骨，才能练此邪法。如今有粤寇作乱，各地盗贼纷起，战事过后，到处都是无主尸骸暴于荒野，所以这门都快灭绝了的邪术，竟又得以死灰复燃。

这和尚俗家姓潘，人称“潘和尚”。他生来愚蠢，不识一字，不知为什么，身上竟有种筑楼搭塔的怪癖，出家后杀师烧庙，现今是个无主的野僧，以前就常做些个拐卖小孩的勾当，长得形同肥大的白鼠，故此又被呼为老鼠和尚。他常常学那两三岁孩童的举动装疯卖傻，一直就在灵州等地作案，后来习起了金刚禅，学会了控鼠的手段，就躲在槐园这座空宅里闭关修炼。他役使大群老鼠，从藩库里往外偷运银子，官兵们做梦也想不到，银子竟然都从老鼠洞里出去了。

老鼠和尚丝毫不将官府放在眼里，虽被拿到公堂之上受了大刑，仍然神态狂傲。说自己虽然失手被拿，不过是一时大意，着了别人的诡计，大不了就是一死，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。可城里城外还有许多同伙，捕盗衙门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对付得了那些造畜仙法，藩库里的银子早晚还得被偷走拿去孝敬祖师爷。

马大人勃然大怒，他同旗人图海提督商议道：“普天下最可恶的便是习练邪术的妖人，自古剑侠专诛其人。史书上说早从五代年间便已绝迹了，其实在我朝至今仍有余孽未除，以提督大人之意，该当如何处置这厮？”

图海提督虽是统辖军务的高官，但除了官场上钩心斗角的本事，并没有什么真正的才能，实是个昏庸无能之辈。他连夜听审，困乏已极，正自打着瞌睡，被马大人一问，连忙打了个哈欠，吸了吸鼻烟提神，又欠起半个屁股向北拱手抱拳说道：“咱们大清国隆福齐天，当今的皇上更是英明神



武，岂容世上有这等小丑施恶行凶？既然拿住了，还多问什么，趁早按律处决了就是，到时候咱去看他一场大出红差，也好取些乐子。”

巡抚马大人立刻迎合道：“本官也正有此意，这老鼠和尚虽只一介跳梁小丑，不足以惊动圣听，但做下的案子却着实不小，法理难容。而且其身怀妖术，还有善于造畜的同党未能收捕，倘若打入死牢里时日久了，恐其施展手段，挣开禁锢反狱逃脱，又或绝食自尽逃避极刑大律，不如来个快刀斩乱麻，就在三日内押付市曹，当众千剐万碎、挫骨扬灰，以宣我朝法度。”

灵州城槐园奇案暂且告一段落，常言道“不计今朝祸福，哪知他日吉凶”，尚不知张小辫等人被官府如何发落；更不知林中老鬼为何指点他们做这一番奇异之事，其中究竟有何惊人的图谋？

有分教：“乱世不肯存公道，天降劫难动灾殃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《贼猫》第三卷《神獒》分说。



## 第三卷 神契 第一话 谭道人

话说那巡抚马大人，为官的心机最深，胸怀韬略，腹有良谋，而且眼光不凡，高瞻远瞩，做起事来当机立断，他惟恐夜长梦多，详加推审之后，便决定尽快处决了“老鼠和尚”，当即命手下将此贼挑断手筋脚筋，拿铁锁串了琵琶骨，戴上重枷打在死囚牢里，由牢禁狱卒们好吃好喝的喂养着，并且严密封锁消息，等到三天后押付市曹碎剐零迟。

然后马大人又把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带入后堂，先让人给他们松了绑缚，用过压惊的酒饭，再次当面细细盘问。原来这马大人善于识人，深知天底下寸有所长，尺有所短，各有各的用途。既使是在鸡鸣狗盗之徒中，也往往都有可堪大用的奇材。

马大人在得知张小辫懂得相猫古术之时，便猛然想起一件事来，灵州自古就有拜猫仙的风俗，但很多人说不出猫仙爷的来历，纵有知道的，所传也多为道听途说，未必全然属实。他家祖辈未发迹时，曾在前朝做过响马，多与天下盗贼相通，所以知道此事的根由。

其实当年的“猫仙爷”，并非是什么神仙道士，此人只不过是古代一位能够飞檐走壁的神偷，那神偷是灵州世家出身，常把一只四耳花猫带在身边，专门偷窃为富不仁之辈，把所获之物救济贫苦穷困，其手段高明已极，多不是常人所能想象出的神异妙术，往来绝无踪迹，连捕盗的军官也拿





他无可奈何。

这神偷本家姓谭，平时在街上只充做走街串巷卖野药的破衣道士，所以人称“谭道人”，他自幼懂得“相猫”之术，到各处偷金窃银，全凭身边的四耳花猫，此猫机灵非凡，擅能攀壁过墙。古时候的大户富室，无不院深墙高，除了看家护院的家丁，还会养着恶犬，一旦听得些许人声动静，就会狂吠扑咬，可这都奈何不得“谭道人”。

“谭道人”行窃并非是独来独往，他的同伙向来不少，乃是灵州群贼的首领，群贼多是在夜间出没，穿着夜行衣，鞋底里垫着草灰，走路绝无声响，脸上还要蒙了面，嘴里衔枚，免得出声说话。

如此潜行至作案的大宅之外，先自伏在墙根里悄然不动，由“谭道人”抓住四耳花猫的后颈，对准了墙头用力抛出，那贼猫轻盈矫捷无比，一撞上墙壁，就能伸出猫爪，无声无息的悬挂于壁上，随后借着力，曲身弓背，一跃蹿过高墙。

那四耳花猫进到院子里，就会先将护宅的恶犬骗到一边，诳它吃了迷魂药，药翻了恶狗之后，花猫便会潜到后门，用猫爪子拨去门栓，放外边的群贼进来行窃，“谭道人”就凭着此法做下了许多大案，无往不利。

但也有失手的时候，有一次“谭道人”与洞庭湖的盗贼魁首喝酒，俩人喝多了打起赌来，那盗魁说谭公神术是人所共知，天下谁不佩服？盗取世上宝物只如探囊一般。可你本事再大，有一样东西却未必偷得到手，据说在宫中大内，有藩国进贡来的一枚“夜光宝珠”，大如龙眼，精气灿然，夜里灭了灯烛，此珠可以光照百步开外，乃是皇家至爱的宝物，向来由太后亲自收藏，连皇帝都不知道它放在哪里，谭公若能施展手段，取了这颗明珠让我等开开眼界，咱们五湖四海的响马盗贼，都应尊谭公一声“盗中魁星”。



其实这只不过是个酒后说笑的话头，可“谭道人”最是要强好胜，偏要与洞庭湖盗魁争这口气，跟谁也没打招呼，就独自带了四耳花猫前往皇宫，恰好赶上元宵灯节，皇帝陪着太后出宫来观灯，百姓们挤做了人山人海，争相一睹龙颜，“谭道人”就藏身在万民当中，与四耳花猫看清了老太后的相貌，但想那大内禁地，守卫何等森严？“谭道人”的胆子再怎么大，也不敢进去盗宝，只好给他的“四耳神仙猫”拜倒磕头，求它务必进宫盗出夜明珠，给灵州群贼争些脸面回来。

那四耳花猫心有九窍，是最通灵性猫子，能懂得主人心意，它猫眼一眨，便已闪身出了落脚的客栈，一连几日内在宫中探路，认明了太后起居行止的规律，也不知这猫是怎么想出的鬼点子，它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先找地方偷了支花炮叼在嘴里，然后趁夜色越墙潜入皇宫，寻到太后的寝宫，窥探那老太后刚刚入睡，外边捧灯的宫娥们也打上瞌睡了，它就顺着抱柱悄然溜下，将那花炮放到宫灯旁引燃了，然后躲入暗处潜伏不动。

静夜深宫里，就听炮竹“嘣”的一声巨响，吓的太后老娘娘和宫女们魂飞天外，连滚带爬的纷纷躲藏，也不知究竟出了什么乱子，还道是有人行刺，又或是天降异象，震雷击宫，慌慌忙忙的呼唤侍卫羽林前来护卫。

老太后百忙之际仍没忘了她那颗“夜明珠”，忙让宫娥们将她搀到凤榻下，从暗格中取出宝匣，打开来看去，顿时现出满室精光，才晓得“夜明珠”并没有随着天雷飞化归天，太后这才长出了一口气，稍稍安下心来。

谁知那四耳花猫躲在柱后看得清楚，它动如快箭离弦，从暗处一扑上前，将太后手中的“夜明珠”抢在口里含住了，随即翻身逃窜，真个是“来去如风雨，出没似闪电”，只在倏忽之间，便已逃得无影无踪，殿中只剩下目瞪口呆的太后和一众宫女。

四耳花猫躲路逃脱，它却不太识得皇宫路径，只顾翻墙越殿的奔着一个方向逃窜，宫中侍卫虽



多，却都在忙着保驾搜寻刺客，谁会想到要去捉一只野猫？

这回也是该着出事，四耳花猫误走误撞，竟来到了皇帝的寝殿外边，当时世上盛行“方术”，在御驾前的侍卫当中，就有一个精通“剑术”的高手在内，那人瞅见离身边不远的墙头上，正一个黑影蹿动，奇快如风，而且还裹着一道精光，似是只大花猫口含“夜明珠”，知道事有古怪，便放出飞剑击杀。

饶是那“四耳神仙猫”机敏警觉，察觉到金风不善，躲避得极快，也不免被宝剑削去了一只猫耳和半片头皮，受伤着实不轻，顿时血流如注，幸得此猫矫捷轻灵，才舍命狂奔得脱。

“谭道人”并不通猫语，无法听四耳花猫讲述经过，只是事后探听到宫中失窃的情形，推测得知，不免对此事追悔没及，他和四耳花猫如兄似弟，多年来彼此之间没有形迹可分，自己受浮名所累，为着一时意气用事，非要盗取皇宫重宝，却险些因此坏了四耳花猫的生命，现在想来，要那些虚空的浮名何用之有？

于是“谭道人”也不去与洞庭湖的盗魁相见，随手把四耳花猫偷来的“夜明珠”投入江中，他为了躲避官府追拿，收拾起手段再不使用，只靠贩卖能治疑难杂症的“猫儿药”度日，不久后，更是隐埋了姓名，远走江湖云游四海，最后再也不知所踪。

灵州百姓们感念“谭道人”劫富济贫的恩德，就造了祠堂供奉，只因官家戒盗，不能明说祠中供的是当年的神偷“谭道人”，便皆称其为“猫仙爷”，后来才渐渐形成拜猫仙的风俗，祠中时常都显出许多灵验来，各种野闻佚事也随之越来越多，传来传去往往难辨真伪了。

马大人常对“谭道人”的事迹欣羡不已，感叹古术奇异，竟能控猫为盗，残唐五代时有“红线盗盒”之事，至今被称做神妙无双之技，想来也不过如此神通罢了。只可惜当年官府里无人识得这



番异术，就任其流落进盗贼之流中去了，否则收做公家之用，把这一番本事用于为间做谍，偷营劫寨，必定能建立些大功劳出来。

马大人极有野心，想趁着粤寇之乱，显些真实的本领出来，以便得到朝廷的赏识重用，他生性坚忍，向来通晓兵机，这一年多来在灵州主持经营团练乡勇，着实同粤寇恶战了几场，双方互有胜败，渐渐使他深感孤掌难鸣，所以不分高低贵贱，到处网罗能人异士收为己用。

而且在槐园里捕获“老鼠和尚”之后，才发现“灵州”附近竟有造畜的奸徒活动，看样子要图谋不诡，想偷窃朝廷的库银。这伙人行踪诡秘，手段更是奇异，绝难以常法追查。所以马大人就想收买张小辫和孙大麻子，一是看重他们有“相形辨物”的本事，二是看这两人满身泼皮气质，怎么瞧也不象官府做公的，又兼言语便给，为人灵活机敏，无论是派其刺探情报还是跟踪盯梢，都容易掩人耳目。所以要保举他们破例先到捕盗衙门做个“牌头”，再拨一伙眼明手快的公差，随时听候他们两人调用，专门缉捕老鼠和尚的一众同党。

张小辫能得活命，已是满口的念佛不止了，万没想到这场天大的官司，不仅与自己再没一丝牵涉，更得到官家抬举，可以做个捕盗拿贼的“牌头”，可这在往日里也就罢了，但是现在正是天下大乱，贼寇横行的时节，慢说什么官家的王法了，就连那封疆的大吏，也有被贼人砍去了脑袋的，自己这点本事岂能顶用？夹在黑白两道里可不是好受的，稍有闪失就得搭上这条小命。

但张小辫看这马大人也是位心狠手辣的人物，哪敢不从他的意思？暗暗盘算着，不如权且应了差事，瞅个机会溜出城去，这教“天地纷扰争战时，恰似英雄一盘棋”，其中的输赢成败，不知要耗费多少无辜性命，张三爷是穷怕了只图富贵，可从不参与什么英雄的事业，也绝不想当官府的走狗和棋子。

马大人看出他的意思，知道这两小子皆是市井出身的草莽之辈，只有晓以忠义，或是许以重利，



才能够笼络得住，便对二人说，以往国家任用贤能，最看重着科举出身，除此之外，任凭你有什么奢遮的手段，也是一概不用，只此一个门槛之下，就不知埋没了多少奇谋巧智之士。可如今粤寇做乱，朝廷正值用人之际，你们都是有些本领的，何必自甘落入平庸凡俗之中，到头来与草木同朽。世上虽有屠龙的宝剑射雕的弓，可也需有人使用才得施展，你们俩算是命里遇着贵人了，本官慧眼识珠，见你们果是有些胆识的，可以提拔起来酌宜使用，故此愿意抬举携带你们一场，只要能将造畜的妖邪之徒一网打尽，绝不吝惜重金犒赏。

孙大麻子生性耿直，喜的是说强夸胜，自称好汉，他听马大人所言正是触着了豪杰襟怀，当即跪拜下去，“造畜”之贼天理难容，既是替天行道为民除害的举动，俺孙大麻子凭爷吩咐，愿出死力擒贼。

张小辫却心想“也不知你这老大人是慧眼识珠，还是牛眼识草，为何偏偏看中张三爷相猫的本事？但此时就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了，先想办法谋了官家的重赏，到时候看情形不好，三爷再抽身溜撒不迟”，打定了主意，当下便跟着孙大麻子一同领了差事。这正是“要图平贼定寇事，预备擒龙伏虎人”，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说。



## 第三卷 神燹 第二话 一千三百刀

且说巡抚大人安排张小辫和孙大麻子，在灵州城里做了捕盗的“牌头”，又把小凤收留在府里，表面上是念她孤苦，让她服侍马夫人暂做个使唤丫头，实则是当做人质，以防张小辫二人脚底抹油溜之大吉。

张小辫精滑透顶，如何看不出来这个用意？心中暗骂马大人看似慈眉善目，却实是老谋深算，肯定是想“以贼治贼”，利用“相物”之术，来对付“造畜”的邪法，可小凤又值得什么斤两？只等三爷我寻得几注财帛，趁早找个机会卷了钱远走高飞才是。

孙大麻子却另有一番见识，还以为马大人识得好汉，有意抬举重用他们，就劝张小辫道：“俺常自思量着，咱们兄弟本是何等样人？打生下来便是粗茶淡饭的过日，即便手边有了金银也不知如何使用，发财后反倒觉得全身都不自在。又担心槐园筷子城里藏的银子实在太多，你我骤然得了如此大的富贵，只恐天理不容。到最后果然生出事来，惊动了官府，惹来一场官司上身。不过到头来虽然富贵成空，却幸而因祸得福，受马大人的赏识做了牌头，咱们必当尽心竭力图效犬马之劳，不可再生非份之想了。”

张小辫并不理会他这番道理，俗话说得好，“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无钱莫进来”，又道是“车船



店脚衙，无罪也该杀”，在衙门口里听差的“三班四快”，从来都是拆剥人家的祖师，捕快牌头正是那“三班四快”中的一快，这等差事虽然有些油水可捞，死后却是没有面目去见自家列祖列宗的，哪有什么兴头认真去做？但眼下城外刀兵四起，想逃也难以逃远，只好充做捕盗的“牌头”，权且混它几日再做道理。

有话即长，无话便短，转眼就到了设法场处决“潘和尚”的日子，从一早起来，监牢中的狱卒们，就按“发送红差”的惯例，给“潘和尚”披红挂绿，全身上下揩抹干净，并在两腮上画了胭脂，于死牢中摆下四大碗“鸡、鸭、鱼、肉”，并预备了一坛子水酒，劝他吃饱喝足了动身上路。

“老鼠和尚”下狱时已被挑断了大筋，虽是变成了一个废人，却一直还盘算着如何砸牢反狱逃将出去，万没料到这么快就上法场，自知今天无论如何都躲不过去极刑之苦，索性把心横了，放开肚皮，吃了最后一顿“断头饭”。

这时便有官差前来提人，将“潘和尚”从深牢大狱中起出，打入囚笼木车，由两百多名团勇押解着游街示众，一众兵丁横眉立目，杀气腾腾，个个都是“弓上弦、刀出鞘”，一阵阵敲打碎锣破鼓开道的喧闹声中，推动着囚车，缓缓来至城中十字街心。

此时“灵州城”里的许多百姓，都已听闻拿到了盗窃库银的“巨贼”，而且此贼还偷拐小孩，这些年在附近丢失的孩子，多半都被此贼煮来吃了，实该千刀万剐。

满城中人，无不对其切齿痛恨，都恨不得食其肉、寝其皮，眼看今日正午就要处以极刑了，自然是奔走相传，尽来观看，来得人实在太多，城墙也似的砌将起来，搅做了人山人海，连四周楼阁房顶的瓦檐上都站满了人，人人都想看看如何收拾这专吃人肉的恶贼。

临着街心的一处高楼，是座二层的阁子，视野最为开阔，被设为了监斩台，由带兵镇守灵州藩





库节制军务的图海提督，与那位总领团练的马大人共同监斩，为防有歹人来劫法场，或是有粤寇趁乱偷城，便派兵戒严封锁了各道城门，又调数营精锐团勇，各执犀利火器，暗藏在法场附近随时听令，真是个“伏下快弩射猛虎，沿江撒网捉蛟龙”。

古代处决犯人，行刑的“法场”向来都选在街口市心，有意让民众围观，为了让大伙知晓官家法度森严，不敢轻易犯禁，但事与愿违，处决犯人的活动，往往都被当成了最大的“热闹”来看，端的是鲜活生动，远比听书看戏要来得刺激。在镇压农民起义的那些年月，官府使用的“酷刑重典”远远多于往日，一到开设法场的日子，看热闹的人就如同逢年过节赶庙会一般，有好些个泼皮闲汉，不辞起五更爬半夜之苦，就为了抢到个极近的好位置看得真切，又有几个真正将朝庭的“王法刑律”放在心上？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做了公差，被派到法场刑台下看押“老鼠和尚”，一众团勇公差把用刑的木台围得里三层外三层，但四周的百姓太多，任凭抽打喝骂，仍是争相挤到前边来看，一时间人挨人人挤人，拥得水泄不通，被挤坏的人们哭爹叫娘，整个街心乱做一片。

张小辫前天从“猫仙祠”的野猫当中，把那只偷溜的黑猫找了回来，本想今日借着做公之便看回热闹，谁知和孙大麻子被挤在囚车旁，竟是一动都不能动，那黑猫也被挤得无处容身，只好蹲在了张小辫的帽子顶上去看热闹。

张小辫见马大人等官员都在楼上端坐，不禁觉得心中煞是不平，心想若不是三爷使出手段，官府如何拿得到“老鼠和尚”？可如今风光都被旁人占了，满城百姓谁知三爷的功劳？又想“有道是英雄不问出处，这捕盗的牌头无品无级，比起芝麻绿豆也还不如，蝼蚁一般的脚色，有什么稀罕？倘若三爷朝一日发了迹，做个封疆的大吏，才不枉在公门中走这一遭”。

他正胡思乱想的做白日梦，就听四周的人群忽然炸开来一般，暴雷也似的喧哗喝彩声，一阵高



过一阵，正不知为着什么，他急忙寻声看去，原来是灵州城的刽子手“刘五爷”带着四个手下来了，那刘五爷从祖上六代起，就全是公门里吃红饭的，传下来的手艺非同小可，是刑部亲点的刽子，以前一直在京城听差，这两年告老还乡，才被调回了灵州原籍。

巨贼以妖术偷盗“藩库”库银，以及驱鼠吃人子嗣，乃是震动天下的大案，所以今天处决“老鼠和尚”，官府特意请了已经封刀的刘五爷出山，据说刘五爷得过真传，手艺十分了得的，不管是砍头斩首，还是剜胆摘心，在他刀下动起刑来都好似“行云流水”一般。

只有犯了滔天大罪或是身份不凡的刑徒，刑部才能请出他老人家掌刀执法，即便当年在京城里，也是等闲难得一见，今日竟要在家乡父老面前施展手段，围观之辈自然止不住喧哗起来，那刘五爷在灵州百姓眼中，就象是位成了名的戏子一般，自他迈步登上刑台，每一举手、每一投足，都要引得台下发出一片喝彩声来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也曾听过刘五爷“刑部刽子手”的赫赫大名，连忙掂起脚尖，伸着脖子去看，只见那刘五爷六十多岁的年纪，生得体魄魁梧，豹头环眼，阔口裂腮，颌下髯丛如猬，胡须虽已半白了，但精神矍铄饱满，脑门子油亮油亮的，一席短衣襟小打扮，身上连肩搭背，系着白练也似的一条围裙，目光中凛然有股杀气，不怒自威，恰似那杀生的修罗魔君在世。

刘五爷的围裙也不是一般的東西，乃是先皇御賜之物，尋常行刑的倅子，向來是光着膀子，或是穿了号坎甲马，再系条屠户般的黑围裙，可刘五爷手艺不凡，不管是断首凌迟，还是剥皮摘心，身上刀上从来不见一个血点，刀是祖传的宝刀，身上是皇上赏赐的白腰，如此装扮，正是为了显出自身艺业过人，使见者皆惊。

再看刘五爷的四个徒弟，活脱是四大金钢投胎下凡，刀砍斧剁般的一边高矮，显得好不齐整，全是膀大腰圆虎力熊心的彪形大汉，油光光的大辫子打了团结盘在头顶，身上的红边灰底号坎敞开



一半，袒胸挺肚，把胸口黑杂杂的一大片护心毛露在外边。

这爷儿五个，满面的杀气，目光所到之处，打量到谁身上，谁就得打个寒颤，冷汗淋漓，那真是“直教胆小惊欲死，纵是石人也流汗”，围观的众人都不免暗自庆幸：“幸亏今天上法场受刑的不是我们。”

刘五爷带着四个徒弟，上了半人多高的木台，先对着楼上监斩的官员抱拳行礼，随后对父老乡亲们施了一躬，他也是有心要卖弄些个手段，让徒弟们当着众人的面。取出携带的几个大皮囊，打开整顿起来，里面无非是砍腰的“鬼头刀”、斩首的“剁魂斧”、剥皮的“撇利刀”、掏心的“剜肠剑”，还有各种“带钩、带刺、麻花拧转儿”的刑刀法刀，都是寻常百姓叫不出名目的器械，琳琅满目，足足有不下百余件之多，在日光下一阵阵泛着寒光。

这时已有刑吏验明罪犯正身，然后宣读罪状，按律断了番和尚一个“刚”字，此等妖魔匪类，若不处以千零万碎之极刑，委实难平民愤，故此要请“刑部刽子手”刘五爷割满一千三百刀，待到午时三刻，听得三声号炮为令，就要动法刀行刑。

围观的百姓顿时满场哗然，众人一来是恨极了“潘和尚”，二来听说要割一千三百刀，乃是地方上前所未见的大刑，正要看刘五爷行刑如何施展手段，底下的人群中对此议论纷纷，有的人说：

“这回可算是来着了，咱就等着开眼吧，一般凌迟碎剐，只不过一百二十刀，要割满一千三百刀才让犯人断气，可不是寻常的手艺能做到的，当今世上，除了刑部刘五爷，谁还有这等本领？”

有的人稍稍有些见识，听了此话便摇头说：“这个却不然了，凌迟碎剐为本朝最酷之刑，平时难得一见，但现在正是平寇定乱之时，一旦捉到了发逆反贼，无不用此极刑处决，所以这几年咱们见碎割活人也见得多了。可你发现没有，越是那精壮结实的汉子越是能劲得住多割几刀，饶是如此，二百刀下去也仅剩一具血肉模糊的骨头架子了。而那肥胖之辈，则根本无从下刀，一刀下去不免连



皮带膏的扯下一堆，象老鼠和尚这贼厮生得如此肥头大耳，能割够他二三百刀已是大手段了，想刚足一千三百刀却又谈何容易，恐怕刘五爷一世英名，临老却要栽在咱这灵州法场上了。”

张小辫被挤在台前，听那几人议论不休，便讥讽他们毫无见识，对众闲汉夸口吹嘘道：“一千三百刀算得什么？在前朝中，割满三四千刀的大刑也是有的，北京城里的刑部刽子手个个身怀绝技，都是世代传授下来的神妙手段，外人绝难得知，三爷当年在京亲眼见过刑部刽子们练刀，原来要先从最大的大牲口上身上练起，割牛割马割骡子，最后越练越小，刀数却是不减，直练到鸡犬鸭鹅老鼠兔子才能出师。”

众人初次听闻，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，有些短浅之人只顾称赞，想不到这位牌头年纪轻轻，就有如此见识阅历；有些人则认为张小辫之言纯属无稽之谈，牲口肉多体粗，岂能和犯人相提并论？再者刑部刽子手的本事再大，又怎么可能在老鼠身上割几千刀？这“碎剔凌迟”的极刑又不是剁肉馅子，要割满一千三百刀，必须每一刀割下一块皮肉，而且在剔至最后一刀之前，犯人是绝不能断气的，否则刽子手与犯人同罪，差了多少刀都要着落在自己身上。

众人乱遭遭的正自议论不休，就听“咚隆”一声号炮响起，眼见午时三刻将至，这正是“阎王下了勾魂状，无常二鬼索命来。”毕竟不知“刑部刽子手”刘五爷，如何碎剔“老鼠和尚”整整一千三百刀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# 第三卷 神燹 第三话 凌迟

自古怨债相偿，杀人的填命，欠债的还钱，多是因果上的事情，说他一年也说不过来那许多，那些个遭受官司刑狱之苦的，也都是由此而生，计较不得。但听得一声号炮响过，眼看午时三刻将至，刘五爷让他的四个徒弟充做副手，先将“潘和尚”从台下囚车里起出，绑到法场行刑的木台上，那刑台当中有个“金”字形的木头架子，糙木铁环上边乌黑的血迹斑驳，都是以前用刑时所留。

刽子手们一言不发，动手把“潘和尚”绑定了，三下五除二，就剥净了人犯身上的囚服，随后就捧着刑具法刀候在一旁听命，这时第二声号炮响过，法场四周围观之人，都知道在转眼之间，便要把这恶贼千零万碎，大多注目观看，嘈杂喧闹的人群顿时安静了许多。

刘五爷请“监斩官”在名牌上勾了红叉，反身走到“潘和尚”身边，按惯例抱拳说道：“今天是刘五来送潘爷上路，咱们往日无怨近日无仇，刽子手掌刑执法，无非是被上差下派，推辞不得，等会儿万一有照顾不周全的地方，还请潘爷多多担待。”

“潘和尚”落到了这个地步，早已万念如灰，但在法场上众目睽睽，他还要硬充好汉，嘴角子一阵阵抽动，表情诡异的狞笑道：“久闻刑部刽子手刘五爷大名，不想竟死在您老的刀下，也算是本法师的造化，本法师临刑别无所求，只求您老用刑时手底下利索些，给咱来个痛快了断，我死后



走在黄泉路上，也忘不了念着您老的好处……”

刘五爷连眼皮子也不眨，冷冰冰地说道：“古有圣贤立纲常，今有王法大如天，潘爷惹下的是弥天大罪，身上有又背着百十条人命，最后怨魂缠腿被官府拿获，才被断了个碎剐凌迟的极刑，今天这一千三百刀，可是一刀也少不了的，咱们劝你不妨想开些，在阳世多受些零碎之苦，到阴曹里却能早得解脱，趁着第三声号炮未响，还有什么话要交待的尽管留下。”

“潘和尚”想到要被碎割一千三百刀之苦，不由得心寒胆碎，心中怨毒发作起来，沉默半晌才说：“本法师生来慈悲，最喜欢哄耍小孩子为戏，自从修练金刚禅以来，食过胎男童子一百五十有余，此乃度他们前往西天极乐大善举，眼看着便能成就正道，得一个出有入无的法身，谁知竟被一班小贼撞破了法相，使我落到了官府手中，挑筋穿骨吃了好一番折磨，今日又要使出歹毒手段，让本法师受尽零割碎剐之苦……”

“潘和尚”越说越恨，继续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我就算到了阴世，也必化为厉鬼，找你们一个个的索命报仇，刘五爷你是专给官家掌刀的鹰犬，操你奶奶的，你与马天锡那狗官坏过多少好汉的性命？你们通通不得好死，爷爷早晚从阴间回来找你们索命！”

刘五爷发过无数红差，以往那些死囚服法之时，或是对刽子手软言相求，或是骂不绝口，又或是默然不语，更有受惊不过，在法场上屎尿齐流之辈，他多是见得惯了，丝毫不以为意，当下任其破口大骂，也不同“潘和尚”再说什么。

周遭围观的百姓却大为恼火，都说如今真是没有王法了，这“老鼠和尚”罪大恶极，此等丑类死到临头之时，竟然还敢口出狂言？真是个挨千刀的贼杀才。更有许多家里丢失小孩的，一发对其恨得入骨，纷纷捡起烂菜石子投向法场，有领队的军官赶紧指挥团勇把持局面，以防乱民蜂拥上来搅了刽子手行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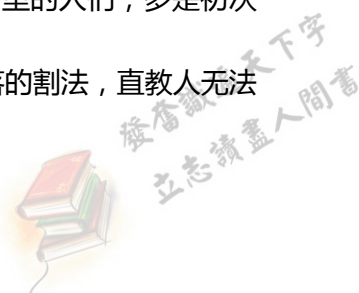
此时又有许多“苦主”，纷纷挤到前边，偷着把钱塞与法场附近的公差，他们要等动刑之后，讨买几片“潘和尚”的碎肉，这里边也不光是被贼人拐去小孩的“苦主”，还有许多家里有病人的，因为早年间有种说法，凡是法场上出红差，犯人身上的血肉都能做药引治病，监刑的公差们往往可以趁机捞点油水，只不过不敢明面交易。

正乱得不可开交之际，就听“咚隆隆”一声号炮作响，“刑部刽子手”刘五爷见午时三刻已至，当即动手行刑，先是副手取出一条漆黑的网子，当场抖将开来，缠在潘和尚的左臂之上，这黑网可不是普通的鱼网，乃是前朝刽子所传之物，通体以人发混合蚕丝编就，专在凌迟碎剔的刀数过多时用于“量肉”，只见那黑网的网丝勒入皮肉之中，便会留下一大片铜钱大小的血印。

刘五爷是忙家不会，会家不忙，叫声：“看法刀了”，便伸手从皮囊当中，拽出泼风也似的两把快刀，这两口法刀，一长一短，皆有名号，长者过尺，唤做“尺青”；短者过寸，唤做“寸青”，从由北宋年间流传至今日，据说当年曾用来碎剔过江南巨寇“方腊”，真是“白刃似水，寒气逼人”，果然有“吹毛断发”之锋。在此“大小二青”两口利刃之下，剔割过的好汉之多，实是难计其数。任你是含冤负屈的忠臣义士，还是恶贯满盈的乱党贼子，被绑在法场上见了这两口快刀，都不免心中慄惕，魂魄俱无。

刘五爷手中拎了长短两柄快刀，口念“恶杀咒”，咒起刀落，按着勒出的血印子一刀刀割下，那“潘和尚”吃过许多童子，养得周身肥胖，细皮嫩肉，受割不过，疼得尖叫惨呼，刘五爷更不理睬，短刀一割，长刀一挑，便取下柳叶似的一片皮肉，直把“二青”使得发了，但见他出手如风，一片刀光闪动之际，不消一个时辰，就已将“潘和尚”肥大壮硕的身躯剔了个遍。

旁边相帮的四个刽子，一路数着刀数，法场刑台上血肉淋漓，“灵州城”里的人们，多是初次见识“刑部刽子手”用刀，谁也没想到天下会有如此快刀，又有如此干净利落的割法，直教人无法





思量，尽皆看得犹如木雕泥塑般目瞪口呆，诺大个街心里，只闻刽子下刀、贼人惨叫，除此之外，十字街上鸦雀无声，围观的百姓中有那些胆小的，竟被吓得尿了裤子。

做“刽子手”就是凭宰杀活人吃饭，这“刑部刽子手”刘五爷，果然是手艺了得，他自十七岁艺成出师以来，就开始在法场上掌刀执法，四十年来经他手底下发送的人，没有一万也有八千，真正是“杀人如麻”，行刑的经验尤为丰富。

此次碎剐“老鼠和尚”不比寻常用刑，必须要割满整整一千三百刀，所以刘五爷深知下刀要即快且准，刀子底下不能拖泥带水，否则就先把犯人活活疼杀了，更要避开人体血脉，而且此贼肥胖长大，不似寻常皮肉精壮之辈，血脉经络格外难寻，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的精神，使出了浑身解术。

那“潘和尚”也当真悍恶，身上被割了一个痛快，嘴上是一边惨叫狂嚎，一边骂不绝口，尽是一些言语极为阴毒的诅咒，但声音越来越弱，等剐到一千两百余刀的时候，“潘和尚”已然是体无完肤，舌头、鼻子、耳朵尽被剐去，全身上下只剩两只大眼珠子能动，兀自贼溜溜的来回乱转，盯着“刽子手”的刀锋看个不住。

刘五爷是“手出山岳动、刀落鬼神惊”，前六百刀唤作“鱼鳞剐”，刀削面似的把周身上下削去了一层，中间四百刀是“剐肉剐”，最后三百刀也有个名目，称为“剔魂剐”，堪堪数到“一千二百九十九刀”，剐得“潘和尚”只剩一具骨架了，刘五爷的“恶杀咒”也恰好念完，忽然停下身子，收起刀不沾血的“二青”，在手中换过一柄带环的牛耳尖刀，请过监刑的官吏上前来验刑。

此时“潘和尚”的眼皮已被割去，连眼珠子都不能动了，目光如同死灰，不知是不是还没断气，那监刑的官吏捧着一个罐子，从中抓出白花花一把大盐粒子，对着“潘和尚”撒去，只见“潘和尚”一对眼珠子疼得猛然一转，显然还未死绝。



刘五爷立刻手起刀落，牛耳尖刀一刀下去，只是一戳一剜，便已挑出一颗血淋淋颤微微的人心，恰是一千三百刀整，法场四周围观之人轰然喝彩，都赞刘五爷好奢遮的手段，连在楼上监斩的马大人和图海提督，也各自暗挑大拇指称道不已。

刘五爷身上果然不见半个血点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改色，在如雷般的喝彩声中团团作揖，随后走下台来，众人无不拱手相贺，真如众星捧月一般，周围又不断有富商大户送上酒肉花红，这是要借刑部刽子手身上的杀气，给自家图个驱邪避凶的彩头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在旁边看得大为心折，都觉得刘五爷如此威风，凭得是真手艺真本领，咱们兄弟几时也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此耀武扬威一番？这时就见刘五爷的四个徒弟，七手把脚将“潘和尚”所剩残骸剔剥了，“五脏六腑”尽数掏拽出来，摆开来挂在刑台的几根木桩子上，又把骨头残骸全都砸为碎片。

有些外来的围观者初次看刑，不知缘故，就问张小辫和孙大麻子：“请教二位牌头，怎地剔完了贼寇，还要砸碎骨骸？有没有什么说道？”

张小辫趁机吹嘘说：“凌迟乃是最酷的极刑，若非遇着大奸巨恶，也轻易不动如此重典，不仅千刀万剐，按律更是连尸骨都不得入敛，碾砸碎了之后还要引火焚化，搓骨扬灰。实不相瞒，此贼正是张三爷拼着性命亲自擒拿到的，诸位却不知他的厉害，这老鼠和尚有妖术在身，不将其碎尸万段毁形灭骸了，也难保他弄出个什么邪法，又要还魂了出来害人……”

正说话的时候，蓦地里刮起一阵阴风，四下里飞砂走石，刚刚还是艳阳高照，一瞬间就变得愁云笼罩，“灵州城”里的百姓们如临大祸，一个个吓得面无人色，哭爹叫娘声中争相奔蹿逃命，真是个“天昏地暗无光彩，鬼哭神嚎黑雾迷”。毕竟不知这阵阴风中是否有恶鬼出没，且留下回再说。



### 第三卷 神燹 第四话 神燹

正说到“潘和尚”被押到法场吃了一副，千零万碎割净了皮肉之后，刽子手又将他的“五脏六腑”掏拽出来，摆弄着一件件挂在木桩之上，正待引火焚化，却凭空刮起一阵阴风，一时间失了日色，灵州城中飞砂走石，天昏地黑。

众人见状无不大乱，南街上的人们纷纷躲入临街铺面，给市心里闪出一条道路，在其余的三条路口中，看热闹的百姓仍是挤成人墙不肯退场。

张小辫以前并非常进“灵州城”里走动，没见过决囚的场面，还以为碾碎骨骸加以焚烧，就算完解了差事，但看南街上的人们忽然闪开道路，一个个秉气吞声，抻眉瞪眼的张望着什么，显然都知道今天这场“凌迟极刑”还不算完，后头还有热闹可看，他忍不住好奇起来，就近向旁边的一位老公差打听究竟。

那公差知道张小辫是巡抚大人亲点来的，正要有心结交，便压低了声音道：“张牌头有所不知，咱们灵州城设法场决囚，到最后并不象外地一般烧化死囚遗骸，只把骨头碾碎，剩下的血肉内脏，则历都来要留给城外的饿狗分吃，你瞧这满城愁云惨雾，定是乱葬岭万尸坟里的神燹也进城了，谁个不要命了，还敢高声喧哗？”

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闻言一怔，齐声道：“原来如此，怪不得刽子手们把那些心肝肚肠都挂在木桩子上，竟是要给城外的狗子们发番利市！”

说中代言：自古便是“人死之后，入土为安”，棺材木料越是厚实坚密，死者在地下就越得安稳，否则虫吃鼠啃，雨水相浸，说不尽有多少苦处，其中最倒霉的，还要属死后下了葬，却当晚就被狗子扒开坟土，一头撞破棺板，趁热拖出来吃了。

但许多穷人家根本买不起棺材，临死能有个草席子卷了就不错，小户人家也只能置办三寸柏木板的“狗碰头”。乱世之中天灾人祸，大部分老百姓都没东西可吃，流窜于乡间野地里的饿狗就更多了，遇到打完仗，这些饿狗就到战场上掏吃死伤的军卒和马匹，一个个养得膘肥体壮，凶悍异常，成群结队的出没于乱葬岗中，那些个“薄棺浅埋”的穷苦百姓，死后多被躲在坟地里的饿狗们挖出来吃个精光，种种惨状述说不尽。

灵州附近战事不断，激战过后，处处都有肚破肠流身首异处的死人，古代圣贤曾说：“收敛无主尸骸，覆以黄土，乃仁者所为。”可眼下这世道人心不古，哪有人肯去收尸掩骨？而且死的人太多，也根本埋不过来。

只有官府出面，派下些赏钱，让民夫们在附近收敛尸骸，都运往“万尸坟”丢弃，就在“灵州城”南门外，距城数里有好大一片荒山野岭，据说春秋战国的时候，此地曾是个“铸剑”的山谷，但年代太远，古时的地名已经无法考证了，也不见留下什么遗迹古物，只在山中有条深沟，战乱以前，凡是死在牢狱里的囚犯，都会被弃尸其中，久而久之，得了“万尸坟”这么一个俗称。

最近这几年，死人多得无处掩埋，官府便指定把“万尸坟”专做填埋无主尸体之处，不论是死于疫病灾害，还是死在刀枪之下，只要是无人收敛的尸骸，不问身份来历，一发扔进“万尸坟”中填了丘壑，到现在谁也说不清坑中究竟有多少死尸，那一片山阙深处，真是杂草丛生白骨嶙嶙，狐



免出沒孤魂夜哭，从来无人敢近。

流竄在附近的野犬惡狗，竟把“萬尸墳”當作了糧倉，千百只野狗成群結隊，爭搶坑中尸骸，為此往往引發內鬥，互相間打得你死我活，被咬死的狗子，立刻就被同伙啃成一堆白骨，所以荒山里的野狗數目总在几百头左右，对活人还无大害。

直到有一年，不知从哪来了一头巨犬，体大如驴，吠声近似牛鸣，神威凛凛，俨然有王者之态，此犬悍恶绝伦，竟成了“萬尸墳”大群野狗的首领，到处闯村扒坟，棺材中的死人，甚至落单的活人，还有村舍城池中的牲口，没有它们不敢吃的，而且数目越聚越多，渐渐形成了地方上的一桩大害。

但愚民无知，都道此犬神骏异常，不是等闲的世间俗物，多半是灌口二郎真君驾前“哮天犬”下凡，故此皆以“神獒”呼之，谁也没有胆量触犯，也不知上任按察史是怎么琢磨的，自己想了个办法出来，号称“以贼人换良人”，竟然与野狗们达成了一个协议，凡是城中处决人犯，在死囚被正法之后，一律不许其家属收敛，尸骨血肉就地留下，给“萬尸墳”的野狗们发送利市，任其舔血噬骨，使此辈不要再伤害无辜的平民百姓。

从那时开始，只要“灵州城”里一设法场，那“神獒”便有灵验感应，它能在荒山穷谷中，远远嗅到数里之外用刑的血腥气息，随即就会带着大群野狗呼啸入城，又据说野狗们吃的人多了，群狗之后总有无数孤魂野鬼相随，带得所到之处阴风阵阵。

所以城里的人们大多知道惯例如此，见到半空里尸气冲天，就知道定是南门已开，把“神獒”放进来了，急忙闪出街道，躲在一边继续观看，果然过不多时，便从南街上闯来一群饿狗，约有数十头之众，将一条凶猛狰狞的巨犬簇拥在当中。



张小辫虽是初次见到“神獒”，但他略得了些相猫辨狗的诀窍，一看之下已知此犬不凡，在《云物通载——犬经》一篇当中，把世间的狗按照体形大小，粗分为三类：最大者为“獒”，普通中常者为“犬”，体态小的才称作“狗”，这是从古就有的说法，可现今世上常将“犬”与“狗”浑同，却不知两者有别。

那条被民间称为“神獒”的恶犬，比拉磨的驴子也小不了多少，身上有数片天生的“血斑”，行动之际如同被一团团火云围绕，只此一节，便可断定，并非是真獒，而属于犬类中体形最近于獒的品种，应该是从漠北草原上来的“鞑子犬”，可以屠狮灭虎追杀群狼，性情最是凶猛无比，不知江南之地为何会有此神异之物？

张小辫却没往深了去想，只顾着同众人一起看热闹，只见那伙全身腥臭的群狗，视周围的人群有如无物，大摇大摆的径直至法场刑台，一众野狗饿犬见了满台血腥狼籍，登时从口中滴落大串馋涎，一个个吐着腥红的舌头喘着粗气，却都在台下摇尾趴伏，谁也不敢抢在首领之前去吞吃“老鼠和尚”的尸骸。

那“神獒”躯体虽然巨大，却格外灵动敏捷，它好似肋生双翅，离得几十步开外，竟呼地一声从空中掠过，直蹿到台上，一口咬住摆在木桩上的“人心”，三嚼两咽便吞入腹中，随即低头舔血，那死囚“潘和尚”好生肥胖，被碎剐之后，木板上遍地尽是油膏鲜血，“神獒”一条大舌头能有两尺多长，一舔过去就是一大片，嘴里“唏哈”有声，神态怡然，把南街的大群野狗们馋得没抓没挠。

待那“神獒”舔咂得心满意足了，昂首几声狂噪，声如牛鸣，震动了乾坤，此时台下的饿狗们听得噪声，就如接了圣旨一般，一哄而上，抢了肚肠碎肉来吃，有的趴在地上舔血，有的几只扯住一根肠子互相争夺，饿犬们吃得兴起，个个呲牙低噪，目露凶光。

四周围观的百姓和兵勇，看得俱是心旌神摇，但并无不忍之情，世风日下的时节，人心丧乱，



越是血腥残酷，越是看得津津有味，甚至许多人还有幸灾乐祸之意，只有个别明白道理的，暗中连连嗟叹：“也不知咱国朝造了什么孽，让世人遭受如此酷罚？看来天下大乱难定，早晚还有祸事降临。”

也就是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法场上的血肉内脏，连带那些被刽子手碾碎的骨头，便已被野狗们舔吃得一干二净，连半点渣滓都没剩下，群犬却仍然围着“神龛”徘徊不去，虎视眈眈地盯着四周的军民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都看得呆了，就听一旁那老公差惊道：“不好了，这群饿狗没吃饱，看来是要……”话因未落，就见法场上的“神龛”猛然蹿下，一下扑倒了站在人群中的“刑部刽子手”刘五爷，还没等众人看清楚怎么回事，那“鞑子犬”早已掏出了刘五爷的满腔心肺肚肠，它身后的野狗们四出如箭，狂吠声中扑进人群里乱嘶乱咬。

灵州军民人等一下子就炸了锅，都想躲避逃命，但人挤人、人挨人，哪有腾挪闪展的余地，但见四下里血肉横飞，顷刻间已有百余人横尸就地，挤撞踩踏当中更不知伤了多少。

那图海提督在楼上见了这血肉横飞的惨状，心胆俱废，惊得连忙按住顶戴钻到了桌下，巡抚马大人还算得上是临机镇定，他早就有心废除旧例，却始终未能得便，眼看酿成了大祸，再后悔可为时已晚了，拍案大骂道：“反了！反了！左右与我听命，凡是城中野狗，一概格杀勿论！”

那法场上咬死刘五爷的“神龛”吞了几口活人鲜血，心意更是狰狞欲狂，它似乎也知道街角楼阁上都是当官的，纵身踏住挤做一团的军民，先是伏腰埋首，随即用尽全力，激射而起，腾身飞蹿上了半空，这“鞑子犬”矫捷绝伦，堪比插翅的熊狮虎豹，连数丈高的围墙也能纵身跃过，二层的楼阁哪里放得在它眼中？瞪起血红的双眼，在空中盯住马大人直扑过去。





马天锡大惊，万没想到恶犬竟想刺杀朝廷命官，极端骇异之下，不禁也是脸上变色，幸得他早有准备，随从的数十名亲兵卫士都藏了火器在身，立刻抬起一排火枪射出，有道是“神仙难躲一溜烟”，满拟将那“神獒”毙在当场，谁知这此犬敏锐无比，更是识得火器犀利，它身凌半空，竟能使用腰腹之力，凭空拔起身形，倏然蹿出数丈之高，一举跃上了二层楼阁的房顶，踏翻了许多瓦片，它再不多做停留，一路飞檐过壁而去，还不等枪声硝烟散尽，便早已逃遁得无影无踪了，这正是“鳌鱼脱了金钩去，摇头摆尾不再来”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《贼猫》下回“第三卷第五话小猫耳朵”分解。



## 第三卷 神獒 第五话 小猫耳朵

话说“荒葬谷万尸坟”内的大群野狗，进城来搅乱了灵州法场，咬死咬伤军民无数，最后全部被兵勇们就地格杀，混战之后，十字街心遍地都是死人死狗，可怜这座富贵名城繁华盛地，今日变做了鬼哭神嚎修罗场。

巡抚马大人在楼上看得分明，不免大发雷霆，调兵关了城门，又派团勇逐街逐巷捕杀“神獒”，可不久有人来报，已看见那恶犬跃城而出逃入荒山了。

马大人连忙聚众商议，他对众官吏说：“叵耐这业畜好生凶恶，而且似是有备而来，竟想行刺朝庭命官，定是被造畜邪术所控，若不尽早剿除，他日必成大患。”

“图海提督”在灵州却并无实权，只是充个虚职，实际上是做为朝庭派下来的监军，况且此人是个平庸无能之辈，他刚才见了那“神獒”眨眼间就咬死了刑部刽子手，又暴然蹿上楼阁行凶，在一排火枪轰击之下，竟能毫发无损地腾空跃上楼顶逃脱，真如“天犬”一般，不免吓得心慌意乱，只推托道此事全凭马大人做主了。

马天锡本也没指望他这酒囊饭袋能有什么真知灼见，当下便让众人出谋划策，有慕僚称：“城外的野狗多是结伙游荡，白天并无定所，只在日暮以后，才会聚于荒山穷谷之地，不如派遣一位骁



勇善战的军官，带上一哨人马，多携火器，于晚间潜入万尸坑，将其彻底剿灭。”

另一幕僚说道：“野狗虽多，却不足为虑，兵家有言——擒贼先擒王，首先要设法除掉那为首的恶犬才是。但此犬被民间呼为神獒，绝非等闲的野狗恶犬可以相提并论，不仅生得青面獠牙，十分凶恶，而且机警敏锐，蹿跃之际竟能直上城头，若不是《西游记》里的妖怪出现，便是《封神传》中的天兽下凡，纵然多派勇夫，恐怕也不能与之对敌。”

马大人点头道：“言之有理，依你之见，该当如何是好？眼下若有良策，尽可直言，也好为本官分忧。”

那幕僚常常自称广闻博见，但自投到马大人门下以来，却迟迟未能献出什么良策，今天恰是用得着了，立刻进言道：“小的曾听一些洋人讲过，在那西洋英夷之国，也有许多恶犬横行，故此当地有种风俗盛行，男子中凡称绅士者，出门上街时，手中必执一根棍棒，称为文明棍，专做驱狗之用，街上的野狗一见此棒，便远远逃开不敢近前，只因狗子们生性恶棒，乃造物之先天习性。”

一旁的众人听了此言都说：“英夷果然全是荒生在海上潘邦蛮子，向来不曾被王道开化，别看他们船坚炮利，但那些什么绅士上街还要拿根棍子打狗，却不知在我大清国朝当中，撵狗的文明棍向来是讨饭花子们才肯用的，不过狗子确有厌恶棍棒之性，哪怕是再凶悍的野犬，一见了棍棒，便先自馁了三分，应当给灵州军民多备短棍，以防恶犬再来害人性命。”

众人纷纷献策，但说来说去，并无一计可行，正在一筹莫展之际，忽有探子来报，说粤寇大军分做数股前来打城，这回来得隐蔽突然，现在前锋已距城不到三十里了。马大人忙问来的有多少贼兵？探子禀道：“唯见漫山遍野席卷而至，刀枪如林，兵甲如云，难计其数。”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，先不提突然闻得粤寇发兵打城，“灵州城”里是如何如何调兵遣将锁城



防御，单说张小辫被法场周围奔逃的人流裹住，身不由己的跟着跑到一阵，也不知孙大麻子和身边那只黑猫都逃到什么地方去了，他独自一个到得一条窄街上，此时也辨不得东西南北了，暗自庆幸混乱中没被恶犬咬到，看看左右无人，便就地坐在一户人家的门前的台阶上呼呼喘气。

张小辫心想本以为城中安稳些，想不到也是如此的不太平，这回野狗们突然发狂，咬死了无数百姓，街上尽是横死暴亡之人，不如赶紧去寻了孙大麻子，一同离了是非之地，逃奔京城去谋条财路为好。心中正打着算盘，忽听墙头有猫叫声，抬头一看，却是那只“月影乌瞳金丝猫”，张小辫站起来对那黑猫说道：“馋猫，又要去哪里厮耍？倒教你家三爷一场好找，可想随张三爷到京城里见识见识……”

张小辫话未说完，忽觉脑袋后边的辫子被人揪住，疼得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骂道：“没有王法了，谁他奶奶的吃了熊心老虎胆，敢扯张牌头的辫子？”

只听身后一阵锯木头般的干笑声响起：“嘿嘿，如今做了张牌头了，可还记得故人否？”张小辫一听之下，已然知道正是当初在金棺坟里遇到的“林中老鬼”，急忙改口道：“小子哪敢忘记老先生的大恩大德。”

张小辫感到辫子被人松开，便整了整衣帽，回身施礼，只见那林中老鬼身着一领宽衣大袍，服色古旧破烂，也不知是从哪朝哪代的装束，脸上仍是蒙着帕子，只露出两只枯槁的眼睛，哪里象是一个活人？只听他开口问道：“张牌头，老夫曾点拨过你一场大富贵，可取得了？”

张小辫本来恼恨这老儿指点的富贵虽有，却是官家的“库银”，害得自己“羊肉不吃惹身膻”，跟着受了许多连累，但见林中老鬼的气色，真个三分不象人，七分好象鬼，哪里敢出言不逊自讨苦吃，只好苦着脸，把经过说了一遍，最后又说：“老先生指点得虽好，奈何小子命里纳不下大财，贼偷落得贼还，银子到手还没捂热乎，就被一众公差在街上拿下了。”



林中老鬼道：“与你一同从金棺村逃难出来的两人，一个是草头太岁，倒能助你些力气，另一个却是丧门白虎星君，你将那丫头带在身边，如何能够发迹？看来也是你命中不该发在此处，才引得凶星欺主，但你也不必为之烦恼，老夫平生阅人多矣，然天下命相运数之佳者，尚且无人能出张牌头之右，日后必定还有你的造化。”

张小辫一听自己今后还能发迹，顿时喜出望外，俗话说得好“酒能红人脸，钱可迷人心”，他此刻根本就顾不上去想——林中老鬼所言是否属实，又到底有些什么居心？立刻纳身拜倒，恳求高人算看自身造物。

林中老鬼也不说话，将张小辫拽起，带着他七拐八绕，来到了猫儿巷后的“猫仙祠”中，到了这是四外无人的清静之所，才问道：“张三，你且与老夫说说，你平生志向如何？”

张小辫不好意思直接说“除了钱财别无他求”，便厚着脸皮答道：“您老别看小子只是个在市井间耍闹的光棍，烧火嫌长，栓门又短，怎么看都不象擎天架海的栋梁，但我也素来胸怀大志，也常常想做些个英雄豪杰的事业。”

林中老鬼冷笑着问道：“你倒说来，什么是英雄豪杰？”张小辫道：“自古以来，凡是英雄豪杰，必然不事生产劳役，绝不能给别人当牛做马，手段须是慷慨爽快，从不以财物为心，行走四方，挥金如土，结交到好朋友的时候不惜仗义疏财，立大志，成大举，使美名广为流传，如此方是真英雄真豪杰了。”其实这话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，就是想做大事，首先身上必须得有钱，有道是“人无财助精神减，手中缺钱应对难”。

“林中老鬼”点头道：“嗯……果然是英雄未有俗胸中，虽有些挥霍无度之意，略显不合天道，可这也正是豪杰襟怀的不羁之处，但你错失了槐园库银，最近这几年重财旺运已空，想得太富贵实是难于登天……”



张小辫闻言大惊，忙说：“小子也不奢望有吕纯阳吕祖师那根点石成金的手指头，更不敢巴盼能撞大运拾得个聚宝盆，只求有铜山、金穴般的一世富贵，便是心满意足，天天都要烧高香拜猫仙了。”

林中老鬼道：“想那铜山、金穴皆是富可敌国的财驳，你自身未必能得，不过你在财运之上虽然低落了，却恰好有将星当头，应了武运亨通之兆，若能依了老夫之言行事，一年之内，你必然能做上统兵的军官，到时候老夫再指点你一条飞黄腾达的道路，照样威风富贵。”

张小辫听得此言，觉得全身上下的骨头都轻了几两，做梦都没想到自己还有如此好命，多半是老家的祖坟冒青烟了，这年头有势就是有钱，如果真能做了统兵的大将，光宗耀祖恢复老张家的门第，自是不在话下，不求能做到总兵提督那么大的官，只要能得个将军，就已经威风得紧了，忙请教今后如何行事？

林中老鬼说：“天下大治之兆，是地气从北而南，如今乱自南方所生，则主天下将乱，正是建功立业的良机，若是赶趁上你的时运，休说是三四品的武官，只怕连那封疆大吏也不难做得。如今在城南荒山穷谷之中，有条漠北神獒聚了大群野狗为害，城中官兵虽众，却难以将其扑杀。若不除此大患，上至灵州督抚，下至合城军民，必定人人寝食难安。张牌头你要想飞黄腾达，必先夺下这件头功。”

张小辫听得乍舌不下，今日亲眼见识了“神獒”凶猛非凡，连“刑部刽子手”刘五爷那等人物，都被其当场开膛破肚了，况且此兽行走如飞，诡变莫测，慢说是火枪刀矛，即便是设套下毒也必能被其识破，满城官兵都奈何它不得，我张小辫哪有手段对付？前几天虽然用黑猫破了“老鼠和尚”的邪法，那只不过恰好是遇着物性相克，可从没听说过天底下有猫能降狗的异事。

林中老鬼却不理会张小辫，自行从怀中摸出一包东西，里面裹的都是干鱼、肉脯，撕碎了随手



抛落在庙堂地上，猫儿巷里的野猫们闻得咸腥，立刻从四面八方聚了进来。

张小辫不知“林中老鬼”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，也不敢多问，只好蹲在墙角看着，待到林中老鬼把群猫喂得饱了，才告诉张小辫说：“要借它们祖师爷身边的几件东西来用，不先给点好处，它们岂肯甘休？”

张小辫更觉好奇，听马巡抚马大人讲，那位“猫仙爷”原本是灵州城里赫赫有名的通天大盗，后来因他盗了皇宫里的“夜明珠”，担心被官家缉拿，便隐姓埋名遁隐江湖了，这庙里如何会有他身边的事物？

林中老鬼把神龛下的几块青砖撬开，竟从中露出一口木箱，看起来古香古色，成色陈旧，肯定已沉埋了许多年月，打开来之后，里面只是一套飞贼穿着的“夜行衣”，他见了这些东西，又是一阵阴沉沉的冷笑，随即对张小辫道：“这就是当年猫仙爷穿的行头，名为“黑蝉”，不仅轻如无物，而且能避刀枪，遇火不燃，触水能浮，是件不可多得的宝物，但更难得的，还要属他压箱底的小猫耳朵，有了这套行头，你今夜只须如此这般，这般如此，要擒杀那漠北凶獒，也不过是如同探囊取物，反手关门一般轻而易举。”这正是“谋成月里擒玉兔，计就日中捉金鸦”。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《贼猫》下回分解。





### 第三卷 神燹 第六话 剑炉

话说当年的猫仙“谭道人”，自隐遁世外之后便四处云游，有一年曾重回灵州故地，竟在城中见到了自己的“生祠”，他自叹有何德何能，敢当得如此香火？临走时把他当年所用的全套行头，都藏在了祠中神龛之下。

这都是多少朝多少代以前的旧事了，却不知“林中老鬼”何以对此了如指掌，张小辫只道这老儿定是个稀奇的人物，庆幸自己遇着了“真仙”，他是如贫得宝，如暗得灯，忙请教如何去对付荒葬岭的“神燹”，若真能立此功劳，今后何愁没有扬眉吐气、飞黄腾达的时节？正是：“不经强敌分生死，哪得行踪露潜藏？待到四海闻名日，那回方表是男儿。”

林中老鬼将猫仙爷的夜行衣让张小辫穿了，又从箱底取出一个面具，那面具上的图案勾画得形如猫脸，头顶还嵌着两个猫耳朵，触手柔软异常，林中老鬼道：“此物唤做猫儿脸，出自波斯国极西之地，专能遮掩生人气息，只要戴上这个面具，那些深山老林裡的狐兔野犬见了你，也只当你是过路的野猫。”说罢将“猫儿脸”面具给张小辫罩了，并授以奇策，让他独自带着黑猫，前往荒葬岭擒杀神燹，随后又交代给他请多今后的行止，吩咐他务必牢记在心。

张小辫只觉林中老鬼之计匪疑所思到了极点，未必真能做到，正待再问，就听外边鼓声如雷，



他急忙出庙细听，吃一惊道：“啊呀，这是灵州城裡擂鼓聚兵，想是要打大仗了。”再回身之际，却已不见了林中老鬼的身影，只有满堂的野猫正被战鼓声惊的四处躲藏。

张小辫站在原地愣了半天，低头看看自己身上的黑衣行头，知道刚才的事绝非是在做梦，他心想：“如今兵临城下，灵州城裡虽然兵多粮足，却一直孤悬无援，不知还能守到几时，反正城破了也是一死，不如就依林中老鬼所言，豁出去博场荣华富贵在身。”

俗语说得好：“自从受了卖糖的奸商骗，今后再也不信口甜人。”但张小辫眼光浅，并未吃过一堑长出一智，他却觉得：“反正除了三爷自己这条小命，再无别的身外之物，倘若趁着时运做成了，便是捡来的天大便宜。”真是人心不足，尚未得陇，便已望蜀，从此打定了主意，再不疑心有什么山高水低，收拾得齐整了，便带了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匆匆赶回衙中点卯。

走在半路上，便撞见孙大麻子找了过来，张小辫在“槐园库银”一事上吃了大亏，这回便不敢张扬，与他简短说了别来情由，二人迳自求见马大人，当面请命去“荒葬岭”剿杀野狗，为地方上除去大害。

别看马天锡是个文官，但这一年多来，他招募团练守城有功，皇上曾下旨嘉奖，据说可能不久便会升他的官，所以治地的军政防务都由他一手掌握，直接受两江总督辖制，此时粤寇兵临城下，可能明天一早就要打城，马天锡自然忙的不可开交，不断调遣团勇，分拨火器，把别的事情都暂且放在一边了。

只是那图海提督放不下此事，他白天在法场上被神吓破了胆，前来打城的粤寇虽多，毕竟有城牆壕沟挡着，量那些乌合之众也难成大事，可荒葬岭的恶犬如鬼似魅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潜入城中，趁人不备一口咬将过来，又想起刘五爷被开膛破肚的一幕惨状，不由得胆战心惊，片刻也坐不安閒，不住催促马大人快想对策。



正这时候张小辫前来请命，马天锡大喜，讚道：“本官总算没看错人，张牌头真壮士也，不知如何施为，又要带多少人马？”张小辫道：“小的承恩相抬爱，始终无以为报，如能有机会给马大人分忧解难，即便是刀山火海，也不敢推辞，这回不用动一兵一卒，只求孙大麻子留在城头接应即可，小人自有本事应付荒葬岭的野狗。”

马大人见他虽然说得口滑，但看神色间胸有成竹，他也是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，便点首说道：“如此举动，没有十二分胆智绝难做到，看来美玉向来藏在顽石之中，倘若单以衣貌出身取人，岂不误了天下贤士？这张牌头果然不是等閒之辈，本官就依你所言，调一班公差到城头接应，事成之后，必有重赏。”说罢命人取来一柄短刀，乃是古代刽子手传下的“寸青”，刘五爷死后便被收入官库，此时给了张小辫，让他带着防身，又给了进出城防的腰牌，使他便宜行事。

但别的官吏幕僚，以及那旗人图海提督，却都觉得张小辫这小子能有什么真手段？不过是有些个泼皮胆气而已，此事谈何容易？好比是在老虎口中讨脆骨，到大象嘴裡拔生牙，都不是好惹的，纵然横着胆子去了，也只不过是白白送命。

这天天已擦黑了，张小辫告辞出来，招呼孙大麻子和一班公差，一同到了南城，城外大敌当前，城门绝不敢开，只好在城头上用大竹篮吊人下去。

张小辫见城头上站得密密麻麻的，全是灵州团勇，正自不断地搬运滚木擂石、灰瓶弓箭，又摆开了许多臼炮火器，一尊尊劈山炮和一排排抬枪不计其数，真可谓是：“杀气迷空乾坤暗，遍地征云宇宙昏。”他从未见过这等阵仗，不禁暗自心惊，脚底下发软，有点后悔刚才在官家面前逞能夸强了，可现在打退堂鼓也晚了，只好把全身上下收拾紧衬俐落了，准备等天彻底黑下来以后，便出城行事，这才要“拚身入虎穴，冒险探豺狼”。

张小辫心道：“胆小不得将军做，捨不得孩子套不来狼，谁让咱自打生下来就没财没势呢？更没



有本事做别样的营生，也不甘出苦力气做活度日，再不捨得把自家的小命当本钱来博，如何能够出人头地？”想到此处便横下心来，把身着的“夜行衣”紧了紧，腿上用青带子打了绑腿，脚下穿了一双多耳麻鞋，又随身裹了水粮和一小袋石灰，将“寸青”短刀别在后腰，随后在城头上同那黑猫饱餐了一顿。

孙大麻子对张小辫的举动好生钦佩，有意要结伴同去，若有什么高低，两人好歹能得有个照应，张小辫拦住他说：“看这阵势，粤寇明天拂晓就得前来打城，你这大麻脸不留在城头上，回来时有谁肯接我上来？”孙大麻子点头称是，并嘱咐张小辫一定要在天亮前回来，否则必被打城的粤寇裹住，死在乱军当中。

此刻黑云遮住了明月，正是潜行的良机，张小辫坐在吊篮裡下了城，抬眼看看四周，就把那黑猫揣在自己的怀裡，藉着几点朦胧星光，直奔城南的“荒葬岭”而行。

这片山阙离城虽近，但山中沟壑极深，是个极野的去处，除却抛尸的民夫，绝少有人接近，太平军也不会取道山谷，以几次都是从两边迂迴过来。

张小辫走不多久，就已来到山谷前边，他一向草栖露宿得多了，深夜独荒山倒不怎么放在意下，但见四周荒草长得比人都高，乱草野藤之间丘塚累累，坟丘间不时有野狗游荡，他按照“林中老鬼”的指点，把面具罩在脸上，果然没遇到什么凶险，办明了方向穿过大片荒坟，一路下到山谷深处，发觉脚下全是死人的白骨，四周一团团磷火忽明忽灭，月光从浓云缝隙中漏洒下来，照得两侧巨石狰狞兀突，放眼看去好一片荒坟野岭：“山峦起伏多怪样，乱石横陈断野径，林深苍阴栖猛兽，悬崖陡壁心胆寒。”真个是“八方无客过，四季少人行”，走在其中，恰似自投阴曹地府鬼门关。

纵然张小辫胆大，也不禁愈来愈觉心惊肉跳，只好边走边和那黑猫说话壮胆：“常听说灵州的家猫不比野猫，最是嫌贫爱富奸懒馋猾，可咱们这回进山擒杀靶子犬，还要全凭猫兄你的本事，只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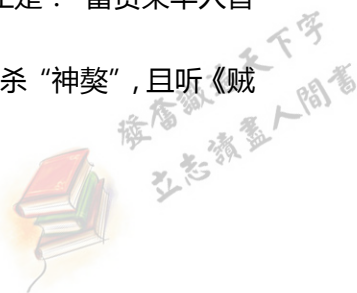
要成了大事，我就天天给你买鱼鲜解馋。别看你家三爷现在穷的叮噹响，想当年淮阴侯韩信未遇之时，曾受过跨下之辱，秦国蒙在没当将军之前，不是也如张三爷这般天天窝在破庙裡栖身过夜？所以人活一世，命中的穷通富贵要看到头，眼前的不算，你可不能猫眼看人低...”

张小辫唠叨了半天，把话多是说给自己听了，顺着深谷而行，不知不觉来到一片峭壁底部，借着月光看见山根裡刻着两个大字，笔画像是水裡的“蝌蚪”一样弯弯曲曲，他虽识得些文字，却哪裡认识古篆，只是听“林中老鬼”所言，“荒葬岭万尸谷”裡曾是古时候铸剑的所在，山谷底下刻有“剑炉”二字，料来正是此地了。

原来古时多有“名剑”，非是现在的寻常刀剑可比，凡是其中的锋利之属，到水底可断蛟龙，在陆地上能剖象腿，比较有名的诸如什么“太师、龙泉、白虹、紫电、干将、莫邪、渔肠、巨阙”等等，皆有各自的出处和事蹟。

这山中自古出产五金之精，确实曾是春秋战国时，剑师铸造利刃之处，直至宝剑铸成后，山中精气消散，才变成了荒废阴晦之地，在刻着“剑炉”二字的山壁旁边，有个山洞，正是当年铸剑石炉的古蹟，张小辫找到洞口，吹亮了随身带的火筒子，把身前道路照亮，着石壁往前走了十几步，就见山谷峭壁夹峙着一座大石殿，底部陷下一截，半嵌在山壁岩根裡，露了片石顶在山谷中。

这石殿极高极广，从后到前，按照“天地人”分为三进，石门内砌着一口塌了半壁的巨大砖炉，足有半间民房的规模，张小辫心道：“此间是个铸剑的炉子了，人字炉壁口虽然狭窄，但裡面还算宽敞，且钻进去躲上一躲，待那靶子犬来了之后再做计较。”谁知刚挤了半个身子进去，却见那炉膛里边竟然挂着个上吊的死人，死者脸上白惨惨地瞪目吐舌，两脚悬空，在面前晃来晃去，张小辫毫无防备，乍一见到这件打秋千的事物，不由得吃了一惊，被吓得半死。这正是：“富贵荣华人皆羨，生死玄机有谁知？”却不知张小辫在“剑炉”中有哪些奇遇，又能否需计擒杀“神獒”，且听《贼



猫》下回分说。



### 第三卷 神燹 第七话 白爷

且说春秋战国时铸剑的“剑炉”，实际上应称“剑室”，殿内分做天地人三间，并有内外两层，外边围着耐火的窑砖，裡面就如民宅一般，同样有铜梁石柱，内设取火锻造的“内炉”，那天炉出火，地炉聚精，人炉必须有活人以命“殉剑”，在这座炉中，便有个剑师吊颈而亡，一缕英魂归入了剑气之中，空剩个躯壳悬了千年。

张小辫哪知这些缘故，撞着剑炉中有个打秋千的吊死鬼，着实受了老大惊吓，当即就想缩身逃开，但手捧火筒子的亮光一晃，瞥见那吊死鬼身下，还倒着一个全身是血的人，张小辫眼尖，一看却是个脸熟的，非是旁人，正是松鹤堂铁掌柜家的老仆 - 老军铁忠。

张小辫眼珠子转了两转，心想：“自打那天夜晚借宿槐园，铁掌柜和铁忠便下落不明，生不见人活不见尸，想不到铁忠老汉竟在此处，这事情蹊跷了，此人又是朴实良善之辈，三爷我怎可袖手旁观？”他稍一犹豫，就再次矮身鑽过炉口，进到炉堂内对那吊死鬼抱拳道：“阴阳相隔，互不侵扰，咱们是井水不犯河水。”

随后张小辫凑到铁忠老汉身边，伸手一探心窝，发觉还是热的，但全身血肉模糊，伤得极重，还发着高烧，嘴唇迸裂，真是“身如五鼓衔山月，命似三更油灯尽”，眼见是活不久了。





张小辫掰开铁忠老汉的牙关，把随身带的一葫芦清水给他灌了几口。那铁忠老汉饮得凉水，啊呀一声缓过气来，神智也渐渐清醒了些，恰似“寒谷遇得乍暖之春，死灰又有复燃之色”，但矇矓中刚一睁眼，看见张小辫头上戴的猫脸面具，还以为山裡的狸猫成了精，险些给当场吓死。

张小辫赶紧把面罩推到头顶，问他何以落到如此地步？铁忠老汉见的正张小辫，虽觉万分诧异，却没了惊骇畏惧之意，趁着迴光返照心中明白，就强打精神，对他说起了来荒葬岭运尸的经过。

原来那天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刚进灵州，就把从瓮塚山裡运来的女尸带到松鹤堂药铺，换取了铁掌柜养在自家后院的黑猫，那铁掌柜是个识货的，从不做亏本的生意，他认得这殭尸是前朝的“美人孟”，由于生前死的冤屈，故而形骸不化，是黑市上难求的珍异之物。

在最近几年，江南出现了许多修炼“造畜”邪术的妖人，趁着天灾人祸，做了许多天理难容的勾当，这伙人到处割取死人器官，把“男阳、女阴”凑成一副，即可配成药饵。随着邪术愈炼愈深，到后来就需要殭尸和活胎童子，凡是含冤不朽的死尸，以及偷抢拐带来的小孩，还有产妇腹中的胎儿，乃至生产后的胎盘紫河车，都是此辈急求之物。

自古“战”、“荒”相连，一打完仗便是赤地千里，粮食颗粒无收，死于战乱和饥荒的人不计其数，新死的人到处都是，但几百年前的古尸首童子胎男，可就十分地难得了，于是就有人暗中偷挖盗拐来了，再转手贩卖给“造畜”之徒，从中牟取暴利，笑贫不笑娼的年月，赚这些丧良心的钱又算得了什么？

铁公鸡虽然家大业大，但生性吝啬刻薄，对钱财求之无厌，他做的又是药材生意，对各路各码头的门道都熟，识得些穴陵挖坟的贼人，所以私下裡做起了收购殭尸肉的生意，每当行货到手之后，就由他亲自带出城去卖掉。



这些勾当都是暗中做的，连铁公鸡家中至亲至信的人都不得而知，只不过他身单力薄，独自一个人做不来，便每次都要带着自家的老奴铁忠。

铁忠老汉初时并不知道究竟，一来二去时间长了，不免看出些端倪，他为人朴实忠厚，这遭雷劈的勾当如何敢做？劝主家罢手，免得惹祸上身，咱们药铺有那么大的买卖，何苦担惊受怕做这等黑了心肝的生意？

但那铁公鸡眼孔最小，只认得一个“利”字，虽然赚下了偌大家产，但把一文铜钱看得胜过身家性命，除了赚起钱来不择手段，对自家人也刻薄吝啬至极，每天早晨在床上一睁眼，便先自恨恨流泪不已，感到胸中恶气难平，恨什么呢？只恨这天上日月星辰来回转，昨天吃过了饭，今天醒来却又要吃饭，什么钱都能省，虽独一日两餐不得不吃。

到了吃饭的时候，全家人每吃一口糙米饭，便抬头看一眼咸鱼，只看这一眼就能立刻咸到心窝子里去，然后赶紧往嘴里扒两口饭，这一年到头的菜钱算是省下了，直至大年三十的年除夕晚上，才把这挂了整整一年的咸鱼摘下来，拿水拔去盐分，由全家老少分而食之，年初一早上人人咳得都像是要变“燕宝福”。

此事在旧社会并非罕见，只因这些“守财奴”们，深知钱财来得实在太不容易，每一个“大子儿”都是处心积虑千方百计抠出来的，所以除了暴发户，大多数富户都极其吝啬的，把钱财二字看的大过了天。他们多认为钱财最是具有灵性，唯有对其宝惜备至，钱财才会甘心跟着他走，倘若是拿钱不放在心上，这手接来那手去，必然要触怒财神老爷，岂肯再把钱送到他这裡来？故此不吝不富，只要是吝啬的人家，一定都是富户。

像铁公鸡这等人，就是个一毛不拔的吝啬人家，整日裡算计着怎样有进无出，却应了“有命赚钱没福消受”那句老话了，只要是有利可图，把自家老父切开来卖也心甘情愿，怎会把家仆铁忠的



话放在心上？

铁忠祖上世代为仆，以往对主家吩咐下来的事情，绝不敢说半个不字，他劝了铁公鸡两回无果，愁得整宿睡不着觉，正不知所措之际，掌柜的又招呼他晚上干活，只好硬着头皮前去，二人在密室裡把“美人孟”剔剥了，碎骨拿到炉中烧化，只把尸皮尸肉，还有那女尸脑壳装到一个皮口袋里，趁着无人知觉，翻墙离开药铺，铁公鸡先前拿几副假药买通了一伙巡城的团勇，打开了灵州城的水门溜出来，在月黑风高中一路赶奔荒葬岭。

铁公鸡对此地道路不熟，但他也知道山谷里全是野狗，不敢冒然进去，取了个白灯笼打在手巾，站在山前等了良久，就见山谷里出来一隻秃尾老狗，这狗似乎是个领路的“线火子”，望了望山前的两个人，便转过身摇头摆尾地往里去了。

铁公鸡赶紧让铁忠背起装满尸块的皮囊，跟着秃尾狗进了山谷，愈行愈深，最后到了一个洞窟前，只见有条全身白毛的哈巴狗，趴在地上守着一口钱箱，里面全是金条银锭，不仅有咱们国朝的纹银，更有许多海外才有的“金洋钱”。

铁掌柜还是初次到这荒葬岭来交易，只听牵线的说“白爷”要看货，他还道和以前一样是与某人做生意，谁知山谷中不见半个人影，莫非此狗便是白爷？铁公鸡心想：“我管你是人是狗，有钱即是爷了。”于是当着白毛哈巴狗的面把皮囊打开，取出“美人孟”的头颅摆在地上。

那白毛哈巴狗到近前来嗅了几嗅，使用狗爪子从箱中拨出两根金条出来，铁公鸡连连作揖：“谢白爷打赏。”然后走上两步把金条捡起来揣在怀中。

铁忠老汉平生从未见过如此诡异的情形，真是可煞作怪了，世间哪会有这等事？不禁担心是遇着山里的妖物了，忙扯着铁掌柜的衣袖，劝他拿了钱就赶紧回去，谁知铁公鸡见了钱就动火，况且



看这山中无人，只有条白毛哈巴狗看着一大箱金银，尤其是那些金洋钱，金灿灿的好不晃人眼目，一股贪念在肚肠里辗转了几番，就涌上来再也按捺不住，有心把钱箱子据为己有。

铁公鸡刚捡了一石头在手，想要绕到背后砸死那白狗，却突然间从山上跃下一头巨犬，竟有驴子般大，背上生满了血斑，裹着一阵阴风扑将下来，牠将铁公鸡放翻在地，就如同是“出林恶虎啖羔羊、半空皂雕追紫燕”一般，哪容铁公鸡有半分挣扎，眨眼间便已从胸膛里掏出血淋淋一颗人心。

可怜铁公鸡巴前算后，一辈子省吃俭用，忧烦操劳，使尽了心机，最后却落得个如此下场，真不知他“到头把命丧，辛苦为谁甜”？铁忠老汉在旁看得呆了，他曾多次在城里处决死囚的法场上，亲眼看过这头巨犬，被民间百姓呼为“神獒”的便是，心里着了慌，直顾着逃命，不料一脚踩空，翻着跟头落进了剑炉石屋。

铁忠滚落进来就把腿摔断了，身上被石头划得鲜血直流，侥幸钻进“剑炉”，挡住了狭窄的炉膛口，才得以留下性命，他打更巡夜的时候，身上会带些乾粮和水，便藉此维持，勉强活到现在，已是寸步难行，堪堪废命，自己心里也清楚，肯定是活不了多久了，临蹬腿闭眼之前没别的挂念，只恳求张小辫行个方便，务必给铁掌柜家里人带个讯息回去，好让他们知道掌柜的没了，连尸首也被狗子们啃净了，赶紧请和尚法师给做个水陆道场超渡亡魂，再置个衣冠冢，免得让主家做了孤魂野鬼。

铁忠老汉双眼目光渐渐涣散，等他断断续续交代完了，已然是气若游丝，终于一口气转不过来，当着张小辫的面呜呼哀哉了。

张小辫暗自心惊：“没想到松鹤堂药铺的铁掌柜，竟和造畜的妖邪之辈有勾结，另外林中老鬼可没交代荒葬岭中，有个什么看守钱箱的白毛哈巴狗，那擒杀神獒的勾当到底行得不行得？”脑中胡思乱想了一阵，便对着铁忠的尸体拜了两拜：“铁老军你如在天有灵，可得保佑张三爷平安回去，



否则你和铁掌柜可就含恨沉冤，死得不明不白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忽听山谷中大群野狗一阵狂吠，声音由远而近，来得好快，张小辫心知有异，急忙吹灭了火筒子，顺着剑炉炉壁爬到石屋高处，借着月色偷眼观看山中动静，只见那群荒葬岭中的野狗们，不知是从哪片坟茔堆里撵出一窝狐狸，共是三大一小，其中一条老狐狸，把个小狐狸叼在嘴里，正自没命价地狂奔逃命，据说世间万物，除人之外，唯有狐狸最灵，故有狐魅之称，纵然是机警迅捷的猎犬，也难以轻易捕捉到牠们，谁知竟会被野狗们追得走投无路，直投荒葬岭山谷中的绝路逃来，正是：“说出事迹惊天地，道破行踪震古今。”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《贼猫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三卷 神契 第八话 星星盏

且说张小舜同那黑猫躲在剑炉石殿上，探出脑袋来，偷眼窥探“荒葬岭”中的动静，此时天上的星星差不多都出齐了，借着清冷的星辉月光，只见大群野狗在狂吠声中，正将一窝狐狸赶入绝路。

山中成群结伙的野狗们，专门在坟茔地里撞棺材扒坟，拖拽出尚未腐烂的死人尸体充飢，平夕也会捕捉荒坟野地里的狐兔之属来吃，牠们知道母狐狸身上有条臭腺，遇到危险时会和黄鼠狼一样放出臭气，被称作“狐烟”。

这股烟色作浓绿，不属黄鼠狼子的屁那么恶臭，却有迷乱神智的作用，狗鼻子最灵敏，一旦将“狐烟”吸到鼻子里，轻则五感俱废，在狂奔中一脑袋撞在石头上，不免头破血流、骨断筋折；重则立刻口吐白沫，倒地抽搐不已，最后心丧神迷，变成一条疯狗。

因此才说狐狸精善能迷人的传说，并不完全都是空穴来风的迷信观念，荒葬岭的野狗们似乎深知狐性，在后边赶得虽急，却始终把那窝狐狸放出一段距离，不给他们有机会放出“狐烟”，只是将其撵至山谷深处，待到对方筋疲力尽了，才会一蜂拥上来一举成擒。

这窝狐狸中为首的是条老狐，看起来已有百年之寿，全身通红似火，前额上有一块白斑，乍一看就好像长了三只眼睛。牠嘴里叼着条小狐狸，带着另外两狐一路狂奔，屡屡使出诡计，想要摆脱



野狗的追击，奈何这是老天爷降下的大劫相逼，始终未能得逞，眼看着气力衰竭，前边又被石壁拦住了去路，自知气数已尽，只好停下来闭目待死。

野狗们见群狐已然是插翅难飞，便在山谷里将牠们紧紧围住，只是有龇牙咧嘴地不住狂吠，却并不急于上前撕咬，就如同猫捉耗子一样，先要三擒三纵，在吃掉之前尽情耍弄猎物。

几只大小狐狸被吓得全身发抖，悲悲切切的流下眼泪，而那三眼老狐似乎不甘心引颈就戮，从口中吐出一枚红丸，晶莹圆润，如珠似玉，此狐以前曾机缘巧遇，在深山中服食过一株千年灵芝，又躲进坟地里藏了多年，每晚对月吐纳炼气，竟然得了狐玉在身，此物实有起死回生之效，它如今已是走投无路，便想以玉换命。

有道是“犬有犬宝，牛有牛黄”，老狐体内的石子便是狐玉了，那些野狗子虽然俱是乌合之众，却也识得狐玉实乃珍异之物，吞到肚子里少说都能添几十年寿数，真是个个眼馋，正想拥上前去争抢，就听深夜里一声牛鸣般的嚎叫，嚎声激烈昂扬，势动苍穹，不禁吓得大群野狗们全身颤了三颤，哆哆嗦嗦地夹着尾巴齐向后退。

只见一头体大如驴的巨犬，一道黑烟似地从山上下到谷中，正是荒葬岭的“神獒”，这靶子犬纵身一跃，就到了三眼老狐面前，一回吞了“狐玉”，转身就把两条大狐狸当场按住咬死，掏出两颗心肝来吃了，就着死狐腔子中还热乎，又“咕咚咕咚”饮起了鲜血。

此时三眼老狐在旁看个满眼，身上又被溅了许多鲜血，吓得体如筛糠，直到猛然省悟过来，那神獒已经饶了自己和小狐狸的性命，它死中得活，赶紧叼起它的狐子狐孙，头也不回地狂逃而去，转眼间就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

等那神獒喝够了狐血，才把两具狐尸留给其余的野狗享用，不过僧多粥少，不消片刻，野狗们





便把两个死狐狸，连皮带毛啃了个乾乾淨淨，其餘没吃饱的也不敢抱怨，只好再去附近的坟场里刨死人逮兔子。

那神獒两眼目光如炬，一边用舌头舔着自己嘴角上挂着的狐血，一边阔步向剑炉行来，这炉间中尚有许多铸剑时所留的精铁，它常将此地作为巢穴，以养体内暴戾之气。

张小辫躲在剑炉石殿的房顶上把经过看了满眼，不觉已吓出一身冷汗，心知这“靶子犬”在漠北草原上，是可以搏杀豺狼虎豹的凶兽，怎敢把它来等閒廝窥？但眼见神獒进了“剑炉”石屋，果然如林中老鬼所言一致，暗道：“正是张三爷的时运来了，这恶犬今夜即然进了此地，就算是三头六臂生双翅，也定让你有来无回。”当即横心竖胆，同那黑猫两个伏在石梁上，蹑足潜踪，悄悄向石殿后面爬去。

神獒吃了两头狐狸的心肝，又吞了老狐的玉丹，那都是至热之物，不免觉得胸腹间燥火大动，要回破石殿里寻个避风的所在歇息一阵。它是何等敏锐？不消抬头去看，已知殿顶石梁间有些异常动静，占风辨气便已知道，多半是两个过路的野猫，尚且不够给自己塞牙缝的，便也不去理会，迳自来到后殿，伏在天字炉前静卧。

张小辫在石梁上攒行了一阵，也来到后殿屋顶，这里石墙半塌，天空中皎洁如水的月光，从殿顶豁口处漏将下来，映得银霜满地，借着月光一看，那神獒就卧在炉旁的一座石台上歇息，在它头顶的屋梁上，悬着三个青铜灯盏，每一个都有脸盆般大小，上面扣着铜盖，分别饰有星斗纹路，铜质久经风吹雨打，都已显得斑驳苍绿不堪。

这三个灯盏可非比寻常，名为“星星盏”，乃是战国时期的青铜古物，是当年给诸侯王铸剑的时候，用来保存剑炉中火种的铜灯。要造锋利绝伦的宝剑，除了要有手段高超的铸剑匠师，以及深山中五金之精的材料，还必须有“天火烧炉”，而不能随便巾人世间的凡火，非得如此，剑成后才



能蕴有龙吟虎啸般的凛然剑气。

但取天火的时机，是可遇而不可求的，要等到有雷电劈中了千年古树，才能借到真正的“天火”，火种，石殿中吊挂着的“星星盏”，正是当时用于储存天火的铜灯。

历经了千年沧桑，到得今时今日，那铜灯里的火早已熄灭掉了，但盏内的灯油还在，这星星盏点燃的时候，分为三个部份，一是青铜油灯，二是灯芯，三是铜灯里面的灯油，灯芯是个捻子，大部分都浸在灯油中，此时灰尘久积，星星盏上盖满了尘土，早将灯口封堵住了。

张小辫伏在梁上看了一阵，就伸手去捉那黑猫，想要按林中老鬼之计擒杀神獒，由于他身上着了猫仙爷的行头，黑猫自然视他为同类，还以为是要作耍，“喵呜”叫了一声，“嗖”地从石梁蹿上了屋顶。

张小辫一手抓个空，暗骂一声：“贼猫，逃得恁般快。”他想上屋顶上把黑猫捉回来，但身在极高的石梁上，望望下边都觉得眼晕，勉强挪到此处，已觉得手脚痠麻，更何况人不比猫，怎敢在梁柱屋顶间任意登高攀爬。

眼下在荒葬岭的剑炉当中，要是没有这只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，张小辫便难以成事，他看了一眼梁下，嚥了一口唾沫，大着胆子在石梁上站起身来，想将那黑猫重新捉下来，奈何胳膊没那么长，掂着脚尖虚空抓了几下也够不到。

张小辫心下大急，额头上冷汗更多，只好低声央求道：“猫二爷，这可不是胡闹的地方，你快快下来，休要坏了三爷的大计....”

可那黑猫蹲在屋顶的缺口旁，一边用舌头舔着猫爪子，一面在自己脸上抹来抹去，显得好不悠闲，两只黄金般的猫眼在月光下精光四射，似乎是有意与张小辫作耍，任你死求活告，就是不肯下



来。

张小辫在梁上动作稍大了些，他比不得真猫来去无声，不免扫落了许多塌灰，从上边落下殿中，那神獒正俯在石台上养神，耳听那两只野猫在殿顶闹得动静愈来愈是厉害，又被许多灰土落在了头顶，不禁怒从心头起，恶向胆边生，恨不得生吞活剥了它们，可是腹中的狐丹是大补之物，一团燥热尚未化去，神情有些疲倦，始终昏昏欲睡，又自持身份，不屑于亲自去捉两只野猫，所以暗自隐忍不发，低吼声中呲了呲獠牙以示警告，便继续打起盹来。

这一下险些将张小辫吓得魂魄出壳，急忙蜷作一团刺蝟般伏在梁上，连口大气也不敢出，只剩下心里“怦怦”一通狂跳，他深知这“鞭子犬”神异非凡，天罗地网都罩不住它，只要使其感觉到稍微有一点不对劲，自己立刻就会被其撕成碎片。

那黑猫本就胆小，也被吓得不轻，全身猫毛倒竖，当即就想开溜，张小辫暗自叫苦不迭，唯恐它就逃了，赶紧从怀中摸出一个鱼肉馒头，将手举在半空，想引那馋猫下来。

全身漆黑的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，与别的猫在习性上没什么两样，除了胆小好奇之外，最喜欢偷鱼吃腥，见了鱼肉馒头，顿时从嘴角淌下一串口水，两只黄金色的猫瞳盯在鱼肉馒头上看得直了。

张小辫见这伎俩得逞，暗骂了一声：“死馋猫，回头教你好看。”就把手中的馒头向下晃了一晃，谁知那黑猫是骨子里惧怕鞭子犬，虽然目光紧跟着鱼肉馒头来回移动，却硬是不肯把身子向下挪动分毫。张小辫不免更是心急，又把举着鱼肉馒头的手向高处抬了抬，不料他在梁上伏得久了，使得全身血脉不畅，就觉得指头尖一麻，竟将馒头失手掉落，不偏不斜，恰好落到“神獒”的脑袋上砸了一个正着，惹得那鞭子犬“嗷”的一声恶吼，狂怒之下翻身跃起，像条离弦的快箭般，猛朝着石梁上扑来。惊得张小辫面如土色，暗叫：“糟糕！张三爷今天晚上要归位！”这正是：“凭君胸中有妙策，难防今夜祸一场。”却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说。



### 第三卷 神燹 第九话 偷灯盗油

话说张小辫躲在石梁上，正想设法把黑猫从房顶上引下来，不料却失手将鱼肉馒头掉了下去，惹得那靺子犬狂怒起来，捲着一股阴风，从地上腾身蹿到半空，要把梁上的野猫扑下来撕成碎片。

那神燹的来势凌厉迅猛，张小辫大惊失色，他想躲都来不及了，只好闭目等死，谁知就在靺子犬还未扑至石梁的一瞬间，却听得殿顶“轰隆”一声，塌下一堆碎砖败瓦，一股烟尘陡然而起。

原来是那黑猫蹲在屋顶上，看张小辫手中的鱼肉馒头看得入了眼，身子向下探得太过，竟是踏在虚空之处，碰掉了几块碎砖和一片灰尘，它也翻着跟头滑落下来。

靺子犬见机奇怪，它身在半空，忽见灰尘碎瓦自上落下，便凌空一个转折闪在一旁，硕大的身躯飘叶般落在地上，随即仰起头来观看殿顶动静，月影之下双目如电，凶芒毕露，显得怒不可遏。

张小辫以为自己这会早见阎王爷去了，没想到没被神燹咬中，反倒是身上落了许多灰尘，急忙屏住呼吸，挥动手臂驱赶烟尘，这时就听得殿中铜链晃动，睁开眼睛往下张，只见那黑猫并没有直接从屋顶摔到地下，它仗着身体轻灵敏捷，拿前边两只猫爪子扒在星星盏边缘上，下边两条猫腿凭空乱蹬，把青铜星星盏坠得似秋千般来回打晃。

“星星盏铜灯”被用索链吊在半空，那黑猫好不容易才攀到了灯盖上，它战战兢兢探头向下一



望，见鞭子犬虎视眈眈地正抬头盯着上边，吓得立刻又把脑袋缩了回去，黑猫将身子蜷缩在悬空的铜灯盖上无路可逃，饶是它善于攀墙爬树，也没得施展。

此时一人一猫一犬，一个躲在石梁上胆颤心惊，一个趴在铜灯上心惊胆颤，还有一个守在殿内怒目瞪视，恰好分处在剑炉石殿的“上中下”三处，却谁也没有轻举妄动，只剩下“星星盏铜灯”嘎吱吱地来回摇晃。

张小辫和黑猫没敢动，多是因为心中惊骇欲死，而那鞭子犬一动不动，却得显得格外异常，一反它平日里“嗜血贪杀”的常性，你道这是为何？

原来事有奇巧，那储存“天火”的铜灯盖被黑猫一阵扑抓，积压在上面的灰尘掉了大片，立时从灯口里传出一阵异香，犬类嗅觉灵敏，一嗅之下就发觉大不寻常，铜灯里的灯油胜过香油百倍，不免一时疑心起来。

张小辫借着月光看得清楚，暗道一声：“猫仙爷显灵了，张三爷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。”常言道“时来弱草胜春花，运至泥土变黄金”，看来时运一到挡都挡不住，也该着是这“神獒”杀业太重，命中注定要丧身至此，接下来就看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的油灯上如何施展了。

只见那黑猫想蹿上石梁逃掉，奈何无从攀爬，它想跃下地面，却见那神獒不住盯着它龇牙低吼，不由得心慌意乱，又怕又急，像是热锅上的蚂蚁一般，片刻也立脚不住，只好在星星盏上不住打转。

最后它看到三个铜灯盖在半空一字排开，最边上那盏铜灯旁边，紧临着一堵有缺口的破墙，正可从中逃出“剑炉”，可星星盏之间离得甚远，无法直接蹿跃过去。

有道是“狗急了跳墙，猫急了上房”，这时候只求生路，哪还管他行得不行得，黑猫在铜灯上用力摇晃，只盼着离另一个星星盏愈近愈好，它使出了全力，摇得油灯剧烈地来回摆动。



折腾得正欢，忽听底下的鞭子犬好似牛鸣般低嚎了一声，惊得那高下猫四个猫爪子一齐发软，顿时趴在摇晃不定的铜灯上，岂料晃得太过厉害，身子一打滑就往灯下凉落，黑猫“喵呜呜”一声惨叫，所幸扒住了灯口边缘，它唯恐掉下去被神獒咬死，竖着尾巴，几个猫爪子紧向上蹬，这一来不要紧，坠得那铜灯不再摇晃了，反倒是在半空打了个斜，铜盏中的灯油立刻从中淌下。

那千年灯油细腻香滑，为世间罕有，引得鞭子犬不由自主地张开嘴伸出长舌，在“星星盏”下接着灯油来舔，它当晚活吃了狐狸心肝，一团燥火正炽，舔了几口灯油，不仅满口留香，更觉滑爽舒畅了许多。

这时候黑猫的猫爪子碰到灯油，顿时从铜盏上滑脱了，直直落向地面，神獒正吃得兴起，却突然断了供给，不免心中发怒，也不等黑猫落地，就在半空里一口将它衔住，牙关上不曾用力，一甩头便又把黑猫抛上星星盏，瞪目低吼，逼迫那野猫再依前法施为。

那黑猫捡了条命，哪里还敢不从，急忙使出浑身解数，在星星盏上一阵折腾，将铜盏中的灯油一点点倾倒下来，神獒自在下面伸着舌头接住，不曾错过半滴，舔了好一个舒服畅快。

神獒虽然警觉狡猾，可哪里会想到野猫敢给自己下套，又加上正值心火大燥，所以难免一时大意了，它把灯油吃得口滑，也不问多少，只顾要吃，不料那灯油虽然非药非毒，却不能多吞，俗话说：“狗肚子装不下二两香油”，吃多了就得吊胯跑肚子，即便是硕大凶恶的巨犬，蹿上三泡稀屎之后，也会全身绵软无力，变得还不如一头绵羊。

这神獒尚未来得及跑肚子蹿稀，先自被油闷了心，东西南北多已认不得了，它隐隐觉得不妙，在地上打了两个转，愈发糊涂了，晕晕沉沉地一头撞在墙上，能撞棺材板的狗头坚硬无比，一脑袋便将破墙撞塌了半壁，就势卧地不起，嘴角拖着长长的馋涎，鼾声如牛，竟然昏睡起来。



张小辫躲在石梁上，看见黑猫摔倒了鞭子犬，忍不住心头一阵狂喜，但还不敢大意，随手摸到两块碎石，从高处投在它身上，那神獒满肚子灯油，心神昏愤迷惑，纵然是泰山崩在近前也浑然不觉了。

张小辫大喜，骂道：“饶是你这恶狗奸滑似鬼，也教你吃了张三爷的洗脚水。”随即从殿中石柱上溜下来，壮着胆子在鞭子犬身上踢了两脚，见果然睡得如同死狗一般了，嘿嘿一笑，叫声：“这是一报还一报，你就别怪张三爷心黑手狠了。”须知“容情趁早别下手，下手岂能再容情”？当下伸手从身上拽出“寸青”短刀，将神獒那颗狗头活生生切割下来，血淋淋地用石灰掩埋，裹在几层厚油纸中，外边则用块破布捲了，打个扣子当包袱缚在背后。

张小辫刚想抽身离开，但想起来还有些事要在天亮前做完，眼看时辰不早了，赶紧着手行事，他常在山野中走，识得许多野菜野草，他看剑炉附近生长几丛“七步断肠草”，这是当地比较常见的一种毒草，就顺手摘了，再将没头的鞭子犬尸体切割剔剥，从肚肠内掏出了那枚狐丹，贴身而藏，随后连狗血都一发收拾了，都堆在地炉当中。

整个荒葬岭石殿分作三进，中间的地炉形如大鼎，底下有火眼火膛，山中又有得是枯树枝，他匆匆忙忙收了几捆，用火点了些乾柴，从后殿取了些山泉，连同几大丛七步断肠草，熬起了一大锅香肉汤。

虽然张小辫手脚俐落，也足足忙活了一个多时辰，最后见那大锅中的肉汤已经一阵阵冒了出来，知道大事已定，急忙带着黑猫躲回殿顶。

不多时，在荒葬岭附近游荡的大群野狗们，便被肉汤的香味引了过来，它们都知道石殿是神獒的巢穴，山中野狗无不忌惮它神威凶猛，谁也不敢越雷池半步，但肉香愈来愈浓，更是教它们难以抵挡。





终于有两条贪嘴不要命的野狗熬不住了，横下心来钻进了石殿，群狗见有带头的，哪还顾得了许多，立刻流着口水在后蜂拥而入，互相间你争我夺，把地炉中的肉汤吃了个涓滴无存，又各自把肉骨头就地埋头乱啃。

七步断肠草的药性一发，凡是吃过肉喝过汤的野狗，顿时都被药翻在地，真好似“一块火烧着心肝，万把枪戳刺肚腹”，疼得偏地打滚，还不到一炷香的功夫，就死了个尽绝。

张小辫眼见大功告成，心里却是恍惚如梦，他以前偷鸡吊狗的事做多了，杀几条野狗的勾当自然并不放在意下，只是感叹林中老鬼真有未卜先知之能，看来张三爷时来运转的造化到了，可有道是“一将功成万骨枯”，今天不过是百十条野狗，一想到自己今后飞黄腾达的峥嵘时节，还不知要连累多少人跟着捨身丧命，难免有些心虚，那就不知是福是祸了。



## 第四卷 塔王 第一话 惊天动地

自打盘古开天，女娲造人，大禹治水以来，世上经过了“夏、商、周”上古三代，随后是诸侯国割据，五霸七雄闹春秋，才引出了秦王挥剑扫六合，又使得楚汉相争夺天下....这期间也说不尽有多少改朝换代的兴衰变迁，直至明末八旗铁甲入关，一举踏平南北，定鼎了中原，满洲天子在北京坐了龙庭，免不了一番励精图治，好让老百姓们休养生息，其间也曾有过“康干盛世”，一度海内无事。

可是到了清朝末年，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已经腐朽到了极点，外忧内患接踵而至，朝廷对内是横征暴敛，残酷镇压，对外则是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，逼得各地义军揭竿而起，天下大乱，其中以太平天国运动持续时间最久，规模最大，彻底撼动了满清王朝的统治。

太平天国起义从粤西爆发，迅速席卷了大半个天下，当时世上无事日久，兵甲懈怠，大清帝国的军事力量，早已不能和当初八旗入关之时相提并论，由“八旗”和“绿营”组成的正规军久疏战阵，根本难以应对大规模战争，皇帝不得不下旨 - 由各地官吏主持招募团勇，筹建新军，以此御敌平乱。

其实早在当年镇压“白莲教”的时候，朝廷就早已感觉到力不从心，经此开始大举兴办团练，



用官府控制下的地方武装取代官兵作战，像清末比较有名的几支新军，诸如“湘军、淮军、楚军”等等，皆是藉着团练出身，营中兵勇或是父子兄弟，或为同乡同族，怎么打都打不散，所以战斗力极强。

单说那马天锡，本是区区一个知府，就因为组建团练平寇有功，才被朝廷破例升为巡抚，他不仅深通为官之道，更是满腹韬略兵机，其家又出身于当地根基深厚的名门望族，实有呼风唤雨的能力，但他在朝中却没有什么依靠，要放在太平岁月守文的时节里，可并非是有真本事就能够平步青云担当重任，像马天锡这种在朝中没有门路的官吏，顶而头也就能混上个臬司、藩司，至于巡抚、总督之类的大吏，可就连想都不敢想了。

恰好有粤寇作乱，马天锡施展才干的机会也就随之而来了，他亲自找来许多富商巨贾，晓以利害，让他们出钱出粮出丁，组建团练协助官军守城。

那些毫商巨富都是世辈经营，唯恐粤寇一到毁了自家基业，所以拚着倾家荡产，不惜血本地支援官府，当兵吃粮的人从来不少，更何况打着官家的旗号，只要有粮饷，就可以迅速募集到大批团勇。

凭藉着灵州城里边钱粮充足，而且城防坚固，地势险要，与粤寇恶战经年，大小数十仗，非但没有丢失城池，反而牵制了几股粤寇主力，灵州团勇也逐渐成为了一支善战的劲旅。

皇上对此大为赏识，破格升了马天锡的官，让他总领治地内的军政事务，可马天锡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常言道“飞鸟尽，良弓藏；狡兔死，走狗烹”，朝廷上许给的“顶戴花翎”只不过是个空头大愿。要想图个封侯拜相，关键还是得靠自己的实力，在尽力结交朝中权贵的同时，还要趁着眼下平乱之机，大举扩充团勇，手底下的军队愈多，将来升官的资本就愈多。



所以在马天锡手中，除了赏握着各大商贾支援的团练之外，还招安了几股人多势众的向马和水盗，并且利用关系暗中和洋人交易，购买了许多犀利的西洋火器，把个灵州城守备得好似铜梆铁底一般。

太平军接连打了灵州数次，都因为城高壕深，所以屡攻不克，如之军中粮草接济不足，也没办法持久围困，但此番卷土重来，大有志在必得之势，等到天刚破晓，一队队太平军便从四面八方聚集，先是放了一阵炮石，随后大队人马铺天盖地的向城墙扑来。

灵州城里的守军，早已剑拔弩张地等了一夜，见粤寇蜂拥而来，声势极壮，真是旌旗蔽野，刀枪如林，但城中团勇多是久经沙场，此刻并未急于应战，各营全都偃旗息鼓，静静伏在堞口后边一动不动。

城底下有三条壕沟，两边的沟里都插满了尖木桩子，当中一条深壕最宽，里面住满了污水，每条壕沟之间，都结着阻挡冲击力的鹿角刀栅。冲在最前边的太平军很快就到了沟前，被迫停下来拔去拦路的栅栏，还要再用竹梯搭桥，顿时有无数兵卒被沟障阻住，乱哄哄地在城下挤作了一团。

这时就听城头上一通梆子急响，伏在城上的团勇齐声发喊，把一排排抬枪和劈山炮打将下来，一时间硝烟弥漫，铅丸激射，那些挤在城下的太平军被打得血肉横飞，你推我挤乱成了一片，有许多人在混乱中掉进了壕沟，不是被木桩戳死，便是落在污水里淹死，中枪带伤折足断臂的更是不计其数，血呼呼倒在地上大声惨呼，但太平军前仆后继，仍然是不顾生死地拥上冲击城壁。

守军随即又放下擂木滚石，那些擂木上都嵌满了铜片铁钉，滚落下去一碾就接出一溜“血胡同”，只用城墙附近狼烟火炮轰响不断，强弓硬弩射得好似狂风骤雨，直杀得尸积如山沟渠满，血流成河映红了天，这场恶战，从拂晓打到正午，太平军死伤累累被迫暂时停下攻势，留下数千具尸体收兵后撤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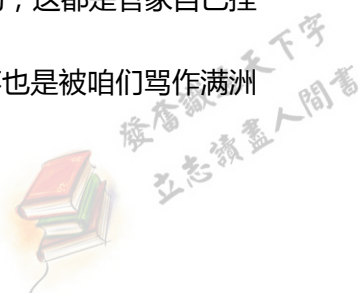
马大人在城上举着单筒“千里眼”看了一阵，发现粤寇败而不乱，在附近聚拢人马安营扎寨，把灵州城围得水泄不通，看起来竟然是要持久困城，心中不免隐隐担忧起来。

那位“图海提督”听报说粤寇在城下大败，被官军杀死无数，立刻顶着顶灰贯甲上城来观看战果，他全身戎装披挂，前后簇拥着几十名亲兵护卫，还专门有两个家奴给他扛着大刀，当然这口刀从没有人看见提督大人用过，纯属是增添虎威的一副摆设，等他到了城头之后，已被身上厚重的盔甲累得气喘吁吁。

马大人一看这位爷台来了，赶紧命人搬了把太师椅来，请图海提督在城楼上坐了督阵，图海将军看到太平军在城下尸横遍野，心中颇为满意，扶正了头盔，咧着大嘴哈哈一笑，对众人说道：“当今圣天子在位，咱们的皇上是何等地英明神武？这些不自量力的发逆反贼无异是以卵击石，能兴得起什么风浪？我看也不用朝廷起大兵来剿，只须如此几阵下来，此辈丑类就已被咱们斩尽杀绝了。”

马大人赶紧迎合，先说皇上乃是真龙下凡，确实英明盖世，神鉴无双，又赞图海提督是皇上手下的福将，但他心下却不以为然，眼见这一仗虽然杀伤贼寇无数，但胜得格外蹊跷。粤寇最是悍恶狡猾，要是都像这般前来送死，早就被官军扫平镇伏了，也不至有今日的气候。按照以往的经验来看，先前被打死在城下的，应该都是些被粤寇掳来的流民和俘虏，敌军的主力却未受什么折损，只怕真正的恶战还在后头。

此时有若干小股太平军到城下骂阵，这也是古代的一种“心理战”，不外乎骂那些“清妖”都是关外深山老林里成了精的妖魔鬼怪，占了汉室山河，乱我大好中华，又让大伙都在脑袋后面留上一条“猪尾巴”，谁不留就要杀谁的头，真他妈没了天理了，这等妖孽竟然还敢诬蔑我天朝的天兵天将是造反的贼寇，却不知古时仓颉造字的时候，是根本没有“造反”二字的，这都是官家自己捏造出来骗老百姓的，总教大伙蒙在鼓里受他们欺压，“清妖”没入关之前，不也是被咱们骂作满洲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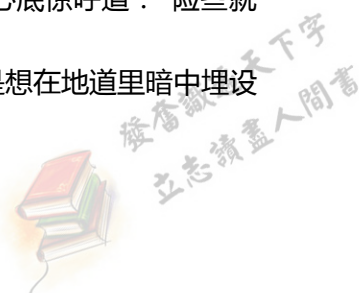
鞑子吗?劝你们不可违背天道助纣为虐再给清廷当什么奴才了，赶快幡然省悟，把城里的“当官的”全都绑出来献到阵前，跟着咱们的洪天王杀尽清妖，共用太平盛世。

城中对此早有准备，也有先前拟好的骂词，专叫那些嗓门大的兵勇与粤寇对骂，无非是骂你这班专信什么“一竖一横”的发逆丑类，从来不尊先贤古圣，为首的那个贼寇为伪王，将自己打份得跟个西洋和尚一般，不过是介跳梁小丑而已，本来明明是我国朝子民，却胆敢蛊惑人心，妄自充做西洋神仙的儿孙，连自己的祖宗都不认得了，如今竟还扬眉袖手地大言什么天道，其实根本就不知道天道是个什么东西，今天你等死伤惨重，想必已经领教了官军的雷霆手段，何苦再做此大逆不道的勾当?要知道回头是岸，劝尔等不如早日改邪归正，赶紧把一干伪王伪帅捆起来献到城下，官府念你们一时误信匪类妖言，必定不予追究，给了赏银就将你们发送回乡做个安分守己的良民，否则等朝廷大兵一到，天威之下你们个个都是诛灭九族的罪过。

双方开始时还都有劝降之意，但始终没人敢投降献俘，灵州城已经挡了太平军多时，经过一场恶战之后，两边互有死伤，都对敌军恨之入骨，各自明白谁落在对方手里都得了好，任其说得天花乱坠也无动于衷。

骂到后来，就干脆变成肆无忌惮的破口大骂，尽是一些市井乡间的粗俗脏话，极尽歹毒诅咒之能事，直到红日西斜，那一阵阵南腔北调，此起彼伏的叫骂声也未停止。马大人心中愈发不安，总觉得粤寇似乎有意掩盖什么举动，他带着亲随，仔细在城头上巡视了一回，吩咐各营小心戒备，多准备火箭灯笼等一应远近照明之物，防止粤寇入夜后趁着天黑前来偷城。

正在这时，马大人突然发现城下有些异状，他察觉到城南一片茂密的草木，显得有些精神委顿，但若非是仔细加以辨别，轻易也难发现，愈看愈是奇怪，豁然间省悟过来，心底惊呼道：“险些就被瞒过了，粤寇军中向来有掘子营，肯定从这天晚上就开始掘地穴了，这是想在地道里暗中埋设



炸药轰塌城墙，大概只等天色一黑就要破城”，他这个念头尚未转完，就听到一声恰似撼地雷鸣般的轰然巨响，震得地动山摇房倒屋塌。这才是“天翻地覆何日定，龙争虎斗几时休？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

## 第四卷 塔王 第二话 云幻雾化

话说自古两军交锋，向来是兵不厌诈，太平军中的“掘子营”，昨晚趁着夜色挖开了一条地道，白天佯攻了半日，下午又不断遣兵骂阵，要引官兵出城决战，实则都是虚晃一枪，暗中早已把地道挖得又深又阔，并往里边运送了大量火药，打算等到入夜后点燃引线，一举炸毁灵州城坚固高大的城墙。

但灵州城里也有高人安排，把城防布置得如同铜墙铁壁一般，而且知道太平军惯用“穴地炸城”的伎俩，故事先有所防范，在城根前的地下暗藏了许多“五雷开花炮”，太平军对此没有丝毫防范，果然有军卒无意中触发了“暗炮”的炮信，并且引爆了已方运入地道的火药，当场就有一千多人被炸为了齑粉，纵有侥幸没死的，也都给崩塌的土石埋在了地下。

由于暗道中的火药实在太多，爆破的威力非同小可，震得城基都跟着颤了三颤，又摇了三摇，南城中距离城墙较近的房屋也被震倒了一片，压死了许多灵州军民。

这时集结在南门外的粤寇，趁着城上守军混乱，在一阵阵鼓角声中调动大军，举着密密层层的重盾，架起云梯向灵州城猛攻而来。

城上守备的团勇仍是用“劈山炮、抬枪、火统、弓箭、灰瓶、檣木”相击，但这股“太平军”



都是粤西老营里的精锐之师，从南到北身经百战，不是拂晓时攻的乌合之众可比，早把高大厚重的皮盾藤牌结成阵势，将头顶遮得密不透风，盾牌上多是包有铜皮，挡住了狂风骤雨般袭来的矢石枪弹。

官军只好不断用“劈山炮”和虎蹲臼炮”轰击，虽然也杀伤了许多敌人，但那些太平军来得好快，犹如一股股腥红色的飓风，先锋营奋不顾身地抢前边，用沙袋填平了深壕，后边的大军一队接一队涌过深壕，攻到了火炮射击不到的城根死角里，随即竖起“云梯”，争先恐后攀向城头。

当先爬城的太平军兵卒，都是些身手矫捷不输猿猴的少年之辈，个个精瘦黝黑，矢石敢当先，生死全不惧，攀梯登城如履平地，只要他们上了城头，形成与敌军短兵相接的混战，这灵州城多半就守不住了。

城下的无数太平军将士，见那先锋营顷刻间就上了城头，都道是破城在即，顿时士气大振，发了狂似地举着刀枪呐喊起来：“进城杀尽清妖！杀尽清妖享太平！”喊杀声好似山呼海啸，吞没了一切。

马天锡虽懂兵法，毕竟不是武将，先前被地底的爆炸声炸震的遍体酥麻，由身边的随从们抬到城楼里，缓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，此时听得城头上一片大乱，急忙起身从箭孔中向外张望，一看这阵势他就知道攻城的是寇精锐，灵州团勇虽然凭藉火器犀利，捨生忘死地与敌军恶战，但已失了先机，眼瞅着就挡不住了。

马天锡确实是个临危不乱的帅才，他急忙命人在城楼上挑起一串红灯笼，这是以红灯为号，告知各营团勇，要同时使用“殒水”御敌，这正是：“运筹帷幄元帅事，冲锋陷阵将士功。”

灵州城是座千年古城，历来属于兵家必争之地，在城墙后设有多处“藏兵洞”，马知府头天晚上就已安排了许多兵丁，在藏兵洞里搭起炉灶大锅，烧沸了一锅锅的“殒水”，这“殒水”是用热



油混合以“粪便、石灰”加以熬製，煮熟了无数来回，此时正自烧得滚开，用木桶装了，自女墙后一桶桶递上城墙，再从城头上整桶整桶地泼洒下去。

厚盾重牌虽能挡住檣木滚石，却挡不到有质无形的流质，人体肌肤只要沾上滚烫的殍水，立时就会生出一大片燎炮，迅速溃烂流脓，噬肌腐骨，直至露出白花花的骨头，倘若是手足被烫伤，还可以让同伴及时用刀斧斩断肢体保存性命，可一旦是身躯和头颅碰到个一星半点，连神仙下凡华佗再世也救不回来了，最是歹毒无比。

城上守军泼下滚沸的殍水，立时烫死烫伤了无数太平军，已攀云梯上的也纷纷惨叫着翻落下来，涌下城下的部队也乱了阵脚，死在殍水下的不计其数，大队人马不得不向后退却，灵州团勇趁机在城头用火器轰击，又使太平军留下一大片尸体。

马大人虽然表面看起来慈眉善目，实则一向心狠手辣，是个贪杀的阴险性子，眼见城下尸积如山，他连眉头也不曾皱得半下，只是暗恨此时好不容易打得寇主力溃不成军，却没有大队官兵在周边劫杀，否则定可将其一举扑灭，成就一场不世的奇功。

至于太平军在灵州城下遭受重创溃败之后，城中军民是如何休整戒备的，自然不在话下，单说张小辫裹了神龕的狗头，在当天拂晓时分从“荒葬岭”回来，恰好遇到粤寇打城，他见势不好，急忙调头躲进了山沟，只听灵州城的方向杀声震天，也不知战况如何，不敢轻举妄动，直等到黄昏了，见到大批太平军溃退下来，枪炮声也渐渐没了，他才敢在入夜后潜回城下。

整日的激战过后，灵州城各门紧闭，张小辫摸着黑来到城门前，见城下的死尸是一层压着一层，中枪带箭的、缺胳膊没脑袋的、肚破肠流的...怎么死的都有，连壕沟里全给填满了，野猪野鼠争相而食，不免看得他怵目惊心，急忙把枝响射到半空，让城头的人放下竹筐来接应。



那孙大麻子在城头上苦等了一天一夜，其余的公差早逃散了，但即便是同太平军打到最激烈的时候，他也始终留在城墙上，唯恐错过了张小辫的信号，眼看天都大黑了，还以为张小辫必是死于乱军之中了，正想找个由头出城去寻他尸体，却在这时听到响箭破风，赶紧放下竹筐把张小辫接了上来，世人的交情大多是“利”字当头，黄金不多交不深，不图利的也多半只是口头交情、酒肉朋友，但他二人是一同逃离出来的生死患难之交，自非寻常可比，此时见对方脸上全是血污，却幸好都还活着，各自欣喜不已。

张小辫同孙大麻子稍稍整顿衣衫，便一同前去拜见巡抚马大人，粤寇大军溃退后，在几十里外收拢兵甲，此时仍然紧紧围困着灵州城，马大人也没敢歇着，一直忙着清点伤亡，以及向各处部署调遣兵勇，听闻张小辫从荒葬岭回来了，未知此去成败如何，急忙传他们进来。

张小辫施过了礼，把背上的包袱解开，让众人观看那颗狗头，并把来龙去脉简要说了一遍，他知道凭自己的口舌瞒不过马大人，不敢信口雌黄，此去的经过多是如实说了，唯独没提及“林中老鬼”只言片语。

其时堂上聚集着许多官吏，大伙在碎刷潘和尚的刑场上，都是亲眼见过荒葬岭神龛是何等凶恶，想不到竟会被张小辫这小子独自擒杀，不免全都咋舌不下，谁也不敢相信这事会是真的。

只有马大人显得喜出望外，他抚掌称快，赞叹“相猫”之术果然不是等闲的手段，竟能驱使猫子盗灯偷油，迷倒了神龛，这招“逢强智取”，真是匪夷所思。至此更是对张小辫另眼相看，他又告诉众人以前有个比喻，说是居住在海里的老鳖见了海天广阔，就欺负井底之蛙最多只见过巴掌大的天，它却不知道佛祖前的金翅大鹏鸟，只在一展翅之间，便能够飞到了天涯尽头，所以才说山外有山，天外有天，海水难以斗量，凡人不可貌相，须知：“韩侯、蒙正这些古代的大人物，早先也有困顿不遇的时节，休要将肉眼俗眉，来看待英雄踪迹。”



众官吏紧连连称是，这“张牌头”深藏不露，果然是有些真本事的，又都藉机称赞马大人是慧眼识英雄，能够广辨天下奇人异士，选拔人材更是不拘一格，吾辈望尘莫及，今天先是大破粤寇，又为灵州城除去一桩大害，实在可喜可贺，圣上闻知必然重用，看大人荣升之期指日可待了。

马大人当下嘉勉了张小辫一番，赏了许多钱物，让他暂且回去好好歇息，张小辫终于在人前显了些手段，虽还算不上扬眉吐气，仍不免暗自得意，只道自己是困龙遇水，离大请大受的发迹光景已不远了，张三爷生来就不是凡夫俗子，不博他一番远乡异域尽皆知闻的高名流传不朽，就太对不起咱身上这点本事了，古人说凤栖于梧，龙跃于渊，物有所归，人各有命，岂是做白日梦的妄想？

张小辫志得意满，领受了赏银，同孙大麻子回到宿处，吃足了酒肉，也不管天南地北了，倒头便睡，接连做了一夜升官发财的美梦，正睡得如同身在云端，梦中只觉天高地广无拘无碍，却忽然被两个做公的从床上硬生生揪了起来，说是马大人要他火速前去听令。

原来灵州城里出了一件奇事，头天傍晚粤寇在外外炸塌了地道，虽然没有损坏城墙，但南城边上的一片房舍被震塌了几处，清理废墟的时候，扒开碎石乱瓦，见地下被震开一条大缝，不断往外喷涌了许多白茫茫的云雾，初时也未见怎样，可随着白雾愈来愈浓，那云气凝聚变幻，久久不散，逐渐形成了一座古塔的影子，虽然只是轮廓，但一十六层的八角玲珑宝顶，每一层都真切异常，甚至连坦簷崩毁之处，也尽是清晰可辨。

白雾幻化成的古塔高上青天，大逾常制，从地底缓缓升起，就那么一动不动地浮在空中，此时红日高悬，浮云净扫，四周碧空无际，如镜如洗，唯有那团形如高塔的云雾聚而不散，显得奇诡难言，城中纵有见多识广之辈，也不知何以有此异象。

连城外的太平军也全都看得目瞪口呆，人人遥相观望，个个心下骇异，还以为是城里的“清妖”使出了什么邪法，只得暂时罢了攻城的念头。灵州城里也是一时间人心惶惶，谣言四起，有的说是



震开了什么“妖洞、鬼府”，有的说那是地底怪蟒吐雾，众说纷纷之下却谁也不敢下去探明真相，还有人给巡抚马大上出谋献策，说这“云中塔影”来得古怪，不知到底主何吉凶，料其根源必在地下，咱们府衙里做公的有三班四快，其中顶属张牌头艺高人胆大，出了众的眼明手快，而且更是怀有异术在身，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时，何不就此遣他下去一探究竟。这正是：“水底丢针水中寻，海里失宝海中捞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卷 塔王 第三话 古塔之王

先说本回开话的垫场词，有边是：“广知世事休开口，纵会人前只点头；倘若连头也不点，一生清静乐逍遥。”这是说人生在世，有数不尽的烦恼辛苦，都是自己找寻来的，正所谓：“是非只为多开口，烦恼皆因强出头。”所以劝诸位，任凭阁下胸中是如何广博，也轻易不要在人前卖弄手段，免得招惹来无穷无尽的是是非非。

只因张小辫先前在荒葬岭设计弄死了靶子犬，回来后对众人好一番夸耀，吹嘘了许多自家的得意手段。他毕竟年轻浅薄沉不住气，更不知道公门里的规矩，结果等于是把自己推在了“风口浪尖”之上，如今灵州城里显出“云雾幻化”的异象，众官吏自然要推举张牌头去探探究究是何物作怪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稀里糊涂的被传到南门，尚不知是有哪桩天样大火样急的事体，等马大人将他们招至身边，便指点着面前那团形如古塔的白色浓雾说起原由。

据闻灵州城在几百年前曾有座宝塔，壮伟辉煌，高可入云，被视为天下群塔之王，塔中又常有精怪藏纳，屡屡发生一些耸人听闻的异事。

其中最希奇的，还要属“塔见”奇观，传说要在一甲子中才仅出现五次，以往每隔十二年，灵州城附近的山上就会升起白雾，日光照到上面，便随即显现出无数古塔的影子，云中的塔影大小不





一，倏忽万状，前边一座消失隐去了，下一座才会紧接着出现。

塔影最多的一次，只在半个时辰之内，就陆续出现六十四座宝塔的身影，传说那是数百里之内的各处名塔有灵，都在按期前来朝见“塔王”。

后来这座灵州古塔毁于战火，从此不再复存于世，成了一件连本地人也大多没听过的旧时传说，马大人通晓许多地方志，所以知道在前朝时，确实曾有这等光怪陆离的奇异景象，但是虽有明文记载，其中提及的原理却不足为信，这种现象就如同“山海幻市”，因为“塔王”高的出奇，一旦有日光将灵州古塔的塔影投射在云层上，随着空中聚集的云气变幻不定，所以塔影也随之变化，才产生了民间盛传的“塔见”异象。

眼下的事情却不比以往了，前天粤寇炸城未遂，反倒把城中几处相连的房屋给震塌了，恰好就是当年的塔王旧址所在，那废墟底下裂开了一条地缝，从中有茫茫白雾升腾而上，云雾似乎是有形有质，浮在半空凝幻为高塔形状，久久不见有消散的迹象。

马天锡对张小辫说：“这座云雾高塔约有一十六层，与古时被毁的“塔王”形制一般不二，就好似当年那座古塔的“塔灵”显圣，此等反常异状，理不可晓，使得满城军民人人惶恐，人心危殆之际，流传讹言，纷纷不一，现在又正值粤寇围城相攻，万事大意不得，本官想找几个明手快，胆识出众的好汉，去那云雾下的地洞里追根溯源一探究竟。

张小辫精明油滑，不等把话听完，已然心下明瞭，事到如今，万难推托，非得着落在自己头上不可，与其等马大人点将下来，还不如三爷充回好汉，主动挺身而出，于是连忙上前请命。

张小辫此前在猫仙祠里，第二次遇到林中老鬼之时，又得了许多指点。当时林中老鬼曾告诉张小辫，要想飞黄腾达，必须甘冒奇险，在灵州城做下来几件常人不能为的大事，所谓“出生入死无



他求，只图英名四海传”，只要有了名头，将来才能有机会封侯拜相，若是前行怕狼后行怕虎，一辈子畏头畏尾，缩手缩脚，只能永远做一介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。

这几件举动，事关张小辫一世荣华富贵的成败兴衰，第一件便是到荒葬岭擒杀“神獒”，如今此事已经做成了，那颗獒头已连夜被官家悬挂在街头示众；而第二件事，正是与古时的“塔王”有关，也绝非是等閒小可的勾当，好在“林中老鬼”交代好大致脉络，剩下的就得凭他自己相机行事了。

张小辫当下禀告马大人，这个涌出白雾的地洞，以前的确是“灵州塔王寺”旧址，古塔毁坏后，地底的塔基至今还在，不过这座塔底下并没有地宫，而是有口深井，井底藏着口“风雨钟”，是件青铜铸造的传古之物，每当风雨来临之际，风雨钟便能够嗡然自鸣，屡验不爽，当年一直供在寺庙里享受香火，后来塔王寺里的僧人们为避兵祸，就将此物藏在了塔底，现在白雾幻化凝聚，乃是井中有宝气蚀天，不出两日，就能自行消散尽了。

马大人闻言称奇不已，万万想不到张小辫这个专在街上寻些空头事来做的游侠之辈，竟能如此博古通今，据典籍所载，风雨钟是确有其物，可塔王寺早已毁了几百年，谁会知道有东西藏在塔底的古井里边？

张小辫不敢说出林中老鬼洩露天机，只谎称小子自幼勤奋好学，多曾拜过名师，得过高人传授，俗话说“井淘三遍好吃水，人从三师技艺高”，不单只学过“相猫”之术，更随一位老道长学过“憋宝”，通晓天下种种宝物的出处来历，以及取宝的不同手段。

马大人听出他言过其实，对此将信将疑，但又见他言之有物，想必自有手段应对，于是表面上不露声色，只微微点头称讚道：“张牌头真奇人也。”随即问他：“你可敢带些人手下到井底，把那风雨钟打捞出来让本官开开眼界？”



张小辫禀道：“恩相有所不知，这口井底的水中，还有两尾金鳞鲤鱼，专门守着“风雨钟”，不容旁人近前，它们活得久了，已然成了些气候，寻常的兵勇进去了，也只能枉自送命，小的不才，愿和孙牌头两人，于上几十只灵州花猫下井，拚着九死一生，定能设法取出“风雨钟”，在明天天亮之时，献到恩相当前。”

马大人说道：“好胆识，但现在不比以往，正是平乱之时，咱们军中无戏言，倘若你能做成此事，本官以后必然抬举重用于你。”随即吩咐下去，派兵把守四周，閒杂人等不得近前。又拨了一哨团勇，专听张牌头调遣，然后便自行带人去巡视城防了。

张小辫当众夸下了海口，心里却顶多只有三分把握，听马大人话里话外的意思，竟是给自己立下“军令状”了，做成了万事皆好，做不成就得提头来见，但开弓没有回头箭，只好求猫仙爷务必灵应则个，好教张三爷马到成功。

张小辫找人买来些麵饼馒头，带在身上迳自前往猫仙祠，他和孙大麻子两人来到庙中，先给猫仙爷叩了几个头，上了两柱香，就地坐下来收拾整顿。

孙大麻子对张小辫单枪匹马取了神龕的首级之事，已自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刚才见他应了马大人吩咐的事，不知他又有什么妙计，心下老大稀罕，一时未敢骤然说破，此时才问起来要如何行事。有道是“官无三日急，倒有七日宽”，一天一夜之内取出风雨钟是否有些操之过急？按理该当从长计议，还是去讨一个不拘时日的活限为好。

张小辫心里虽然没底，表面却装做了坦然自若、不以为意的模样，也不对孙大麻子明言，只是吹嘘道：“想想以前在金棺村的时候，那些个乡下的愚夫愚妇，谁肯把咱们正眼相看？不过当日穷困失意，乃贤士之常，却不知咱们兄弟是十年磨一剑，霜刃未曾试，时来运到时，皆显出为将为相之材，除了颠倒乾坤，什么事是做不成的？齐家治国平天下，统统不在话下。”



张小辫逞了一番口舌之快，说要养精蓄锐，先自倒头大睡起来，直至天色渐晚，养足了精神气力，吃些乾粮填饱肚子，起身穿起猫仙爷留下的“黑蝉”夜行衣，脑袋上顶了“猫儿脸”，他让孙大麻子也赶紧收拾俐落了，带上绳索、哨棒、灯烛等一应之物。

此时天色大黑，猫仙祠中的野猫已经愈聚愈多，张小辫经常带在身边的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也混在其中，灵州花猫中以“金玉奴”为首领，除了那些散处在各条街巷中的家猫，几乎都已云集至此，只见群猫中的“胖的瘦的、高的矮的、凶的善的、美的丑的、馋的懒的、公的母的、大的小的”，几乎什么模样的都有，一时观之不尽。

张小辫背过“猫谱”，一看之下，就知道庙中野猫多是产于灵州的名品，诸如什么“长面罗汉、千文钱、过桥金、薄耳将军、绝鸡种、圆尾虎、灶上懒、睡神炉、夜明灯、毛毯子……”虽然各有形态习性，都属品相极佳的花猫。

张小辫对着群猫团团作了一揖，口中说道：“小人张三，向来最尊猫仙爷爷，今天要有劳诸位猫爷猫奶，摆出猫儿阵来相助一臂之力，事关重大，万望帮衬扶持则个。”说完从怀中取出那枚“狐玉”，托在掌中，放到金玉奴面前给它看了一看，狐玉属阳，猫眼属阴，应了物性相吸之理，群猫难免对此物大为好奇，纷纷围拢过来看个不住。

张小辫见时机到了，对孙大麻子使了个眼色，手中攥住那块狐玉，二人跳出圈外，快步朝门外走去，野猫们怔了一怔，却都还想再看那狐玉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，便在金玉奴的带领下从后尾随而来，队伍拖拖拉拉，足有一条街长，在清冷的月色之下，数百只野猫缓缓向着塔王寺古井逶迤而行。这正是：“刚在山中擒凶神，又去井底钓金鳞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卷 塔王 第四话 风雨钟

天下金乌玉兔轮转，地下古往今来变迁，凡是有了本事在身的人，无非上中下三条出路，上者是学得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为朝廷出力，图一番封妻荫子的高官厚禄；中者能凭着自身艺业养家糊口，虽然劳烦辛苦，却也能够安身立命；下者就是流落进草莽当中去了，只能做些个没有王法的勾当，大秤分金，小秤分银，无粮同饿，有肉同吃，所谓的“分赃聚义”。

但为何许多有大手段的人物，一辈子活得勉强，终日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反倒还不如那些平庸无能之辈？只因同样一世为人，机缘命运却是千差万别。所谓“高才命穷、庸才运通”，此身的贫富贵贱，向来是论命不论才的，不管你胸中是如何的才高志广，倘若该着你命里用不上的，终究没处施展手段。

张小辫跟林中老鬼学了一套“相猫”的法子，本以为多是些鸡鸣狗盗般的雕虫小技，灵州城里的野猫家猫，个个馋懒狡猾，既盖不成瓦房，又蒸不熟米饭，三爷挨饿受冻时能指望它们顶得上什么用场？却没料想时运一到，无中也能生出有来，自然遇到番大请大受的机缘，他竟然凭着灵州野猫相助，做出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。正是：“谁说猫无道，猫道也有踪；更兼多奇异，从来胜庸俗。”



话说当天夜里头顶一轮皓月当空，映得澄辉万里，上下一碧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引了一大群野猫，穿街过巷而行，迳自来到“塔王寺”旧址跟前。此时城中早已宵禁，家家关门闭户，街上冷冷清空的空无一人，只是偶尔有几队巡防的灵州团勇，持着刀枪往来戒备。

倒塌的民房废墟中，地面上裂开了一条深沟，里面雾气浓重，在外边看不出是深是浅，四周把守着一哨兵勇，都举着火把灯笼。张小辫向他们要了两盏灯笼，跟孙大麻子各自提在手中，带着野猫们一头钻进了浓雾之中。

此处在好几百年以前，曾是一座高塔埋在地下的塔基，地底尚有砖石夯土可见，最深处藏着一口深井，由于塔基开裂，并不需要从井眼垂绳进下去，二人摸索着崩塌的砖墙往下走，就觉阴冷潮湿之气渐重，井壁上到处都是继漉漉的水雾。

塔王寺古井口窄腹大，井底是个天然石洞，井眼下方正对着一处深潭，潭水深不可测。原来天下之渊，共分作“三十六脉、七十二眼”，皆是极深极幽的“潭、井、渊、泉”。这口古井正是其中之一，西接八百里洞庭湖，东边则联着浩瀚无际的汪洋大海。

在早年间，大约是唐朝的时候，灵州城方圆数百里内，常有灾荒出现，不是炎赤田裂，便是洪水泛滥，十年里头，往往有九年都是灾年，以至斗米千钱，民不聊生。朝廷认为肯定是在灵州城的千年古井当中，有条老龙兴妖作怪，于是请来高僧镇伏，并且下旨建了一座寺庙，又在井上起了一座金碧辉煌的高塔，用香火供养着一尊“风雨钟”，祈求风调雨顺。

那风雨钟能预知风雨阴晴，乃是塔王寺里的镇寺之宝。据传早在大禹治水之时，多有鬼神相助，一次在深山里疏通河道的时候，遇到黑雾弥漫，白昼里伸手不见五指。幸亏有一头大野猪口衔明珠作为前导，不断将附近涌出的云雾吸入嘴里，才使得禹王带着大伙在黑雾中伐通了河道。其实那颗明珠是块罕见的莹光矿石，能够吞聚云雨，风雨钟上正是嵌铸了此物，所以时常在塔王寺上空显山



异云象。

有道是：“世间好景难久长，彩云易散琉璃碎。”到后来改朝换代，刀兵四起，灵州城也免不了饱受战火摧残。塔王寺里的高僧担心风雨钟毁于战乱，就将它偷偷藏在了塔王下的古井里，又恐贼人盗宝，便把青铜钟锁在了两尾“鼉鱼”身上。

鼉鱼并非中土之物，原是由一位印度僧侣，从“婆罗甘孜国”携带而来的两栖异种，存活的寿命能比老龟还要长，它们形如金鳞鲤鱼，背上有硬壳如甲，在水中力大无穷，要是有了贼子妄想盗取风雨钟，即便不是被鼉鱼咬死在水里，也会惊得它们拖拽着铜钟遁入深水，几十上百年里不复出现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摸到水潭边，举着灯笼四下里一照，只见那水面平滑如镜，也不甚宽阔，却比普通的井水大得多了，约有四张八仙桌子大小，一大团白雾从水面飘涌上去，愈到高处愈多，井底水潭四周并没有雾气，那井壁和洞穴中有无数尊大大小小的石佛，宝相千变万化，妙态庄严。

那伙以金玉奴为首的野猫们，也在后边相继跟了进来，它们整日都在灵州城里游荡厮耍，从穷街陋巷，到朱门大户，乃至“玳瑁梁间、鸳鸯楼头、画阁之中、绣屏之内、城里城外”，没有一处不是它们往来惯熟的，却向来不曾到过塔王寺古井，此刻见这井底的藏仲洞里石怪水异，都感觉大为好奇，聚在一处瞪大了眼睛四处打量。

张小辫指着水潭中白雾涌动之处，对孙大麻子说：“水中这个所在，便是藏着风雨钟的地方了，若有手段取出此物，何愁换不来顶戴花翎的高官厚禄……”

孙大麻子吃惊地说：“俺说张三，想来这是何等隐秘的事体，你又是从哪里知道得如此详尽？再者说来，那风雨钟是灵州重宝，向来司掌着方圆百里之内的风调雨顺，咱们岂敢轻易惊动它？莫非你又撞见了金棺坟里的老鬼？别忘了咱们先前在槐园惹祸上身，还都是由此而起，俺劝你可再也别





听信他的妖言了，那厮未必是安的什么好心。”

张小辫随口遮掩道：“金棺坟一片荒冢，哪里有什么老鬼？三爷这是自家传下来的憋宝相猫之术，不过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，故此以前没在金棺村里施展过，如今井底的风雨铜钟聚住了云雾，显出塔灵异象，搅得满城军民人心不安，咱们兄弟怎可袖手旁观？”又说这古井里藏的风雨钟，只不过是件能聚集云雾的古物，岂是当真管得了什么风调雨顺？咱们灵州自古就是猫多朝多，诸如什么“塔王寺、金棺寺、龙王庙、猫仙祠……”简直是数都数不过来，把上下九十九重天的神仙佛道都供遍了，但逢上灾年，还不是照样该旱的旱，该涝的涝，风雨钟何曾起到过半点用处？要不是当年的猫仙谭道人除掉了火蚕，哪里还能有灵州城今天的繁华规模？所以说天底下的事情，向来应当是“在德不在险、在仁不在物”，如果世人没做出那分德行来，纵然有宝也无灵。

孙大麻子是个直肚肠的实心眼，听罢怔了一怔，迟疑道：“这等？”又想了想，终于觉得有点开窍了，随即点头说：“嗯……果然有理，别看俺有一身恨天无把，恨地无环的莽撞力气，可要说起见识机智，还是三弟更胜一筹，依你说，此事该当如何理会？”

张小辫道：“井底的水潭深得直通海眼，又有成了精的老鱼藏在其中，要是冒然过去，多半要被水怪拖到龙宫里充做龙王爷的上门女婿，据说龙女绝非花容月貌，可个个都是药叉修罗的撮鸟模样，若真如此，三爷岂不尴尬？幸好咱们把灵州猫王金玉奴引到了塔王寺古井里，你我兄弟只躲在一旁等着坐收渔人之利也就是了，且看野猫们如何施展。”

孙大麻子可想不出几只野猫能济得甚事，对此半信半疑，只好耐着性子，同张小辫攀到井壁上的一个佛龕里，挑了两盏灯笼，望前照着那片深冷寂静的深潭，这正是：“安排扑鼻芳香饵，静待金鯢上钩来。”

再说灵州野猫最喜鱼腥，自古就有在水边观鱼的习惯，加之最近几年来，当地天灾兵祸相连，



早已无人再去猫仙祠供奉鱼鲜，即便是臭鱼烂虾，也等闲难得一见，此刻见了井底游鱼，免不了要凑近前去回回眼瘾。

谁知群猫刚到潭边，就见水花突然一分，从中涌出一个大鱼头来，那鱼体态奇异，鳞甲灿然，瞳子大如大碗公，吓得野猫们大惊失色，急忙四散躲避，其中有只“灶上懒”最为笨拙，虽然侥幸没被拖入水里，但它躲得稍稍慢了半步，竟被那怪鱼一跃之力，撞得横飞了出去，直落在石佛丛中，懒猫折脱了一条猫腿儿，惨叫不迭。

鼉鱼平时以吃潭中的“鱼、蛙、龟、蛇”为生，更擅能拖拽野狗野猫入水吞食，此时一击未中，也有些出乎意料之外，便隐入水底静伏不动。

灵州野猫们领教了厉害，再也不敢靠近水边半步，那只全身锦绣的金玉奴，是城中野猫的首领，它带着大小群猫，凑过去看了看那只摔断了腿的“灶上懒”，神态甚是怜惜，见伤了同伴又都有些恼火，不肯就此善罢甘休。

群猫嘀嘀咕咕地似乎是商量了一阵，那支灶上懒便拖着那条瘸腿，一步一步挪蹭到井壁旁，顺势依贴在墙上，也不知它是使什么法子，自己挨着石壁跳了几跳，虽然疼得嗷嗷直叫，但竟然把骨头重新接合了。

其余的野猫见灶上懒腿骨没有什么大碍，就分头跑出井外，一瞬间散了个一干二净，张小辫也不清楚这伙野猫究竟会做出什么名堂，和孙大麻子在井底苦等了一个多时辰，正以为野猫们一去不复返了，却见群猫带回了一头肥大异常的老猫，那老猫胖得出奇，分量怕有不下几十斤重，周身上下长毛邋遢，把耳鼻双眼都给遮住了，这猫脏兮兮的，稍微一碰就劈里啪啦往下蹦“活物儿”，行动起来也格外迟缓。

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看得暗暗好奇，想不出野猫们是从哪里请来的这位“爷台”，但张小辫能够相猫，心知别看这只老猫虽然肮脏邋遢，但它须毛俱长，毛为白褐两色，胡须分作金黑，头圆爪短，体胖如同葫芦，吞江吸海，遇水不沉，乃是隋唐时的名品古种，世上多呼为“渡水葫芦猫”的便是，此猫非同小可，事迹之奇盖世无双，倘若讲出来，真正是：“古往今来未曾有，开天辟地头一回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留下回分说。



## 第四卷 塔王 第五话 渡水葫芦猫

常言道得好：“五个手指头尚且不是一般长短。”可见普天下的人，虽然都是两肩膀顶着一个脑袋，但若比起“美丑善恶、高矮胖瘦、文武技艺”却实在是万般差异，从不能一概而论。

人是如此，猫也一样，譬如猫能捕鼠，那就好比是人会张口吃饭，是它身上与生俱来的本事，不足为奇，普天底下的家猫野猫，除了捕鼠爬树，更是根据其品相种类不同，也自是有千支万派的能为，哪能够一模一样？

所以有的猫擅能捕鼠镇宅，有的猫则专门会些偷食摸雀之道，更有许多罕见罕闻的奇异能为，不在本回话下，本回单表在隋唐年间，唐王李世民率军东征西讨，有一天他单骑探营，结果暴露了行踪，遭遇大队敌军追杀，逃到黄河边上，眼看着走投无路，就要被生擒活捉了，但他是真龙天子，免不了有百灵相护，正在千钧一髮的紧要关头，就见黄河里有一只形如葫芦的大花猫，随波逐流起伏伏，从上游漂了下来。

唐王李世民情急之下落到水里，两手揪住猫尾巴，挣扎着游到对岸，终于摆脱了敌兵的追击，事后连他自己都觉奇怪，世上怎么会有能渡河的猫？便以此事询问部下，唐王驾前有个徐茂功，是个广识方物的奇人，他先说此乃我主“吉人自有天相”，然后讲起有种“渡水葫芦猫”。



这种葫芦猫，说是猫，其实不是猫，体形比常猫大出许多倍，应该是深山里的一种“狸猫”，体态浑圆，尾长毛长，习性反常，能够潜渡长江大河，在水里靠着捉小鱼小虾为食，它可以七天七夜都不上岸。

灵州城的野猫们，在塔王寺古井里吃了亏，倘若在平时也只索要罢了，毕竟野猫没办法下水捉鱼，可那深潭中的“金鳞鼉鱼”是婆罗国的珍异生灵，吃了可以延年益寿，群猫嗅到了鱼腥，便再也按捺不住，打定主意要吃这两条井底金鳞。

野猫们见那水中鼉鱼厉害，端的是难以对付，群猫中为首的金玉奴最为精明多智，也不知它们是怎么商量盘算的，竟出去找来了“渡水葫芦猫”相助。

就见那葫芦猫拖着笨拙的身躯，一摇一摆地来到水潭边，它并没有直接渡水，而是找了一块极阴极湿的地方，用爪子拨开地上砖石，这井底下终年阴晦潮湿，养肥了许多蜈蚣、蜘蛛一类的毒虫，红黑斑斓，奇毒无比，发觉到失了藏身所在，便纷纷游走出来，对那只胖大的“渡水葫芦猫”乱钻乱咬。

原来葫芦猫皮糙肉厚，耐得住剧毒，它被蜈蚣蝎子咬中，便开始从头到尾虚肿起来，而那些毒虫在吐毒之后则翻滚扭动着死在附近，看得躲在一旁的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起了一身鸡皮疙瘩。

脏兮兮的葫芦猫全身受尽毒螫，自己觉得差不多了，就哼哼唧唧地爬到潭边，将它那条长得奇怪的猫尾巴浸入水中，猫的威风全在尾巴上，登房上树更是要凭着猫尾掉风，以便掌握平衡，有的大户人家养猫只作观赏之用，并不需要它们捕鼠，为了防止它到处乱蹿，便特意将猫尾裁去一截，那猫就会变得老实乖巧，再也翻不了天了。

“渡水葫芦猫”的猫尾分做九节，按“猫谱”上来讲，猫尾贵长，尾节贵短，就是说猫尾巴愈



长，而且摆动的频率愈高，这只猫就愈敏捷，能够捕鼠不倦，可葫芦猫这条大猫尾巴又粗又圆，是个贪懒贪睡之尾，沉到水里就如同是条船舵一般。

水中那两个“金鳞老鼃”，守着风雨钟，活得年头久远了，都是有些个道行在身的，等閒的渔网钩饵自是不会被它们在眼里，可忽然见那水中有条猫尾巴，都不知那究竟是个什么物事，有些像水蛇，可显得太过笨拙了些，若说是水草之类的，又为何有股奇异的腥味？

一对鼃鱼虽是疑心正盛，但抵不住腥，赴水游到近前，一口咬住渡水葫芦猫的尾巴，那葫芦猫刚被毒虫螫了一通，皮肉间都是毒质。鼃鱼体内同样有七个毒囊，遇毒后自然而然也要运毒抵御，两条老鱼咬住猫尾不放，不多时竟已吐淨了“鼃毒”，老鼃吞噬有剧毒的水蛇水蛛，才会每隔数十年才能结出一个毒囊，是它自身精气所在，散尽鼃毒后，不由得全身虚软脱力，半分也动弹不得。

葫芦猫趁机使出怪力，用尾巴将两条老鼃拖拽上岸，其余的野猫红着眼睛一哄而上，团团围在四周，但那两条老鼃自知落入险境，使尽最后的力气，调头摆尾就想逃回水中，但鱼背上的锁链被葫芦猫胖大的身躯死死压住，真是“肥猪拱入屠户门，自投死路命难逃”，只得任凭野猫一片片扯脱鱼鳞，露出血淋淋的鲜活肉身。

灵州野猫如风捲残云一般，把那两条金鳞鼃鱼吃了一个痛快，果然是鲜活味美，野猫们个个心满意足，早把那枚奇怪的“狐玉”忘到九霄云外去了，当下簇拥着“金玉奴”和那只“渡水葫芦猫”，喵喵呜叫了几声，摇摇摆摆地迳自去了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闪身从石佛后边钻出来，在地上死鱼残骸里找到链子，合力拖动，缓缓将水中的风雨钟拽上岸来，见那铜钟只不过尺许长短，遍体青绿，蚀透了朱砂水银之色，铸满了饕餮鱼龙波浪的纹路，从中渗出缕缕轻烟薄雾，好似祥云缭绕。



张小辫用指节试敲一下，声音冷然动听，晓得正是那件宝物，心中好生得意，哈哈一笑，对孙大麻子道：“果然是灵州重宝，竟是如此晃人眼目，看来这都是猫仙爷爷保佑，才能有咱们的造化机缘，不如就此裹了风雨锤逃出城去，下半世哪里还用得着发愁吃喝穿戴？”

孙大麻子赶紧劝他道：“三弟你可千万别打邪念头，此宝岂是寻常人家收得住的？还是尽早献给官府，倒是兄弟你的一场功劳。”

大凡为人处事，且不可有私心，私心一起，常会做些不计后果的勾当出来，幸亏此时天下扰乱，赋役繁重，没有人肯出钱来买青铜古物，所以张小辫只得罢了这个念头，又寻思着只要把相猫之术学得精熟了，要聚来天下奇珍异宝也只如探囊取物一般，张小爷是宰相器量，何必目光短浅只在乎这一尊风雨钟。

此时铜钟出水，从井口中喷涌升腾的白雾渐渐消散，全都在高空聚成了积雨云，一时间乌云压顶，雷声翻滚隆隆闷响不绝，但还没有下雨，只是遮蔽了冷月孤星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二人，招来在上边候命的一哨灵州团勇，让他们裹了风雨钟，直接抬回去交给知府马大人发落。

众团勇都是灵州本地人，这几天以来，亲眼见到张小辫屡立奇功，张小辫又专会夸口，上吹天，下吹地，中间吹空气，哪怕芝麻大点儿的事情，只要放到了他嘴里一说，也变得惊天动地翻江倒海，加上言语便给，口若悬河，那些没影子的事，都能够说得绘声绘色有鼻子有眼，所以团勇和公差们无不佩服于他，都讚叹张牌头果然是手段了得，如此奇才伟略，可堪大用，将来必定被朝廷提拔封赏，到时候可别忘了照应兄弟们些许。

说着话这就来到了马大人府门前，虽然正是后半夜，但粤寇围城甚紧，全城戒备森严，马大人是外松内紧，夜里根本睡不安稳，闻报后就吩咐让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到后堂相见。





那小凤在马府做丫环，总算过了几天安稳日子，她见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都已当上灵州捕盗衙门的牌头，也不禁替他们欢喜，但马大人急着要问话，无法容她过多叙谈，只得规规矩矩地立在一旁伺候着。

马天锡看过了风雨钟，更是对张小辫刮目相看，真想不到此人办事如此得力，千难万难只如等閒，于是也不隐瞒，把实情告诉了张小辫和孙大麻子：“本官要这风雨钟无用，只是镇守灵州的富察图海提督苦求此物，此人是上三旗出身，家族在朝中党羽满布，称得上是有根基有脚力，他到此地赴任，全家亲眷也都带在城中，老图海有个女儿，向来视作掌上明珠一般，所以名字叫做富察明珠，现今年方十六，生得如花似玉，美冠一方，可惜她自从来到灵州之后，就生了一种怪病，到处医治无果，据说有个名医给过一个秘方，需要把风雨钟接够了雨水，再烧热了用来洗澡，才能痊愈，正苦于遍寻不着，如今幸得你们从塔王寺古井里捞出此物，老图海知道这件事以后，少不了要有番重酬厚赏，到时候本官也会趁机抬举你们。”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急忙拜谢，不过张小辫脑袋里却另有盘算，“林中老鬼”在猫仙祠指点了他几件大事，如果都做成了，自然是平步青云。那几件事一是去荒葬岭擒杀“神獒”，二是引着群猫在塔王寺古井里捞出“风雨钟”，这些事情一件紧连着一件，件件都有关联，而今这第三件事，就是要缉拿造畜邪教的教主“白塔真人”。

于是张小辫禀告马大人，富察明珠小姐的病症不在药引，而是源于提督府里躲藏着妖邪鬼崇之物，若不尽早剿除，恐怕将要为祸无穷。这正是：“双手撒开金线网，从中钓出是非来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“贼猫”下回分说。



## 第四卷 塔王 第六话 府中五异

话说张小辫先取了靶子犬的首级，又从塔王寺古井里打捞出风雨钟，自以为得计，对那林中老鬼的言语更是深信不疑，接下来就打算剿除隐藏在灵州城的造畜邪教，倘若把这件大事做成了，离着飞黄腾达的时日也就不远了。

此时虽然有大股粤寇围城，但灵州城防壁垒森严，城内兵多粮广，即便粤寇构筑壕沟围困，也足能够坚守个一年半载，而且灵州团勇和官军的火器十分犀利，倘若粤寇举兵强攻，无异于是以卵击石，飞蛾扑火自投罗网，所以不足为虑。

唯一让马大人深感不安的，就是躲藏在城中造畜的妖邪之辈，这伙人行踪诡秘，始终对藩库里的库银垂涎三尺，加上官府先前将“老鼠和尚”凌迟正法了，落网的贼子难免怀恨在心想要趁机报复，荒葬岭的野狗搅乱法场之事，多半就是被造畜之术所控，竟然妄图行刺朝廷命官，看来一日不将此辈彻底铲除，城中的军民官员，便是一日寝食难安，事关平乱大局，实是一等一的要紧。

马天锡如今对张小辫的本事倚若长城，信之无疑，但事情牵连重大，不得不详细推问。张小辫现在的底气足了，凭着胸中见识倒也应对自如，自称家传师学，得了许多本事在身，承蒙老大人赏识，故此倾心竭力，愿效结草衔环之报。这几天以来不辞劳苦风险，在各处细细明察暗访，终于打



探到了一些端倪。

原来造畜之徒，专食人肝人脑，胎男、僵人都是他们口中的药饵，此辈多拜古塔为祖师，如今的教主道号唤作“白塔真人”，多年以来深藏不露，不知他的俗家来历，更无人知道他的相貌如何。

其实此前“林中老鬼”只告诉张小辫，那白塔真人藏身在提督府里，带着风雨钟前去，便可逼他显身出来，至于详情究竟如何，则没有一一指明，届时还要相机行事，张小辫只好捏造了许多藉口，又想说敢拿自己这颗脑袋来担保，但转念一想可别把弓拉的太满了，万一出了岔子，张三爷这颗脑袋岂不是没了？

于是他只说暗地里寻踪辨迹，发现那白塔真人多半就躲在图海提督的府邸中，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只要拿住这个为首的妖道，何愁不能将他的徒子徒孙一网打尽。

马天锡心想那老图海虽然官高职显，却是个不顶用的酒囊饭袋，我不得不处处容让奉承于他，可这灵州城天高皇帝远，实际上还不是本官想怎样就怎样，如今战局正紧，剿除白塔真人之事不容稍有闪失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，再也顾不得许多了。

马大人当机立断，调集了许多团勇，暗中把提督府团团围住，并且吩咐下去，不论里边出来什么人，甚至是钻出来一只老鼠飞出来一只鸟雀，都一概格杀勿论，随后带着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等几名亲随，连夜抬了风雨钟，前去拜访图海提督。

那图海提督虽是武官，但养尊处优惯了，现在是一不能骑马，二不能射箭，自从粤寇攻城以来，每天晚上都得躲在地窖里才睡得着，此刻正搂着两个小妾睡得鼾声如雷，闻报说马大人深夜求见，图海提督以为有什么大事发生，慌忙起身到前堂相见。

图海提督虽是在旗的贵胄，但是在公务上，他对马天锡一向是言听计从，反正守城杀贼的功劳

一大半要记在自己名下，乐得做个甩手掌柜，又寻思马大人星夜之时找上门来，定是有十万火急的要事，故此不敢怠慢。

宾主双方叙过了礼，马大人并没有直接说要进来抓捕贼寇，毕竟白塔道人藏在提督府里的事情，传出去好说不好听，只是说：“张孙两位牌头从古井中打捞出了风雨钟，下官听闻明珠小姐染疾在身，需要此物接雨水做药引，所以心急如火，赶紧带人送到府上，深夜前来讨扰，还望将军恕罪则个。”

图海闻言大喜，对此事千恩万谢，连说：“马兄真是太见外了，这是在咱自己家里，理应以兄弟相称，还提什么上官下官的。”随即命管家收了风雨钟，又吩咐摆酒设宴，款待马大人和张孙二位牌头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长这么大，从没上过正经席面，何况是与上官同席，虽然夜间准备仓促，可在桌上摆设出来的，还尽是些他们见都没见过的山珍海味，真如贫人获至宝、寒士入仙境，算是开了大荤了，于是只顾埋头吃喝，把旁事都先抛在脑后了。

马天锡藉机同图海提督攀谈起来，二人推杯换盏，先说了些军务，随后把话头绕到明珠小姐的病症上，那图海是武将出身，生性粗略，对汉人的传统礼法并不看重，而且酒量不大，三杯酒下肚就把实话说了。

他年老无子，就明珠小姐这一个宝贝疙瘩，捧在手里拍掉了，含在嘴里怕化了，但自从到灵州赴任以来，便是家宅不宁，家眷多有怪病缠身，提督府里总有怪异之事，没少请了和尚道士来看，始终瞧不出什么名堂，入乡随俗供了猫仙爷的神位也不管用，思量着这是一处凶宅，正打算挪动挪动，换个府邸。



马大人奇道：“怪哉，提督府以前是个好生兴旺的所在，不曾听说是什么凶宅，但不知府上都有什么怪事？”

图海提督说：“家中最蹊跷诡异的有五件事，一是提督府偌大的宅院，前中后三进，两侧各带一片跨院，大小不下百余间房舍，却从来不曾有半只鸟雀出现，不仅树上没有鸟巢，宅院上空也不曾有鸟雀飞过，灵州城里这么多野猫，唯独不来提督府附近出没。”

马大人心下称奇，口中却道：“想来是它们不敢冒犯提督虎威，尚且不足为怪。”

图海提督咧开大嘴哈哈一笑，自嘲道：“老子有个狗屁虎威，这要不算奇的也就罢了，第二件却更是怪异，光天化日里说出来都觉得毛骨悚然，每到阴天下雨，提督府堂前就会现出一个女子身形，雨下得愈大愈清楚，天晴即没。

“第三件是在灶房，在月明星稀的夜里，总有人看到房中有黑物出没，那东西没有头面手足，全身湿淋淋的大如磨盘，第四件是在后宅，总是听到叩门声甚急，可开门一看，门外连个鬼影都没有，最后受扰不过，就在那道门外砌了砖墙，可深更半夜敲门之事依然发生。

“第五件就是怪病，许多人在睡觉的时候，都会听到房里有人低声耳语，那声音像是念经念咒，可房中除了自己之外，再也没有其他的人，这被梦魇住的情形，在医道中可能是失魂症，明珠小姐就深受缠扰，整天整夜地胆颤心惊。”

图海提督叹道：“如今困守灵州，想搬家也没合适的地方可，幸得捕盗衙门里有能人，有了风雨钟，提督府中得了离魂症的人早晚都能治愈。”

马大人说：“这些事情果然怪异了，若不查个水落石出，提督大人如何能安心为朝廷效力？不过也不必挂怀于心，做兄弟的既然知道了，定当想方设法，为图海老哥排忧解难。”



图海提督觉得马大人是个文官，虽然通晓兵法谋略，可镇宅之事应属方术一道，隔行如隔山，他不肯轻信，摇头道：“且看马兄高才，谈何容易。”

马大人有心要抬举张小辫，就对图海提督说：“本府捕盗衙门里的张孙两位牌头，都是有胆有智有手段的人物，这位张牌头，得过高人传授，通晓相猫憋宝之术，更是熟知诸路乡谈风物，而孙牌头一身虎胆，最搞相扑厮杀。剿除荒葬岭‘神獒’，打捞塔王寺古井下的奇宝‘风雨钟’，都得他二人出力不小。”

图海提督斜眼看了看张小辫和孙大麻子，半信半疑地说：“这两个小子真有如此本事？若真如此，你们可能查出我府中为何有这许多怪事？”

马大人示意让张小辫上前说明原由，张小辫赶紧用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，他心中早有计较，把提督府中的五件事情——分说，灵州城是座千年古城，经历过许多朝代，又是鱼龙变化之地，所以古旧遗迹最多，阴雨天时堂前地面上显出女子身形，那是因为早在前朝，曾有人把成形的老山参埋在了下边。

那厨间的水缸底下，压着一只老蚌，每到月明之时它就要吞吐黑气，而后门屡有异常动静，是因为门栓作怪，那根当做门栓的木头，原是一株万年老桂树的根须，桂树逢阴气而动，所以显出异状，府上没有鸟雀野猫经过，多是由于它们惧怕这几件东西，可以把门栓当做木柴，劈了烧火，并将风雨钟当做锅鼎，架在火上烹煮蚌肉和山参，给府中上下人等喝了，足能够安神压惊，提督府就再也不会再有怪事出现了。

图海提督见张小辫说得头头是道，不由得信了大半，连忙命管家——照办，果如其言，但还有一件怪事未解，却是何故？



张小辫说：“请恕小人斗胆，听到人语而不见人影，正是因为提督府中隐藏着“白塔真人”，要不尽早将他揪出来，恐怕后患无穷。”随即又说明了“造畜”邪术的种种厉害之处。

图海提督闻听此言，吓得七分酒意散去六分，可府上都是从北京带出来的家眷奴仆，跟随自己多年，从来未发现里边有个什么道士，这妖道究竟藏在什么地方？许不是隐埋了姓名改头换面？如此神不知鬼不觉，更不知有何图谋，本提督怕是在睡梦中也会被割了头去，他愈想愈是胆寒，急传上下人等，按名册清点，不分高低贵贱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立刻召集到后院里。

此刻正值夜深人静，提督府里的人们多半都在睡觉，莫名其妙的被召集到院子里，人人都觉得惶恐不安，可那是主子图海将军发了话，谁也不敢抱怨，不到一盏茶的功夫，就聚齐了全家上下一百多口，院中灯火通明，鸦雀无声。

马大人事先已和图海提督商议定了，在将军府抓捕白塔真人一事，须是瞒上不瞒下，万万不能声张出去，一旦拿到了点子，就派人秘密押送到死囚大牢，暗中审问处决，绝不能公诸于世，轻则败坏了女眷的名节，重则万一惊动了朝廷，可谁也担当不起窝藏贼寇的罪名。

张小辫趁这个空子，到猫仙祠找了他那只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来，黑猫眼明胆小，机敏异常，只要那白塔真人在它面前经过，此猫必然生出感应。

府外已调遣重兵围得水泄不通，马大人和图海两位大员，亲自带着一伙眼明手快的公人，各藏兵刃火器，洞开了一间厢房，假借服用参汤去病为由，让提督府内的上下人等，挨个从廊前经过，到时候用黑猫认明正身，听得摔杯为号，便不由分说，一拥而上当场将其拿下。这正是：“正邪难从表面分，疑神疑鬼更疑人。”毕竟不知张小辫能否擒获“白塔真人”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

## 第四卷 塔王 第七话 白塔真人

话说图海提督府中，除了他的正房偏房三妻四妾，还有许多奴仆杂役，上上下下一百多人，更无一个遗漏，凡是有鼻子有腿带活气儿的，全都聚到后堂的院落中，又在廊下用老桂树根引火，煮化了蚌肉山蔘，让全家老小挨着个地过来喝汤。

马天锡带着张小辫等人藏在房中偷眼观看，每走过去一个人，图海提督就在旁低声告诉马大人，这是谁谁谁，是亲眷也好，是门房的仆人也好，都把身份来历说明了，转眼间就排查过了一遍，可从始至终，并没发现其中混藏着什么可疑的人。

张小辫见那黑猫无动于衷，不免有些尴尬了，看看马大人和图海提督脸色铁青，更是自觉不妙，但林中老鬼既然说了白塔真人就躲在提督府中，岂能有误？看来未必是混在家眷奴仆里，或许同那潘和尚一样，在园子里挖了暗道藏身亦未可知。

张小辫正想找藉口推托遮掩，却听马大人询问图海提督：“府上的人可都出来了？怎不见明珠小姐？”图海提督说：“我那孩儿知书达礼品貌端正，怎么可能是邪教的白塔真人？她只带着两个丫环在后宅居住，如今世道太乱，所以向来不曾出过家门，也不见外客。”

马天锡是推案折狱的祖师，素有“马王爷”的浑号，是说他断案时恰似有三只眼睛，心思细密



异常，从不肯有一丝一毫的疏漏，更知道如果今天拿不到白塔真人，一是打草惊蛇，往后再想剿除就更是难上加难了，二来自已带人把提督府查了个遍，找不出什么真凭实据来可不是了局。于是劝说图海把明珠小姐和她的两个丫环请出来，咱们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狡兔尚需三窟，此事关系提督全家安危，万万大意不得。

图海提督无奈，心想“暂且任你“马王爷”可劲儿折腾，到最后咱们再来算总帐不迟。”当下便命人带小姐来园中喝参汤安神。

众人候了一阵，就见明珠小姐被一个丫环搀扶着款款而来，先请了回安，就去服用参汤，那蚌肉极老，与千年山参吊汤，味道格外浓烈辛苦，比药汤子还要难喝数倍，明珠小姐捏着鼻子喝了半碗，剩下多半碗都给丫环喝了。

张小辫初次看到明珠小姐，见她眉似远中，明含秋水，真是个沉鱼落雁的容貌，就算不是姑射真人下凡，也是月宫里的广寒宫仙子转世，想不到图海提督这个老妖物，竟会有如此周正的女儿，张三爷若能讨了她做老婆，也不枉我为人一世了，心中不免动了歪念头，一时看得出了神。

谁知这时他怀中抱着的黑猫突然蜷缩起来，吓得全身瑟瑟发抖，唯有两只猫眼精光闪动，张小辫猛然一惊：“难道明珠这小妮子就是精通造畜邪术的白塔真人？”

张小辫并不知道白塔真人的相貌特徵，更不知此人是男是女，但据说早在嘉靖年间，各省就有缉拿这巨寇的海捕公文，却始终追捕不到，从没有人亲眼见过真身，明珠小姐是年方二八的佳人，她怎么可能是成名多年的白塔真人？难不成那妖道修炼得能够移形换貌了？

但“造畜”之辈身上邪气凝聚，身边总有无数冤魂纠缠，所以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生出感应，惊得毛发森森俱竖，恨不得赶紧远远逃开，或是找个地缝钻进去躲藏，这情形就和在“筷子城”里



遇到吃小孩的潘和尚一模一样。

明珠小姐身边是个服侍她的贴身丫环，年纪也只在十五六岁，模样乖乖巧巧的，同样是从小入府为奴，并非来历不明之辈，张小辫等人全是肉眼凡胎，主事的马天锡虽然老练毒辣，却也没有火眼金睛，根本辨认不出她们哪个是白塔真人。

官府剿灭了多年，都未能彻底铲除造畜妖邪，白塔真人响亮的名头，非是等閒小可的贼寇可比，众人如箭在弦，暗中蓄势待发，只等马大人摔杯为号。

马大人心中不免有些犹豫，手握茶盏踌躇难决，示意张小辫快想办法认明真身，张小辫六神无主，只得悄悄揪住黑猫耳朵，让它不要乱动，这二个如花似玉的大姑娘怎么可能是妖邪之辈？万一认错了可是难以收场。

那黑猫虽然耳朵吃疼，但怕得狠了，叫也不敢叫出声来，张小辫心中称奇，再次抬头向廊外窥探，只见明珠小姐和她的丫环正向回走，可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却兀自体如筛糠，惊得颤抖不已，显然是有什么能够吓死猫的东西，正从后宅接近。

张小辫急忙打个手势，让众人切莫轻举妄动，正点子才刚刚出来，这时就见另有一个大手大脚的粗笨丫环，怀中抱了一条白毛哈巴狗，迳到廊下来喝参汤，明珠小姐身边有两个丫环，这个是给小姐抱狗的粗使丫头。

张小辫看那黑猫一对金瞳充起血来，心知只有野猫感到极度恐惧的时候才会如此，忽又想起先前在荒葬岭剑炉中，遇到奄奄一息的铁忠老汉，铁忠临死前曾说过一件事情，松鹤堂药舖的掌柜铁公鸡，暗地里把僵尸带到荒山，卖给了一条白毛哈巴狗，结果枉送了性命，难道那条被铁公鸡称为白爷的哈巴狗就是白塔真人？



张小辫见机好快，这条白毛哈巴狗即便不是白塔真人，也多半和那妖道脱不开干係，该当是它的劫数到了，倘若不是这笨丫头抱狗出来喝汤，险些就被它瞒过去了。

马知府见张小辫点头示意，随即摔碎了手中茶盏，那条白毛哈巴狗一对眼睛贼溜溜地乱转，经过廊下时似乎就已经感到了潜伏的危机，正当满腹狐疑之际，忽听房中“啪嚓”一声响亮，动静极是不善，它如惊弓之鸟，挣脱了那丫头的怀抱，蹿到地上就逃。

四下里埋伏的公人，如狼似虎般同时拥将出来，但众人多以为是要擒拿那个粗使丫头，谁去理会一条白毛哈巴狗，就任其从身边溜走了，幸亏有孙大麻子听到张小辫的招呼，他眼疾手快，叫声：“着家伙吧你！”一棍子扫个正着，把那哈巴狗打得在半空翻了一个筋斗，口吐血沫滚倒在地，张小辫赶上去抖开绳索将它捆成一团。

那抱狗丫头被捕快按翻在地，早已吓得尿了裤子，嘴里连话也说不囫圇了，图海提督莫名其妙，也没见那白塔真人现身，怎地胡乱绑了我家一个粗使丫环和一条白毛哈巴狗？

马大人喝令手下不须粗鲁，免得惊扰无辜，借了提督府一间密室，挑灯夜审，谁知不审不要紧，三推六问之下，竟然牵扯出一件惊天奇案。

原来那抱狗的丫头却是毫无干涉的，灵州黑猫所畏惧之物，仅有那条白毛哈巴狗而已，但历来审案都是问人要口供，如何才能从一条狗子的口中，追问出白塔真人的下落？

虽然马天锡擅于推断重大之狱，当此情形也是无计可施，只好在密室中掌起了灯，找了些相关的人过来问话，主要是套问提督府里这条白毛哈巴狗的来历，才知这条狗子还是当年在北京城里买的，一向驯服乖巧，善解主人心意，从不曾有过什么异常举动。

此时密室里只剩图海提督、马巡抚，以及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个牌头，那白狗被孙大麻子一棍



打得吐了血，给锁在密室角落里老实地趴着，埋着头不住在舔自己的伤口，眼中全是惊怖之情。

图海提督心中颇为不满，心想：“马王爷不知犯了什么糊涂，竟然在深更半夜里听信张小辫的鬼话，把我全家上下折腾不轻，最后却捉了条不相干的狗子来，这狗怎么可能是白塔真人？如此作耍，岂不是来捋着本提督的虎须来寻乐子？”不由得就想当场发飙动怒。

还没等图海说话，忽听马大人猛地一拍桌案，骂声贼子恁地狡诈，叫左右准备动刑，用钢针蘸了热粪刺它腹部。

图海提督还以为马大人这是下不来台了，竟要对白毛哈巴狗用刑，心中更是不以为然，何况你打狗还得首主人呢！便阻拦说：“此狗平日里甚是驯服，从不乱吠乱叫，所以家里人都十分喜爱于它，你们何苦偏要跟它过不去？”

马大人说：“提督有所不知，在本官看来，此狗实在反常至极，断定它根本就不是狗子。”说罢又命左右立刻上刑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领了个喏，撸胳膊挽袖子火杂杂地就要上前动手，却见锁在墙角的那条白毛哈巴狗腾地人立而起，随即伏在地上，叩头如同捣蒜，而且口中人言：“上官神鉴，既被识破行藏，自知是躲不得了，再不敢有些许欺瞒，只求免动酷刑。”声音尖细刺耳，听它话中之意，竟是惧怕用刑，当堂求饶起来。

图海提督被吓得目瞪口呆，怎么府里真养了如此一个妖怪？马大人面沉似水，命左右牌头挑断了那白狗大筋，提到近前来推问口供。

那白毛哈巴狗自知落到官府手里得不了好，忍疼被割断了大筋，两眼中全是怨毒之色，但惧怕受刑，只好如实招供，自认就是“白塔真人”，早在北宋末年的时候，灵州城就有“造畜”的勾当，那时候是以拐卖人口为主，其手段五花八门，不是常人可以想像出来的，有一路跑江湖卖艺的，以

杂耍杂戏为生，其中就有专门驯狗的把戏，耍狗卖艺的全是老头，但是他们所养的狗子其实都不是真狗，而是招卖来的童子。

世人不知其底细，都觉得那伙人有造畜妖术，能把小孩妇女变成狗子拐带贩卖，传得神乎其技，谈之色变，其实不然，那是贼子们先从乡下，用迷魂药拍来四五岁的小孩，拐带到家里，宰杀一只和这小孩体形差不多大小的狗子，剥了整张狗皮，趁热裹到这孩子身上，狗皮最紧，血淋淋地裹在人身上就再也剥不下来，再用各种手段加以折磨，强迫那披了狗皮的小孩，每时每刻都要模仿狗子的举动，如若稍有不从，就活活打死，弃尸荒野。

待那孩子驯服了，就带着他出街当做耍狗的卖艺，毕竟人类要比狗子机灵，不论是翻牌识字，还是跳圈、作揖、翻跟头，都不需要去刻意训练，所以常常能聚引观众，获利颇为丰厚，但被狗皮裹住的小孩全身都被热血烫伤，而且身体生长发育不得，从数九隆冬到三伏酷暑就这一身狗皮子，遍体都是冻疮热疹，最多维持一年半载，就得活活困死在狗皮子里，其状惨不可言。

造畜邪术兴起的那个年月，正值金人南侵，打破东京汴梁，掳走了徽钦二帝，使得天下纷乱，国破山河碎，官司正法形同虚设，人命犹如草芥一般，根本不把一条性命当一回事，随随便便放在手里折磨死了，也只当是掐死个蝨子，全然不放在心上。这正是“宁做太平安乐犬，莫为乱世苦命人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“贼猫”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卷 塔王 第八话 批麻烤 剥皮问

且说官家施展霹雳手段，一举拿住了藏在提督府里的白塔真人，押到密室中严刑逼问，哪容他想不招？

那白塔真人自知气数尽了，又惧怕被官府酷刑折磨，只得吐露实情，说起了“造畜”一脉的起源经过，据民间风传，所谓造畜之邪术，多是指一伙身怀异术的妖人，将妇女孩童迷惑了，让他们吞吃符水，将活人变做猪、驴、牛、羊一类的牲口，偷拐了躯赶到市集上贩卖谋利，但皆属以讹传讹的虚妄之说。

其实早在宋室南渡之际，正值天下动荡，灾荒相连，飢民遍野，大姑娘插了草标卖的价钱，还值不得半头毛驴子，当时有些跑江湖卖艺的心术不正，使出百般昧心取利之法，拐带了童男童女，剥了狗皮猴子裹在小孩身上，再用各种手段加以折磨驯服，逼迫他们演练诸般杂戏，害死在他们手中的人不计其数。

那些老百姓们不晓得内情，看街上耍猴戏的好不伶俐乖巧，都道杂耍艺人使得好手段，却不知这伙人在私底下做的，全是些没天理的勾当。

直而后来世道逐渐安稳，官府才开始搜捕造畜之辈，一旦落网，必以极刑处置，酷刑重典的高





压之下，使其一度销声匿迹。可每逢战乱天灾，人心丧乱，世风不古，“造畜”之事便往往得以死灰复燃，渐渐成了气候，拜“古塔”为祖师，自称“塔教”，割取死人的男阳女阴配药，一旦炼成了迷心药饵，大至牛马鲸象，小到虫鼠蛇蚁，都能听其所用，塔教中的妖邪之辈，多是潜伏各地隐姓埋名，驱使这牲畜作奸犯科，公家屡禁难绝。

这白塔真人早在白莲教举事之时，便已成名，各处州府县城里都有缉拿此贼的“海捕公文”，他生具异相，是个天生的侏儒，三寸钉的身材，面目更是可憎，自幼被家人视作“怪物”，遗弃在荒山野岭，任其自生自灭，他命大没死，依靠山泉野果为生，反而与世隔绝苟活了数年，后来在深山里遇到了塔教异人，得授异书，学了异术在身，从此出山为非作歹，并且收纳了许多门徒弟子，做了塔教之主，自号“白塔真人”。

但是由于白塔真人身形相貌特殊，平日里不出门走动也就罢了，只要一出门去，必然被眼明的捕快公差识破行藏，当场擒获了问罪，哪容逍遥法外至今？幸得他天生擅学狗嚎，时常能够假做了狗子，爬墙跃壁，快捷如飞，所以他狠下心来，依照宋时古法，活剥了一条白毛哈巴狗的狗皮，血淋淋地黏在自己身上，自此摇身一变，就变成了好端端的一条白狗，形貌举动酷肖无差，完全可以乱真。

白塔真人虽然势力不小，俨然有草头天子之态，但那只是趁朝廷忙着镇压白莲教，无暇顾及此辈，在白莲教被剿灭之后，各地缉拿反贼的风头甚紧，塔教也逐渐冰消云散，残党余众深深地藏匿在民间。

有道是：“大隐隐于朝，中隐隐于市”，白塔真人假做了狗子，躲到深宅豪门之中，那些公差海捕根本不知道他的底细，如同大海捞针一般，又能上哪里找他？

到得粤寇之乱席卷江南，白塔真人便找机会混入图海将军府中，跟着图海全家老小一同回到灵



州城，他勾结旧日余党，打算趁乱劫取藩库的大批官银，在宝塔真人的门徒当中，要算老鼠和尚行事最为诡秘，潘和尚带着群鼠躲在槐园里挖掘地道，暗中偷窃库银，眼看即将大功告成，谁料不知怎么走露了风声，使得潘和尚被官府捕获，押到街心，活活吃了一剮。

这件事气得宝塔真人以头触墙，对官府鹰犬更是阴恨不已，但他并不清楚潘和尚究竟是如何失手，故此不敢轻易露面，只是暗中引来荒葬岭的靶子犬，将灵州法场搅乱血洗了一回，算是替徒儿报仇雪恨了。

谁知此事尚未了结，靶子犬的狗头就已被官府悬在城内示众了，宝塔真人接连失了左膀右臂，不免暗暗心惊，知道这肯定是有高人跟自己过不去，否则就凭灵州官兵，根本捕杀不了凶残无比的神獒，幸亏是自己躲在提督府里深藏不出，否则此刻多半也被官家擒获正法了。

宝塔真人阴险狡猾，疑心最重，愈想愈觉得提督府里也未必安全，正思量着要出城躲避，但灵州城被粤寇团团围住，城门全都闭了，连只飞鸟也逃不出去，于是就想躲到穷街陋巷的空屋里去，眼下这年月，兵荒马乱，地方上多有逃亡之屋，谁会在意空房旧宅里的野狗，那倒是个最为稳妥的去处。

可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他听到有人送了风雨钟来提督府，宝塔真人在深山里练出来的都是贼功夫，什么叫“贼功夫”？自然是起五更爬半夜练就的，鸡司晨，犬守夜，耳音嗅觉最是灵敏，哪怕有些许异常的风吹草动，都逃不过他的感应，所以一嗅嗅着了青铜气息，情知提督府来了宝物，心中不觉动了贪念，便从犬舍里钻了出来，缠着抱狗丫头又挨又蹭，似是能通人性想讨汤水来喝，那抱狗丫头无奈，只好抱了他来到廊下。

原来造畜的“塔教”，皆是拜古塔为祖师神明，深信世间有“塔灵”存在，当年灵州城里有座高耸入云的古塔，被称为“万塔之王”，这座八角宝塔虽然早已坍塌毁坏了，但塔底的古井里，还



藏有一尊能聚风雨的铜钟，古物有灵，拢住了千年宝塔的龙气，故此这伙人都将灵州城视为圣地，当作了塔教的老巢。

白塔真人这些年来，苦寻风雨钟无果，突然闻得此物显身，自然欣喜若狂，不料一着棋差，大意失荆州，到得廊下方觉势头不对，但还没来得及脱身躲藏，就被张小辫那只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识破，给做公的当场拿住，否则隐忍不出，谁又能奈何得了他？他思前想后仍觉莫名奇妙，自道这都是鬼使神差，命中注定大限催逼，因果上的事情不是由人计较出来的。

马天锡在以前当知府的时候，就曾经亲自断过造畜之案，见到有歹人把小孩蒙了猴皮，又用铁索拴了打锣戏耍，那猴子遇到马知府的轿子经过，便当街拦住，跪地流泪叩头，马大人心知有异，连人带猴都锁了带回衙门，才审出其中端倪，此刻在密室中看出白毛哈巴狗形态诡异，识破了他的行藏，便假意出言恫吓，果然吓得此贼伏地招供，看来随你贼巧伎俩，能有千变万化，须是瞒不过公门老手，这正是：“局中早有一招先，任你诈伪到头输。”

此时白塔真人已被挑断了大筋，成了手足俱废之人，便有天大的本事也施展不出了，自料在劫难逃，不得不把实情交待出来，身为塔教教主，落到官府手里，根本别想活命，只求上官心怀仁念，千万别用酷刑折磨，自知惹下滔天大罪，肯定是有死无生了，务请看在交代了“塔教”渊源，以及数十年来法身修炼不易的分上，别动刀刃斧锯，好歹留个囫圇尸首，来世当牛做马不敢忘报。

马大人愈听愈恨，此等丑类，在世上横行为祸日久，自以为能逍遥法外，不知做下了多少恶事，一旦被拘到公堂，便原形毕露，才知道求饶乞怜，看来自知死罪难逃，想不受极刑也可，快把“塔教”残党——供出，若有半点隐瞒不实，定不轻饶。

谁知白塔真人竟对此事抵死不招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人用长针蘸了粪水，一针接一针地狠戳他身上柔软细嫩之处，把那白塔真人疼得惨呼哀嚎，口中尽骂些阴毒无比的诅咒：“你们这班朝廷



的鹰爪只会为虎作伥，胆敢如此祸害本真人得道的法身，我咒你们个个不得好死……”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皆是心狠胆硬之辈，又最是憎恨“造畜”的妖邪之徒，见那白塔真人狰狞可恶，硬熬着酷刑不肯伏法招供，更是心头动火，骂道：“操你奶奶的还敢嘴硬，看爷爷如何戳烂你的舌头再刺你的眼珠子。”用针时丝毫不手软，直扎得白塔真人的一身狗皮子上体无完肤，然后又要用针去戳他的舌头眼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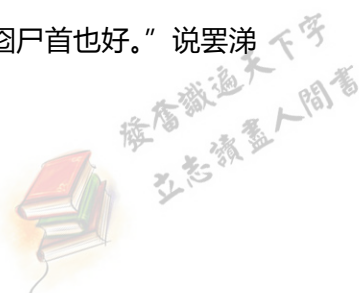
马大人在旁看得明白，知道白塔真人虽然惧刑，却更惧怕招出同党，想必其背后还有个极厉害的人物，倘若再继续用刑，就先把他活活疼杀了，于是喝令左右停了糞针，低声同图海提督商量了几句。那图海提督也不是善主儿，他告诉马大人这件事切莫传扬出去，就在密室中结束了这厮的性命最好，随后出了个阴毒的点子。

马大人闻言点头同意，吩咐了张小辫几句，让他们依照提督大人的意思，了结了白塔真人的性命，然后毁尸灭迹，就自行陪同图海提督离了密室。

张小辫等马大人离开之后，让孙大麻子出去准备一应事物，密室里就剩下他独自一人，他盯着白塔真人嘿嘿一阵冷笑，骂道：“狗贼，明年的此时便是你的祭日了，张三爷明人不做暗事，临死教你死个明白，别到阴世里再做糊涂鬼，槐园中的老鼠和尚与荒葬岭神龛，都是折在三爷手中。”

白塔真人虽知必死无疑，但万万没想到连今夜都过不得了，惊道：“潘和尚先被押了三天才绑到市心碎剐，怎地连夜就要去了我？”随即又咬牙切齿地说道：“想某横行世上数十年，却不料最后糊里糊涂地栽到你这小贼手中，吾死也不能瞑目。”

白塔真人临刑之际难免心寒胆颤，愈想愈怕，口也软了，又央求道：“还望张牌头念在我法身修炼不易，更是以此丑态在世间偷生多年，不如使我走得从官些个，留具囟囟尸首也好。”说罢涕



泪齐流，告诉张小辫在何地何地，埋了一匣子金洋钱，只要成全则个，钱匣子里的东西就全是你张牌头的。

张小辫一面暗中记下藏着金洋钱的所在，一面在口中说道：“想那些金洋钱多是不义之财，三爷自然是照单收了，难道跟你这狗贼还有什么客气的不成？不过你现在所求之事跟我说却是无用，刚才图海提督已有过交代，不容你死得爽快便宜，咱们做公的受上官支配，凡事身不由己，恐怕张三爷是周全你不得了，咱能做的最多是赶上清明节多烧些纸钱，荐渡你在冥府里少受些苦楚。”

白塔真人没料到图海提督已有了吩咐，不免心惊肉跳，问道：“不知他们想要如何处置本真人？是要开膛摘心还是要碎剐零割？又或是车裂腰斩？”

这时就见孙大麻子回转了来，他手中拎了一个木桶，里面所熬都是滚沸的鱼鳔，另外带着两个剪碎的麻袋片子，张小辫指着那些事物道：“官家有命，念在你摇尾乞怜的分上，不以刀刃相加，只要给你做一番披麻烤，剥皮问，据说当年岳武穆蒙冤之时，就曾受过此刑，不过你这丑类恶贯满盈，是自作孽不可活，如今要被天道诛灭，岂能与岳爷相提并论，赶快闭上你的鸟嘴领死罢。”

白塔真人气量狭窄，而且色厉胆薄，识得那“披麻剥皮”之刑，又知道这种极刑最是残酷不过，听得此言顿时急怒攻心，惊骇之余，“哇”地呕出一口黑血，咳了两声，气极败坏地骂道：“想我在提督府躲了多时，并不曾危害他家中老小，图海狗官何以恁地歹毒！你们使如此阴狠的手段害我性命不要紧，本真人死后必要放出血咒，教灵州城变做尸山血海，人畜不留！”这正是：“世人尽说天高远，谁识报应在眼前。”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四卷 塔王 第九话 雁营

话说那白塔真人曾经躲在暗处，亲眼目睹了刑部刽子手在十字街心碎剐潘和尚，只觉极刑之酷无以復加。所以他落到官府手中之后，只求速死，恳求官家不要零割碎剐，留下他一具完整法身。一来他是惧怕酷刑之苦，二来在当时人们迷信传统的观念中，如果此生犯了大罪，在法场上被碎尸万段了，即使下辈子赶去投胎，也只能变做无数蛆虫蚊蝇，任凭世人拍打踩踏，那就沦落到万劫不復的境地了。

白塔真人本是个行踪震动天下的人，不料阴沟里翻了船，被人不费吹灰之力地擒了，又挑断大筋，百般折磨，眼看就要屈死在密室里了，不住苦苦哀求上官，千万别以刀锯相加，他的意思是最好服毒，或是拿根麻绳来勒死。

但那马大人和图海提督都是心黑手狠的人物，不用霜刃也不能轻饶了这个重犯，天底下没有那麽便宜的事，便交代左右用“鱼鳔披麻”伺候，随后就离开密室去巡视城防了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领了命，要亲手结果这恶贼的性命，当下用刀剃去白塔真人遍体犬毛，把他周身上下收拾得光溜溜的，好似白羊一般，又将那麻袋片子割成细条，一条条蘸了滚胶，趁热搭在白塔真人身上，顷刻间就从头到尾粘了数百条碎麻袋片子。



此刻白塔真人已被吓得全身颤抖，屎尿齐流，再也扛不住了，只好把余党所藏之处——供出，再无丝毫隐瞒，求上下宽松些个，容本真人死得痛快点。

孙大麻子骂道：“俺见了你这贼撮乌便没好气，果然与那老鼠和尚都是一路货，身上全没有半点胆魄，害死在你手里的无辜性命不计其数，惹下如此大罪也只拿一条命来填，就算粉身碎骨也是你的便宜，如今死到临头，你伸出脖子等死也就是了，何苦还要如此出丑。”

张小辫也在旁讥笑道：“真人法身虽是尊贵，但这披麻剥皮之刑却难熬的紧，不得立时便死，我等又不是技艺娴熟的刽子，如今初次做这勾当，手底下难免生疏，不管是轻是重了，还望真人多多包涵。”

白塔真人恨得咬碎了牙齿，对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说：“天下欺人之甚者，莫过如此了，本真人做了厉鬼也忍不下这口恶气，你两个小贼又以为自己是什么好脚色了？都他妈是朝廷的鹰爪子，为何自抢以来贼氛炽然，屡剿不绝？只因官匪一家，猫鼠一窝，捕盗者皆为盗贼，不过是成王败寇而已，你们使如此阴狠的手段祸害本真人得道法身，晚上还想睡得安稳吗？”

张小辫听那白塔真人愈说愈是怨毒，便对他骂声：“聒噪，爷爷们今天要替天行道，这就打发你个狗贼上路，趁早去酆都枉死城中标名挂号。”说罢和孙大麻子俯下身子，鼓著个腮，一口接一口地往那白塔真人身上吹著凉气。

原来这“披麻剥皮”的大刑向来不入正典，本是南宋时流传下来的一种逼供酷刑，到后来也多曾用于暗中处决囚犯，先是把麻布条蘸上热胶，黏在囚犯赤裸的皮肉上，鱼鳔之性最黏，黏住了就别想分开，待到凉乾之后，倒拽麻布条，一扯之下，就能连皮带肉撕下一块，所以也称“披麻烤、扒皮问”，即便是铁石心肠的硬汉子，也万难熬得住这种毒刑，真可谓：“直教铁汉把魂销，纵是狂夫也失色。”





那白塔真人全身披满了麻布条，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朝他吹了一阵气，看看鱼鳔热胶差不多都已凉了，估摸著用刑的时辰差不多了，就先试探著揪住白塔真人背上一片麻布，往逆向狠狠一拽，只听“嗤喇”一声响，硬生生撕下一片皮肉，血点子溅了一地，疼得“白塔真人”杀猪般叫，撞天搥地价地呼痛。

白塔真人身上虽是裹了一层狗子皮，可这数十年来，狗皮子早已与自身皮肉连为了一体，再也分离不得，被麻胶一带就撕下一绺肉来，顿时疼彻了心肺，自知甘此死法太过惨酷，连忙想要再次出言讨饶，但剧痛之下，口舌多已不听使用了。

张小辫拎著拽下来的麻布条子看了看，果然是血肉相连，便顺手抛在一边，更是不容白塔真人再作分说，他突然冒出坏水，奇道：“咦……三爷好像听见空中鼓乐鸣动，想必是仙人打开了大门，这就要接真人回去了，如此的好事，须是耽误不得。”说著就与孙大麻子一齐动手，将麻布条子扯了一个痛快，撕不到一半麻袋片子，就已将白塔真人活活疼死了。

用刑过后，密室中遍地血肉狼籍，细看那狗皮子里裹的，赫然是具畸形的人骨，张小辫请提督府的管家来验了刑，才拢了堆暗火焚尸灭迹，至于官府如何照所取口供秘密佈置，到处缉拿漏网的塔教余孽，自不必说。图海提督府上窝藏了妖道，当然不能声张出去，只是全家上下难免受了些惊吓，要在打退粤寇之后，请戏班子来唱几出“三英战吕布、尉迟恭单鞭夺槊、千里走单骑”之类演武镇宅的戏文，这些事自然不在话下。

书中有交代，可叹这位白塔真人，在深山里苦修多年，得了异术在身，最后却得了这麼个结果，死得惨不堪言，没什麼好计较的，只能说：“万事劝人休作恶，举头三尺有神明。作恶倘若无报应，世上岂不人食人？”

大概因为白塔真人作恶多端，劫数到了，老天都要收他，自然难逃身死命丧，于情于理确是如



此，可是话虽这么说，此人毕竟是塔教首脑，官府追捕了他几十年都没见踪影，除了潜踪深藏，更会许多“造畜”的手段，还有荒葬岭的“神獒”，以及躲在槐园筷子城里吃小孩的潘和尚，这些妖人恶兽，有哪一个易与的？怎地通天的本事不得施展，就全都折在张小辫手里？

想来张小辫也只不过是半通非通地学了点相猫之术，怎么就能凭著大运误打误撞，举手投足之间就把这些巨奸大恶一一铲除，归根到底还是得了“林中老鬼”暗中指拨。

那林中老鬼不言则可，言出则必定应验如神，道破了许多玄机，凡是经他布置，必有可观。

张小辫还以为自己时运来了，祖坟上添了座没影没形的“荐福碑”，早晚就要发迹，故此命中才有贵人相助，得遇到林中老鬼指点迷津，要不了多久，张三爷便已是经裘肥马载高轩，指挥万众躬山前，何等地威风荣耀？却不想仕途沉迷，实是无边的苦海，哪得逍遥自在，头上的顶戴花翎红缨子，又不知要用多少鲜血染透。

更想不到世上绝无如此便宜的好事，常言道得好——“得便宜处失便宜”，祸根凶神早已深埋，只不过还不到他张三爷发还的时候，要问“盐从哪咸？醋打哪酸？”那金棺坟里的“林中老鬼”究竟是什么来历？如此扶持张小辫又到底有什么图谋？

可这些事别说张小辫蒙在鼓里，就连“提督府白塔真人、筷子城老鼠和尚、荒葬岭靶子犬”这一干赔上性命的妖人恶畜，也是死得稀里糊涂不明不白，恐怕他们直到过了奈何桥落进了枉死城，也不知自己其实是死在了林中老鬼的算计之下。

至于林中老鬼之事，全是后边的话头，日久自明，现在暂且不表，单说当今世上内忧外患，盗贼草寇多如牛毛，灵州城内虽然兵精粮足，但被粤寇团团围困，几场恶斗之后，不免人心惶恐，张小辫剿杀塔教妖邪一事虽然做得隐秘，奈何这天底下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没过几日便是满城皆知，他



名头在外，大有能声。

这人的名，树的影，传来传去，众人都以为张牌头是有大手段的人物，每每见了他便是“牌头长、牌头短”，就如称那些富户为员外一般，总是尊他，等閒出去吃茶喝酒，店家也不肯要他使钱。

张小辫心中暗自得意，连走路都快不知道先迈哪条腿了，他感念林中老鬼的恩德，却在城中苦寻不著此人，又常常想起多得灵州野猫相助，得空就买些熟肉鱼头当做猫食，拿去“猫仙祠”里给野猫们食用，故此满城之中，连人带猫，无不念著他的好处，特别是那些家猫野猫被他餵熟了，更是出入相随，行影不离，招之即来，呼之即去。

这天马大人在城头上点阅了灵州团勇，然后传来张小辫，说起张牌头手段不凡，别看年纪轻轻，却是自古英雄出少年，轻而易举的铲除了盘据在城中多年的塔教妖孽，深得本官和图海提督赏识，如此人物放在捕盗衙门中岂不大材小用，必当破格举荐出来，推举到军中报效朝廷，如此才能得以施展真实本领，今日先调拨到团练中充做营官，管领一营团勇。

当时清廷满人八旗兵和汉军绿营兵，多是因为年久不用，军纪弛废，士卒懈怠，再也不得昔日横扫天下之锋，难以应付大规模的战事，只有僧格林沁率领的蒙古马队东征西讨，除了拱卫京畿重地，还要四处镇压农民起义，此刻朝廷紊乱，天下动荡不安，这支人马虽然精锐，却往往扑灭了东面，又西又生出乱来，也自是疲于招架，而守卫京城的大军又不能轻易调动，只好命各地自组民团，眼下灵州城里有许多民团，多是就地招募聚集，这里边不免鱼龙混杂，更有许多招安来的响马草寇，其中有一营的字号称为“雁营”，营中皆为同乡同族的“雁户”，最是驍勇善战，衝锋陷阵，恬不惧死，但瓦罐不离井上破，将军难免阵前亡，其营官在前天守城御敌的血战中，被粤寇弹丸贯脑而亡，所以营头之职暂时空缺。

马大人深感雁营士卒悍劲，又都是响马子出身，难以被官军掌握，唯恐其生出乱子来，所以思



量著要派个心腹的人统领此营，可图海提督却认为雁营中的兵勇都是满身贼骨头，屡屡在城中闹事，可能暗中还有杀官造反之意，根本不能留，留下来必成大患，应该尽快想办法除了此营，双方争执不下，最后图海就提议让张小辫辖带此营，表面上是提拔于他，其实用心阴险狠毒，是打算安排一个去处，让张小辫和雁营有去无回。谁料想，只因这一去，才引出一场恶战，直杀得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有分教：“千军万马似潮来，尸满城郭血满壕。”



## 第五卷 雁营 第一话 雁排李四

有道是“耕牛无宿草，仓鼠有余粮”，拉犁耕田的黄牛一生辛勤劳苦，却连果腹的草料都未必够吃，临到老更要受一刀之苦，还不如那些窃粮搬仓的鼠类，吃着精粮，养得肥胖安逸。人世之中，往往也是如此，真正任劳任怨出力气做事的，未必讨得到什么好处。马大人不知耗费了多少心机，筹募团练守城御敌，但那个酒囊饭袋般的旗人提督老图海，却唯恐马大人在灵州城拥兵自重，处心积虑地剪除此人羽翼，首先就是要除掉雁营。

这雁营之中皆为“雁户”出身，也就是以打雁为生的“雁民”，在灵州城西有好大一片芦苇丛生的沼泽地，被称为“黄天荡”，水草茂密无边，不知覆着多少里数，那些南来北往的大雁途经此地，多会在黄天荡落脚，雁乃守信之物，每到迁徙之期，天空中雁阵翩翩，一队连着一队，漫天皆是，观之不尽。

世上打猎的猎户，无非是挖陷阱下套子，或是用弓弩、火统击射猎物，如能依法施展出这些手段，要打什么熊黑虎豹，或是狐狸黄狼，自然不在话下，却唯独是打雁最难，俗话说宁吃飞禽一口，莫吃走兽一只，野雁乃是禽中之冠，自古被视为“五常俱全”的灵物，哪五常？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是为五常。



说雁有仁心，是因为一队雁阵当中，总有老弱病残之辈，不能凭藉自己的能力打食为生，其余的壮年大雁，绝不会弃之不顾，养其老送其终，此为仁者之心。

大雁不仅有仁，更有情义，雌雁雄雁相配，向来是从一而终，不论是雌雁死或是雄雁亡，剩下落单的一只孤雁，到死也不会再找到的伴侣，这是其情义过人之处。

天空中的雁阵，飞行时或为“一”字，或是“人”字，从头到尾依长幼之序而排，称作“雁序”，阵头都是由老雁引领，壮雁飞得再快，也不会赶超到老雁前边，这是其礼让恭谦之意。

雁为最难猎获之物，是因为大雁有智，落地歇息之际，群雁中会有“孤雁”放哨警戒，所谓“犬为地厌、雁为天厌、酆为水厌”，这三种生灵最是敏锐机警，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群雁就会立刻飞到空中躲避，所以不论是猎户还是野兽，都很难轻易接近地上的雁群。

雁之信，则是指野雁是南北迁徙的候鸟，因时节变换而迁动，从不爽期，至秋而南翔，故称秋天为“雁天”，这“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”的五常，即便至圣至贤的人也未必能够做足，所以依靠猎雁为生的雁户，无不敬重野雁品行。

雁户猎雁的器械称为“雁排”，是在一个渡水木筏子上铺设排枪，先把排子隐藏在芦苇荡深处，然后再由身手矫健的雁民，身披蓑衣，头插雁翎，寻着雁踪，偷偷潜行到雁群栖息之地，约是离着一箭之地便不能更接近了，否则必然惊走雁群。

雁户们潜伏至深夜，看那月冷星稀之际，便突然点起一枝火把，雁群中哨戒的孤雁好不警觉，立刻振翅示警，也就在这同时，雁户急忙把火把浸到水中熄灭了，继续稍无声息地隐蔽不动，那些大雁从睡梦中惊醒，正要展翅腾空逃命，却发现四野茫茫，一片寂静，不免怀疑是那孤雁误报，便嘈杂着责备了它一阵，随后放下心来继续歇息。



雁户们躲在四周，听得群雁逐渐安静下来，已然熟睡，就再次点起火头，孤雁尽忠尽职，立刻再次报警，而雁户们仍是熄灭火把，如此反覆几回，雁群都被搅得心神俱疲，它们长途迁徙，本就疲惫不堪，又被孤雁一而再，再而三地惊搅起来，而芦苇荡中哪有什么险情？最后终于恼火起来，活活将那孤雁啄死。

却不知如此一来，正是中了雁户的诡计，一是失了放哨的孤雁，再者三番两次地惊搅，早已是困乏难挡，警惕性放低了许多，雁户们趁此机会，牵动排枪四下合围，待到那些野雁发觉大事不好，从睡梦中猛然惊醒过来，再想逃脱已经晚了，都放雁排的射程罩住，大多难逃中弹身亡的厄运，这个猎雁的法子，唤作“打孤雁”。

雁户们依靠猎雁过活，也只勉强糊口，常被官府盘剥压榨，赶上离乱岁月，更是衣不遮体、食不果腹，其中便有许多人仗着身手敏捷，藏身在芦苇荡里，劫杀过往的客商，做些替天行道，杀富济贫的勾当，也算是绿林响马中的一路。

后来这伙人都被马知府招了安，都被编为灵州团勇，号称“雁营”，如今营管阵亡，图海将军就推举张小辫去统辖此营，因为图海暗觉张小辫查出将军府里藏着妖道，让他自己十分地下不来台，以恐此人日后成为马天锡的左膀右臂，心中自是阴恨起来，打算找个机会要一举除掉这些心腹之患，这正是：“朝中奸党横行日，天下英雄失意时。”

张小辫却还道这是上官抬举，他哪里晓得官场上明争暗斗的险恶之处，于是带着孙大麻子和黑猫，大摇大摆地前去应职，想想那雁营里，少说也有八九百号兵勇，如今都要听张三爷的号令调遣，真是得意非凡。

雁营中的老营管死后，营中以其子“雁排李四”为首，这李四不过二十几岁，是雁民出身的闹银响马，擅能扎排使统，故此得了个绰号，唤为“雁排李四”，又素有神手之称，手中火器百发百





中，他还有个自小相依为命的妹子“雁铃儿”，虽然生得眉目秀豔，体态绰约，却是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女儿家，胜过“水浒”扈三娘，不让“西游”罗刹女，除了能征惯战，更有百步穿杨的手段，随身一张雁头弯弓，七十二枝雁翎箭，向来是箭不虚发，发必应弦，此时也作了男装，跟随在营中征战。

雁排李四早就觉得充为团勇给官府卖命，虽然出生入死，却不似官军那般的有粮有饷，远不如在黄天荡里杀人越货来得痛快，何苦屈身小就，终日受人懊恼，靠吃着顺气丸才能度日？正思量着要带兵反出城去，到时候天是王大，老子就是王二，管你什么清军、太平军，只要胆敢进得黄天荡，便随着爷的性子，一发杀个痛快。

正这时，忽闻灵州捕盗衙门的张牌头要来统领雁营，雁排李四是足踏风云，气冲牛斗的傲骨之人，最喜欢结交天下豪杰，心想：“久闻张牌头大名，听得耳朵也快起茧子了，既有机缘，何不会上一会，看看他是否果真是个出众的好汉子，然后再走却也不晚。”当下出来相迎。

谁知双方一照面，雁排李四还以为自己看错了，瞧那张小辫猴里猴气的一脸泼皮相，歪戴帽子斜瞪着眼，小号官服穿在身上都显得肥大，肩膀上还架着一只黑猫，只有旁边那个麻子脸的，倒是生的虎背熊腰，只看那身量步法，料来也是得过些传授的壮士。

但灵州自古就有拜猫仙的风俗，雁民们也尊猫仙爷爷，一见张小辫肩头蹲着只黑猫，雁排李四等人便不敢太多看轻于他，当即上前抱拳行礼，可心中却是有些尴尬，不太相信就凭这个泼皮般的小子，怎有本事剿杀潘和尚和白塔真人那伙巨寇？

张小辫惯会见什么人说什么话，又得林中老鬼指点，知道雁营之中多是草莽之辈，便也抱拳拱手，直接就问李四等人：“诸位好汉，以前可都是啸聚山林的响马？”



雁排李四和雁铃儿等人闻言吃了一惊，“雁营”如今是受了朝廷招安的团勇，官家早就表示对以前的所作所为既往不咎，不知他又提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非官府变了心意，要去了我等不成？想到此节，不禁个个戒备起来，悄悄将手按在了腰刀的刀柄上，只等潜伏的官军蜂拥上来，就亮出傢伙拚他个鱼死网破。

谁知张小辫却大言侃侃地说：“想我张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响马盗，当年在绿林之中，那也是字号有踪迹的人物，自古以来，响马多为明盗，遇到过往的客商大户，先是放出一枝响箭为号，这才显身出来拦住去路，并要念动劫山赞子说：“此山为爷开，此树是爷栽，要想打此过，十个驮子留九个，牙崩半个说不字，嘿嘿，一刀一个草里埋。”这就叫明目张胆，连马颈上也要繫着铃铛，走到哪响到哪，如此方才算得上是梁山本色的明盗响马了，绝不是寻常的草寇毛贼之流可比，世人愚眼俗眼，哪识得咱们“响马子”的来历，更不知咱这绿林义气，就不是那些龌龊儿男能学得来的，诸位既然是响马出身，想必都是慷慨洒脱的当世英雄，让小弟有幸得遇，实是三生有幸。”

张小辫前两天曾和孙大麻子暗中掘藏，找出了白塔真人生前埋在城内的一匣子金洋钱，他信从林中老鬼之言，唯恐聚多了钱物招来祸端自毁前程，在没做上高官之前，不敢再动贪念，此刻只好忍痛割爱，把金洋钱全部带到营中，当场分给众人，以表结纳之心。

古人言：“士为知己者死”，张小辫这几句话果真是说入了巷，满满一匣金洋钱更是动人眼目，那雁排李四等人俱是豪杰的襟怀，草莽的性情，一听之下无不动容，都觉得先不论“张营官”本事如何，单只这番器量，以及仗义疏财的手段，也称得上是宰相之材了，能够说出这等言语，绝非凡品，此时虽然只是个雁营营官，想来日后必成大事，而且同为绿林一脉所出，我等将来如能跟随在侧，怎不得他些好处受用？于是尽皆心服，当场推金山倒玉柱，呼啦啦拜倒了一片，为首的李四说道：“虽然我等多是出身于尘埃之中，却也颇知英雄典故，曾见古今事迹，晓得世间义气二字最重，



如蒙张三哥不弃，愿先就此结纳了，今后同生共死，荣损相连，不论刀山火海枪林箭雨，永远追随左右。”

有道是：“打虎亲兄弟，上阵父子兵。”在当时的民团兵勇当中，多有拉帮结伙拜把子的风气，若不用此，便难以在军中立足，这也该着是他们前世的缘份，命中天数近合，一见之下，都觉意气相投，愿意拜把子结为生死兄弟，择日不如撞日，雁营众人当即就撮土为炉，插草为香，张小辫、孙大麻子、雁排李四、雁铃儿以及雁户出身的哨官，一同跪在地，双手抱拳，用大拇指指向自己心口，当着那只黑猫，对天盟誓，念起“插香令”来，其令曰：

“二人同心，其利断金；万众齐志，名标青史；

江湖一把，功业千秋；香火在手，歃血为盟。”

张小辫幸得林中老鬼点破了自身命数，只用三言两语，便凭空得了一班好汉以性命相交，真乃如虎添翼，所谓一个好汉三个帮，如此一来，何愁大计不成？这正是：“逢山必要先开道，遇水还得早架桥。”却不知张三爷率领着雁营何去何从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卷 雁营 第二话 说书人

且说这座灵州城，从古就以出产花猫闻名，故此得了个俗称，唤作“猫子城”，虽是个繁华锦绣的富贵之地，却为国家正值用兵之际，连年不断的战乱和灾荒，一边是官府催征盘剥，另一边又是贼寇四处洗劫，附近的十里八乡，多已被搜刮得民尽财穷。

那些个指靠着捕渔猎雁为主的“雁户”，大多没有养家糊口的活路，纷纷落草为寇，但一打起来就是赤地千里，荒效野地中除了成群结队出逃的难民，哪有什么走货的客商富户经过，再也无处去杀富济贫。雁户们无非只剩下两条出路，一是按照从古传下的旧例，想当官 - 杀人放火受招安，在全伙被收编为团勇之后为国出力，随着官府征剿贼寇；再者就是加入太平军揭竿造反。总之投到哪里都躲不开冲锋陷阵，要怪只怪自家没赶上好时候，身为社会最底层的雁民，又是生逢乱世，不是刀下死，就是枪前亡。

仔细权衡起来，毕竟这第一条路有粮有饷，又是名正言顺，而第二条路则是诛灭九族的不赦之罪，另外太平军是拜上帝的，与灵州拜猫仙的风俗水火不同炉，普通民众根本接受不了这个观念，结果雁户们经过商议，青壮之辈就随着首领“老雁头”，一同投了官府，在战阵之中拿命换些钱粮，装养族中的老弱妇孺。



老雁头死后，雁营里群龙无首，缺粮短饷，这伙人本是黄天荡里的响马子出身，又不免时时恐惧官府猜疑，正打算譁变了反出城去，却在此时马大人派张小辫来做营官。

张小辫使出手段，结之以财，纳之以心，雁营里的草莽之辈果然感激不已，都愿意追随效命，众人按照绿林规矩设香结盟，虽然只是插野草做香，酌清泉为酒，但这古礼是先贤所留，传到后世，万古馨香不朽，念罢了“插香令”后，各道生辰八字，序过长幼，皇天后土，猫仙爷爷在上，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歃血为誓，结成了生死兄弟。

那些开帮立会的绿林响马，向来是以湖南洞庭湖贼巢中的“盗魁”为尊，在入伙插香时，都要念颂一篇“常胜赞赋”为证，当时就连绿营官军中的兵将，都暗暗效仿此例，更别说是团练这种地方武装了，所以才说官匪本是一家，何以见得？且听结义颂子：

“雁字营里传号令，有缘兄弟听分明；今逢吉日开黄道，我等结义来荒郊；探得名山修金楼，地势巍峨气象高；南北英雄齐聚会，到来都是大英豪；正副营官先请到，十二哨头把名标；命人巡山去望风，有无奸细听蹊跷；

再把盟坛塔筑好，以凭结义认同胞；香焚头把纪周期，羊左当年订此交；

留下千秋香一把，后人结义胜同胞；香焚二把敬桃园，万古义气尚凛然；

歃血盟咒何以似，乌牛白马祭苍天；香焚三把为梁山，兄弟论交把命换；

吾辈今朝来结义，同心心德效古人。”

这是说结义要学古人一样，做到金石不换、生死不移的才好，古代人交结友，最重的是个然诺，不像当世的人们，只知道口头结交，起先有酒有肉时，如胶似漆，到后来遇到困难就反目无情。

同营之人按照古例，拜成了把子，自是欢喜无限，虽然按年纪来论，张小辫排不到众人头里，



但他身为雁营营官，众人都是尊他，即便是比他岁数大的，也称他为三哥，张小辫也就稀里糊涂地认了，与大伙称兄道弟，摆开酒肉来拚了一醉。

原来自打张小辫从塔王古井中起出风雨钟，灵州上空的塔云翻滚，真是云生四野，雾涌八方，使得连日里暴雨如注，那雨下得就好似“悬河倒海”一般，河道皆满，淹没了不知多少低洼沟壑，灵州城地势较高，才未被水淹，而正在城外围困的太平军粮草不足，本是加以挖掘壕沟困城，实际上仍是准备穴开地道炸城而入，大雨一连下了几日，火药多是受潮无法使用，眼看军中粮草也已耗尽，再也无力拔城，只好聚拢部队，准备撤围而去。

巡抚马天锡在城头上看出粤寇动向，明知贼寇接连折了几阵，加上没有粮草，退得必定慌乱，要是能有大队官兵在邇边拦截，灵州城里的团勇趁机出城相攻，来个内外夹击，必定能杀他个片甲不回，奈河江南数省都已陷落，周围根本没有别的官军可以调动。

马大人也清楚，正是因为灵州城孤掌难鸣，粤寇是想来就来，所以退兵时必定疏于防范，于是就盘算都要派数营精锐，绕出去在路上伏击，但提督老图海却是死活不肯同意，灵州兵勇有限，仅够固守坚城，绝不能轻易出动一兵一卒与粤寇大军野战，否则城防必然不稳，如果贪功丢了灵州，朝廷责怪下来可是万万吃罪不起。

但图海提督随后又说：“抚标和旗兵不能轻动，但长毛发逆的气焰恁般嚣张，官兵任其从容彻走，岂不是助长贼势？依本提督之见，咱们灵州的雁营骁勇善战，咱们不妨就调遣此营出去截杀长毛。”

马天锡心知图海不仅心胸狭窄，更是贪赃枉法唯利是图，常常以各种名目，到处搜刮财帛中饱私囊，实是肥得流油，他以有曾派人把几大车财物运回北京，半路上却都教雁户中的响马子给劫去了，所以他对这伙人怀恨在心，视为眼中钉，肉中刺，早就有心除之而后快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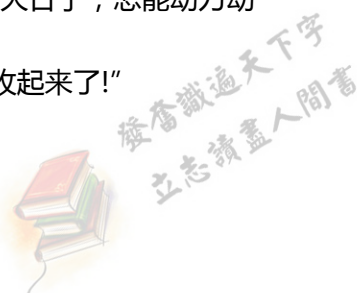
自古道：“卯不击石，蛇不斗龙”以这区区一营兵勇，如何对付数万之众的大股粤寇？马天锡本待不允，但转念一想：“现在不能得罪图海这老匹夫，而且如何能做到出其不意，胜败之数还未可知。”当下筹划一番，命雁营多携火器，今天放假一天，好酒好肉饱餐一顿，到得晚间，让他们在夜里借着雨雾从水门出城，然后绕到黄天荡里潜伏藏纳，等粤寇经过之时趁乱截杀。

雁营上下得了号令，皆知来日必然有场恶战，但雁户多是悍勇之辈，从来无惧生死，吃饱喝足以后，各自忙着整顿器械，只有李四等人，兀自陪着张小辫喝酒未散，孙大麻子和李四都是豪杰器量，拚起酒来接连乾了数碗，都是一饮而尽，又藉着酒兴谈论起武艺，二人各自不服，当场伸胳膊递腿比试起来。

张小辫量浅，他是“三杯竹叶穿心过，两团桃花上脸来”，只吃了两三碗酒，便已是东倒西歪，坐也坐不稳了，可身边的雁铃儿和几个哨官还在不住劝酒，尤其是雁铃儿，千杯不醉的海量，举杯推给张小辫道：“三哥，今天好兴头，不妨再多吃一碗。”

张小辫眼花耳热，舌头都短了半截，自知再喝下去三爷就要归位了，赶紧抬手推开送到面前的酒碗，但他喝多了手底下没准，竟然一把推到了雁铃儿的胸前，一触之下感觉不是太对，便随手抓住，使劲捏了几捏，迷迷糊糊地奇道：“看贤弟的身量也....也不.....也不肥胖，为何.....为何长了如此一对好奶？”

那雁铃儿又惊又羞，臊得满脸通红，赶紧把张小辫的手从身上推开，当即柳眉倒竖，“唰”地拔出腰刀，这正是：“蛾眉变作蝉娟刀，要杀席上轻薄人。”一旁的两名哨官见势头不对，立刻站起身把她拦下，雁排李四也知道自己这妹子杀人如麻，伸手五枝令，捲手就要命，她是瞪眼就幸活人，急忙和孙大麻子停下手来，大叫道：“我的小姑娘奶奶，今天是咱们雁营结义的大日子，怎能动刀动枪，妳竟敢对三哥无礼，是不是不把我这个当兄长的放在眼中了？快给我把刀收起来了！”





张小辫原本的十分酒意，早被眼前这口亮晃晃的利刃吓得醒了一半多，再定睛仔细一看雁铃儿，方才赫然省悟，暗道一声惭愧，竟没分辨出这少年是个女扮男装的美貌小娘子，绿林中最忌“戏嫂欺妹”，这是三刀六眼的罪过，真被人家当场剁翻在地也没什么好埋怨的，饶是他张三爷刚刚还自夸英雄了得，此刻也被吓得气也不敢出，屁也不敢放了。

雁排李四见这场面不尴不尬的岂是了局，连忙打个圆场，他说：“早就风闻，在灵州城里有个希奇古怪的说书先生，能讲诸般“袍带公案”类的大书，凡是经由他口中说来，果是好听，更能卜算吉凶祸福的兴衰运数，咱们雁营今天晚上就要出城杀敌，兵凶战危，生死难料，看现在天色尚早，既然喝过了酒，我等不如去街上闲耍一回，听那说书先生讲几段故事，再问问他雁营此去征战，钝利究竟如何。”

张小辫求之不得，赶紧说正合心意，当下随着众人一同前往，这正是“要知古往今来事，须问高明远见人。”

此时粤寇围城，城中家家关门闭户，茶馆里早已经没人去了，只好到说书人的家里去寻他，一行人转街过巷，最后来到一座精洁雅致的小院跟前，上前叩开了门，便有一个童子出来询问来意，张小辫等人说明要找说书的先生讲古，付过了茶资，就被引到堂中，众人分职位高低在两边客位依次落坐。

不多时那说书人出来相见，只见这位先生，不过四十来岁，颌下留着短须，是个白净面皮，体态削瘦，他自称以说书讲古为生，偶尔给人算命，也一向都是阴阳有准，但从来不用四柱五行，更不须推演卜算，只须察言观色，就能知道来客的进退生死，别人问他从哪学来的这等本事，他却只推说是博古方可通今，讲古讲得多了，自然能够明白世间造物的兴废之理。

雁营潜出城外伏击粤寇是军机密事，自不能轻易洩露，另外张小辫自恃有林中老鬼指点，怎会



信一个说书人说些有的没的，只是既然来了闲耍，也不能不讨个彩头，所以就直接问那说书人，倘若我雁营临阵作战，兵甲钝利如何？也就是问问他胜败征兆。

谁知那说书人一见张小辫，竟然吃了一惊，当堂怔了半晌，脸上更是变了颜色，道声：“失礼了，在下万不敢在列位官长老爷面前卖弄见识。”说罢就要端茶送客。

雁排李四是响马子的脾气，点火就着，哪受得住一介市井说书之人的如此怠慢，闻言勃然大怒，“啪”地拍案而起，拽出刀来骂道：“恁般不识抬举？你这厮虽不长进，却也是有两个耳朵的人，难道就没听说过咱们营官——灵州张牌头的赫赫大名？且看爷爷割了你这两只没用的耳朵！”

那说书先生却丝毫不为所动，他也是个极倔的性子，神色傲然，“嘿”的一声冷笑，只道：“自家从来不肯说虚妄之语，但张营官的事情非同一般，说不得，不敢说，说了必死，眼下倘若用强相逼，那么是杀是剐悉听尊便，死得倒还俐落些。”

正是：“只因算尽人间事，惹得杀身祸一场。”毕竟不知这位“说书人”窥破了哪些端倪，其中又有多大的祸端，才让他抵死不肯明言，且听“贼猫”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卷 雁营 第三话 撒豆罗刹江

上回正说到众人想要卜算雁营的前程运数，谁知那说书先生非但不肯明言，反而几句话惹恼了雁排李四，李四当即拔出刀来，就要削他一对耳朵，孙大麻子却是耿直之辈，不肯以强凌弱，赶紧在旁劝阻。

雁铃儿也听得不耐烦了，从位上站起身来，对张小辫说：“三哥，这厮言语不知进退，怕不是个良善之人，休要与他一般见识，咱们回营去了。”

张小辫心里同样是不怎么痛快，自己解嘲道：“三爷以前有位老道师傅，就是在江湖上卖卜算命多年的金点大行家，你们这些招摇撞骗的门道儿，瞒得了旁人，却瞒不了你家张三爷。常言讲得好，有卦口，没粮斗，若信卜，卖了屋。”说罢哈哈一笑，起身迈步就走。

书中代言，这位说书先生，也不是个平庸之辈，自幼熟读经典，诸子百家，天文地理，无一不通，无一不精，若论起他的才华来，就连那古时的大儒苏东坡、白乐天之流也不肯放在眼里，真正是胸怀万卷，笔扫千军，辩才无对，文采无双，更擅谈人命数，言下从无落空，但他念及世道衰颓，无心功名，退居在灵州城，只凭着卖卜讲古度日。

他瞧出张小辫命数蹊跷，只是不敢直言道破，本想把他们打发走了了事，但此人生来便是心高



气傲，此时见张小辫走得洒脱，心想：“若是让他们如此走了，其本事岂不真要被人视为江湖伎俩？”于是叫道：“且慢，还望诸位军爷息怒，既然来了，不妨先听在下讲段罕闻的旧事，消遣了再走不迟。”

张小辫等人本就是来听“讲古”的，为了图个酒后的消遣，看那说书人言语客气下来，便消了无名之火，回转身重新落座，孙大麻子兴致勃勃，咧着大嘴笑道：“不知先生要给咱们讲哪段大书？可会讲武松武大郎大闹飞云浦？俺祖上是山东清河县人氏，最喜欢听这些梁山好汉的事迹。”

雁排李四则说：“那些短打的听来总不尽兴，倒不如说一回精忠岳武穆朱仙镇大破金兵，或是说说大明英烈、燕王扫北，这些书才打得热闹。”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乱点，正不知要听些什么，却听那说书人开言道：“列位军爷，咱自今日既不讲史书袍带，也不讲公案短打，只伺候列位爷台一段民间流传下来的奇异说话，这个说话的名目，唤作——《撒豆罗刹江》。”

众人都道：“这可希奇了，从未听过甚么撒豆罗刹江，想那江水里也能种豆子不成？不知罗刹江是在哪里？此事又究竟是个什么来历？只听这个名目，想必应该是水路上的事迹了？我等愿闻其详。”

只见那说书的先生整整衣襟，清清嗓音，“啪”地一拍醒木，教听者收敛了心神，才将这《撒豆罗刹江》的说话娓娓道来，抑扬顿挫，张弛合度，讲起来有疾有徐，果是引人入胜，他先是唱了一套入话的定场词，诗云：

“怒气雄声出海门，舟人云是子胥魂；天排雪浪晴雷吼，地拥银山万马奔；上应天轮分晦朔，下临宇宙定朝昏；吴征越战今何在？一曲渔歌过晚村。”

这首古诗，单赞的是钱塘江潮，此潮涨落之势浩大无极，风波险恶凶猛，常常吞落军民，翻覆了过往船只，所以那钱塘江自古便得了个“罗刹江”的别称。



话说我国朝初年，就在这罗刹江畔，曾有一户贫苦人家，当家的汉子，姓黄名衫字颢年，同妻子两个，养着全家的爷娘子女，开了间磨豆的磨坊，起早贪黑，辛苦经营，勉强地度日，家中从不曾有隔夜之粮，吃了上顿发愁下顿。

在早些年，黄家本是地方上的大户，修道积善的人家，造桥铺路屡有善举，正不知是从哪里触怒了神灵，家业传到黄颢年这辈，竟衰落的不成样子，夫妻两个每日哀叹，求天求地地祷告，不知这苦日子还要挨到几时，要不要家里上边有老，下边有小，真打算手挽着手，一同投到罗刹江里寻个了断才休。

有这么一天，黄颢年在磨坊里给人家磨了一袋豆子，那坊中没有拉磨的驴子，只能用人力推磨，出了满身汗水，累个半死，收工时天色已经晚了，正待要关门回家，却见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位老客。

那老客个子不高，小鼻子小眼，水桶般的身材，穿着一件白色的湖绸长袍，装束诡异非常，在黑夜里煞是显眼，他迳自来到磨房的门前，满脸堆着笑，与黄颢年深深打了一个问寻。

黄颢年回了一礼：“不知远客到此有何见教？”那老客道：“正要有事相求，故此讨扰贵人。”原来他带了一船货物回乡，行至罗刹江里，遇到了大风浪，满船的舟子和帮工，都被捲入了水中，这老客侥幸保住了船只货物，奈何没了舟夫水手，船搁在浅滩上进退不得，此地又是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故此想请黄颢年帮个忙，替他看守一夜船只货物，等他到城里雇来帮手，早上再行启航，当然也不能让黄颢年白忙活，届时愿以一成货物相谢。

黄颢年虽然穷困，却是个急公好义的男子，见不得别个有难，何况还有好处可分，当下应允了：“这等小事，何难之有，远客只管自去，晚生在此替你看管货物，绝无闪失。”

那老客再三称谢，叮嘱黄颢年万别使货物丢失，即便我转天不能回来，我家后人早晚也会来



取，然后匆匆离开，连夜赶到成中雇佣帮工去了，黄颢年就连家也不回了，独自忍着飢饿劳累，到江畔拢了堆火，坐在地上守着船只。

到了后半夜，家中妻子放心不下，提着灯笼来寻，黄颢年与她说明原由，妻子也说：“这是急人之难，行善的事，岂可疏忽。”当下两人轮流看守。

不料接连守了三天三夜，仍不见那老客回来，黄颢年虽然不肯失信，又到城里去找，四处打听遍了，都没有得到下落。

黄颢年开始有点不知所措，同妻子一商量，说不定那位老客倒楣走背字儿，遇到哪路强人害掉了性命，只是这船货物如何处置？既然其中有咱们的一成，何不到船舱里看看究竟是些什么，然后再做计较。

夫妻二人打定主意进了船舱，一看满舱都是黄豆，不下千斤，而且颗粒饱满，黄颢年轻营了数年磨坊，从未见过这种上好的豆子，当下拿出大秤，自取了一百余斤，回到坊间磨了豆浆，没想到这些豆子做成的豆浆，飘香四溢，口感醇厚，喝了一回想二回，在市上口耳相传，很快就卖个精光。

黄颢年夫妻两个把生意做得顺手了，看又过了数日，还是不见那老客踪影，就决定再从船舱里取些豆子，大不了日后主家寻来，连本带利一併偿还给他，如此一来二去，还不出两个月，就把船里的千斤黄豆取了一空。

黄家藉此发了一笔外财，真应了一顺百顺那句古话，黄颢年本就是商贾人出身，手中有了本钱周转经营，自此赶趁时运，不出几年就把家业赚得偌大，置办了广厦良田，家中奴仆成群，一日比一日兴旺。

黄颢年时常感念当年那位老客，要是没有他那船豆子，哪有咱们黄家今日的光景，他愈想愈觉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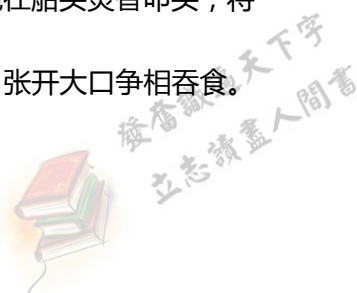
得此事不同寻常，有时与妻子说起来，都道那老客形貌装束奇异，未必是凡间的人物，料来是五通五显之类的神灵，看我黄家一门善男信女，特意显出神通相助，看来咱们应当修祠建庙，每年多做几回道场，感谢上苍之德。

可惜好景不常，到了第五个年头上，黄颢年只要晚上一闭眼，就会梦到有人砸门，开门看时，见一伙凶神恶煞般的人直闯进来，这伙人个个相貌丑陋狰狞，皆是身穿白袍，头戴古冠，对着黄颢年连骂带打毫不客气，口口声声说黄家欠了他譬老太爷一大笔钱，并且拿出一个帐簿来，一行行指给黄颢年看，那帐簿上写得清清楚楚，某年某月某日，黄家用老太爷船上的豆子赚了多少钱，又在某年某月某日，用这笔钱做了什么什么生意，赚了多少钱多少利润，你这傢伙闷声发大财，还以为天大的便宜都教你占了，如今还帐的时候到了，快快连本带利地还回来。

黄颢年每天都会从这个怪梦之中惊醒，醒来之后就看见身上青一块紫一块，全是伤痕，吓得他魂不附体，茶饭不思，瘦成了一副骨头架子，自己心里明白肯定是惹了大祸了，赶紧请来一位能看祸福的居士，询问此事吉凶。

那位居士擅谈因果，听罢了始末，告诉黄颢年道：“阁下果然是惹了因果上的事，你命中本无富贵，但你夫妻不甘贫困，天天在家中对天对地诉苦不休，结果反被那罗刹江里的邪魔外道听见了，假意前来点化于你，骗你拿了水府中的东西，现在连本带利都得还回去，那五通五显多是山妖水怪，从来不会有善心感应，既有所施，必有所取，个古宿债相偿，谁也救不了你，要是你家产不够的话，恐怕就得拿全家人性命去填。”

黄颢年被人一语点破，情知大事不好，唯恐祸及家中老幼，自然是不敢怠慢，匆忙备了整整十船上好的豆子，又有猪牛羊三牲等许多供品，行船到罗刹江中，同妻子两个跪在船头焚香叩头，将带来的所有物事全部倾入江中，就看那浊水翻翻滚腾，从江里涌出无数大鱼，张开大口争相吞食。





黄颢年暗自念声“阿弥陀佛”，总算是发还了这场宿债，正自侥幸间，忽遇狂风大作，水底老龙惊，半空厉鬼哭，“罗刹江”中巨浪排空，压顶而来，一下就打翻了江面上所有的船只，使船上之人尽数葬身鱼腹，江水泛滥之灾，又吞没了黄家所在的村镇，可叹黄颢年不肯守命自安，虽得了几年富贵，却赔上了满门性命，真教“凭君纵有干钧力，命里安排动不得。”

这回《撒豆罗刹江》的说话，虽是半真半假，却又无假不成真，只为劝那些怨天恨命之辈，休要眼光浅、口头轻，指天叫地地胡言乱语，更不可贪图非分得来之物。须知道“富贵只是五更春梦，功名好似一片浮云，到头来万事皆空。”

这位说书先生对张小辫等人讲古，真正是“说话仅凭三寸舌，称出世上深与浅；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只盼点醒梦中人。”果然指中了要害，听得张小辫冷汗淋漓，坐立不安，却不知他张三爷能否晓得苦海无边，早早回头，且听“贼猫”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卷 雁营 第四话 三眼狐

且说“雁营”出战在即，张小辫酒后带着手下哨官们听个说书人“讲古”，讲的是一段《撒豆罗刹江》的说话。

原来那说书先生看出张小辫命数奇特，知道他惹了大祸在身，而且还要连累灵州城里的军民人等，不分男女老幼，都得跟着一发死个尽绝，就算是鸡犬猫狗也留不来一条，只是此事非同小可，他也不敢直言相告，故此托借当年的一段故事加以点拨，但说书人讲的事情，与张小辫所遇之事肯定是不相干的，只有其中的道理相通。

所谓“书不在厚，有味则馨；言不在多，有理则重”你要问“说书人”讲的这个理是什么理？他正是想告诉张小辫：“从来没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随你小子现在使尽英雄，早晚有一天宿债相偿，凶神恶鬼必定会找上门来，到时候再后悔可来不及了。”

可是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，张小辫虽然隐隐听出些意思，心中也觉得颇不安稳，但他骨子里认定自己绝非凡夫俗子，荣华富贵、飞黄腾达多是张三爷命中注定所得，哪里肯信这说书人乱嚼舌头。

张小辫眼珠子转了两转，又想生死总有命，富贵都在天，反正张三爷本就是穷光棍一条，无非凭着偷鸡吊狗的手段，勉强度日过活，想来能有今日光景，也合着“否极泰来”之理，天为宝盖地



为池，人生在世是混水的鱼，受用一天，就得一天的便宜。

说书先生偷眼相观，见那张小辫仍旧是一副全然不以为意的坦然模样，知道对牛弹琴了，心中只是冷笑，抱拳拱手尊诸位：“今日有幸伺候列位爷台一段说话，也算是咱们有缘，咱这说书之人，只不过是凭着耍嘴皮子赚钱糊口，无非讲些个风月，谈些个异闻，图个好听罢了，自然做不得真，其中如有疏漏怠慢之处，还望官长老爷们海涵，奈何这良辰短暂，美景易逝，再长的故事终有个了局的时候。”说罢他就推说时辰已经不早了，命侍童送客。

雁排李四和孙大麻子等人，更是没听出这段说话的玄机，只顾听个新鲜热闹，虽然未能尽兴，也只索罢了，都称谢道：“先生讲的果是希奇，我等今后定当再来讨教。”当下拱手作别，随着张小辫回到营中。

这些天来暴雨不断，灵州附近的几处江堤都被冲开了口子，一时间洪水暴涨，吞没了好多村庄道路，巡抚马天锡虽是本省的封疆大吏，但还在官府手中控制的地盘非常有限，周围各处多被粤寇攻陷，眼见贼势之盛难以遏制，幸好天降骤雨，引动山洪发作，被大水淹死的贼人不计其数，使得围困灵州城的数万粤寇失了后援，加上粮草供给不上，等到雨停洪落之际，必定撤围。

马天锡看这两天的暴雨小了许多，察形观势，断定太平军肯定会暂时放弃攻城，等他们流窜到别处大肆劫掠一番，补充足了粮草兵源，才会再次捲土重来，眼下四周的道路都被洪水破坏，如果没有水师接应，这么多太平军想后撤，只能经过南边的黄天荡。

所以马大人调遣“雁营”趁夜从水门出城，埋伏在太平军的必经之路上，杀他个措手不及，虽然不可能尽数歼灭，至少能重挫粤寇锐气，使其闻风丧胆、心存忌惮，短期之内不敢再犯灵州，这样一来官府才能有时间整顿军备，招练新勇，巩固城防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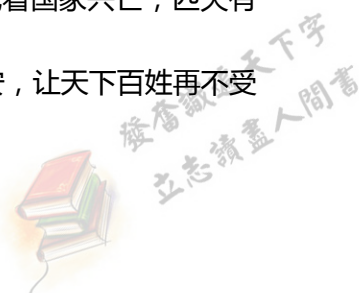
张小辫看看天黑雨住，就率“雁营”团勇焚起大香，一同拜了猫仙牌位，叩求猫仙爷爷灵验感应，慈悲无边，保佑“雁营”旗开得胜，马到成功，随即整装结束，教这近千名团勇，各自背负了火药铅丸，带着抬枪火统，开了城下水门，乘着舢板潜出城去。

此时乌云压顶，四下里黑得如同锅底，城外到处都是粤寇，雁营不敢用半点灯火，全仗着雁民们常年在夜晚狩猎，目力自是不凡，摸黑把一艘艘舢板划入河道，绕着水路直奔黄天荡而行，真是神也不知，鬼也不觉。

张小辫虽然充做军官，却是半点不懂战阵厮杀之道，好在身边的雁排李四和雁铃儿等人，皆是身经百战之辈，“雁营”响马以前经常与围剿的官兵厮杀，也同地方上的民团作过战，到后来又打太平军，也不知做过多少杀人放火的勾当，而且黄天荡是“雁营”的老巢，到了其中就能占尽天时地利，就算太平军有十万之众，也能在荡中杀他个人仰马翻。

舢板行了一夜，到了转天，早已雨住雷收，张小辫等人坐在船头四下打望，但见那天地间仍是隐晦无边，水面上漂的一片片全是浮尸，有道是：“人动杀机，物能感知，而天动杀机，人莫能知。”当时天下纷乱，遍地都有杀生害命之举，这大概就是老天爷动了杀念，单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这十几年的时间里，因为灾荒战乱而死的人口，就有将近七千余万，您数数那时候整个大清国总共才多少人？战事最激烈的这几个省真是十室九空，人烟灭绝，行出数十里，也不见半个活人，即便那些没被洪水淹没的村镇田舍，也多是房倒屋塌，空空荡荡，连鸡鸣犬吠声都听不到，各处都是一派死气沉重的气氛。

张小辫做了雁营营官，心下原本极是得意，但在舢板上看到天灾兵祸的大劫之下，满目尽是凄凉影象，忽觉值此乱世，即便真能搬迹了，也难快活受用，便对众人说：“我看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咱们雁营捨生忘死，拚着性命平寇杀敌，不为别个，只为了早日国泰民安，让天下百姓再不受



这离乱之苦。”

雁排李四和孙大麻子、雁铃儿等人闻言齐声称是，心中尽皆叹服，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，却不知张小辫心里正在思量着：“若非是民丰物足的太平盛世，张三爷空有家财万贯，也没处花销享乐，身居高官还得替上下排忧解难，所谓“将军铁甲夜渡关，朝臣待漏五更寒”，如此整日地奔波劳碌，耗费心血，那能有什么兴头？”

雁铃儿见张小辫身边有只黑猫，那黑猫虽是慵懒，却生了两只黄金眼睛，顾盼之际好生灵动，但此猫只与张小辫一人相熟，从不和旁人接近，她好奇心起，就问道：“三哥，听说你在灵州城做捕盗牌头的时候，活捉潘和尚、白塔真人一干巨寇，全凭城中的猫子暗中相助，可否真有此事？”

张小辫早就有心卖弄些豪杰的物事，此刻被雁铃儿一问，恰是揉到了痒处，便说道：“咱和野猫天生就是有缘，提起灵州城里那些家猫野猫之事，实是稀罕得紧，怎么个稀罕？真教开天闢地稀得见，从古到今罕得闻，昨天那个说书先生大言不惭，还敢号称什么——褒贬忠奸评善恶，纵横捭阖论古今，他也不过是能说几套老掉牙的古旧大书罢了，连个老猫能言的说话都不会讲，可恨那厮更是有眼无珠，不识咱们当世的英雄好汉，他要是肯跟在三爷身边做个师爷，保管他这辈十能见些真世面，单是咱灵州野猫的事迹，也足够他编几个拿手的段子出来。”

张小辫乘在舢板上随军而行，眼见四野茫茫，还远远未到黄天荡，便顺口答应，趁机对身边的几个人侃起“猫经”，说是咱们灵州花猫，多为汉代的胡种，最具灵性神通，至少有两百多种名品，非是外地的普通猫子可比，别看它们整天东游西荡只知耍闲，其实这人世间的事情，就没有它们不晓得的，不仅能够感应吉凶祸福，更有许多奇异能为。

你看那些灵州之猫，无不是两色相间，凡属此类，都擅于调配“猫儿药”，早年的猫仙谭道人，就曾走街串巷，售卖猫儿药济世救人，不知治好了多少疑难杂症，但这猫儿药只有野猫能配，就连



谭道人都不知全部秘方，他虽精通猫道，却也没办法掌握千变万化的猫儿药。

原来在灵州城内外，生长着许多草药，如果哪只野猫被蛇蝎咬了，或是受了什么别的创伤，它都会自行去衔来几株药草，混合了服食，用以拔毒疗伤，这就是所谓的“猫儿药”，治起病来万试万灵，但这配方随着季节时令变化，到现在也没人知道野猫们是怎么配药的，那可真是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。

张小辫正说到兴头上，雁铃儿等人也都听得入了神，忽听一声“雁哨”响亮，众人心中一凛，情知有变，还以为在途中遇到流寇，却不知来了多少敌人，纷纷在船上举起抬枪，却见从远处的水面漂过来一件物事。

水面上那东西随波逐流，起起伏伏愈来愈近，顷刻间离得雁营舢板就只一箭之地了，众人方才看得清楚，却是一只体形极巨的老狐狸，身上跨着一颗大窝瓜浮水而来，那老狐额前顶着个白斑，乍一看就好像是有三只眼睛，它挤眉弄眼地骑在瓜瓢上，遇到“雁营”这数十艘舢板和一排排抬枪弓箭，竟然丝毫不惊慌，直将众人视如无物。

雁营兵勇虽然骁勇善战，却多是迷信鬼神之辈，见这三眼老狐骑着窝瓜渡水，而且不知避人，物性反常，多半是成了精的妖物，见着它可不是什么好兆头，杀之也恐不祥，所以空举着排枪，谁也不敢动手击杀。

雁排李四见那老狐神态鬼祟，知其来者不善，必是有些古怪的，发狠道：“叵耐你这孽畜来得不是时候，看某结束了你的性命……”他担心用火枪动静太大，探臂膀把背后的雁头弯弓摘下，搭上一枝白尾雁翎箭，便要抬手射去，张小辫急忙拦下，说道：“四哥且住，这三眼老狐怕是冲着我来，不可轻易坏了它的性命。”这正是：“劝君不可结怨仇，结得怨仇深似海。”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说。



## 第五卷 雁营 第五话 黄天荡

且说风雨钟凝聚的云气引得江洪爆发，城郊四野低洼之处，都被大水淹没，雁营的舢板队离了灵州城，隐匿了行踪，从水路奔着黄天荡而行，途中满目所见，尽是洪荒浩劫过后的凄凉景象。

谁知行到半途，忽然遇到一只三眼老狐，那老狐胯下骑着个窝瓜，远远地渡水过来，转眼间就到了众人身边，雁排李四见这老狐行迹诡异，不知主何吉凶，当下动了杀机，张弓搭箭就要将其一举射杀。

张小辫在舢板上看得亲切，想起自己先前曾在荒葬岭见过此狐，当时它被野狗追得走投无路，被迫吐丹逃生，随后张小辫诱杀靶子犬的时候，顺手从恶犬腹中剖出了“狐玉”，这枚玉丹是那老狐吞吐日月精华多年所得，岂肯轻易失却？它此时渡水前来，多半是想向张小辫讨回狐玉。

张小辫虽然是个好管闲事的祖宗，专撞没头祸的太岁，但眼下军情紧迫，当务之急是要去黄天荡设伏，他一生荣华富贵的成败都系于此战，哪敢掉以轻心，自然不肯为了一枚狐玉旁生枝节，念及此处，赶紧拦住雁排李四的弓箭，说那是狐仙也未可知，大凡物之异常者，绝不可轻易加害，否则必然招灾引祸，不妨留它一条生路。

当年唐太宗李世民救了一条赤练红蛇，从而登基坐了江山，医圣孙思邈年轻时治过井底的老龙，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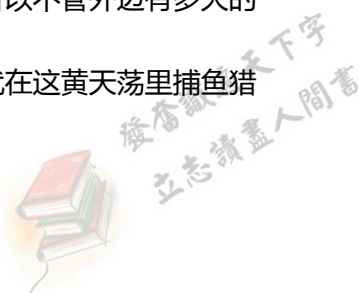
才有幸得授四卷奇书，从此医术大进，可见凡是“非常之物”，大多有其灵性，倘若不曾为祸人间，都不应该随便坏了它们的性命，积德者遇福，种祸者埋怨，冥冥之中因果关连，往往都有吉凶报应跟在后头。

雁排李四听得分明，奇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只得把“雁头弯弓”收了，就见张小辫从怀中摸出狐玉，放在当中一招，那老狐遥相望见，也似是有灵有识，它本来躲在荒山穷谷之地，大水一到，山里边有无数走兽都被淹死，这老狐为躲洪荒，才骑着窝瓜浮水避祸，侥幸得以逃脱性命，也不知挣扎多少时日，没想到天数偶然，机缘凑巧，竟然遇着雁营取回了玉丹，真是“水中失宝宝再回，海底捞针针已得”，那狐待到近前，一口衔了玉珠吞落腹中，随后再也不向雁营众人多看一眼，自以狐尾拨水，乘在瓜上去得远了，不多时转入一片山坡背后，不见了踪影。

人心之中的善恶，原本只在一念之间，不管是在暗室之内，还是造次之间，一动恶念，凶鬼便至，反过来也是，倘若你善意萌生，自然就有福神跟随，张小辫难得生出一念之仁，让雁排李四放过了三眼老狐，自以为是积德行善的举动了，却未能辨明妖邪善恶，此事究竟是吉是凶，还留着一段后话要说，眼下暂且不表。

雁营舢板队又行出十余里，遥看前方水面浩大，丛丛生长的芦苇渐行渐密，总算是进入黄天荡地界，船到荡中，四望无际，一阵阵朔风吹过，惊得散碎芦絮漫天飘飞，灰蒙蒙的天空中，偶尔有几只离群的孤雁哀哀而过，也不知是投奔何方，正是：“水近万芦吹絮乱，天空雁阵比人轻。”

雁排李四为张小辫和孙大麻子指点地势：“这片荡子本是片半润的湖沼，历来都是野雁南北迁徙的地经之地，北近大江，南压六州，覆着不知多少里数，形势果是险恶，荡中更有无数水鼠衔草泥筑成的天然堤坝，形如三环套月，鼠辈造化奇绝，能够调节湖水涨落，所以不管外边有多大的洪水经过，荡子里的水位也不会变化，一年到头，总是半泥水水，雁民自古就在这黄天荡里捕鱼猎



雁为生，识得各处坑洼沼泽和水面深浅。”

围攻灵州的太平军没有水师接应，如今断了粮草供给，只能从陆路向南彻退，但是附近的官道多被洪水毁坏，太平军连日激战，始终打不下灵州城，再拖下去就会陷入进退无路的绝境，所以他们不得不从黄天荡中的水鼠堤上南逃。

身为雁营营官的张三爷，可对行军打仗、排兵布阵之事一窍不通，想那粤寇来势极大，自己这边只不过一营弟兄，往多了说还不足千人，相差十分悬殊，大战来临之际，不免有些担心难以应对。

好在雁排李四曾随老雁头久经战阵，只因他们雁民雁户多为响马出身，虽然被收编成了灵州团勇后屡立战功，却仍有一世洗刷不掉的案底，始终难以取得官府的信任，但他与营官张小辫结为了异姓兄弟，自然要竭尽所能相助，他泰然自若地说：“三哥不必忧虑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埋，这段长毛中的精锐不过十之一二，其都是裹卷而来的乌合之众，根本不堪一击，何况这黄天荡是雁营老巢，水路错综复杂，外人绝难识得，到了咱这一亩三分地，管教那些粤寇有来无回，来一个咱宰一个，来两个咱杀一双，我只愁他人马来得不够多。”

雁排李四说完，抬手命众团勇停住舢板，营中每个兵勇都带着一枝“雁哨”，这哨是用野雁脑壳打穿了制造而成，吹响了呜呜咽咽，曲声极尽哀愁凄苦，还可模仿雁鸣雁啼，此刻同时吹动起来，四野皆闻。

张小辫和孙大麻子两个外行，不知为何满营都吹雁哨，正待要问，就见周围的芦苇水巷深处，忽然涌出无数竹排，排上之辈，多是头插雁翎，身披蓑衣的猎户打扮，而手中所持，尽是杀人的利器，无非是土铳、竹标、渔叉、梭标、雁翎刀。

原来当初老雁头为了在乱世中谋条生路，带着许多雁民去灵州做了团勇，但荡子里仍然留下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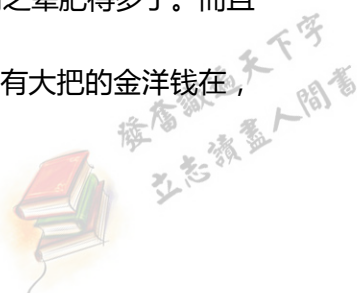
不少雁户，这些人里边虽然不乏老弱妇孺，但真要全伙出来，其中能够提刀杀人的，也跑有不下两千之众，至今还是在黄天荡里做些月黑杀人、风高放火、有肉同吃、无粮同饿的勾当。

雁营兵勇都是黄天荡的子弟，双方相见，俱是欢喜，大伙闻听老雁头阵亡的消息，念其往日恩情，不免尽皆哀叹，咬牙切齿地要为“老首领”报仇雪恨，待到悲愤之情稍止，雁排李四便为一众雁民响马们引见张小辫，李四说：“张三哥是个义气过人，手段慷慨的好汉，荒葬岭神龛、筷子城老鼠和尚、躲藏在提督府的白塔真人，都被三爷亲自擒杀，真是为民除害，人皆称快，不仅如此，这位张三爷更学了一身猫仙谭道人留下的本领，深得巡抚大人的赏识，如今咱雁营兄弟们都是追随着他杀贼立功。”

雁排李四是老雁头之后，论起武艺见识来，他更是数千雁户里一等一的好汉，那些雁民听他是如此说的，无不信以为真，都争着过来与张小辫结拜。

张小辫暗道一声：“惭愧，想我张三也能得有今日的名头？”当下厚着脸皮对众雁民说道：“也不知前世烧了多少高香，使得这辈子能结交到这么多兄弟，真不枉小弟我为人一世了。我张三是个一刀两断的性子，从不学那黏皮带骨、拐弯抹角的腔调，今日前来，正是要在这黄天荡里与粤寇厮杀一场，还望各位好汉鼎力相助。有道是 - 人过留名，雁过留声，与其自甘埋没在尘埃草莽之中，何不轰轰烈烈做回好汉，若能立下一场平寇定乱的不世奇功，必能千秋万古，传颂不朽，也好让后世知道天底下曾有过咱自雁营的字号。”

张小辫更知雁民都是穷苦出身，所谓“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”，对这伙人单单晓以大义，说什么忠君爱国、青史留名的空头话可不顶用，于是又信口胡编说：“自从粤寇作乱以来，从南到北往州撞府，席卷了不知多少金银财帛在身，这些非分所得，可比过往的贩货行商之辈肥得多了。而且据说这寇的首脑，曾是个有名的大海盗，在海上劫过不少的洋人货船，，身上有大把的金洋钱在，



另外想必那些做过海盗海匪的人物，也必定寻过龙宫宝藏，所获之物自然都是奇珍异宝，珠是夜光珠，玉是盈尺璧。现在朝廷不分大事小情，无不以平贼定寇为先，只求各地尽早剿灭粤寇，而那些长毛的贼赃所得，谁有本事有胆子拿了，就他奶奶算是谁的，往后官家绝不追究。

先前张小辫曾给雁营兵勇们分过一些金洋钱，“金洋钱”是民间的称呼，其实就是异域海外的金币，虽然在大清国里不能正式流通，但确实是货真价实的真金白银，又铸造得格外精致考究，谁见了谁不喜爱？所以往往要价极昂，远远超出了金洋钱本身的市值，雁民们听了粤寇身边携有金银财宝这些消息，果然群情振奋，纷纷表示愿效死力杀敌。

另外雁排李四还与周边的一些马惯有勾结，安排人传飞雁令去，把附近能加集来的响马子都找来，眼下战乱连着天灾，各处都没了活路，见有这能发横财的勾当，都肯铤而走险，一天之内就聚集了三五千人马，水旱两路分为数队，各有雁营中的哨官统辖，又预备下土銃土炮，多削竹枪乱箭，乘在雁排上到处埋伏。

等到第二天天刚破晓，就有探子来报，已经望见太平军大队人马浩浩荡荡而来，军卒密密麻麻犹如蝼蚁一般，队伍铺天盖地，见头不见到尾，数不清究竟有多少人马，雁排李四命各队人马分散到芦苇荡里隐藏行迹，听得雁哨为号，便一齐出来厮杀，眼见一场血战在即，这正是：“杀气横空红白冷，征尘遍地白云寒。”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《贼猫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卷 雁营 第六话 猫喊

话说雁营近千名团勇，会合了许多响马子，在黄天荡中设伏，布下了天罗地网般的杀人阵势，这些人多是猎雁叉鱼之辈出身，惯于施展埋伏手段，那片荡子里又是水草横生，芦苇茂密异常，满目萧萧，遮蔽了潜藏的险恶杀机，水野之间荒荒冷冷，静得出奇，在外边根本看不出有丝毫异常。

到了拂晓时分，草尖上晨露未消，芦苇深处的水洼子里一缕缕薄雾缥缈，眼看太平军就要进入黄天荡了，张小辫急忙让雁排李四留下调遣兵勇，准备伏击粤寇，他则带着黑猫，由孙大麻子和雁铃儿两个哨官跟随，三人撑了一架渡水雁排，前往水沼最深处的“雁冢”。

那雁冢本是黄天荡里的一座土丘，后来被水淹没，据说以前南北过往迁徙的候鸟群中，常有许多年老力衰，或是途中伤病难愈的，它们自知永远也飞不到目的地了，只好自行苦撑到雁冢上慢慢等死，直到断气之前都会抬头望天，眼睁睁看着翱翔天际的同类，从来没人知道 - 为什么那些将死的候鸟野雁，都会停留在雁冢上。但雁民们自古崇敬义气，延续古时旧例，从来不肯加害降落到雁冢附近的候鸟。

而关于雁冢，还有另外一个传说，当然就连雁民中最年老的猎户，也讲不太清楚他的年代来历，只是一代代口耳相传下来，说大概是唐朝末年，在五代十国那会儿，有个将军被人害死在此地，荡



中的雁民们怜惜他死得壮烈，就在雁冢上盖了座低矮简陋的土地庙，把将军尸骨藏在其中，岁岁烧香，年年叩拜。

即便是冷庙泥神，受得香火多了，也少不得灵动起来，何况土地庙里的尸骸，是个含冤负屈的武将，不知是不是那英灵长存不减，自从雁冢上有了这座“将军庙”，土丘就开始下陷，最终沉到水面以下，随后天兆反常，有无数水鼠衔石投草，围着雁冢构筑起了一圈圈的堤坝，竟然绵延数十里之长，将各条流入黄天荡中的水系疏导贯通，养得荡子里水草丰足，旱涝不侵。

只是打这开始，芦苇荡子里常有阴风黑雾涌动，使得天地变色，水路迷失，这些天地间的反常异象时有时无，从来没有一定之规可循，雁民说那是雁冢里的将军怨气未散，只要一刮阴风，就预示这世上要有刀兵水火，洪荒疫病之灾。

以前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，按照年头从外省买来穷人家的孩子，童男童女凑成一对，收拾齐整打扮好了之后，活活投到雁冢周围的水域里淹死喂鱼，以求水底神灵息怒，保佑一方太平无事，可始终也没见真起到什么作用，甭管愚民愚众怎么供奉，战乱天灾该来的是照样会来，所以此地的香火渐渐荒疏了，直明朝末年，这个残忍的风俗才算彻底废除。

张小辫记得当初在“猫仙祠”中，第二次遇到林中老鬼，曾被告知自己眼下将星当头，在这乱世当中能够武运亨通，只要依照林中老鬼的安排布置行事，无论是平寇还是杀贼，战则必胜，攻则必克，要想在黄天荡中取胜，就得用黑猫将雁冢里的将军尸骸引出来，其中若有丝毫差错，雁营就有全军覆没之险。

俗话说：“便宜都是套人的网，说话尽是陷人的坑。”这话是一点不假，可张小辫却鬼迷了心窍，竟把林中老鬼之言都当作了金科玉律，当真是言听计从，自然是认定了成败全都在此一举，于是急匆匆赶奔雁冢，正是：“心忙似箭犹嫌缓，排走如飞尚道迟。”



引路的雁铃儿，自幼生长在黄天荡里，各处水路最是熟悉不过，撑着雁排渡水而行，穿过密密匝匝的芦苇丛，把张小辫和孙大麻子带到一片开阔的水面，只见这苇丛深处，水平似镜，烟波浩渺，幽深莫测。

雁铃儿下竿停了雁排，告诉张小辫道：“三哥，此处便是雁冢了，那座将军庙就沉在水里，底下常有吸人的漩涡卷动，水性深浅难测，这许多年来，从来没有谁敢下去探过究竟。”

张小辫不太擅长水性，最多会两下子狗刨般的手段，到了水上，禁不住心下栗六，嘴上却硬撑道：“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咱们雁营都是好汉子，做事只求对得起天地良心，人言都不计较，信什么鬼神之说？小的们只管放亮了招子，且看三爷如何把那埋骨水底的将军请出来见见。”

孙大麻子历来不惧鬼神，却唯独敬重古时先贤英烈，此刻与粤寇恶战在即，他也搞不明白张小辫为何突然要做这等怪事，闻言急忙劝阻道：“俺的爷，此事可由不得你使着性子胡来，想来那位将军老爷，也债个有英灵感应的水府郎君，你怎好轻易惊动？”

张小辫道：“倘若水中真有英灵，理当助我雁营平寇杀贼。”说完命雁铃儿把排子撑到坝边，那坝上都是拳头大小的窟窿，被水鼠钻得密布无间，贯穿相连，水鼠这东西有点像是水獭子，同样地牙齿锋锐，能啃倒千年古树，擅于筑坝围堤，但这黄天荡里的水鼠，在民间俗称水耗子或阴鼠精，与水狸、河狸等物并非同类，喜欢阴冷潮湿之所，生性残忍狡猾，可以入水拖了大鱼上岸，又或是咬死栖于芦苇丛中的水鸟野雁为食，其中的硕鼠甚至能够搏杀老猫，它们在这片荡子里，趁着水中阴气愈聚愈多，数量难以估计，只有灵州花猫才能镇伏。

张小辫按照林中老鬼所授的“相猫之术”，把“月影乌瞳金丝虎”推到水鼠洞前，猫的性子是闻腥即动，虽然灵州花猫从不捕鼠，但造物相克，它嗅得水鼠洞窟里的阴腥气息，还是忍不住“喊”出声来。





可能有看官要问，怎么是“喊”出声来？原来猫叫之声自古分为数等，凡是猫子，都以能“喊”为贵，比如恋灶畏寒之类的懒猫叫声是“唤”，而最威猛的则称为“猫喊”，那猫子喊非同小可，真个是：“响到九天云皆散，声入深泉游鱼惊。”

《猫经》里有言，说是：“眼带金线者，声如狮虎，镇宅卧厅堂，虽睡鼠也亡。”而水里的阴鼠精最为惧怕“猫喊”，正是闻声即逃，恐慌的情绪更是一传十、十传百，迅速蔓延开来，那些躲藏在堤坝洞穴里的水耗子们，都以为是大祸临头，就见那母的衔着小的，公的拖着老的，从各个洞窟里蜂拥而出，潮水也似地在堤上望外乱窜。

张小辫等人却没料到几声猫叫会惹出这么大动静，看那无数皮光毛滑、锋牙利齿的水耗子夺路狂奔，一道道浊流般地在面面涌过，仿佛是天地倾覆的末日即将来临，三人心下也自不胜骇异，真教人头皮子发麻，雁铃儿连忙把排子划向水中，只求离得愈远愈好。

水耗子数目多得惊人，狭长的“鼠坝”上根本挤不下它们，就有许多被迫掉进了水里，那些阴鼠生来便能够涉水，落水的群鼠挣扎游走，一时间把寂静的水面搅得开锅也似。

忽然从水面陷落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吸水漩涡，水鼠们离得稍近，便为卷入其中，这一来使得水耗子更加惊慌，雁铃儿叫道：“不好，多半是潜伏在黄天荡水底的“弥洞陵鱼”。她识得此物厉害，知道水面上是待不得了，就把雁排驶到附近的一块高地上，这地方本是株古木折断后残留下来的树根，勉强可以落脚。

三人前脚踏上老树根，后脚雁排就被打翻了，只见水波分开，从中露出一个水怪般的大鱼，见头见不到尾，鱼头足比那大号的磨盘还大着三圈，鱼首生得酷似人脸，皮色如石，嘴巴大得惊人，张口吸水，不断吞吃身边挤成一团的阴鼠。



世上万物依照天道回圈，有道是卤水点豆腐，一物降一物，荡子里聚集的水耗子极多，自然也有专吃水鼠的弥洞陵鱼，所谓“弥洞”，取的是吸水之意，此鱼是个石性，整年整年地伏在水底一动也不动，但这时水面上群鼠云集，嘈乱异常，才引得它现身出来，连带得水底泥沙涌起，都跟着翻上了水面。

孙大麻子不识得弥洞陵鱼，还道真是水上郎君所化之物，不由得看得呆了，而雁铃儿识得这陵鱼吸水之势能吞牛马，她也不知张小辫如此行事，究竟是意欲为何，只好问道：“三哥，大队粤寇转眼就到，你现在竟要捉鱼吗？”

张小辫却最是疲懒不过之辈，即便身在险境，也不忘图个嘴上快活，信口就说：“妹子有所不知，你三哥家里还有个八十岁的老娘在堂，全指望捉住这水底的弥洞陵鱼回去，好卖来养那八十岁的老娘....”

雁铃儿闻言甚为感动，心想：“我这位雁营营官张三哥，不仅足智多谋，手段慷慨，义气过人，更难得的是为人至亲至孝，出来征战都不忘奉养家里那“八十岁的老娘”，俗话说万恶淫为首，百善孝为先，现今世风不古，能够如此真乃难能可贵。”自此对他更是敬爱。

可张小辫尚未说完，就那那陵鱼忽然摇尾拨鳞，竟从弥洞般的大嘴里吐出一具大骷髅来，那骷髅好不硕大，虽然全身皮肉尽消，只剩下白森森的骨架，饶是如此，也要比身材魁梧的孙大麻子高出半截，周身上下顶盔贯甲，盔是日月飞虎盔，甲是锁子百叶连环甲，兽头护肩，铜镜护心，牛筋皮索为绦，内衬鹦鹉绿的滚绣战袍，不知为何缘故，那一副戎装结束，竟依然鲜艳如新。

张小辫伏在树根上看得分明，心道：“真是猫仙爷爷显灵，总算是把这位“爷台”从水里请了出来。”它埋骨水底千年，果然是因为年深岁久，形炼成大气候了，却不知现形后究竟要怎样作怪？这正是“白云本是无心物，反被清风引出来”。欲知这具将军白骨，如何能助雁营平寇杀敌，且听



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五卷 雁营 第七话 血战

话说那黄天荡里水路纵横，覆着万顷芦苇，地广人稀，历来便是绿林中好汉出没的所在，前临剪径道，背靠杀人岗，不知屈死过多少行人，所以荡子里阴气极重。

书里有段交代，当年的雁冢将军坟沉到水下之后，庙祠崩毁，尸骸被那弥洞陵鱼吞下，但那是古时英烈遗骨，披挂着避火渡水的护体宝甲，使得一股无质无形、氤氲湮濛的英风锐气凝而不散，落在鱼腹中虽然皮肉消腐已尽，但白骨盔甲依然不朽不化。

雁冢水底的弥洞陵鱼贪婪无比，只顾着吞吸落水的大群阴鼠，奈何腹腔中有具骷髅堵着，难以吞个痛快，只得把肚子里的物事倒呕出来，就见黑水滚滚翻涌，从弥洞中冒出一具顶盔贯甲的大骷髅来，白森森、水淋淋，骷髅头的两个眼窝深陷，好似两个无神的黑洞一般直视天空，被宝甲托着，浮在水面上忽起忽落。

当初在猫仙祠里，林中老鬼曾告诉张小辫：“只要你在水面上见着了白骨将军，雁营必能大破粤寇。”其余的细节则一概未说。

张小辫就算是想破了脑袋，也猜不透其中的奥妙，他虽然先前对此事深信无疑，事到临头却也难免在心中忐忑起来，暗自骂道：“娘的娘是臭脚老婆养的，看雁冢里的这具大骷髅，虽然生前威



风八面，现如今可只是一堆无知无识的白骨，怎能指望它去上阵厮杀？林老鬼那葫芦里卖的到底是什么药？他可别一时犯了糊涂掐算不准，支给我一记昏招儿，连累得张三爷把小命都搭进去。”

正自胡思乱想，蓦地里一阵阴风透骨，这阵阴风非比寻常，吹动地狱门前土，卷起酆都山下尘，霎时间刮得天地变色，雾气皆散，张小辫三人全身打个冷颤，再看水面时，就见弥洞陵鱼与那白骨将军都已沉回了水底，只剩下大群水耗子在堤下夺路奔逃。

雁铃儿看雾气散了，不敢怠慢，急忙拖回翻倒在水面上的排子，载着张小辫和孙大麻子躲入芦苇丛中，会合了埋伏在附近的雁营团勇。

张小辫伏在雁排上，心中兀自狐疑不止，实在想不出那葬身水底的骷髅将军能有何作为，他却不知道，原来那骷髅身上披挂的宝甲，是套久经战阵的古物，其中沉积的煞气极重，千年来不见天日，一旦出世，顷刻间就引得阴风拂动，吹得万千芦絮随风摆摇，把笼罩在黄天荡里的薄雾都卷散了，待得煞气散尽，那具宝甲也自支离破碎，再次与骷髅白骨没人了雁冢的水底。

您别看这阵风来得容易去得快，可在兵家成败之事上，却往往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，想来古诗有云：“东风不与周郎便，铜雀春深锁二乔。”当年后汉三国，赤壁矶头一场大战，要是没有“泥鳅造洞”引发东风，什么苦肉计、连环计、反间计，也只落得奇谋无用，倘若武侯借不来东风，哪能有后来的火烧连营？所以有篇赞子，单赞这天底下风的好处，其赞曰：“风、风、风、东西南北风，无影又无踪；收拾乾坤尘埃净，移阴现日更有功；擒杨花，催败柳，江河能把扁舟送；拥白云，出山峰，轻摆花枝树稍动，钻窗入帘去，烛影又摇红。”

雁冢水底的宝甲引出了一阵阴风，与雁营在黄天荡设伏又有什么相干？原来太平军起兵攻打灵州城，师久无功，又逢四周洪水陡涨，断了粮草补给，使得军中人心慌乱，只好趁着雨停洪落匆匆撤兵。



可官道被洪水冲毁了大半，许多地方根本无路可走，唯一可容大军通过的去处，只有黄天荡了，大队歹平军偃旗息鼓，连夜撤退，从山路上逶迤下行，相次到了荡边，队伍已多不齐整，一步懒似一步，拂晓时就见那荡子里薄雾弥漫，静得出奇。

太平军中统兵的首领，是久经沙场之人，熟识兵机，疑心也重，能够通过占风望气，来相形度势，他虽然知道灵州周边没有大队官兵，但到得近前，看出那黄天荡的雾气里，隐隐有杀机浮现，料来此地险恶，一时未敢轻入，正要派出探子另觅道路。

却在这时，忽见从荡子里逃出许多水鼠，就从身边掠过，往着野地里乱蹿，而天地间又是疾风卷动，扫净了荡中雾气，那太平军的首领看得明白，反倒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，他深知水鼠习性，水耗子惧人，见人就钻洞，既然遍野逃窜，那黄天荡里肯定没有伏兵，只是物性反了时令而已，再说雾尘消散，进去就不会担心迷失道路，就算里边藏着些个毛贼草寇，量也不敢冲撞我大队军马，除非他们活腻歪了。

再加上连夜行军，士卒疲惫松懈，如此一来，太平军也就大意了，连探路的前哨都不曾派遣，一队接着一队蜂拥而来，从各道鼠堤上进入了芦苇丛深处，密密麻麻的军卒犹如一条条长蛇，见头见不到尾，穿过黄天荡，缓缓向南移动。

中军行到深处，正自慌慌而走，就听得一声雁哨凄厉，长长的呼啸声，撕破了隐晦的天空，哨音未落，已从四面八方的芦苇丛里，冒出无数雁排，上面架着土铳土炮，更有许多团勇使用抬枪，朝着堤上毫无防备的太平军攒射起来。

一时间枪炮之声大作，震耳欲聋，荡子里硝烟弥漫，血肉横飞，太平军猝不及防，做梦也想不到荡子里能有清兵，看情形绝不是小股人马，芦苇深处的雁排忽隐忽现，不知来了多少官军。



而且太平军行军时，摆出的是几条一字长蛇阵，突然被打到七寸上，不得不仓促应战，各队人马之间，难以互相接应，首尾也不能相顾，兵卒心中多是惶恐，混乱之下突然接敌，在狭窄的水鼠堤上你拥我挤，根本辗转不开，人撞人，自相践踏，马撞马，尸横遍地，大队人瞄一乱，十杆抬枪里放不响一杆。

但那“雁营”早已埋伏准备了多时，正是一个在明一个在暗，一排火枪轰过去，太平军就倒下了一片尸体，眼见死的人多，一具具尸体不断滚落水中，把湖水都染作了赤红。

这支围攻灵州城的太平军，大多是被裹来的俘虏和乱民，十成之中，倒有七成多是乌合之众，遇着恶战一打就散，他们不知荡子里的深浅，数万人马都涌向没有官军截杀的沼泽地，也有慌不择路地纷纷跳水逃窜，带队的官长喝止无用，只好提刀砍了几个逃兵，但此时兵败如山倒，又哪里遏止得住。

雁营备了许多丈许长的竹枪，这种竹枪又长又利，即使对方想近身近战也构不着，一排排攒刺过来也根本无法抵挡，团勇们见粤寇阵势大乱，便从后赶杀过去，举着竹枪到处乱刺，把落水的太平军都刺死在水里，其余陷到沼泽里的更是不计其数，死尸填满了水面。

唯有行到雁冢附近的太平军中军，都是来自粤西老营的精锐，而且太平军里为首的将领也清楚，要是不能在荡子里杀条血路冲出去，这支兵马就会全军覆没，所以不顾死伤惨重，指挥着在排枪轰击下幸存的兵卒，把那些中枪伤亡的同伴堆成掩体，阻挡住芦苇丛中不断射来的弹丸，并且火铳弓箭还击，就地死守不退。

埋伏在四周的团勇、雁民、响马子，杀散了大队粤寇之后，发现整个黄天荡里就剩下雁冢一带还在激战，便以雁哨相互联络，各队人马从四面八方围攻过来，雁营虽然骁勇善战，但遇到太平军精锐之部，也难轻易占到上风，双方兵对兵，将对将，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血战，只见刀枪并举，





剑戟纵横，迎着刀，连肩搭背，逢着枪，头断身开，挡着剑，喉穿气绝，中着戟，腹破流红，直杀得尸积如山，血流成河，这正是：“棋逢对手无高下，将遇良才没输赢。”

张小辫在灵州城里多次见过战阵厮杀，都无眼前这般惨烈，眼见自己雁营里的弟兄们死伤无数，也不禁咬牙切齿，两眼通红，正在两军难分上下之时，众人远远地见粤寇阵中，有一个身材魁梧之人，连鬓络腮胡子，四十岁上下的年纪，骑着高头大马，穿了一身锦绣黄袍，身上带着宝剑和洋枪，指挥若定，周围有数十名军士举着盾牌将他护卫其中，看他那装束气魄皆是不凡，料来是个为首的草头伪王。

雁铃儿久和粤寇作战，能识得伪王服色，点手指道：“此贼必是统兵的占天侯。”说罢挽开雁头弓，搭上雁翎箭，开弓好似满月，箭去犹如流星，口里叫个“着”字，“嗖”地的枝冷箭射出，正好穿过盾牌缝隙，把那占天侯射得翻身落马，摔倒在地，太平军顿时一阵大乱，知道主帅阵亡，再也无心恋战了。

雁排李四见粤寇军中首脑中箭落马，知道时机已到，呜呜吹动雁哨，雁营团勇们听得号令，都拔出雁翎刀在手，蜂拥着冲上前去，翻过堆成山丘般的尸体，舍身撞入人群里挥刀乱剁。

雁户所用的“雁翎刀”，身长柄短，背厚刃薄，最适合阵前斩削，在近战之中尤其能发挥长处，只见凡是长刀挥过之处，就是一颗颗人头落地，整腔整腔的鲜血喷溅，真可谓当者披靡，孙大麻子也杀红了眼，在人丛中一眼瞥见那占天侯中箭带伤，倒在地上挣扎着想要起身，就抡着朴刀上前，杀散了持盾护卫的太平军，打算一刀削下那占天侯的人头。

谁知占天侯身边常带着一个容貌绝美的侍童，那厮在混乱中倒地装死，趁孙大麻子不备，朝他身上一剑刺去，孙大麻子虽是武艺清熟，临阵厮杀的经验却不老道，他贪功心切，只顾着要杀占天侯，不曾提防别个，猛然间只觉后心一凉，已被利刃穿胸而过，当场血如泉涌，竟教那侍童坏了性



命，可叹“瓦罐不离井上破，为将难免刀下亡。”

雁排李子恰好在旁边看个满眼，但乱军之中事发突然，想去救人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与孙大麻子是结拜兄弟，兄弟死如断手足，不由得怒火攻心，眼前一阵阵发黑，断喝声中抬起手来，把雁翎刀劈将过去，只一刀就剁翻了占天侯的侍童，抬脚踢开尸体，又待再去剁那为首的占天侯。

却不料那太平占天侯虽然带箭负伤，却是悍勇出众，仍要作困兽之斗，他倒在死人堆里，还握了柄短铳在手不放，看见有人过来就一枪轰出，不偏不倚，恰好打在雁排李四头上，立时鲜血飞溅，翻身栽倒，这正是：“阴间平添枉死鬼，阳世不见少年人。”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## 第五卷 雁营 第八话 赏孤令

且说雁营与太平军在黄天荡里一场恶战，真杀得“人头滚滚如瓜落，尸积重重似阜山”，雁排李四在混战之中直取敌首占天侯，不料中了冷枪，饶是他机敏过人，躲避的极快，奈何离得太近，竟被铅丸铁沙射瞎了一只眼睛，倘若再偏个半毫一厘，恐怕就得当场被铅弹射穿了脑袋。

雁排李也当真悍勇，不顾自己眼眶里血肉模糊，侧地后翻身便起，发狂了一般，挺着雁翎刀合身扑上，一把揪住那占天侯披散的头发，硬生生从地上拎起来，夹在腋下勒住颈项，在阵前将其生擒活捉。

其余的太平军见大势已去，顿时四散溃退，丢盔弃甲，争相逃命，走不及的纷纷弃械投降，雁营团勇杀顺了手，根本不肯留俘，追赶上去逐一剿杀，抡着刀，看见活的就砍，撞见动的就杀，这场恶战，直打到黄昏薄暮才停，荡子里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。

雁营派人飞驰灵州城报捷，剩下的大队人马都留下收治伤者，归殓尸骸，从古到今，兵凶战危，有道是“杀敌一千，自损八百”，虽然一举击溃了大股粤寇，还活捉了贼酋占天侯，但到最后清点下来，已方营中的“团勇、雁户、各路响马子”也死伤了不下两千多人。

雁排李四坏了一只招子，满面都是鲜血，所幸弹丸没有入脑，有随军的郎中赶来，用能化五金



的水银，化去嵌在他眼窝里的铅子，才算保住一条性命。

张小辫在旁，看见身受重伤的雁排李四，与横尸就地的孙大麻子，当时就想要嚎啕痛哭一场，却怎么也流不出泪来，心里边都凉透了，要多后悔有多后悔：“要是早知道林中老鬼指点的这场荣华富贵，是要搭上自己手足兄弟的性命，三爷我宁可不要也罢，孙大麻子与我豆过命的交情，当初二人一同从金棺村里逃难串来，向来是互相照应帮衬，如兄似弟，后来大伙拜把子结成生死兄弟，只盼着将来有朝一日，能够同享荣华，共分富贵，想不到今天竟已人鬼殊途了。”

以前张小辫没少看过生死之事，可那都是与自己不相干的，见得多了，心也木了，直到此刻真正折损了手足兄弟，方才知生离死别之苦，一场仗打下来，原本好端端的大活人，说没就没了，心里如何能是滋？他便有心弃了雁营营官之职，打算远远逃开为上，可又一寻思，值此天下大乱之际，世上哪还有什么太平的去处？现今早已没有回头路可走了，倘若不是奔着这一条道跑到黑，孙大麻子岂不白死了？他脑中胡思乱想的，好半天也没个定夺。

雁铃儿为兄长裹扎了伤口，二人就过来劝解张小辫，毕竟打仗没有不死人的，而且人死不能复生，但是经过今日一战，咱们雁营必定名扬天下，这些兄弟们也算是死得其所了。与其献俘邀功，不如就此将那贼酋开膛摘心，祭奠阵亡兄弟们的在天之灵。张小辫心神恍惚，点头道：“全凭四哥作主。”

这时暮色低垂，黄天荡里凄风凛冽，笼罩着愁云惨雾，“雁字营”的一众团勇们，早已把尸骸收拢掩埋，坟前草草地设了灵棚牌位，雁排李四命手下人，将那被俘的“占天侯”，捆成五花大绑，带到灵位跟前。

那占天侯肩上中的箭簇尚未拔出，伤口处的鲜血不断滴落，跪倒在雁排李四面前，乞命道：“告壮士，饶我性命则个……”



雁排李四拔了钢刀在手，冷冷地指着一排排灵位道：“饶你这厮性命不难，你只须让我这许多兄弟点头应允。”说罢手起刀落，一点清风过处，占天侯一颗人头落地，满腔的鲜血冲天，雁排李四又让在旁站立听命的两个刀斧手，上前挖出人心，就于那灵棚下祭殓了。

雁营中的阵亡之人，多是黄天荡雁民的父兄子弟，设灵之时哭声震天，有妻子哭丈夫的，有老娘哭儿子的，也有那兄弟哭手足的，按照绿林旧例，有哨官抛撒纸钱，念颂“赏孤令”。

令曰：“山遥遥、水迢迢，两座明天搭座桥；端起连浆带水饭，又拿香镬并纸钱；高声叫住众英魂，黄泉路上停一停；站住脚步莫回头，听我赏孤把话传；当日有缘结金兰，恩义可比日月辉；恩深似海恩无底，义重如山义更高；同来吃粮把兵当，共赴沙场血染袍，为兄弟命丧黄泉，阴阳相隔难相见，冥钱烧纸虽不多，还望英贤来领受，愿你等早升天界，佑我等福寿绵绵，今生不得重聚首，来世还当效桃园。”

开罢了令咒，众人在一片悠悠鸣动的雁哨声中，焚化发送了灵位，当夜就在荡子里宿了营，转天接着军令，雁营要返回灵州城，那些前来助战的雁户和各路响马，都在战场上的死人堆里剥取了许多财帛，有的人得着钱物，就辞别了自行回去，更有不少野心大的响马草寇，不把生死当做一回事情，只想趁着战乱接着发财，便投奔到雁营之中充为团勇。

如此一来，雁营出城时不过近千人的队伍，经黄天荡一战又折损了许多弟兄，但收兵回去的时候倒反多了一倍有余，于是就在半路上重新结纳整顿了，入伙必须插香立誓，这是当时民团里的一种风气，只有结成生死兄弟，相互之间才能以性命相托，无非是设下插香堂，排令开山。

以营官张小辫和雁排李四为首，底下的哨官和团勇，都依次排开，放令道：“东山的汉子西山来，鸟为食来人为财，蝴蝶只为采花死，赵老儿伴着珠光亡。有缘兄弟到山堂，管你登台不登台，先设三十六把金交椅，次摆七十二条银板凳，龙归龙位，虎归虎位，有位的入位，没位的站排。”



天下的盗贼响马虽然散布四方，但从汉时有绿林军赤眉军造反以来，也自行结成一党，在各地遥相呼应，各朝各代均有盗中魁首作为统领，那盗魁也称“总瓢把子”，占据着八百里洞庭湖，洞庭湖万山环列，连着三江，司掌着天下形势，历来就是盗贼的老巢，黄天荡里的雁户响马，只不过是其中的一脉分支而已。

由于这回进雁营入伙的多是外人，必须由雁排李四，亲自拿“套口”过问新进团勇：“今日午时开山门，众位兄弟听真切，九道安了生死路，哪个敢进这山门？不是能人莫入门，不做兄弟你别来，身家不清早早走，底子不足早回头，冒充行家赶紧走，查出来了要人头，不是为兄情面冷，今日山中正凶险，上四排兄弟犯了令，自己挖坑自己跳，下四排兄弟犯了令，三刀六眼定不饶。”

入伙之人听清了规矩，则要各自报清身份来路，也都得拿切口套词来讲，比如说“耳听兄长把我唤，整顿衣冠来参见，今与众兄幸相逢，实是前生信有缘，众兄有胆又有识，个个都是有名人，怜我愚笨是后进，言语不周望海涵，某地就是生我的丝，某乡某村那是我家园，某年某月我母有难，某月某日我就下了凡，某山某寨插了香，今日结义投雁营，入营自当遵号令，吃咒赌誓表心迹，上不敬兄把头断，下不爱弟挖心肝，如不敬兄不爱弟，让我短命落黄泉。”

营官还要问：“有何凭证？”后进就答道：“以栽香为凭。”这时要把手里的草香折断，表示倘若有违此言，就如这炷香一般，落个一刀两断的下场。

雁排李四把能留的人都留下，根底不清的则一律打发回去，重新清点营中团勇，共计两千二百出头，实力扩充了一多半，自是欢喜庆幸，只有张小辫心下犯着嘀咕，眼见兵马愈来愈多，这可是仗要愈大愈大的兆头，大概死的人也会愈来愈多，照这么打下去，还不知要死伤多少手足兄弟，张三爷眼下走的这条路，什么时候才算是个尽头？料来多想也于事无补，听天由命罢了。当即整顿队伍，回城听命。



雁营在黄天荡大破粤寇之事，果然震动了天下，京城里的皇上听得捷报，喜动龙颜，谓我国朝中兴在望，当即亲提御笔，写了“忠勇雁营”四字，让兵部破例给张小辫加了参将之职，别看是正三品的武官，也拿着朝廷的俸禄，但实际上却是个有名无实的虚衔，还是让他做他的营官，另外作为封赏，今后营中的团勇皆加双饷。

图海提督本想藉着太平军的刀子，除掉灵州雁营，谁想得了这么个结束，反倒成全了此辈，又觉得张小辫和雁排李四的手段了得，在城中又是死党众多，要逼得他们紧了，恐怕生出别般大乱子来，也只好暂且衔恨隐忍在心，而且调遣雁营截击粤寇正是他出的主意，当然免不了奏报朝廷给自己邀功请赏，这些事情都按下不表。

只说时光易逝，寒来暑往，过完了秋冬，又到了春夏之交，张小辫蒙受巡抚大人赏识，充做了雁营营官，他虽不懂战阵杀伐之道，但手下的雁排李四等人，多是当今世上骁勇善战的将材，更肯为他用命，统率着雁营团勇，接连不断地与粤寇交战，到处攻城拔寨，收复了灵州城附近的好几处重镇。

这一天雁营回来休整队伍，张小辫寻了个空，独自来到“猫仙祠”里，那些野猫们见有熟人来了，都拥到祠中与他厮耍。

张小辫喂那些野猫们吃了些东西，便翘起二郎腿倚倒在神龛上，这半年多来，他经历了无数杀伐之事，蓦然间生出一阵感慨，当初做梦都想求一场荣华富贵，可天底下刀兵四起，也不知张三爷何年何月才能有顿安稳饭吃？早知道作人辛苦，先前投胎的时候，还不如求那轮转阎王给三爷托生成个灵州野猫，倒落的逍遥快活，强似整日出生入死，无休无止。

正恁般烦恼，忽听有个枯柴般的声音冷冷说道：“兀呀，故人别来无恙否？”张小辫心中一惊，忙从神龛上跳起身来，抬眼看时，已见猫仙祠里多了一人，那人穿着一身破破烂烂的灰袍，就好像





是从古墓死人身上扒下来的古旧服饰，又蒙着个面，只露出两只毫无生气的眼睛，不是旁人，正是以够指点祸福吉凶的“林中老鬼”。

张小辫半年不见此人，想不到今天竟自己找上门来了，正有些紧要的话想问他，连忙唱个大喏，谁知还来不及多作叙谈，却听那林中老鬼突然开口道：“张三爷，你大祸临头，性命都将不保了，还有心思在此闲耍！”这正是：“你自闭门家中坐，难防祸从天上来。”

## 第六卷 截妖寺 第一话 长面罗汉

世上历来有种旧说，所谓“事不过三”，张小辫在猫仙祠第三次遇林中老鬼，可与前两回的境遇大不相同了，那老鬼见面就说：“张三爷近日要惹来杀身之祸，到时候性命难保。”

张小辫这将近一年多来，久在军营战阵之中出没，随着雁营剿过塔教，打过太平军，经得多见得广了，遇事已不如从前那么慌慌张张、毛手毛脚，但他得有今日光景，全凭林中老鬼暗中点拨，知道此人有神鬼难测之机，不言则已，言则必中，见他如此一说，岂有不信之理。

张小辫脑中一转，心想：“当初你这个老儿可是亲口许下，若是张三爷真有马高镫短的时日，则必来帮衬扶持，岂能说过了不算？”于是忙对林中老鬼说道：“小子当年饥寒交迫生计无着，幸得老先生不弃，三番两次指点迷津，否则早就成了路倒喂了野狗，现在连尸骨也剩不下了，还求你老人家救人救到底，送佛送到西，再指点小子一条生路，大恩大德、没齿难忘。”

林中老鬼仿佛是个死人般沉默了许久，才缓缓开言说道：“老夫早就说过，看你张三爷的气色极高，必主大富大贵，才有意在暗中扶持于你。但须知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你雁字营杀人太多，惹得凶星犯主，所以命里注定要有一场大劫，可只要躲过了此劫，你今天飞黄腾达再无阻碍，功名利禄不求自得，扫地也扫出金锭子来，可这天罗地网的劫数连神仙也算不出来，怕是不那么好躲，真



要该着你死，纵有一千条性命也就此休了。”

张小辫大惊失色，咕咚跪倒在地涕泪齐流，恳求林中老鬼务必相救则个，张三爷前边十几年穷困潦倒，度日如年，水里火里扑腾了多时，好不容易熬出点头绪了，可还没等到安稳受用，就要如数被老天爷收走了，真是“早知富贵生前定，悔却从前枉用心”。

林中老鬼道：“暂且不必如此惊慌，老夫既然当年跟你说了，要周全你一世荣华富贵，遇此大劫临头之际，自然不肯袖手旁观，古人言物有一变，人有千变，若要不变，除非三尺盖面。只要张三爷你依着老夫之言行事，不管是天诛还是地劫，皆可如履坦途，必保万无一失。”

林中老鬼说完，就从祠堂中的许多野猫当中，拣出一只大花猫来，并从怀中取出一个火漆封存的竹筒子，都交给张小辫，问他：“可识得此猫？”

张小辫也不知林中老鬼是何用意，用眼一打量看那只大野猫，只见它一身锦绣也似的花纹，生得呆头呆脑，憨里憨气，而且尾长爪短，猫脸奇大，额上顶个“丰”字。张小辫学过《云物通载》里的猫谱、猫经，如何能不认得，便答道：“按照猫相之说，此猫名为长面罗汉的便是，好像是个从来不会开口的哑子猫。”

林中老鬼道：“这猫儿确是唤作长面罗汉，生来就是个佛陀的性子，金童耳、玉女腰、仙人背，虽然驯服木讷，但它并非是不会叫唤的哑子猫，只是愚民无知，认定此猫妨主，是个降祸的太岁，耗气的鹤神，所到之处，总有灾殃出现。其实不然，它是能见凶相征兆，开口必主不祥，故此轻易不肯开口，从今日开始，你要时时刻刻将它带着身边，形影相随，寸步不离，什么时候你听到长面罗汉开口，也就是你命中劫数来临之兆，到时候你须立即打开竹筒，这竹筒中自有回天之术，务必依照其中指引行事，切不可有丝毫怠慢，否则你张三爷必死无疑。”



林中老鬼又告诉张小辫：“日月有盈亏，星辰有失度，为人岂无兴衰？老夫虽然深知此理，又看出凶兆已近在眼前了，但天机最巧，天意难料，却也说不准这劫数究竟是几时来，又是如何来，故在竹筒子里留下回天保命之策，如今老夫所能帮衬于你的，仅此而已，到头来能不能留下小命，就看你张三爷自己的造化了，咱们之间的缘份到此也就尽了，今日一别，此后再无重逢的时日，所谓相见何太迟，相别何太早，三爷你也好自为之吧。”说罢扬长而去，迳自转入猫儿巷中不知去向。

张小辫听了个一字不漏，真教人心惊肉跳，自知此劫厉害，怕是避不过去，难免惶恐不安，好半天才回过神来，低头看见身前伏着一只长面罗汉猫，自己手中又握着个函封牢固的竹筒子，里面沉甸甸的，触之有铜声，似乎装着几件细小金属器物，这才明白刚才经历的真真切切，绝非南柯一梦，忙朝林中老鬼离去的方向拜了几拜，心中空落落的若有所失。

张小辫想到自己在“金棺坟遇仙、瓮冢山挖出僵尸、松鹤堂药铺换猫、槐园掘藏、筷子城撞着老鼠和尚、荒葬岭擒杀靶子犬、从古井中打捞青铜风雨钟、提督府捉拿白塔真人、黄天荡大破粤寇”，这种种离奇绝险的经历，算来都与林中老鬼脱不开干系。

俗话说得好：“幸灾乐祸干有人，替人分忧半个无。”这世上冷眼看热闹的人，向来是要多少有多少，可一旦你有了难处，要寻个能在关键时刻提携帮衬一把的人，却总是找不出半个，张三爷命中能遇到林中老鬼相助，已然是福份不浅了，有道是“神龙见首不见尾”，这等奇人异士的踪迹也正该如此。

张小辫胡思乱想了一阵，又将林中老鬼最后留下的话语仔细揣摩了几遍，虽然不得要领，却也知道“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”，索性横下心来，揣了那枚竹筒，抱起罗汉猫，迳自回到营中。

自此一后，一连数日，张小辫只在营中守着“长面罗汉猫”，这一人一猫，朝夕相对，寸步不离，他不知究竟祸从何处来，整日整日地提心吊胆，唯恐此猫忽然开口，给他来个措手不及，可那罗



汉猫一如常态，始终不见有丝毫异状。

这一天晚间，张小辫在营中凭几而坐，长面罗汉猫就伏在他身前桌案上睡得正香，忽闻飞檄传至，急如星火，原来有官军与粤寇在雷州激战，上锋要调遣灵州连夜驰援，接令后一更擂鼓聚兵，二更点将出城，片刻不得延误。

那军令如山，张小辫自然不敢有违，又思量着与其在城中苦等劫数来临，实在太过煎熬，倘若三爷命中真有一场大劫，须是避得过初一，避不过十五，躲了霹雳，也躲不开雷公，但人挪活，树挪死，倒不如随军出去见机行事，当即便同雁排李四等人聚拢本营团勇，收拾披挂齐整了，列队开拔，二更前离了灵州城，从官道上往西进发。

“雁营”的兵勇足有二千之众，营中以“雁户”为主，另有许多投效的绿林响马，若论阵前厮杀之事，历来是灵州诸营之冠，但雁营杀贼再多，应得的封赏也都被老图海那种欺军误国，冒滥居功的贪官污吏抢占去了，恰似鹬蚌相争，到头来反被渔人得利。

张小辫和雁排李四等人，眼看着仗愈打愈大，自己这伙兄弟们在阵前出生入死，论功行赏的时候却总是没分，心下难免都有愤愤不平之意，甚至曾经打算山上落草，但赶上这种荒废年头，就连杀人越货的响马子，都是没处去杀富济贫的，山贼们连日发不得市，最终揭不开锅饿死的也有，要是不来当兵吃粮，绝没有别般生路可寻。

这时刚得回城休整，又奉命前往雷州驰援，人在矮檐下，怎得不低头？军令一到，恰似星急火急，只好匆匆忙忙连夜赶路，也不管是四更五更、日里夜里了，正是急不辨路，待雁营走到天亮时分，前边被一片岭子拦住了去路，仔细看那绵延起伏的山脉，真是：“高峰千丈冲霄汉，瀑布飞帘百尺悬；山峦起伏多怪样，乱石横陈少人行。苍阴蔽日藏猛兽，悬崖陡壁心胆寒。野草闲花铺满地，古藤荆棘把路拦。”



雁排李四骑在马上，手搭凉棚看了多时，就提起鞭子指着前边的山峰，对张小办说道：“看这山势果是雄勇，却不知是个什么去处？”

张小办正自魂不守舍，冷不丁被人问起，才连忙抬眼打量，发现竟离以前金棺坟不远，他是向来识得这片山岭的，便答道：“此地唤作青螺岭，险峻非凡，过了岭子即算离了灵州地界，要去雷州，只好取山路穿岭而过，否则咱们兄弟还要多绕上一天的路程。”雁排李四：“兄弟们赶了一夜，没耐烦绕路转山，既然如此，穿岭而过就是。”当下带队进山。

青螺岭群山环绕，当中抱着一块盆地，自古便有个偏僻的镇子，称为“青螺镇”，雁营的队伍经山路进来，翻过了岭子，就已望见山坳深处，一片片苍松翠柏，古木盘龙，树丛掩映之中青砖碧瓦，屋宇连绵，赫然是个古镇模样。

雁营本打算避开青螺镇，直接穿岭过去，但山里的天气是孩子的脸，说变就变，凉风一起，转眼间吹动乌云，遮得昏天蔽日，云层中霹雳滚滚，眼看着风雨就下，雁铃儿对张小办说：“听天上的雷声响得不善，看来这阵暴雨必然不小，雨中的山路陡峭湿滑，恐有意外发生，咱们全营走了整整一夜，都疲乏得紧了，不如先到青螺镇里稍事休息，避到雨住了再走不迟。”

张小办也正有此意，他向来偷懒耍滑惯了，眼下虽然军情紧急，但回头只要推说“途中遇到暴雨难以前行”也就是了，便说道：“妹子所言极是，看来这有智的妇人，果然是胜过男子。”招呼左右道：“弟兄们，都随三爷到镇中歇脚去也。”说罢便告之各哨官，指挥着雁营掉转行军方向，迳投隐在深山中的青螺镇而行。却不料这一去，竟是：“猪羊拱进了屠户门，一步步自投死路来”毕竟不知青螺镇里究竟藏有什么古怪凶险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六卷 截妖寺 第二话 相牛

且说山中雷雨将至，张小辫就命雁营的两千多兵勇，都到青螺镇里避雨，但一旁的雁排李四是个常在厮扑丛里行走的，最是敏锐机警，他在高处下望，看那古镇里寂静异常，毫无人烟踪迹，想来那些居民因为战乱天灾，早都逃得一空了，可是深山古镇里边又黑又冷，阴气森森，怎么看都不是个善地。

雁排李四心念一动，就告诉张小辫说：“这青螺镇四面环山，地形险要，咱们都到古镇中安营歇息倒不打紧，可万一附近有粤寇出没，肯定会趁着风雨交加，居高临下地攻打过来，到时候‘雁营’难免要吃大亏，却不如把大队人马都留在岭子上，只带一部兵勇前往镇里探明情形，如此上下分兵，就可以形成相互照应的犄角之势。”

张小辫不想冒着风雨随大军留在岭子上睡帐幕，就派前哨探路，又带着雁排李四兄弟和一队团勇，直奔山中的青螺镇而来，渐行渐近，却不见镇中有半个人影，天上密云不雨，四周愈来愈是阴暗，除了滚滚闷雷作响之外，偌大个古镇，竟然空荡荡的连鸡鸣犬吠也听不到。

只因当时天下大乱，官司王法形同虚设，无论是造反的贼寇，还是清廷的官兵、团勇，都和山贼土匪没什么两样，在营时饮酒吃肉，出路时抢劫金银，杀人放火之类的勾当更是家常便饭，不管





是到什么地方，百姓们无不望风而逃，地方上十室九空。

所以雁铃儿等人虽然那镇中空寂，一处处死气沉重，却也并不感到太过意外，知道镇子上纵然有些逃不开的老弱妇孺，此时见了清军，也早都关门闭户躲了起来，于是让跟随的团勇们各持刀矛抬枪，紧紧护在营官两侧，仔细提防戒备。

张小辫随军而行，他根本不去理会青螺镇中的动静，自顾盯着那长面罗汉猫，只要此猫不曾开口，天塌下来也砸不到张三爷半根毫毛，可一旦它见着凶兆开口出声，自己这条小命也就快到头了，却不知能否躲得过去。

张小辫外边戎装披挂了，内穿能避水火的黑蝉轻甲，暗藏了利刃火枪，他虽然外松内紧，仍是难免流露出心神不宁忽喜忽忧的模样，跟在身边的雁排李四看个满眼，就出言相询说：“咱们雁营兄弟多是响马盗贼出身，时时都被官府防备猜忌，而那些粤寇也是恨咱们入骨，不过三哥不必挂怀，只要教兄弟们还有一口气在，管他来的是明枪还是暗箭，都能替三哥挡了。”

张小辫知道雁排李四义气过人，但林中老鬼之事诡异难言，无法如实相告，便推说并非是担心自身安危，只是一进青螺镇，就想起以前的旧事来了，虽然时隔数年之久，可回想起来，至今恨得牙根儿发痒。

雁排李四和雁铃儿听得此言，心中更觉奇怪，不知是件什么旧事？其实这话倒不是张小辫信口胡编的，原来灵州是千年繁华之地，鱼龙变化之乡，自古以来便有“七绝”之称，头一件极有名的，当属云中塔影，以前塔王寺高入云霄，每到城外远山雾气凝聚，日影照射之下，就会出现群塔来朝的异象，民间有“塔市”之称，向来与登州海市齐名，不过随着灵州塔王毁于战火，塔市奇景早已经不可复见了。



其次是灵州城里的猫仙祠，想国朝上下，大江南北，关内关外，虽然地大物博，但是拜猫为仙的奇风异俗，也只有灵州才有，故此才称得上是一绝。

这灵州七绝有的是指古迹，有的是风俗，各不相同，其中最后一绝，指的是“青螺烧饼”，在灵州地界边缘的青螺古镇，出产上好的五香牛肉，以及牛油酥麻烧饼，把烧饼夹了牛肉，合在一起吃更不得了，那可真叫回味无穷，镇子里有许多烧饼铺子，各家都有独特的民间手艺和祖传秘方。

头两年张小辫还未发迹之时，曾到过“青螺镇”里偷鸡摸狗，他嘴馋了想从烧饼铺里顺点吃的，结果被人家揪着辫子当场抓住，人赃并获，不但烧饼没吃成，还吃了一顿好打，至今回想起来，还是耿耿于怀。可他对雁排李四和雁铃儿就不能这么说了，三爷可丢不起那人，只说当年英雄末路，穷困潦倒，途经此地遇到有个烧饼铺子，有看那老板子做烧饼的手艺，确实是得过些传授的，于是对他好说好求，想要讨几个烧饼回去，好养活家里那八十岁的老娘，谁想那做烧饼的吝啬无比，又是狗眼看人低的小人器量，非但不肯施舍，反倒举拳就打，三爷的肋骨也被他踢断几根，到现在只要赶上天阴雨湿，骨头缝里就疼得难挨。

雁排李四听得恼火：“这厮实是欺人太甚，要知道君子报仇，十年不晚，三哥你可还记得是哪个烧饼铺子？待兄弟们寻上门去，先杀他全家良贱，再放把大火，烧他一个干干净净，片瓦不留，才算出了这口恶气。”

张小辫故作洒脱道：“时过境迁，还理会那些旧事做甚？只是触景生情，想起当年四处流落，忍饥受饿，总以为将来发迹了，就可以衣食无忧，终日地逍遥快活。可到了今时今日，虽是一身混入公门，正三品的顶戴花翎扣在脑袋上了，再也不用为了吃穿用度发愁，谁知却又有了许多以前连想也想不到的苦处，看来人生在世，活这一辈子，真是野花不种年年有，烦恼无根日日生。”

众人说着话就到了青螺镇街心，这古镇当中是个千年古刹，当年繁华鼎盛的时候，也是在灵州



境内有名的一座庙宇，唤做“瓦罐寺”，里面供的是城隍老爷，如今早也已荒废多时了，只见庙门颓败，堂上泥塑的“小鬼、判官、牛头、马面”，一个个东倒西歪，缺胳膊少脑袋。

正在这时，半天里一个霹雳炸雷响起，震得古刹屋瓦颤动，满天布乌云，电闪又雷鸣，狂风发怒吼，大雨就来临。初是濛濛细雨，继而如倾盆覆瓮，恰似翻江倒海之势，雨雾蔽野太空迷。檐前垂瀑布，陆地把舟行，街市涌波涛，屋舍泡洪流。河道条条溢，溪港处处通，须臾暴雨如注，顷刻悬河注海。

雁排李四急忙带这众人避入瓦罐寺，行军打仗之辈没那么多忌讳，到了庙堂里席地而坐，看这雨势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来，就命营中团勇烧水造饭。

张小辫心里有事恍惚，坐也不是，站也不是，正焦躁间，他见庙里还有后殿，想要图个清静，便信步走去，雁排李四兄妹恐他遇到刺客，形影不离地跟在左右，三人带着几个亲随，从廊下转到得后殿门前，忽听从门里传来“嗡”一声牛鸣，不禁觉得古怪，这镇子里的百姓早就逃了一空，哪里还会有牛？何况又是在这座荒废的古刹之中？

张小辫道：“这牛多半是哪个酒肉和尚偷来养在此地的，在破庙里杀生吃肉，正是野僧的本事，既被三爷撞上了，正好给营中兄弟们炖锅牛肉，岂不强似啃那些粗硬干粮。”说着抬脚踢开殿门，往内一看，只见殿内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，满地积尘，遍挂蛛网，神龛里五道神君的泥像，早已没了面目，门口的柱子上栓了一头青牛，角落里还搭着锅灶面板，锅里是生牛肉，旁边的箩筐里堆满了烧饼，看这摆设，倒似是个屠牛打烧饼的铺子。

这种铺子往常在青螺里里再是寻常不过，可不知为何藏在寺庙里，而且更奇怪的是屋中停了一口油亮漆黑的棺材，张小辫等人都觉诧异，因为莫非是棺材里的僵尸成了精，在这开了间铺子宰牛炖肉打烧饼？



雁排李四出身绿林，胆智超群，从军以来杀人如麻，出生入死都不放在心上，哪里会在乎这些怪事，他冷哼了一声，就叫左右上前，把那头青牛牵出来，就地宰剥了吃肉。

张小辫学过鬼仙所传的《云物通载》之术，不仅能够相猫辨狗，连各种牛马也都识得，要论起名马良驹，往往价值巨万，其中的名目，无非是“乌骓马、胭脂马、艾叶青、干草黄、火焰驹、青鬃兽，白龙驹、玉顶骥”之类，日行一千，夜走八百，古时候伯乐就懂得“相马”，这些个事体，倒也不在话下。

但要说起这“相牛”之术，想来其中只不过青牛、黄牛、水牛之分，体形虽巨，却多是用来耕田拉犁，“相牛”岂不是有名无实的屠龙之术？其实牛中也有吉凶丑恶之粉，张小辫看见屋里拴的青牛极是怪异，原来凡是温顺健硕之牛，必定是“歧胡横长，膺庭欲广”，也就是要额宽、角长，但这头无主的青牛，却是毛少骨多，舌冷蹄高，额底珠泉处都是旋毛，睫乱角偏，怎么看都是个触人的“鬼相”。

那青牛看见有人进来了，就昂起首来，目露凶光，打着响鼻不断低鸣，雁排李四动了杀机，对张小辫说说：“三哥，李某见得牛马多了，可从没看过这等不知死的孽畜，此牛可杀不可留。”

张小辫也奇道：“据说老牛常鸣，多半是腹中有宝之兆。”说着走上前去，伸手摸了摸牛背，想看看此牛究竟是衰末之牛，还是正值健年，凡是青牛，三岁生两齿，四岁生四齿，五岁生六齿，其后每一年，便接脊骨一节，不料刚把手放到牛背上，却触到一片片肉鳞，张小辫心下猛然一紧，才知道眼前这青牛根本就不是牛，他急忙低头去看地上跟在身后的“长面罗汉猫”，那猫正自张口欲叫，这真是：“千惊万吓心俱碎，肠断魂销胆亦飞。”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说。



## 第六卷 截妖寺 第三话 寡妇烧饼

在旧时的民间传说里，牛为通冥通天之物，阴司里就有吃鬼的牛头恶神，名为“方良”，在阳世间也有种体生肉鳞的怪牛，此牛专吃人肉，它可以驱鬼起尸，令死者自解其衣，脱光了之后才上去啃吃，驱鬼起尸之事虽然未必真有，但美身鬼相的“方良牛”生性反常，穷凶极恶，不食草而食腐，自汉代以来，就是早已绝踪灭迹之物。

张小辫识得此牛，或许是塔教余孽所留亦未可知，心中顿生厌恶之情，正焦躁间，忽见那“长面罗汉猫”张开口来，顿时惊得头顶上飞去三魂，脚底下走掉七魄，慌得脑中只剩一个念头，就是赶紧打开竹筒，按照其中所藏的“回天之策”救回自己这条小命。

可他刚要拆开封着竹筒的火漆，却见那罗汉猫懒懒的地打了个哈欠，并未作声，张小辫知是虚惊一场，觉得脚都有点软了，重新揣好竹筒，抬手在猫头上敲一个“爆栗儿”，随后就喝令左右，把瓦罐寺后殿的这头青牛牵出去宰了，但肉不能吃，抽筋扒皮，牛尸大卸八块，用牛皮裹住，找个猪槽装了，然后挖地埋藏。

几名亲随答应一声，就要上前动手捆绑那牛，就听屋里的棺材盖子“嘎吱吱”响了一声，外边大雨如注，炸雷不断，众人吃了一惊，还道是有尸起之事发生，纷纷拽出腰刀来，护在张小辫身前。



雁排李四骂了一声，抬脚踹开棺盖，提刀便剁，谁知棺内却躲着个披麻穿孝的女子，叫道：“军爷不须粗鲁，奴家还是活人。”说话声中已从棺材里爬了出来，给雁营众人道个万福，自称是本地人氏，出身于书香门弟，奈何生来命蹇，嫁与了青螺镇烧饼铺的赵六为妻，夫妻两个起早贪黑，辛苦经营烧饼铺子，虽然只够度日，倒也过得安稳，谁知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，赵六被贼寇所杀，连铺子也一并毁了，没了安身之所，只好搬到荒废的瓦罐寺后殿孀居，打些牛油烧饼，托人到镇外贩卖，换了钱粮为生，独自伴着放置亡夫衣物的空棺守灵至今。

那孀妇又说：“这青螺镇里的人大多逃难去了，镇子里只剩下些孤儿寡母，老弱病残之辈，这兵荒马乱的年月，大伙早都成了惊弓之鸟，远远望见有许多人马在岭子上出没，便急忙卷了家当躲避起来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慌不择路，就藏进空棺材里。如今举家产业，仅剩这一头青牛，听见军爷们要将此牛牵出去杀了，故此惊出声来。”

雁排李四见这女子妖妖娆娆的，形迹十分诡异，便逼问她说：“咱们雁营都是官军，又不是山贼草寇，兵甲旗号甚是鲜明，你们这些贱民都不带眼睛吗？看见官军为何躲藏，莫非暗地里敢与贼寇相通？”

那孀妇低着头，轻声细语地求告道：“军爷切莫见怪，咱们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，赶上这么乱的年头，不管是山里来的还是水上走的，可都是惹不起的，猛然见山里来了这许多手持刀枪的兵勇，怎能不慌？”

雁排李四见她对答如流，处处遮掩得滴水不漏，话中竟没破绽可寻，但如此镇定自若，哪里像个守寡独居的孀妇，这番鬼话瞒瞒旁人也就罢了，又怎瞒得过雁营的四爷，心想：“我若现在一刀剁翻了你，却坏了雁字营的名头，四爷倒要看看你如何兴风作浪。”于是假意理会了，收起出鞘的“秋水雁翎刀”，冷眼盯着她的一举一动。



雁铃儿和其余几名亲随，也都是心明眼尖的人，知道这小寡妇果是蹊跷，不免暗自提防起来，此时就见那赵氏孀妇两手捧起一钵烧饼，缓缓递上前来，要请雁营的诸位军爷享用。

雁营众人剑拔弩张，只要那孀妇胆敢轻举妄动，就能当场将其乱刀分尸，而张小辫看罗汉猫并未开口，自知劫数未到，暂且不会有什么凶险，胆气也随即壮了几分，就问道：“小娘子这烧饼，可是青螺牛肉馅的？”

那孀妇道：“先夫传下的手艺，是上好的拆骨牛肉馅料。”说着就将青螺烧饼捧到众人眼前。

张小辫看到烧饼中的肉色黑紫，连皮带骨剁得稀烂，全不似牛肉成色，虽然酱汁浓重，却盖不住隐隐约约的一股尸臭，他偷看一看脚旁的“长面罗汉猫”，那只斑斑如画的大花猫，正自蜷伏在地上，蹙眉瞪目，颇有厌烦之意，凡是通灵之猫，最憎恶吃死尸腐肉的东西，张小辫见了罗汉猫的神态，已知烧饼馅是人肉作的。

张三爷断定那妇人必是漏网的塔教余孽，正要喝令手下发难，岂料那始终低着头的孀妇忽然抬起脸来，露出一张厚施重粉的惨白面孔，两眼含恨，似是要流出血来，张开口吐出一条长舌，舌尖分为两叉，“嘶嘶”作响，竟像是毒蛇吐芯一般，直奔张小辫激射而来。

好在雁营众人早有防范，雁排李四最是眼明手快，怎能容她刺杀营官，骂声“妖妇”，一刀挥去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雁翎刀早剁在她肩胛骨上，砍翻在地，抬脚踩住，其余的团勇蜂拥上前来，当场捆作了五花大绑。

塔教不过是会些造畜的邪术，专做偷尸盗骨，拐卖童男童女之类见不得光的勾当，撞在雁营面前，根本不堪一击，那孀妇虽然有些诡异手段，但得分碰上的是谁，雁排李四岂是易举之辈？她既然失手被擒，肩头又伤可及骨，疼得实在是熬不住了，自是和其同党一样丑态毕露，不断开口讨饶。



张小辫也不命人给她裹伤，只教人拿刀子挑去她舌上的惯囊，然后就地加以盘问：“如今你落在雁营手中，趁早绝了活命的念头，按理就该一刀一刀碎割了你，但小娘子如此青春貌美，三爷怎会忍心加害，只要你如实招来，怎么什么都好商量。”

那孀妇见大势已去，只好和盘托出，原来这孀妇是塔教中的“蛇母”，自从教主“白塔真人”被官府处决之后，整个教门都被彻底剿灭，蛇母躲在青螺镇瓦罐寺里，从死尸身上割肉，打成肉馅，裹在烧饼里贩卖，置了一具空棺材作为教主灵位，暗地里发誓要报仇雪恨，但多次潜入灵州行刺，都因为戒备森严，没能得手。

今天一早，她看见官军进了镇子，本想远远逃开，但仇人相见，份外眼明，远远瞧见了雁营的旗号，自道真是冤家路窄，看来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一狠心就躲入棺中等待机会，可事先准备不足，上来就已经失了先机，只好冒死动手，想要拚个同归于尽，最终还是难以得逞，自知躲不过一死，只求留个囫囵尸首。

雁排李四和雁铃儿都道，倘若派兵将蛇母押解回去献给官府，此辈身怀邪术，恐怕走在路上不大稳妥，塔教的妖人丑类作恶多端，杀一个少一个，所谓“斩草除根，萌芽不发，斩草若不除根，春至萌芽再发”，如今落在咱们手里，还留她作甚？就地打发了便是。

张小辫心想：“看来塔教余孽已把三爷视作了眼中钉、肉中刺，不把这伙人彻底剿除，我今后睡都睡不安稳，这卖烧饼的小寡妇阴险妖媚，肯定做过白塔真人的姘头，为她那老相好的报仇心切，既然擒住了，理应趁早除去，免得夜长梦多留下后患。”于是命团勇取块脏布过来，蒙在那蛇母脸上，用麻绳吊颈，把她活活勒死在廊下，发后拢起火来焚化尸体。

雁营曾经受命在灵州城大举杀塔教教众，凡是捉住了可疑之辈，不用问青红皂白，一律就地处决，杀的人也不计其数了，动手弄死这寡妇，就如同捻死了一只臭虫。



张小辫随即带人搜查瓦罐寺后殿，见那棺材底下，都是腐烂的死人残肢，那锅灶中煮的，连人肝人脑也有。

雁营众人捂着口鼻，把腐臭的尸肉都搬到廊下焚毁，又遣了几个粗壮剽悍的团勇，拿着解骨尖刀在手，捆翻了殿内所拴的青牛，在大雨中屠剥起来。

那“方良牛”常被饲以尸肉，性情极是凶恶，但它鼻环被扣住了就挣脱不得，被雁营团勇们放翻在地，用利刃割开了脖颈血脉，鲜血决堤般涌了出来，它临死前挣扎欲起，圆睁着二目，向天长鸣，最后这声牛鸣沉闷剧烈，穿透了重重雨雾，伴着天上翻滚的霹雳，在青螺山中反覆回响。

这时也不知是由于震地的雷声，还是惊天的牛鸣，引得整座千年古刹的地底下，发出一阵轰隆隆的回应，殿顶上的瓦片都跟着颤了几颤，山墙木柱“嘎吱吱”地摇晃不休，动静极不寻常，使得满营皆惊，就好像是瓦罐寺下边埋压着什么庞然巨物，受了牛鸣吸引，将要破土而出。张小辫预感到事情不妙，虽然还没见到罗汉猫开口，却也不免有些慌了手脚，他抬眼看见倒在血泊中的方良牛，心感猛然一动，想起一件要命的事情来，叫得一声“不好”，这回怕是中了塔教的诡计了。

看来流年不利，倒楣事都教三爷赶上了，这人要走了“背”字儿，真是连喝口凉水都要塞牙，时运一旦衰退起来，就好比是遇着了“断送落花三月雨，摧残杨柳九月霜”。毕竟不知瓦罐寺中究竟有哪般惊天动地的怪事发生，且留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六卷 截妖寺 第四话 瓦罐寺

张小辫猛然想起一事，当初在提督府密室之中，夜审白塔真人，使出酷刑折磨逼供，问出了许多塔教邪徒藏匿的所在。造畜放蛊一类的诡异勾当，早在唐代就已有了雏形，结成教门之后，又从南宋流传至今，这伙人始终都尊灵州古塔为通天神明，其始因到现在几乎不可考证了。

后来督抚衙门根据白塔真人搭供的线索，派出大批公人，到处搜捕造畜的妖邪之流，曾查获了几张教众们烧香供奉的图书，那些画中都有一座黑塔，塔影朦胧歪斜，不可细辨，那座怪异的黑塔底下，还有一头啃吃死人的青牛，在牛背上盘着一条五花蛇。

这幅画描绘的内容十分离奇古怪，谁也说不清书中藏有什么隐晦之意，只知道塔教信徒将其视为“教祖”的真身，绘成影像，代代焚香膜拜。

张小辫虽然也见过此画，但时间久了，就逐渐淡忘了，加上张三爷眼下是泥菩萨过河，正不知自身如何避祸渡劫，哪有闲功夫思量这些不相干的事情，直到他在古刹瓦罐寺中杀了蛇母与那青牛，又发觉大雄宝殿地下出现异状，这才念及前事，心想：“难不成那幅塔教教祖的画像中，所描绘的地方正是青螺镇？如今地动山摇，莫非是‘黑塔’要现出真身了？”

拴在殿前的马匹都受了惊，急欲挣脱缰绳逃遁，雁营众人自是查觉到了势头不对，各提刀枪从



殿内出来，此时大雨倾盆，古刹瓦罐寺里的积水成渠，雨水都已经没过了脚面。前殿后殿之间是个铺设青砖神道的庭院，就见那神道间的积水深处，有几条宽大的裂沟，好像是早年间闹旱灾的时候，平地拔开的裂子，里面深不见底，不管有多少雨水淌入其中，也灌注不满。

就见从那裂开的水沟中，忽地探出车轮般大的一只巨蛙，全身碧绿，背上黄边黑纹贯顶，犹如一片漆黑的塔影，怒瞪其目，闪烁如电，鼓动两腮，从阔口中射出一条长舌，直接探入牛尸的腹中，翻探搅动之际，早将一枚拳头大小的牛黄掏出，收舌吞入口中。

灵州自古多蛙，尤其是附近的瓮冢山上有大量野虾蟆，那虾蟆也叫“鳞蛙”，是席上的珍馐美味，张小辫早先在山里挖掘僵尸的时候，曾在山洞中遇过一只“雨蛙”，可跟瓦罐寺里这只狰狞硕大的巨蛙一比，雨蛙也算不得希奇了，自是看得咋舌不下，雁营里其余的哨官团勇，也从来没有见过此物，尽皆骇异莫名，一时之间目瞪口呆，竟都忘了使用手上的火器弓箭。

此时从地底涌出数千蛙属，种类不同，钜细混杂，难以尽数辨别，只粗略一看，其中就有“土蛤、紫蛙、金蛙、蟾蜍、虾蟆”等等，大的如同大碗公，或如量米之斗，小的不过拇指一般，群蛙冒着瓢泼大雨，从地下洞穴里爬至神道，砌墙也似地聚拢起来，将为首的巨蛙托在高处，鼓腮齐鸣，凄厉的蛙鸣蚓吹之声传遍四野。

书中暗表，此事还真就被张小辫猜着了，灵州百姓大多拜的是猫仙，而造畜的教众视古塔为尊，不过这塔可不是土木石头搭建的，而是青螺中里生存着一种奇形怪状之蛙，这是种依靠穴地食尸为生的地蛙，此蛙背上有斑酷似塔纹，它们实际上是山蛤的一种，因其群聚之时犹如黑塔蠕动，故此在民间超渡阴魂的水陆道场当中，又称其为“冥塔”。

山蛤平时不见天日，一旦从地下出来，必然成群结队地砌拢堆积，似乎是想要爬上天空，这就如同群狼嚎月，是其生性使然，据说如果天底下将有改朝换代的巨变，或是天翻地覆的大灾难，才



会有地蛙聚塔的异象出现，当年南宋灭亡之前，临安城里就出现了“群蛙结阵游城”的怪事，而且各门皆有，三日始散，没过几年蒙古铁骑南下，就彻底灭了偏安一隅的南宋朝廷，所以说这是绝恶的征兆。

而塔教表面上是拜塔为仙，实际上拜的是蛙仙，这种视蛙为青神的风俗，最早源于苗裔，冥蛙是食腐尸的祖帆，所以造畜之辈都尊此蛙为仙，塔教的蛇母畜养方良青牛，就是为了等到牛腹中结出宝来，宰杀了投到地洞里祭祀青神，以免山蛤从地下逃窜出来，使得世间灾难蔓延，是种罕见的奇风异俗，在苗裔中从古就有，可传到明清两代，当初为善的念头早就没了，塔教至今仍然保持埋藏牛宝的举动，却是意欲为祸作乱。

张小辫虽然对此事的细节无从知晓，但他看到瓦罐寺中群蛙筑塔，也知道这是天下大乱，难以平复的征兆，自己连做梦都想着的清平盛世恐怕是没指望了，心头无名火起，高声叫个“杀”字，四周的雁营团勇早已张弓搭箭，听得营官号令，当即发箭如雨，照着高处的山蛤喷射过去。

灵州自古就有吃虾蟆的习俗，当地民谚称“大虾蟆有酥在背”，这个“酥”是指巨蛙老蛤背上有毒腺，不可食用的意思，那车轮般大的山蛤背上斑纹如画，中箭后腐液飞溅，有几名团勇躲避不及，手背和面颊上沾到了些许，顿时被剧毒噬骨入脑，惨叫着翻身倒在雨中水，只滚得几滚，便没了声息。

雁营团勇都是久经沙场的精兵锐卒，见后殿前边的庭园局促，便在发喊声斗纷纷退让，那山蛤是庞然蠢物，中了几箭浑如不觉，从蛙群堆积的塔丘上爬落下来，撞开殿墙后门，钻入大雄宝殿。

张小辫刚刚带兵从四面围住正殿，那山蛤就撞破了墙壁，顶风冒雨，莽莽撞撞地冲到街上，巨蛙口中以气吁人，凡是碰到的团勇，便被这股腥臭的阴气迷闷在地，雁营虽是人多势众，竟然也拦它不住。



雁排李四冷眼相看，知道山蛤虽然凶恶残忍，但却是个蠢物，竟然爬入镇子的街巷之中，房屋错落阻隔，稍减其势，当可以力治之，于是让雁铃儿带几名亲随护卫营官，他自己则纵身上马，指挥手下团勇分头登房上树，遥据屋顶树冠，向下放箭击射，随即鞭马狂驰，其行和风，迳自穿过门墙倒塌的殿堂，紧紧追在山蛤背后。

山蛤落在街心，刚转过一处街角，身上就已被乱箭射成了刺猬，它也慌了起来，东撞一头，西撞一头，可四面八方射下来的箭雨愈来愈密，最后只好退到一间民房里，可那房墙古旧破败，不胜重压，被山蛤一撞就塌了半壁。

倒塌的墙壁将山蛤盖住，只能露出半个头来，山蛤挺起前肢，刚想从废墟中起身，就被雁排李四带着十几名团勇从后赶至，乱刀砍去，剁下半个蛤头，雨中冲得鲜血遍地横流，有人过去踢了踢那死不闭眼的蛤头，只觉重如磨盘，怕是有不下数十斤的重量。

雁排李四用马匹拖了那颗血淋淋的山蛤脑袋，回来向张小辫覆命，说：“此蛤腐臭如尸，并非常物，万没想到这座青螺镇，竟会是塔教的老巢，多亏雁营弟兄们身手了得，又事先有些防备，否则还真难对付此辈。”

张小辫赶紧抱拳称赞道：“四哥是常山赵子龙转世，百万雄兵也视如无物，料理这伙塔教的妖邪丑类哪在话下，如今塔教上下都被官府斩尽杀绝了，再也不是为患，只是山蛤筑塔可不是什么好兆头，这离乱荒诞的世道还不知几时才算完，看来今后的仗会愈打愈大，咱们雁营算是有得打了。”

雁排李四闻听此言，也不免神色黯然，正要命营中团勇在青螺镇里各处搜查，忽听远处号角呜呜动，镇外的山岭杀声震天，这时有团勇一路奔过来禀报，说在岭上遭遇了大股粤寇，雨天火器难以发射，雁营只好凭藉地势，以强弓硬弩御敌，但粤寇来得不少，又趁着雨势来袭，占了天时，照这么打下去胜负难定。



雁排李四和张小辫听得军情有变，急忙带人回到后殿，雁排李四把几个哨官聚集起来，以黑炭草草画出青螺岭地形，又在地上摆了几个柴枝石子，代替两军之间的兵力部署，藉此交代众哨官：岭子上正是狂风暴雨，倘若在此时拚死突围，咱们雁营就得在半路上被粤寇杀散了个个击破，如今别无出路，只好固守待援，各哨团勇应当据住何处御敌，又如何如何攻守进退，如何如何相互接应支援，众人听了长官布置，就随着雁排李四急匆匆奔出去，分头冒着大雨率部迎战。

古刹瓦罐寺后殿里，就只剩下张小辫和雁铃儿等几个护卫，张小辫一屁股坐在棺材板子上，心中暗自咒骂：“不知今天是个什么日子，先是暴雨如倾阻了路途，落脚落在这荒凉古镇的破庙之中，又遇到刺客行凶，见了山蛤筑塔的恶兆，现在更与大股粤寇遭遇，怎么这些要命的事情都赶到今天了？”

可转念一想：“张三爷毕竟是福大命大造化大的人，身边有得是生死相交的弟兄，量那些塔教粤寇之流虽狠，又能奈我何？只要这长面罗汉猫未曾开口，三爷我就能事事逢凶化吉，处处遇难成祥。”

张小辫又想起林中老鬼说过，只要自己能躲过命中这场大劫，别说是三、四品的顶戴花翎，将来就是一品的大员也取如坦途，荣华富贵举手可得，可有道是“在劫难逃”，这场天大的劫数究竟从何而生？到时候真能躲得过去吗？

雁铃儿站在张小辫身旁，手持雁头弯弓，弦上扣着三枝快箭，只等万一有粤寇打入瓦罐寺，就发出连珠快箭射杀，她见张小辫的神色忽喜忽忧，以前多临战阵，从未见他如此心神不定，就劝三哥休要忧虑，雁营是百战劲旅，眼下虽然陷入重围，也足可以固守三五天，再说此地距离灵州城不算远，大雨一停，援兵必然赶到，到时里应外合，还不杀这股粤寇一个片甲无回。

张小辫可不想在雁铃儿面前自堕威风，强打着精神，硬充作谈笑自若的模样，说是“凤凰没毛





飞不远，虎无爪牙难发威”，我张三爷率领雁营转战南北，幸得有四哥和六妹在身边，这就如同是凤得羽翎，虎添爪牙，咱们雁营是横扫千军的虎狼之师，岂会把粤寇捻匪这等乌合之众放在眼中，只是心下时常....时常为了乱世难定而深感焦虑，又难免要惦念家中那八十岁的老娘。

张小辫说顺了嘴，正待对着雁铃儿继续夸口而谈，可忽见那只卧在地上的罗汉猫，“嗖”地一下蹿到棺盖上，双眼精光闪烁，脸冲脸，面对面，紧盯着张小辫“喵呜呜”地叫了一声。

只这一声猫叫，就吓得张小辫魂飞天外了，口中“啊呀”一声大叫，一个跟头向后翻下棺材，四仰八叉地重重摔在地上，他顾不得爬起身来，就先忙不迭地去掏藏在怀中的竹筒子，想要看看林中老鬼留在其中的“回天之策”，究竟是个什么法子，谁知伸手在怀中一摸，却是摸了一空，那回天之策竟然不翼而飞了。有分教：“造化自有乾坤定，命里安排动不得。”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听《贼猫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六卷 截妖寺 第五话 回天

俗传"猫有猫语、犬有犬言"，凡是物有灵性者，皆有心念感应，据说蛇能吸蛙，蛙就一动不动默然待死，猛猫伏鼠，鼠也不敢躲避，在古时候的观念里，就认为这是由于心念震'曝'之故，而野猫又是诸般灵物之首，猫中的"长面罗汉"，虽是满身慵懒气质，却能感知主子的生死吉凶，它平时如同哑猫一般闷不作声，但是不开口则可，开口必然"妨主"。

张小辫在灵州城厮混得久了，城中野猫都视其为主，就在瓦罐寺这座千年古刹的后殿里，那长面罗汉猫突然盯着张小辫叫了一声，吓得张小辫一个跟头翻在地上，急忙伸手入怀，去摸林中老鬼留给他的救命之策。

谁知一摸摸了一空，三爷脑袋里"嗡"地一下就炸开了，心道："遭糕，张三爷这回算是真要归位了，这一路上奔波辗转，谁知道那竹筒丢在哪里去了？干不该，万不该，就不该从灵州城里出来，早知落到今日这般地步，还不如一直躲在猫仙祠里，不错眼珠地盯着那竹筒子，可三爷我也没有来卜先知的法儿，谁知道这老猫早不叫晚不叫，偏赶到这节骨眼儿上给三爷来这么一嗓子。"

雁铃儿看张小辫刚刚还谈笑自若，可这时突然栽倒在地，脸色的神色也都变了，忙将他扶起来，询问究竟。



张小辫怔怔地道："这老猫能知主子生死，它开口一叫，三爷就要死到临头，恐怕是过不去今天了。"他又觉自己这辈子活得太亏，几番出生入死，好不容易混上个正三品的参将之职，可这官位还没坐热呼就要死于非命，愈想愈是不值，不由得垂下泪来。

雁铃儿劝解道尸"三哥，有咱们雁营两千多兄弟在此，谁个不要命了，敢来动你一根毫毛？再说老猫怎会知大生死，从来说贫好断，贱好断，只有寿数难断，就连灵州城里算卦奇验的陈半仙，也难以断人阳寿，这只大花猫又不是阎王的老子、判官的哥哥，怎么能够开口就定人生死时辰，这般的有准？"

张小辫抹着满脸的鼻涕和眼泪说道："妹子你可不知，常言道得好一金风未动蝉先晓，暗送无常死不知。这长面罗汉猫是通灵之物，按那传古的《猫谱》所说，只要它开口出声，其主必难活命，绝无反转的余地。只可惜咱们今生有缘结为异姓兄妹，还没聚够呢，这就又要生离死别了... .."

他哑咽着说了一半，自知今日之劫是万万躲不过去了，想起还有些话需要赶紧交代，就狠下心肠说道："他奶奶的混帐乌鳖羔子，三爷死就死了，一死百了，又他娘有什么大不了的，可临走之前还有个托付，将来赶上清明冬至，妹子可别忘了给你三哥和孙大麻子多烧些纸钱，我们兄弟今生在阳世上做了半世穷神，死了可不想再作那枉死城中的饿鬼。还有马大人府上有个小凤，那也算是我的半个同乡，你想着就别她接出来，别让她再作奴牌听人使唤了。"

张小辫说到这里，连自己都觉得佩服自己，心中更觉煞是不平，暗想："我这死到临头了，还不忘旧时患难之交，可见张三爷最是心善的人，这等好人要是说死就死，老天爷岂不是瞎了眼睛？"

雁铃儿见张小辫说得煞有介事，不由得信了几分，但还是出言宽慰道："三哥，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，好端端地如何说死就死，就算今天粤寇打进青螺镇来，我等拚着性命不要，也得保着你杀条血路突围出去。"



张小辫深知雁营之众精锐绝伦，营中雁排李四等军官更是指挥有方，青螺岭上粤寇来得虽多，却来必真能打得进来，此节根本不必担心，而且自己全身披挂戎装，里边还套着能避水火的"黑蝉"轻甲，怀揣短枪，腰悬长刀，从头到脚顶盔贯甲，绝没半点破绽可寻，就算是迎面被洋枪洋炮轰到，都不会立时毙命，守在身边的雁铃儿，也有百步穿杨的手段，只要有她一张雁头弯弓，和七十二枝雁翎快箭在手，谁也别想接近三爷百步之内。

按说如此布置，称得上"稳妥"二字了，还有什么好担心的？岂不知天意难测，那生死命数绝非常人所能预料的，倘若真是命里该着要死，随你上天入地的本事，横竖是躲不过去，说不定吃饭时也会噎死，喝水时也能呛死，就连诸葛亮那么大的本事，称得上烛照古今算无遗策，他料到自己命数将尽，才摆出七星灯借寿，最后还不是遇着魏延闯帐，一脚踢翻了灯盏，使得诸葛武侯"星殒五丈原"，可见时可变，运可变，唯有命数难变，难于上青天。这正是："阎王要你三更死，谁能留你到天明？"

话说这人生在世，不管是贫富贵贱，还是圣贤愚俗，有一生就有一死，等大限一到，生死簿上勾了姓名，难免要两腿一蹬，呜呼哀哉。即使你贵为当朝天子，身居万万人之二，有金山银山之富，可敌国的家私，也买不来命外的一日之寿，所有怕有何用？

只是天下最残酷之事，莫过于知道自己的死期，张小辫年纪轻轻，眼前的花花世界，日后的锦绣前程，岂肯甘心就死，自然是六神无主，惊慌失措，难以走得从容。

雁铃儿也是替他焦急，难道这罗汉猫真有意般灵验？它对着主子开口出声，主子就必会死于非命？其中就没有半分反转的余地了？

张小辫丧气道："你三哥我本来命不该绝，先前曾在猫仙祠里遇到异人，得了一道回天保命的奇策，只等这老猫对着三爷开口，我依着其中安排行事，就可渡劫避祸，谁知我时时刻刻贴肉藏在身



边，眼下该用看它时，竟而失落无踪了，这岂不是天亡我也？看来老天真要收我这条小命了。”

雁铃儿心细如发，提醒张小辫道：“三哥，既是你随身藏纳的紧要事物，怎会轻易丢失？适才咱们刚进这后殿，我看你在手中摆弄一个竹筒，莫非就是那筒子？”有道是“当事者迷，旁事者清”，张小辫被人一语点破，恍然省悟过来，抬手一拍自己脑门：“可不是吗，起先撞见方良午之时，瞧见那懒猫望天打个哈欠，吓得三爷以为是它要开口叫唤，就伸手从怀中摸出了竹筒，然后...”他将前事在脑中转了几转，料想必然是当时遇到蛇母行刺，自己慌了手脚，没有将竹筒子重新藏入怀中，天幸没有失落在途中，只要出不了瓦罐寺后殿，不愁寻它不着。

张小辫重新见到一线生机，不待说完，便赶忙同雁铃儿提着灯烛，在殿门廊下各处找寻，果然发现那竹筒子掉在角落里了，火漆封得牢固，尚未脱落，想是先前雁营团勇们捕杀从地底冒出的群蛙之际，在混乱中碰撞滚落到这里。

张小辫犹如抓到了救命稻草，心中一颗石头落地，止不住狂喜起来，一面不住口地称赞雁铃儿，一面手忙脚乱地拆开竹筒，见那里面竟是九只小巧的铜猫，古纹斑斓，不知是哪朝哪代的旧物，此外赫然有张图画，配着几行字迹，举在灯下细首了几番，二人都是又惊又奇，张大了口，半天也合不拢来，依照此图行事，果真可以躲避这场生死大劫吗？

原来这图中所绘的情形，是九只花猫，围着一个人形，张小辫熟知《猫经》，识得这幅画里画的，是灵州城里古时流传的一则传说，据说猫有九命，除却自身本命之外，尚有“灵城、木官、天玉、地奥、兔师、发微、见金、定火”八命，多能渡劫挡灾，可是一命只过一劫，而且其中唯独没有水命，所以俗传老猫·俱水。

在当年灵州猫仙祠香火鼎盛的时候，如果有人得了重病难愈，就备下丰厚供品，宰杀猪牛羊鸡鸭鹅，共是三牲三禽，到祠中求猫仙爷借命，那时的善男信女无不深信此道，遇着刀兵水火的劫难，



就家家户户悬挂"九猫图",以求猫仙爷保着全家老幼平平安安,不遭横死暴亡,到了明末,这种事猫供猫的风俗逐渐没落,虽然时至今日,民间普遍还拜猫仙,却无人再信,"问猫借命"之说了。

画旁注释大体是说:雁营营官张小辫命中要有一场大劫数,躲过去了就是云开雾散,荣华富贵指日可待;躲不过去就是死于非命,荣华富贵全成过眼云烟。有道是:"人的命,天注定。"该当水里死的,必不在火中亡,可到最后究竟是水里死,还是火中亡,只有天知地知,人莫能知。

"长面罗汉猫"生来就是佛陀的良善性子,更具慧眼,能看吉凶因果,可以通过观察世人颜面气色,感知主子的生死祸福,它只有看见自己主子印堂间死气缠绕,才会开口出声,这是其心伤哀叹之意,谁要是听了此猫开口,谁就是死到临头了,必定看不见第二天的日头,此事万试万灵,不爽毫厘,以前就常有高僧,养着罗汉狮子猫在佛堂里,以便知道自己圆寂之期。

可林老鬼看出张小辫不比别人,天生是个猫主的命格,命局中的变数奇绝,或是极贵,或是极贱,总能够躲劫避灾,自身的造化也大,眼下虽然行到了山穷水尽之地,即将有无边的劫难临头,可是只要能在命中生出变数来,也许有机会渡劫得生,扭转乾坤。这正是:"路至尽头重开径,水到穷时再发渊。"毕竟不知张三爷能否真有回天之命,且看《贼猫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六卷 截妖寺 第六话 惊变

话说林中老鬼为张小辫留下了扭转乾坤的回天之策，这个法子可邪了，只待罗汉猫对着主子开口出声，劫数也就到眼前了，此时一定要回避风雨，怎么躲？有宅的进宅，没宅的进洞，不管是寺庙道观，或是民房客栈，赶紧进去把门关上，等到第二天天光一亮，这场要命的劫数就算躲过去了。

倘若落在荒郊野岭，身边没有房屋瓦舍，就想办法钻山洞子，钻树窟窿，总之要藏在“仰不见天”之地，躲进去之后，不管外边山崩地裂，还是房倒屋塌，纵然有天大的动静，也要不闻不问，只管坐住了不动，不到时辰绝对不能出来，否则横祸立现，当场就会死于非命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就算是大罗神仙也救不回你这条小命。

这九只铜铸的小猫，是唐代皇宫大内里司掌时辰的古老器物，“九猫换命图”中描绘的猫子，都是依此铜猫为原形，端的灵验非凡，那猫儿眼里嵌有荧石，亮若曙星，能随着日月轮转，会在夜里依次产生明暗变换之异，等到来日天亮之时，九对猫儿眼都会变得黯淡无光，那时就说明劫数已过，今后的荣华富贵，不求自来，高官厚禄，唾手可得。

张小辫把那竹筒里的物事，反复看了三五个来回，他是死中得活，真好比是“月被云遮重露彩，花遭霜打又逢春”，心想自打出了灵州城，一路上赶前赶后，阴差阳错，恰好落脚在这瓦罐寺千年





古刹之中，看来张三爷果然是命不该绝，只消在此间躲到天明，何难之有？即便有皇帝老儿下旨来传，三爷也要横了心肠一步不挪。

张小辫是市井间的泼皮光棍出身，除却一条性命之外，再无别般牵挂，他顽赖的性子发作起来，抗旨不遵的事情也是真敢做的，心中打定了主意，就把后殿的空棺摆好，当做一条案子，案上点了灯烛，又将那九只铜猫，按照大小模样，依次放在灯下。

随后张小辫席地而坐，周身上下披挂整齐，洋枪短刀就放在手边，守着九只荧石铜猫，一个时辰一个时辰地苦挨起来，这时天还没黑，但青螺岭里狂风骤雨，虽是在白昼里，却如同暗夜一般，风雨交作之声虽然猛烈，仍然掩盖不住古镇外边的杀声阵阵。

有许多传递军情的团勇，走马灯似地赶来飞报，原来青螺镇四周环山，只则两条道路可通岭外，雁营事先扼险据守，太平军本想趁着雨势偷袭瑞营，结果都被打退下去，双方互有死伤，有战况最激烈的时候，两军在风雨中以白刃相搏，杀得分不清敌我了。

张小辫借机充了好汉，命手下都出去助战，并且告知全营，说自古道“天上麒麟原有种，穴中蝼蚁只偷生”，张三爷就留在青螺镇中，半步不退，与全营兄弟共存亡，要是打退了粤寇，大伙一同回去请功邀赏，银子和妹子要多少有多少，倘若被粤寇杀败，咱就精忠报国，豁出去不要性命了，拚一个够本，拚两赚一个，当初雁营的弟兄们都曾结义为盟，说好了同生死、共富贵，今天就应了前誓，死也要死在一处，埋也要埋到一起。

张小辫说罢，就命雁铃儿把随身携带的酒肉取出，摆出一幅“泰山崩于前而目不瞬”的架势，他神色自若，坐在棺材板子前，背后依着庙里的泥神塑像，自斟自饮起来，竟像是对四周震耳欲聋的喊杀声充耳不闻，那些在他身边的团勇见了，无不钦服，赞叹营官高义出人，今时罕有，哪晓得他还另藏了一幅肚肠在心里，只是觉得张大人如此胆魄气度，视贼兵犹如无物，真显出了几分“月黑



风高英雄胆，杀人放火壮士心"的绿林本色，我等在阵前交战，怎敢不用命杀敌．

却不知张小辫心里正自，谎得打鼓，他是想借着酒劲儿以壮胆气，又盼着喝多了昏昏沉沉睡上一夜，等醒来满天的乌云也都散了，有道是“饮得春夏秋冬酒，醉倒东西南北人”，可心中没底，酒喝下去也都穿肠而过了，反倒是愈喝脸色愈白，满头冷汗淋漓，连半分醉意也是没有，以前只道是光阴迅速，容颜易老，谁想眼下的光阴，会是惫般难熬．

张小辫自在棺材上饮酒，扔了块肉脯在地上，要与那长面罗汉猫吃，可罗汉猫却显得焦躁不安，她不饮不食，对地上的肉脯看也不看一眼，猫尾来回摆个不停，时不时地呜呜哀叫．

雁铃儿奇道：“天底下哪有不食荤腥的猫儿，这罗汉猫可真怪了，她似是在担心什么？青螺镇瓦罐寺里是不是要出什么大事了？”

张小辫也有同感：“今天的雨也下得邪了，倾盆倒海般地下个不停，先前地底的群蛙蜂拥而出，也是个极为反常的征兆，不过青螺岭地势独特，周围三十里并无江河，故此从来不遭山洪侵害，想来还不至于有大水冲中镇中．

正说着话，一道闪电掠过，映得殿中雪亮雪亮，跟着就是炸雷霹雳之声响起，震得屋瓦梁柱都跟都颤动，一时间电闪雷鸣，就好象在半空中，擦着头皮子滚动，张小辫和雁铃儿都抬头向上观瞧，见殿顶是个穿心独梁的结构，古刹年久失修，在震雷暴雨之中，好像随时都会轰然倒塌．

雁铃儿听这雷声响得不善，担心殿阁被雷火击中，就劝张小辫到别处躲避，可张小辫认准了林中老鬼之言，抵死也不肯挪窝，眼看着已经入夜了，现在出去肯定要功亏一篑，这天象虽然反常，但只要不离开瓦罐寺后殿半步，穿心梁砸下来也落不到三爷头上，再说身上穿着官服，还会惧怕闪电霹雳不成宁三爷是铁路打成的心性，今夜索性就拿身家性命当作乾坤一掷，不等到那九尊铜猫的



猫儿眼都灭了，绝不走出后殿，是死是活都认了，所谓“世事变化不定，英雄能屈能伸”，胳膊虽粗，却拧不过大腿，凡人别跟老天爷过不去，到底是生是死，只好听天公任意摆布了。

张小辫虽然口上用强，也不免暗中忐忑，思量平生所为，绝没犯过该遭电击的罪过，自从受了督抚大人提拔，为官从军以来，披星戴月，早起晚眠，从没有半日清闲，带着雁营一众兄弟出生入死，一下了许多汗马功劳，摸着良心想想，虽然从来没做像什么“斋僧布施、盖塔造寺、修桥补路、惜孤念寡，敬老怜贫”之类的大善举，但张三爷自}司也没做过真教人皱眉切齿的缺德事，在自己手底下了结的几条性命，无不是大奸巨恶之辈，要说“不敬天地、不孝父母、毁僧谤佛、糟蹋良女”这些天怒神怨的恶行，可是没有半点瓜葛，张三爷满腔子都是仁义心肠，专好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见不得别个受难，见了就必要出手相助，倘若今日果真躲劫不过，身遭横死暴亡，兀得不屈煞我了。

张小辫又怕自己是。“前生注定今生案，天数难逃大限催”，那冥冥之中的事，谁能猜想得到？他被那一个接一个的炸雷，吓得心惊肉跳，但自道张三爷以前混得好不落魄，衣不蔽体，食不果腹，只在寒窑破庙里容身，若不是得遇林中老鬼，哪有今时今日的作为？眼下只当这条小命是捡来的罢了。

想到这里，张小辫狠下心来，端起海碗来，“咕咚咚”灌了两口烧刀子，耳根子发热，胆气顿生，再不去理会响彻云霄的霹雳雷鸣，这阵炸雷声刚刚从头顶响过，就听殿堂神凳里一阵耸动，似乎在暗中有个什么物事，正自寒寒牢牢地移动。

雁铃儿发觉有异，回过头去就是一箭射出，随后举灯察看原来殿后有尊执着《生死簿》的判官泥像，脑袋都已没了，一只比猫子小不了多少的老鼠，被“雁翎箭”射个对穿，活活钉死在了泥簿的册页上，鲜血滴落地面，染红了好大一片。

张小辫见是老鼠，就放下心来，称赞道：“六妹真不愧是我雁营第一神手，看来这硕鼠……”。他



语音未落，就见从那神晃、殿柱、墙缝、屋梁间，钻出无数虫鼠蛇蝎，其中连少见的黑头蜈蚣和夹板子也有，也不知这些东西平时都藏在哪里，更不知此刻是为了哪般，她们就好似预感到大祸临头一样，没头没脑地只顾往殿外逃窜，把那长面罗汉猫也给吓得不轻，避之唯恐不及，立刻腾起身形，无声无息地跃上棺材。

张小辫和雁铃儿两人也都，慌了手脚，手拨脚踢，总算是把殿内的虫鼠蛇蚁都赶散了，说着话就已是后半夜了，天上雷声渐收，山里的大雨也止住不下了，由于战况险恶，驻守在瓦罐寺里的兵勇都被派去助战，偌大备庙宇中只剩二人一猫，除了殿外偶尔有几声蛙鸣，四周再也没有半点响动，静得连根头发落在地上都能听得真真切切。

二人听不到岭子上的交战之声，心知雁营多半已经杀退了粤寇，这一阵又不知折了多少兄弟，雁铃儿黯然不语，张小辫见到窗外的天光隐隐放亮，耳中隐隐听得金鸡唱晓，不觉竟已到了黎明时分，急忙去看九尊铜铸的小猫，发现侧山良里嘟的萤石色泽如灰，都变得黯淡无光了。

张小辫自道捡回了性命，虽然吃了些惊恐，却终归是死里逃生了，脑中的这根弦子都快绷断了，至此方才长出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道：“都说人是苦虫，看来这话是半点不假，活人只有享不了的福，却没有受不住的罪，这一夜过得好不艰难，总算是被三爷熬到头了。”他也惦念着雁营里的一众兄弟，心里翻翻滚滚的感慨万端，也说不上是喜是忧，他伸了一个懒腰，收起洋枪和寸青短刀，张口吹熄了棺材上的蜡烛，随后抱起那长面罗汉猫，叫上雁铃儿，一脚踢开房门走到外边。

可张小辫刚刚走到庭中，就猛然发觉事有蹊跷，‘隐惚之状荡然无存，心里边也清醒过来了，这天色何曾亮了？外边浓云墨染，天黑得跟锅底似的，几乎是伸手不能见掌。

张小辫全身如触寒冰，颤了一个不住，刹时间三魂缥缈，七魄幽沉，嘴里叫声：“见鬼了”他知道劫数还根本未来过，急忙抓住雁铃儿的手，转身就往回跑，不料刚一回头，就发现在身后的黑暗



中，悄然无声的戳着一个人影，距离近得几乎是脸贴着脸了，那身影如鬼似魅，绝然不是活人，好似阴魂附体般紧跟在背后，半点生气也无，若不是张小辫冷然转身向后，哪里能够亲眼得见。如此一来，可就把他回天保命的退路给断了，这正是：“屋漏偏谨连阴雨，船迟又遇打头风。”毕竟不知瓦罐寺中究竟生出什么变故，且听《贼猫》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六卷 截妖寺 第七话 截妖寺

且说那瓦罐寺荒废了几百年，等闲怕是只有孤魂野鬼才来投宿，一向多有古怪，张小辫分明听得鸡叫，又见到殿外天光已亮，还以为三爷命里的这场劫数躲过去了，他惦念营中的兄弟，急于离开瓦罐寺，恨不得三步并作两步挪了，谁知出了后殿，抬眼一看，就觉情形不对，估摸著也就三更刚过，还不到四更天，

他慌了手脚，赶紧转身要逃。

没想到身后黑濛濛地戳著一个人影，正是黑灯瞎火之际，张小辫和雁铃儿也瞧不清楚别的，只是离得极近，看见对方那张脸毛绒绒的不似人形，两个眸子里闪过一抹诡异的寒芒，就算他二人胆子再大，也不禁被吓得魂飞天外，腿肚子都转筋了。

张小辫惊骇莫名，忽见面前有阵精光吞吐不定，定睛一看，却原来有只老狐狸，学作人模人样站在殿门前，那狐狸神态鬼祟，额间有块白斑，

看著有几分相熟，正是自己当初在荒葬岭遇到的“三眼狐”。

那三眼狐口中含著珠玉，身前咬死了一只金冠紫翎的大公鸡，它正对著张小辫挤眉弄眼。张小辫这才知道，原来是这老狐弄丹，欺得铜猫荧石失了光彩，又不知从哪偷来了一只大公鸡，竟在深



夜里作出了一场“天亮鸡鸣”的鬼戏。

张小辫虽不知这老狐打的是什么主意，但自己的大事可都教它败坏了，他火撞顶梁门，从怀中掏出洋枪，就想将三眼狐当场射杀，可正在这时，就听得头上天崩地摧般的一阵巨响，声如裂帛，震得人耳鼓齐鸣。

张小辫和雁铃儿两人，以及那三眼老狐和长面罗汉猫，全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巨变惊得呆了，一同抬头上望，在那阴雨密布漆黑一片的

天际，不知何时裂开了一条血红的缝隙，随著阵阵不断的雷声，就见东南有一大星，亮如明月，夹杂著幽蓝色的烈焰，从空中一震而坠，正落到瓦罐寺后殿，轰的一声巨响，将那座飞簷斗拱的殿阁砸了一个粉碎。

张小辫和雁铃儿两人站在殿前，见了天坠异象，都已是面如土色，脑中再无半点念头了，就觉得有股怪风吹至，灼热酷烈异常，身不由己地被热流冲出几个跟头，好半天也爬不起来。

天有星坠之象，在古代向来被視為凶兆，那三眼老狐与罗汉猫似也识得厉害，也各自抱头鼠窜，一溜烟似地跑了，转瞬间就已逃得无影无踪。

天坠之处随即燃起了熊熊大火，映照得天地间一片赤红，地上虽是积水成渠，却仍然阻不住火势蔓延，把千年古刹瓦罐寺的梁柱木阁都引着了，初时只如萤火，次时彷彿灯光，愈烧愈大，变作千盆蛟火焰，化成万炉烧天火，简直是五通神推倒了火葫芦，宋无忌放翻了赤骡子，这场大火烧的，泻烛浇油般的烟飞火猛，就如同是“周郎赤壁施妙策，项王纵火烧阿房”。

张小辫盔歪甲斜，连水带泥滚了满身，多亏雁铃儿拖著他逃到庙外，回身望望冲天的烈焰，二人皆是害怕不已，倘若适才没有离开后殿，此刻早已被天坠压成齏粉了。





两人都觉心惊胆寒，据说天崩地陷之类的灾难之前，往往会有许多妖异的先兆，诸如猫鼠蛇蚁一类的生灵，也远比世人的感应敏锐，怪不得青螺镇古刹里面的万物反常，地底墙洞里的山蛤和老鼠都要争相逃命，原来竟有大星坠于此地。

张小辫思量著自己能活到现在，恐怕是那老狐狸活得久了，能够灵通感应，故意将三爷从瓦罐寺里引出，报答了此前在“荒葬岭擒杀神獒”，以及“黄天荡里水上还珠”的恩德，看来连畜牲都知道有恩必报，可比那些忘恩负义的世人强过百倍了。

但是张小辫仍然百思不得其解，既然瓦罐寺里如此凶险，为何“林中老鬼”为三爷如此布置？说什么回天保命的奇策？所谓“花枝叶下犹藏刺，人心怎保不怀毒？”那林中老鬼到底是安的什么心？他一时间心乱如麻，也想不出什么头绪了，正自恍惚之际，雁排李四已带大队团勇赶到镇中，原来“雁营”恶战了

一天一夜，终于杀退了围攻而来的粤寇，正在岭子上休整的时候，见到有大流星下落，坠地有声，雁营与太平军上万人看得心惊胆寒。

雁排李四唯恐张小辫与雁铃儿被天坠砸死，急忙一路奔下岭来，见各人俱是安然无恙，才算安下心来，他告诉众人说：“此地不可久留，这回粤寇来得太多，一旦对青螺岭形成合围，倘若没有大队官军在外接应，咱们想走可就走不脱了，趁著狂风暴雨停歇，又有天坠异象出现，使得粤寇军心慌乱，得赶紧收拢队伍冲出山外。”

张小辫险些被天坠吓破了胆，只道是撞上了姜子牙的老婆扫帚星君，还不知接下来要有哪些祸端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自不敢在此多耽了，忙说：“正该如此。”当下率众拔营起寨，从岭下的山口杀将出去，打破一条血路，丢盔弃甲，偃旗息鼓，匆匆退回了灵州城，不在话下。



只说星霜屡改，岁月频迁，自从天坠青螺镇瓦罐寺之后，当地的老百姓们重建家园，以为星陨不祥，便聚众在焚毁的古刹废墟前，动手挖掘星石，打算挪到别处的山洞里加以埋藏。

众人发现陨石穿地数尺，竟把殿内的地面砸出一个大窟窿来，等清理开倒塌的残砖败瓦，看那洞中有一黑石，表面疙瘩凹凸不平，有微热留存亘久，半像是铁，半像是铜，分辨不出是种什么物质，权其重，不下数百斤，若以铲斧劈磨，就会火光四射，坚如生铁，根本分解不开。

由官家出面，征集军民壮夫，用牛牵马引，使出了种种手段，更费了许多力气，好不容易才把陨石从坑里拖拽出来，再看那坑内，却有一具焦臭的尸骸，办认残缺不全的尸骨，竟似猫骨，多半是个狸猫之属，只不过大得

出奇，不类常猫，已被陨石烧灼得面目不存，若非是藏在地底最深处，恐怕连焦炭般的残骸都留不下半点。

当时的愚民愚众，认为天坠就和雷劈一样，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，更不会没来由地击杀世间生灵，这肯定是什么妖邪躲在“瓦罐寺”里，此辈生前不知造下过多大的孽业，受了鬼神对忌，竟至有星坠相击，看来举头三尺有神明，这瓦罐寺荒废了多年，还能显出如此灵异，果然是佛天甚近，报应从来不虚，欺心瞒天的勾当是作不得的。

于是就有那些专门好出头的大户人家，诚心诚意，出了大笔银钱，购买砖石木料，聘请巧手工匠，在废墟旧址上，重修庙宇，再塑金身，因有天坠击妖，故将“瓦罐寺”的旧名，改称为“截妖寺”，并且造了一座偏殿，单独供奉“陨石”，后来延续了过往的千年香火，又渐渐兴旺起来，每到庙会或是菩萨降诞的时节，方圆数百里内的善男信女，便会接踵而来，络绎不绝。

这些风闻传得极广，张小辫在灵州城也多曾听说，却始终不知其中原委，自己劝慰自己“不应



当以一时失势，就自堕其志”，又混了几时，到后来见也无其他异状出现，索性就不再多想了，他这是“只因上岸身安稳，忘却从前落水时”。

雁营从青螺岭退下来不久，便又有飞檄传至，张小辫赶紧接了令，初时还以为是要调兵继续征剿粤寇，但这回的事情非同小可，原来英法联军逼近北京，朝廷急调各地精兵进京“勤王”，巡抚大人亲点了驍勇善战的灵州“雁营”北上。

“雁营”不敢怠慢，立刻整顿兵甲动身，谁知刚要出城，又传来消息，朝廷已和洋人议和了，各路人马继续就地征剿粤寇，不必进京勤王护驾了，张小辫闻讯松了口气，便在营中与众兄弟商古谈今，最后说起那英法联军能有什么本事，只不过几千人马，就竟然能打到北京，要是咱们“雁营”去了，还不一刀剁了“夷酋”的脑袋回来下酒，忽有部下来报：“有位说书先生要来求见营官。”

张小辫一听，立刻想起了血战黄天荡以前，带著众人到城中听书的事情，那时孙大麻子尚未身亡，兄弟们相聚一堂，是何等地畅快？既是勾起旧事，自然免不了一声叹息，他心知那“说书先生”是个有极见识的人，应该以礼待之，便命手下把此人请了进来，一见面就招呼道：“先生先生，你来得正好，叵耐这闲日难过，快给我等讲些古往今来的奇闻异事。”

那先生先对众人施了一礼，笑道：“张三爷，不知想教在下伺候哪段说话？”张小辫道：“公案史书类的说话无非就那几般，早就听得厌烦了，先生今日不如说说我们雁营的事迹。”他异想天开，竟打算教那说书先生临时胡编一段，单讲皇帝在紫禁城中，得知灵州“雁营”平寇定乱，真有百战百胜的手段，便在金鑾殿上设下御酒，传“忠勇雁营”全伙进京，供皇上御前校阅，到时京城里万人空巷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尽皆争相来看，只见“雁字营”盔明甲亮，绕行九门之后，再从演武楼前经过，那“短刀手、长枪手，弓弩手、藤牌手”，一行行一列列，队伍齐整森严，真是兵如云，将如雨，军容肃穆，阵势威武。



众哨官闻言都是哈哈大笑，齐声喝采，喧声如雷，那说书先生却听得冷汗直冒，心道：“这小子可真敢夸口，也不怕风大闪了舌头，还是先说正事紧要。”便告诉张小辫道：“在下此来，正有件异事要说与三爷得知，但这件事关系重大，不便张扬出去，只教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也就罢了。”

张小辫早知这说书人是“无事不登三宝殿”，当下摒退左右，又思量“隔墙犹如耳，窗外岂无人”，便压低了声音问道：“早看出先生是个有远见卓识的非凡人物，今日特意到此，却不知有何见教？”

那说书先生也低声道：“张三爷，咱们明人不说暗话，你可曾识得金棺坟里的林中老鬼？”

张小辫暗自心惊，他向来口风甚紧，除了早已在阵前殒命的孙大麻子之外，此事并没有再对谁吐露过分毫，想不到这说书人竟会知道，既然教他说破了“海底眼”，想必也是局中之人，何况正有许多疑惑未解，只好打开天窗说亮话，当下不再隐瞒，点头认了，又问：“先生何以得知？”

那说书先生道：“这事说来话就长了，山自青青水自流，要想知道其中的原由，且听在下从头道来，灵州城外的荒山野岭里，有座埋香掩骨的旧时墓塚，民间俗称其为金棺坟，此墓非同小可，倘若讲开来，真正是 - 话到迷雾寒千古，语出阴风透九霄。”毕竟不知后事如何，且留下回分说。



## 第六卷 截妖寺 第八话 猫奴

那说书先生晓得前因后果，就在营中为张小辫讲出一件事来，说起金棺坟古冢的来历，原来坟中埋葬的贵妃娘娘，生前能歌善舞，容颜绝美，有倾国倾城之姿，皇宫内苑的三千粉黛，都及不上她，故此深受皇帝宠爱。

这贵妃专喜欢畜养珍异之猫，凡是世间的名贵佳猫，她都要想方设法得到，单是常跟在身边的狮猫就不下十余只，群猫中有只两色妖瞳的波斯狮子猫最为名贵，更是与贵妃形影不离左右。

谁知有一天正在御花园赏花，妖眼狮子猫瞧见有白蝶在花间飞舞徘徊，便扑跃追逐，一路离了大内，从此不知去向，遍寻无果，使得贵妃娘娘终日垂泪，茶饭不思，害了好一场大病，把皇上急得团团乱转。

有些朝中大臣为了讨好贵妃，特意从民间收罗来千百只波斯狮子猫，可这些狮猫都不对娘娘的心思，又有大臣不惜重金，教那能工巧匠，费尽心思，造了与真猫大小无异的一只纯金狮猫，神态憨然慵懒，两只猫儿眼各嵌异色宝石，像极了当初那猫，装在精美玉匣里盛了，献入宫中，才哄得贵妃转悲为喜，由此可见她当年确是荣宠无边。

但好花不常开，好景不常在，猫是通灵之物，群猫聚集的地方，难免有些怪事出来，终于惊着



了当朝的太后，就有许多失宠的嫔妃趁机进言，所谓“欲加其罪，何患为词”，谎说那贵妃整天与群猫私语，她肯定是古墓中的狸猫成了精，进宫来用妖法迷住皇上，致使朝政荒疏，如此下去必然断送了江山社稷。

太后久在深宫，养了满腹的阴狠性子，随便找个由头，就吊取了贵妃性命，皇帝事后得知，虽然懊恼无及，却也发作不得了，他伤心爱妃惨死，就下旨送其还乡安葬，先在“金棺寺”里停棺三年，等到造好了“金棺坟”才正式下葬掩埋。

贵妃以前养在宫中的群猫，连同饲猫的猫奴，也都被逐了出来，猫奴们感念旧主恩德，就带着大群猫子，远迁到灵州城里居住，为贵妃的金棺坟守墓，繁衍生息至今，所以灵州城里的野猫格外多，而且皆是品相俱佳之猫，使灵州得了个“猫儿城”的别称，倘若究其根柢，那金棺坟才是源头。

当年的猫奴都是越人，懂得相猫之道，在灵州驱使群猫守墓的时候，曾择了些门人弟子，授以古术，历来都有猫主，后来名动天下的“猫仙”谭道人，正是此脉传人，只不过“青出于蓝，而胜于蓝”，谭道人熟知世间万物，广有奇异能为，但他因不控猫入宫盗取夜明珠一案事发，隐埋了姓名，改头换面，云游四海去了，终于不知其下落所踪。

谭道人的一身本事，都录入了一部《云物通载》当中，传到后世，灵州城的猫主就是“林中老鬼”了，此人无名无姓，只得一个道号在身，不仅承接了“猫奴、猫盗”所留衣钵，自身更有离奇际遇，他擅能以猫打卦，看干象遍知天文，观地理明识风水，深晓五星，决吉凶祸福如神，秘谈三命，断成败兴衰似见。

但这“林中老鬼”早年间心术不正，意图要猫儿药练就金丹，用之点石成金，服之长生不老，故此入了塔教，吃了不少童男童女，做下了许多伤天害理的勾当，一日入山寻药，遇了暴雨，竟被天雷击中，周身半毁，烧没了面目示人，躲在金棺坟里一藏就是十几年。



他是道门中人，明白自己虽然避过了雷劫，但也丢了半条性命，又知他那“造畜”的所作所为，还要再受天谴，这一场大劫要是躲不过去，只能落得个化作荒烟衰草的结果，终归难成正道，便深藏形迹，一直不敢在世上露面。

如今想得大道，只用有当年“猫奴”传下的法子，找个造化大的人来同自己换命，于是他在古墓中苦等了多年，总算是等来了能数清《百猫迷魂图》的张小辫，这张小辫天生是个造化奇大的猫子命，格局随着时运起落，可贵可贱。

林中老鬼便自称“鬼仙”，以要结善缘为名，传了张小辫几件“相猫”的本事，又唬他有荣华富贵高官厚禄可求，在暗中点拨指引，借了张小辫的手将塔教连根剿除。

林中老鬼是灵州群猫之主，他见那“长面罗汉猫”屡有异状，自知劫数将至，只等此猫开口出声，就是他命丧之时了，这时候张小辫也把这段因果宿债差不多都填满了，林中老鬼就想借张小辫这三品武官，来替自己挡过天劫。

林中老鬼这件事情要是做成了，此身出有入无，非止一城一地之祸，却不想人算不及天算，也合该着张小辫命不该绝，竟在瓦罐寺古刹当中，被三眼老狐引出来躲过一死，那林中老鬼虽然推测如神，但他欺心瞒天，最终也是棋差一着，事到临头回天乏术，被天坠陨石，击得粉身碎骨，又遭业火烧化了残骸。

看来那长面罗汉猫开口出声，其主果然必遭横死，只不过“猫主”不是张小辫，而是林中老鬼，此事阴错阳差，却也正应了“天意难违”之语。

张小辫先前也曾隐隐猜到了一些端倪，这时听了此事前因后果，知道多半都是真的，必定不是眼前这说书人胡乱捏造来的，事后想想也觉脊背发凉，要不是得那老狐相救，张三爷早就给别人充





作替死鬼了，恐怕到死还都被蒙在鼓里，但不知为何，他对林老鬼，也并无太多怨恨之意，听说此人已经在天坠时死在瓦罐寺了，心下反倒有些难过。而且张小辫总算知道了自己根本没有“富贵不可限量”之命，虽是如此，却也落得一个轻快，正是“一朝识破因果事，月自明兮鹤自翔”，他问那说书先生道：“想来此事埋根极深，不知你这位只会说书讲古的先生，却是从何得知得如此周全？”

那说书先生诚惶诚恐地答道：“说来惭愧，在下与林老鬼皆属金棺坟猫奴一脉，虽然彼此之间有许多年不相往来，但看到张三爷在灵州城的种种作为，就知道必定是此人在背后指点，只是那林老鬼是在下的前辈，又是个料事如神的人物，手段厉害得紧，满城的野猫都是他的耳目，所以当初不敢明言道破，唯恐得罪了他，引火烧身。”

张小辫心里恼火，暗骂这说书先生真是臭脚婆娘养的，便说：“现在连黄瓜菜也都凉了，说来又有何益？”

那说书人忽然给张小辫下拜道：“林老鬼已经死在了瓦罐寺，如今三爷你就是灵州城群猫之主了，相猫憋宝之术亦正亦邪，唯看何人用之，善用则善，恶用则恶，在下不才，今后愿意追随张三爷左右，做个雁营中的师爷。”

张小辫闻言大喜过望：“军旅之中，向来枯燥寂寞，咱们雁营里倘若有了先生这等人物，在一起谈讲讲，今后还有甚么难过的日子？”可转念一想，又觉此人虽是胸藏锦绣，博古通今，但三爷这“雁营”也不是他想来就来的所在，出谋划策的本事究竟如何，还得试试才行，于是又对他说：“上水泊梁山入伙还得先纳个‘投名状’，你这先生想做‘师爷’，得先替三爷去提督府当回‘说客’，要是能说得老图海把他的女儿下嫁给张三爷，才算是你的能耐。”

那说书先生见张小辫命数离奇，才有心要跟随左右照看于他，当下笑道：“何难之有。”随即讲



出一个计策来，原来在灵州城猫儿巷的野猫里，有只小巧的花猫，周身都是铜钱般的花纹，唤作“千文钱”，古称“喜钱儿”，按照相猫之说，这只猫最能向人讨好，它跟在谁的身边，谁就会格外招人喜欢，带上此猫上门提亲，还不等开口说话，这门亲事就已经先成了三分，另外那老图海迷信命禄，只要这先生给张小辫伪造一张极贵的命格，再加上他以三寸不烂之舌游说，不愁此事不成。

张小辫本来只是想难为这个说书先生，没想到娶亲之事竟然被他说得易如探囊，不觉喜动颜色，急忙就要起身到猫儿巷里去捉“千文钱”，先教老图海那狗官晓得他些手段。

谁知那说书先生又道：“如今这世上大乱未定，正值朝廷用兵之际，眼看各路官军都要南下征剿粤寇，值此天地失常的时节，还暂且不宜谈婚论嫁，此事应当徐图后计。”

张小辫心想：“这可倒好，三爷我是‘急惊风遇上慢郎中’，也罢，反正是好饭不怕晚，既然有此良策，又何必急在一时。”于是召来营中兄弟，暗中开了香堂，让这“说书先生”插香入伙，立下盟誓大咒，其中经过自不必说。

那“说书人”入营不出三日，果然如其所言，雁营要奉命南下进剿，看来官军与粤寇之间，即将展开一场前所未有的大战，张小辫经那先生指点，在离开灵州城开拔之际，带了几只“得胜猫”在身边，率领着雁营兵勇，会合了大队官军，浩浩荡荡而行。

此后数年，雁营跟着大军转战南北，扫平了粤寇，征尘未洗，便又北上围剿捻匪，直到随着左师的楚军挥师西进，一举收复新疆全境，才得以功成身退，其间辗转万里，立下了无数汗马功劳，更有许多奇踪异迹，却不在本回话内，这正是：“海深能容蛟龙隐，天高可使凤凰游。”



## 后记

《贼猫》这个故事，我是从 2007 年夏天就开始写了，直到 2008 年五一劳动节才结束。虽然全文篇幅不长，但当时除了工作之外，主要的精力都用来写《鬼吹灯》，所以通常都是十天半个月才有时间写一小段《贼猫》，写到最后大约是二十万字，历时将近一年。

在写《贼猫》的过程中，我时常都会问自己——“究竟如何选择正确的道路？”以及“究竟怎样才算是正确的道路？已经走过的道路，是偶然还是必然？”所以可能在《贼猫》这个故事里，也会或多或少，流露出我的这些疑惑。

我觉得人生可以说是一个没有地图的迷宫，起点是出生，终点是死亡。因为在人的一生之中，每时每刻，随时随地，都会面临着无数选择，似乎充满了无穷的可能性。而当你停下脚步回首来路的时候，也许就会发现，人生迷宫中错综复杂的岔路虽然多得数不清，但绝没有回头路可走，从起点走到终点，只会有唯一的一条道路。或是成功或是失败，不论是自己选择的道路，还是别人指点的道路，都未必就是正确的道路，不走到最后，谁都无法预料，我想这条道路就是所谓的“命运之路”。



《贼猫》里的张小辫也是如此，他在金棺坟古墓中遇到奇人异士，被指点了一条荣华富贵之路，事实上他是被人当做了度劫挡灾的替死鬼。但是就连料事如神的“林中老鬼”，最终也没办法摆脱“命运的重力”。

还有雁营中的兵勇，他们是绿林草寇出身，心目中并不存在任何“忠君报国”的概念，之所以舍生忘死地为了张小辫卖命，只不过一是为了有钱有粮；二是张小辫是巡抚大人的亲信。在乱世之中，个人的命运是渺小并且微不足道的，只有依附在更大的命运中，才有机会保存下来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其实《贼猫》里的每一个人物，都在赌上性命，寻找属于自己的道路，可以说这是一条前途未卜的血腥之路。

以上是我在创作《贼猫》期间的一些个人想法，接下来要说的是故事本身，首先是故事中的语言。《贼猫》的故事背景，是发生在清朝咸丰年间，所以选择了近似评书的白话叙述。因为我始终都认为，时代背景不同的故事，就要有不同的语言风格，如果在古代的故事中，出现许多近现代才有的语言，就会使人感到很别扭，至少我个人是没办法接受的。例如张小辫说：“你这个美眉虽然可爱，但是很黄很暴力。”这就明显太不合适了，倒不如写成张小辫说：“此女胆色非凡，杀人不眨眼睛，胜过须眉男子。”

以前曾经有过做导演的愿望，但估计我这辈子是没戏了，只好通过创作不同题材的故事，来满足自己当初那个小小的愿望。电影大师库布里克所执导的电影，有科幻题材的《2001 太空漫游》，也有战争题材的《全金属外壳》，几乎每一部的类型和风格都不相同，但无一例外的成为了后世的经典之作。我想导演是通过镜头来为观众讲述故事的，而作者则是通过语言文字来讲故事，一个作者也应该有能力驾驭不同类型的故事，虽然我不是专业作家，但我个人也很希望能够为读者朋友带来有着不同感受的作品。目前为止我的全部作品中，《贼猫》的语感是最令我感到满意的。



再说《贼猫》的故事风格，草莽传奇的色彩非常浓重，虽然里面的许多人物看起来市侩泼皮，又有许多很有趣的野猫，但就整体来说，《贼猫》并不能算是一个轻松诙谐的故事。正值兵荒马乱人心败坏的时节，清兵和太平军打起仗来，常常杀得尸横遍野，血流成河，官府使用的酷刑也非常残忍，而满城的野猫虽然看似与张小辫亲近，实际上却都是暗中监视他一举一动的眼线，恐怕张小辫事后想起来，他自己也会觉得心里发凉。

《贼猫》中涉及了许多与猫相关的内容，还是常常会被读者朋友问到，这些内容是否有其原型？相猫之事，在广东地区确实存在，世上至今仍有《猫经》流传，但《贼猫》里面提到的各种灵州野猫，诸如进入皇宫大内偷窃夜明珠的四耳神仙猫、月影乌瞳金丝猫、长面罗汉猫、渡水葫芦猫，以及还没机会出场的干文钱和得胜猫等等，就都是小说家言了，我姑妄言之，您姑且听之，大可以把它们当做是波斯猫的一个分支来加以想象。

在《贼猫》这个故事当中，除了真实的历史背景以外，还是有许多事物，都是有出处可寻的，并非全盘虚构，这些可以留给读者朋友们自己发掘，我在后记中就不多说了，只讲几个与《贼猫》背景接近的野史传说。

一是鞑子犬和狗碰头，这些凶恶的野狗，都是确有其物的。鞑子犬大概灭绝的较早，在清代之后就见不到有关记载了，而撞棺材板吃死人的野狗，直到几十年前，都还有人亲眼见过，额前有个血红的肉瘤，经常在荒凉的城郊和偏僻的乡村出没，到了近些年也不多见了。

二是造畜之事，俗传造畜为妖术，可以把人变为牛马猪羊进行贩卖，有许多相关的文字记载，其中最著名的一篇，要属蒲松龄先生的《聊斋志异》，这应该只是一种民间传说而已，古时候未必真有此术；我在《贼猫》中描写的人贩子，活生生剥下狗皮或猴皮，将拐骗来的幼童裹住，逼训其翻跟头、钻火圈，以充做耍猴戏狗的在街头卖艺来骗取钱财，这种事情确是事实，虽然并不属于造



畜一类的传说，但我认为这些事更符合“造畜”二字的原型，只不过从未做过考证，不知道两者是否属于同一回事。

第三说一说关于猫的民间传说。众所周知，猫在埃及被视为神明，在中国却从来没有拜猫仙的习俗，古时曾有动物八仙和五大家的传说，老鼠是其中一家，却始终没有猫的一席之地，但在东方，不仅是中国，包括日本、泰国等地，都将猫视为神秘的灵物，比如“老猫会讲人话，但因为犯忌而不敢说”之类，都可以当做很有趣的故事来看。《贼猫》的篇幅有限，无法再多写关于野猫的传说逸事了，以后有机会，还会再多讲一些。另外古时关于陨石坠落、塔市山影之类的记载，在此就不多作赘述了。

记得有很多读者问我《贼猫》里的张小辫，与《鬼吹灯》里提到的摸金校尉张三链子，同样的不留真名，同样以张三爷自居，又同样曾随左帅到新疆征战，是否为同一人？

我想在这里，应该有必要解释一下，《贼猫》并非《鬼吹灯》前传，整个故事与摸金盗墓没有任何关系，目前《贼猫》在灵州城发生的这部分故事，从张小辫偷鸡不成，夜走金棺坟古墓开始，直到说书人前来入伙投效，雁营南下征战为止，就已经完全结束了。今后如果有机会，当然还可以再写雁营进京追捕塔教余孽，在陕西血战捻军的猴子阵，以及开赴回疆大漠作战的种种事迹。至于张小辫究竟是不是摸金校尉张三链子，这个猜测的空间先给大伙留下。

说到这里，有必要感谢喜欢《贼猫》这个故事的读者朋友们，这其中虽然有见过的，大多数我都没见过，可是我时常都会感受到你们所带给我的认同感，非常感谢你们的支持与关心，祝你们平安健康，万事如意。



特别要提出感谢的，是为本书绘制插图与封面的文那，谢谢你给《贼猫》画了这么多精美的图画，最后还有负责校阅审读的各位编辑老师，在下错别字比较多，标点符号基本处于乱用的水平，辛苦你们了。

张牧野

2008年5月2日

（全书完）

